

2010 全見版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畢恆達

小畢



研究生的悄悄話

記得和論文墜入愛河之前，先和這一枕邊書共纏綿，耳鬢廝磨一番，也許你就不會大聲抱怨和腳嚷：「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Anonymous

書中指出的論文寫作所遇到的困境、思考的瓶頸、操作的缺陷，幾乎都發生在我身上。學校實在應該送每位拿到研究所錄取通知單的準研究生一本。可惜我是在痛過、哭過、恨過後，才看到這本書。 Kay

這本書是去年最耀眼的「學術書」，作者畢恆達的特異功能是把很難很難的學術，用日常用語表達出來。這是一本「救命」的書。現在的研究生都知道寫論文和擦馬桶的關係，就是出自這本優雅的小書。 群學總編劉鈞佑

有種被打開天靈蓋的暢快感受。讓萬千陷在研究苦海中的學生抓到一塊救生浮板。 張怡榮

翻開這本書，一看到作者照片就讓我笑了。讀了這本書之後就想丟掉家中其他的研究方法書籍。 Sandy Yang

在我對學術研究失去信心，想要放棄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我決定再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毛雅慧

看完這本書後，真希望能夠再重讀一個碩士學位。 洪雪珍

這是我少數帶去美國的中文書。 張永健

小畢空間出版社

ISBN 978-986-8618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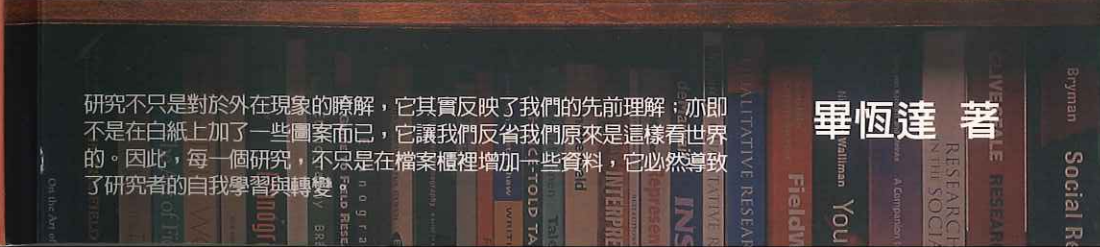
9 789868 618800

00280

定價280元

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現象的瞭解，它其實反映了我們的先前理解；亦即不是在白紙上加了一些圖案而已，它讓我們反省我們原來是這樣看世界的。因此，每一個研究，不只是在檔案櫃裡增加一些資料，它必然導致了研究者的自我學習與轉變

畢恆達 著





從小喜歡讀書，據說可以將國語課本的生字倒過來背。因為是男生，在遙遠閉塞的年代，理所當然進了工學院。到了要確定未來生涯的時候，轉個小彎，沒有離開土木工程系，而選擇距離社會人文最接近的都市計劃組就讀，並發現了環境心理學這個有趣的研究領域。擔任土木系助教的時候，才開始想到要出國留學追求學術生涯。在紐約市立大學就讀環境心理學博士班時，深為紐約市本身以及該校的自由批判學風所吸引。論文選擇研究「心愛之物」在環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讓論文研究本身成為一件愉悅的歷程。興趣很廣，回台灣教書之後，除了專注於性別議題之外，對於塗鴉、監視器、文化惡搞、地層下陷、跑酷、家的意義等主題都想瞭解。除了教環境心理學、性別與空間、街頭藝術之外，也定期開授質性研究課程。每年都必須參加十餘次學位論文口試，本書就是根據這些年教學與口試累積的經驗撰寫而成，期待能夠陪伴研究生度過撰寫論文的辛苦路程。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碩士、博士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小畢個人網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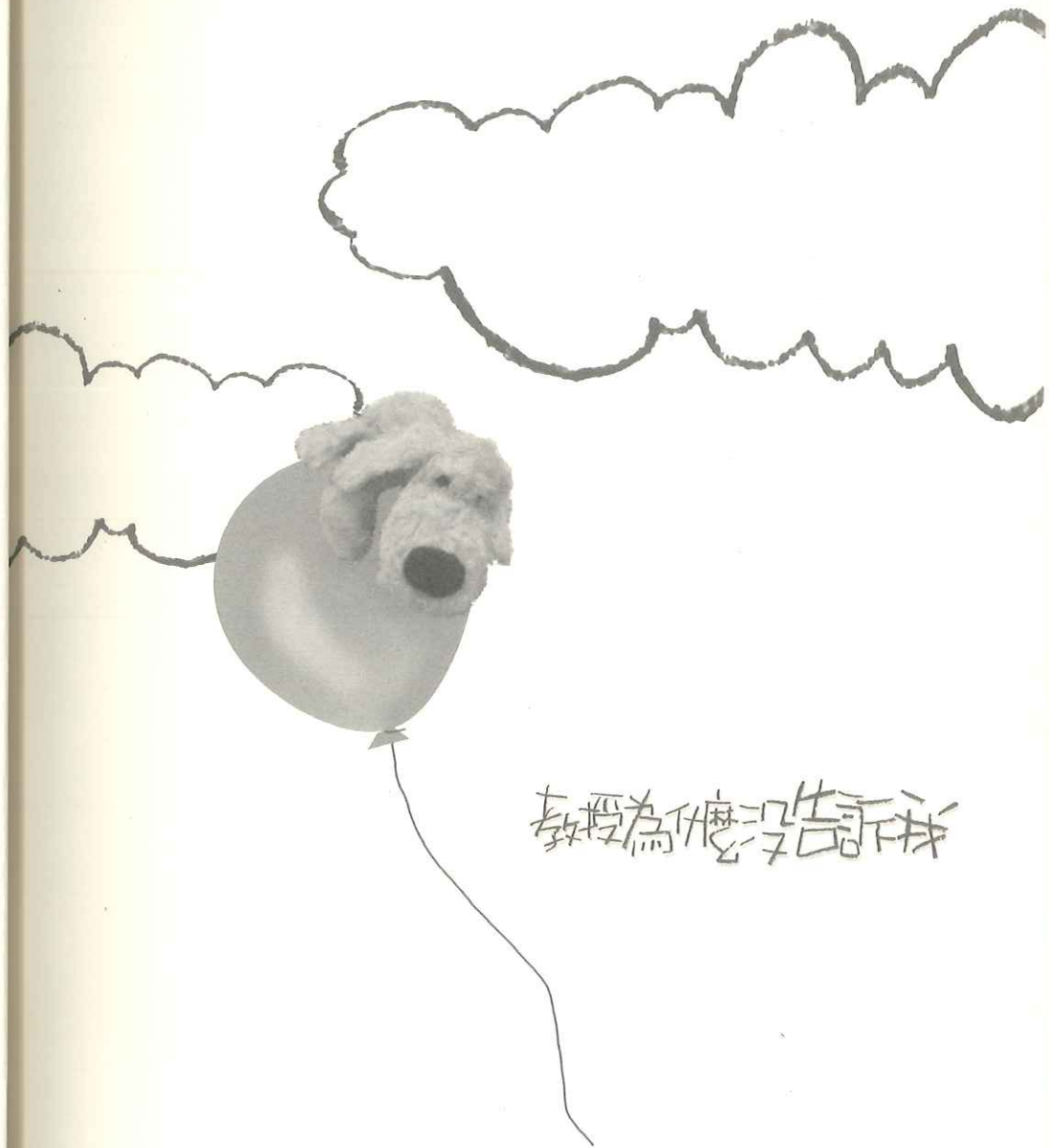
<http://140.112.40.4/WebUsers/hdbih/index.htm>

出版著作

1996《找尋空間的女人》。張老師文化。
1996《物情物語》。張老師文化。
2001《空間就是權力》。心靈工坊。
2004《空間就是性別》。心靈工坊。
2006《GQ男人在發燒》。女書。

翻譯

2002《橘色奇蹟》。遠流。
2007《亞瑟小子：我愛大鼻子》。遠流。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畢恆達 著

教授爲什麼沒告訴我—2010全見版

作 者 畢恆達
編輯校對 洪文龍、畢恆達
圖表製作 饒祐嘉、陳德容、黃海濤
封面設計 黃沛澄、施承澤、吳柏勳
出 版 者 小畢空間出版社
發 行 人 洪文龍
地 址 22061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00-5號6樓
電 話 0932-157825
網 頁 <http://bihung.meworks.cc>
e - m a i l menstudy@ms47.hinet.net
郵政劃撥 50152111，戶名：小畢空間出版社
總 經 銷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3780358 傳真：02-27369042
e-mail: proedp@ms34.hinet.net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0年6月
初版九刷 2013年2月
I S B N 978-986-86188-0-0
定 價 280元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出版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授爲什麼沒告訴我—2010全見版 / 畢恆達作
— 初版. — 新北市板橋區：小畢空間，
2010.0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86188-0-0 (平裝)
1.論文寫作法 2.研究方法

811.4

99006214



獻給那些曾經教導我如何研究，以及關懷
社會、熱愛研究的朋友們.....



目次



- 有趣！有趣！有趣！：曾熾芬序 I
論文登山者的霹靂包：藍佩嘉序 XI
幕後告白：The Making of 2010 全見版 XVII



- ㄣ 看電影，寫論文 231
ㄣ 論文寫作症候群 240
ㄩ 購買外文圖書的網路書店 243
ㄚ 質性研究英文期刊與網站 245
ㄛ 自動生產學術論文的電腦程式 247
ㄜ 錯字連篇的奇文/奇聞 248



- 1 本事：劇情大綱 1
2 熱情、熱情、熱情：選擇研究主題 5
3 想像我，陷入愛河...：論文题目的擬定 23
4 營造氣氛的前戲：前言 27
5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 31
6 是文獻回顧，還是家具型錄 61
7 哪一種研究方法比較好？ 89
8 訪談作為一種交談行動 101
9 論文的核心：研究發現與分析 133
10 從無性別歧視到無偏見 169
11 論文寫作與心理 179
12 整本論文的意義：結論與建議 201
13 留下線索到原典：關於參考書目 205
14 論文口試的Power與Point 213
15 參考書目 219

有趣！有趣！有趣！

曾熾芬 序



寫一篇論文，「落九枝花」

母親提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閩南語俗諺：「生一個子，落九枝花。」意思是說，女人生一個孩子，損耗她的青春精力甚鉅，當時聽了覺得「落九枝花」的形容詞很聳動。現在，當我看到處於寫論文階段的學生時，我常會想起「落九枝花」這個比喻。據我的觀察，十個眼睛閃爍著智慧光芒、頭上環繞著知識桂冠的學生，會有九個半一旦到了做研究、寫論文的「生命階段」，對自己走學術之路的信心逐漸花果飄零，「發現自己真的不適合走學術的路」是經常出現的告解內容。如果你已經或接近宣告「自己真的不適合走學術的路」，且慢，你或許即將發現「教授並沒有告訴你」許多寫論文的生存之道。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是畢恆達將從事論文寫作與指導論文經驗的點點滴滴，匯集成一本寫作小指南，他所設想的讀者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生，也就是書名中的「我」，這本書可以破除學生以為寫論文只要拿學長姐的論文參考一下的迷思。我認為本書也會吸引另一群讀者，就是屬於主詞的「教授」們，讀這本書不斷地讓我回想起在求學階段，我的老師可以告訴我但沒有告訴我的事原來有這麼多，也提醒現在已經在大學教書

研究者是挖礦工人，還是探險旅人？

你要開放心胸（open-mindedness）還是腦袋空空（empty-headedness）？

寫論文不就是把陌生變熟悉，把熟悉變陌生嗎？

SCI是Social Commitment Index還是Stupid Chinese Idea？

妳是在撰寫文獻回顧，還是在編輯家具型錄？

地球上的人類如果全部消失？如果男人有月經？論文可以是思考實驗嗎？

你還在使用白痴造句？

學術性、歷史性、綜合性，性太多還是剛好？

為什麼寫論文卡住了，特別有刷馬桶、做蛋糕的衝動？

論文寫完了，問問自己 What's new? So what? Who cares? Why not?

Why matters? What's next?

的我可以告訴學生有關論文寫作的事原來也有這麼多。讀完本書，有些教授們會像我一樣因為受到啟發才開始想告訴學生寫論文的經驗與知識。

我無法想像自己有能力為學生寫一本這樣的書，所以，我實在非常感激畢恆達代替我們這些論文指導老師所做的付出。對於論文寫作，自己累積了一些不吐不快的話，憋在心裡，一直沒機會講，趁著替這本書寫一篇序的機會，一吐為快，為此我要感謝畢恆達邀請我搭這個便車。

以前沒人告訴過我

雖然這本書用「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這個標題的原意比較像是嘟囔和抱怨，這本書當然不是為了解釋這個現象而寫，但是，我覺得想辦法解釋一下「教授為什麼通常不教？」，可以引發我們對專業訓練以及創造力之間複雜關連的討論。稍微瞭解這個複雜性，可以先幫助我們評估論文寫作所需的知識特性。

自從博士階段開始，我對寫作技能所做的投資非常少，頂多選幾篇寫作風格不同的論文，揣摩一下自己想當哪一類的作者，從臨摹開始。由於沒有建立標準的作法，以致於每一篇論文的創作過程差異度都很大，有些論文寫作過程風景秀麗、有些則荊棘遍地；有時腦裡想寫的字句像杯子溢滿啤酒泡沫一樣來不及接住，有些論文則從前言開始就一路NG到底。為了幫助自己建立比較可預測的寫作計畫（而不是任命運擺佈），在讀畢恆達這本書之前，我正開始讀一些研究與寫作DIY的書籍來克服（或起碼讓自己體認到）一些論文寫作的弱點與障礙。不過，我一直覺得有關於寫作過程中各種挫折與收穫的轉折，理論歸

理論，真的開始寫，什麼寫作手冊都沒有效，因為我們很難將那些書中列舉的好論文的構成元素以及寫作的步驟，這些正式的特性，運用到我們每個人面對的情境。

畢恆達這本書多少改變我這個悲觀論。這本書雖然也介紹寫作的構成與步驟的正式知識，它還包含了更多畢恆達累積多年的經驗知識。這些知識包括對於國內碩博士論文寫作風格的瞭解，書中改編了一些論文草稿的片段作為例子，非常貼近現實中讀者所需的知識。我覺得畢恆達其實是用這本看起來輕薄短小的書完成了一項艱鉅的任務，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像寫論文這樣的創造技能有很多部份是屬於Michael Polanyi (1964) 說的隱微知識 (tacit knowledge)，相對於外顯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被認為需要正式的學習，並且有正式、標準的溝通方式 (語彙) 傳遞這種知識。隱微知識的特性是：擁有知識的人所知道的比能說出來的多 (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這種知識隱藏在身體和腦裡，很難捕捉、很難歸類，因此也很難教導。論文寫作就是許多教授認定為一種無法表達、教導的經驗。

寫作訓練是專業訓練中的屬於創造力培養的部分，由於這種能力經常被視為隱微知識的一種，學習創造的管道也就依賴師徒制，假設學生必須從不斷親近以及觀察老師的實作過程中，揣摩自己的方法。隱微知識是否一定只能靠人與人近身的傳授，而不能制度化、正式化的學習，這是專業社會學感興趣的問題。有許多人開始討論將隱微知識視為個人化的知識、不能予以正式教導，是一種迷思，並提出許多導引隱微知識向外顯知識靠攏的可能。比如擁有知識的人更加覺知自己學習過程的幾個導致成功的步驟，當然我們知道，這並不容易，一位作

家不必然會教別人如何寫作。覺知自己的步驟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必須建立一套被歸類、可以連結意義的術語以溝通這些知識的內容，教別人如何寫論文也需要一套這樣的術語。

將隱微知識正式化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增加個人取得知識的公平性，二是擴大社群的創造力。比如研究所的訓練過程，有許多像寫作這種正式課程不會教的技能，是社會學家講的「非正式的專業社會化」，也就是學習者必須在課餘自行充電、揣摩相關的專業技能與文化。研究生大多由「做中學」習得有關寫論文的技能與規範，主要的社會化管道是參考寫作的工具書、請教別人的經驗。結果使得對於這些專業技能的學習私人化，你的老師有教最好，沒有教的話，也沒人理你。缺乏正式的寫作訓練所造成的問題，也是集體的損失，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累積所造成的損害比對自然科學更大，因為自然科學的表達方式比較有標準模式可尋（社會科學中量化論文的寫作方式也比較標準化），社會人文科學對寫作的創造性要求更高。臺灣的情況又比有些國家的情況更需要關注，因為在臺灣的大學部教育中，並沒有針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寫作提供正式的課程。大學時期沒有打好根基，上了研究所，知識的內容愈益複雜，表達的難度增加，問題跟著就會浮現。

針對此，畢恆達顯然認為有經驗的作者和老師能教的寫作經驗與技能多於我們所想像的（我將Polanyi的話改寫一下，就成為了「畢氏」定理：We can tell more than we can imagine）。從這個角度來說，畢恆達做的事情真的很了不起，他努力將寫論文這樣的隱微知識外顯化、正式化，也就是可以像外顯知識一樣地用書或課程教導出來。讀完本書，我已經成為畢氏定理的跟隨者，準備將寫作技能從隱微知識正式化，我開始想到許多

可以教導學生的經驗與知識。以下我只談我立即可以談的三個主題，一是選擇研究主題這樣的大事，二是如何進入寫作或脫離寫作狀態的例行「小事」，三是學生和老師的角色所造成的寫作心理。

熱情的作者、有趣的主题

研究主題絕對是一篇論文的靈魂，作了不當的選擇，接下來的日子當然魂不守舍。畢恆達認為「熱情！熱情！熱情！」是一位作者選擇研究主題的最重要動機，也就是作者要對研究主題感到一種熱情，我完全贊成，不過，除了作者要有主觀想表達的熱情之外，我認為也要兼顧考量讀者的閱讀興趣。用愛情作比喻就蠻清楚的，一個人光有愛人的熱情還不夠，要想辦法讓她/他在乎的人覺得可愛、有趣才行。就像這本書的成功之處，除了讀者很容易感受到畢恆達寫這本書時充滿「熱情！熱情！熱情！」之外，讀者很可能立刻有另一種感受，那就是「有趣！有趣！有趣！」

讀過一篇文章討論如何建立讓社會科學學者印象深刻的論證，值得在此推薦該文的結論，這篇題為That's Interesting!? (Davis, 1971) 的文章，從標題開始就讓人印象深刻，畢恆達的「熱情論」是強調作者主觀上有想要說故事（理論、論點）給別人聽的動機，Davis提出的是「有趣論」，強調作者必須設想如何引起讀者讀你嘔心瀝血之作的動機。我的看法是，選擇研究主題時若能兼顧「熱情論」與「有趣論」，應該會很完美。讓我們稍微瞭解一下「何謂有趣？」

Murray Davis在That's Interesting!?這篇文章中列舉有些社會理論歷久不衰的原因，他發現的簡單結論對想找研究主題的

人，可以有很大的啟發。Davis對「有趣」的定義，一言以蔽之，就是引起別人的注意(engaging the attention)。根據這樣的定義，找到有趣主題的方法，就是在進行這項研究之前，先找出大家原本看問題或現象的注意力在哪裡，研究者的挑戰是，如何設定一項研究主題來引起新的注意(或喚起大家對某一面向重新的注意)。依照Davis的看法，有趣的研究或論證可能在某些面向上改變大家的認知，一個無趣的研究或論證在每一個面向上都只是再度確認大家原有的認知。

開機、登出、關機

創造力不是憑空而降，如果你有機會讀一些有經驗的作家談他們的寫作，你大概會瞭解安排寫作的時間與空間對創造力的重要性。寫作這個工作並不像我們想像的，是「一群有才氣的人在靈感一來時才捉住筆寫，寫個不停」，她/他們多半有一套每天例行的步驟以保持固定的寫作量，也為自己脫離寫作的狀態建立一種模式。比如據說海明威習慣清晨四、五點一直工作到中午，下午去釣魚(通常就是馬林魚)，傍晚去酒吧(而且只去固定的那一家)，每天日出、日落，過著非常固定的生活(當然，一望而知，這套寫作與不寫作的例行公事完全不適用於重視照顧家庭的作家)。

為了安排寫作的時間與空間，作家通常會建立一些寫作「儀式」。寫作儀式指的是，寫作之前可以建立自己的儀式以幫助自己進入寫作狀態，因為是每次必作的步驟故稱儀式，目的是為了送出一連串訊息給還不願意進入寫作狀況的大腦。畢恆達對寫作儀式的建議包括淨空寫作的時間與空間，比如關手機、殺掉電腦裡的遊戲軟體這些展現壯士斷腕決心的步驟。他也提到

脫離寫作狀態時他自己的例行公事(比如刷馬桶)，之前網路上流傳一則研究生寫論文的紀實中以「發展第二、三種專長」來稱呼這種不寫作時的例行公事，可見「停筆」儀式需要一些精心安排。

畢恆達談比較多開機寫作的儀式，我來分享一下我的「停筆」儀式。對我而言，停筆通常有兩種狀況，一種是登出，另一種是關機。第一種情況指的是連續寫作狀態中的暫時停頓，這時進行一些「停筆」儀式的目的是讓大腦處於「登出」而非「關機」狀態。我有時會謹遵有經驗作家的建議，停筆前，先寫下一點有關下次應該從何處開始、有哪些重點要繼續發揮或注意的紀錄，這是為了避免在下次要動筆之前，進行了各項「寫作儀式」(整理了書桌、泡好了咖啡、花草茶)之後，腦袋依然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如何延續停筆前寫作的思緒。

第二種情況指的是當我決定讓腦袋關機、脫離論文的折磨，這也需要一些「停筆」儀式，這時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徹底關機。寫作到了一個地步，即使不寫，也很難完全不想論文內容，這時就需要一些儀式讓自己關機。我寫論文寫不出來，經常是已經到了「望文生厭」的地步，這時候勉強自己繼續瞪著電腦，邊際效益不大。但是，我發現即使做別的事，心思還是無法逃離論文的內容。這時如果我有選擇，我不會像畢恆達一樣選擇刷馬桶或打毛線(通通會讓腦袋繼續困在論文的網中)，寫博士論文時，跑去看電影是我的停筆儀式，靠著全心投入在電影的影像與劇情中，徹底忘記電影院外的世界。這樣的儀式一旦建立，寫作障礙一來，你就知道離開書桌去做什麼可以幫助自己「不寫」、「不想」、「不焦慮」的事，而不是花更多時間去想作什麼事情來讓自己的腦袋關機。

請將老師想像為學生

學生寫論文的時候，往往碰到一個非常大的心理障礙，由於碩博士論文的第一讀者是老師，老師被認為比學生更熟悉文獻、更理解該領域的發展、甚至對研究主題更清楚，再也沒有任何寫作情境比這更令人挫折、更讓人沮喪的了！寫作的衝動與熱情本來是出自於想告訴讀者一個她/他所不知道的故事、不知道的觀點、不瞭解的現象；寫作給你認為已經知道故事會如何發展、可能有什麼觀點、對現象瞭若指掌的讀者，簡直就是...「毫無意義」！如果不突破這個心理障礙，作者會啟動「自我防衛」機制，產生一些典型的反應，包括寫冗長的文獻回顧以便向老師證明自己有在唸書、寫很抽象的文字證明自己有理論思考的能力，以致於跟畢恆達一樣，我讀碩博士論文，經常好像在海灘上撿貝殼，要在一堆不相干的文獻回顧和抽象費解的文字中，尋找閃爍的貝殼。那些作者真心想對話（或最傾心）的理論、最想回答的研究問題、真正想寫的結論，往往被埋在沙堆中。

因此，破除這樣的心理障礙對作者與老師而言都將是雙贏，但是要辦到這一點需要一點技巧。我想提一本書The Craft of Research中，幾位作者給的建議（Booth, Colomb, & Williams, 2003）。他們認為學生在寫作論文或報告時，應該要練習作角色的對調，練習將老師視為學生、將自己當作老師。你要假設沒有做這個研究或沒有用你覺得最相關的理論分析現象的老師，不論她/他是否是這個領域的頂尖學者，在聆聽、閱讀你所發表的研究時，她/他是你的學生。同事吳嘉苓告訴我，她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深懂角色調換的重要，這位老師一直會跟她的學生強調，在學生的研究中，老師和其他的論文委員都不會比學生

更瞭解那一個主題。

當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會那麼幸運，許多老師並不知道學生寫論文面臨這項心理障礙（這也可能是因為許多老師在當學生寫論文時，未必會意識到自己碰到這樣的心理障礙）。要作這樣的角色對調，很難嗎？的確很難。依我的經驗，有幾個方法或許有助於你從事這樣的角色對調。如果你做的是經驗性的研究，這種情形蠻容易處理的，因為，你的老師起碼沒有跟你做過一模一樣的經驗性研究（如果有，她/他早就會勸你換題目了），所以，發表經驗性研究時，至少你為這個領域增加了新的、你的老師並不知道的經驗資料。增加新的資料對於碩士論文的目的而言，其實已經足夠。當然，如果你從事的是博士論文的研究，你的要求可能會高一點，你會想要用一本論文來改變別人先前的想法，或對某一個理論增加一些新的面向，但是，作這件事之前，請先想像一下，大部分的讀者（包括你的老師）都是需要被你的論文改變想法的對象。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博士論文的階段，無意地作了一些事，其實是達到突破學生對老師那種下對上的心理障礙，這是一種角色對調的效果。我做的事是搶在老師前面讀最新的文獻，這一點很容易辦到，因為老師通常很忙，即使知道有新的文獻，也常還找不到時間讀，更別提我比他有時追新文獻。我搶在他讀以前讀，並解說給他聽，那篇新文獻說了什麼以前的人沒說的。有時我會讀一些其他相關領域的文獻，並發現這些文獻與研究主題的關連，這也不難，因為老師多半讀的領域比較專精，反而不像學生帶著想像力在領域之間穿梭。不論我是分享新文獻，還是與其他領域的新連結，都是在扮演老師的角色。後來，我的論文指導老師和我見面談論文時，總會請我

先講我的心得與發現。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演練角色對調，多幾次這樣的演練，你可以開始想像自己是主角、老師是配角。

願這本書陪你入睡

我建議讀者用最迅速的方式瀏覽這本書之後，先去安心睡個覺，等明天一覺醒來，你可以仔細分析這本書中你覺得對你最有用的部分（通常也就是你的弱點），然後，再依據他的建議，一一列出你可以具體做到的重點。建議已經進入密集寫作狀態的讀者不要將本書擺在書櫃中當作參考書（尤其是字典類）作為陳列之用，這本書的理想收納地點就是你的書桌和床頭，總之，一個你隨時可以看到的方，因為相對於其他的論文寫作手冊，本書非常生活化，它應該和正在密集寫作的「作家」們，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本書可當成是枕邊書，各位不要覺得很誇張，相對於其他書多少有點像百科全書一樣羅列各種「須知」的寫作手冊，或許是為了不要增加已經被論文壓得喘不過氣的讀者閱讀的負擔，畢恆達只寫他認為最重要的幾件事，而且從頭搞笑到底。我讀了之後不但沒有腦袋被更多訊息塞滿以致於睡不著覺，反而好像打完羽球之後身心獲得抒解可以進入好眠。不過，不要將這句話當真，寫論文的時候很緊繃，不能靠讀書來放鬆，要多運動讓自己淋漓暢快。學學畢恆達每星期至少打兩次羽毛球，對了，為什麼畢恆達沒有告訴你這一件重要的事？

論文登山者的霹靂包

藍佩嘉 序



我在臺大社會所碩士班教了好幾年的研究方法，覺得這門課既重要、又難教。打個比方來說，方法課程有如地圖學，像是教一群沒爬過山的人看登高地形圖，這樣的看圖索引有如紙上談兵，容易失之抽象無用。做過研究的人都知道，唯有在不時遲疑、偶爾迷路的曲折旅程中，方能逐步摸索到自己的方法路徑。然而，這些招數與撇步，也並非不可言說的神妙秘密，畢恆達的這本書就提供了許多具體而實用的建議。

讀者要如何使用這本書？我建議，對於尚未開始進行研究的同學，請把閱讀這本書當作啟程前的暖身，熟讀地圖、演練路線，可以減少你走冤枉路的風險。對於正在進行研究或寫作的同學，可以把這本書當作一本索引與指南，在路程中碰到方向迷離與腳步恍惚之際，時時翻閱、參考檢視。

在這裡，容我也為這個登山者的霹靂包，加進幾件小叮嚀的研究工具。

研究生的大哉問

研究生常常苦著臉問指導老師：「我的理論夠不夠？」理論如水流，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適切的文獻引用與對話，可以協助鋪陳精確的概念脈絡、推展分析的理論深度，但過多的、失焦的文獻回顧，反而讓讀者失去頭緒。畢恆達在書中比喻得好，許多研究生論文文獻回顧變成了家具型錄：文獻失之繁蕪雜亂，有時甚至自曝其短，把不可共量的理論觀點變成大鍋炒。

回顧文獻時，請大家牢記，多不一定好，混搭不一定是創意，重要的是進行「批判性的回顧」(critical review)。引用概念時，也請謹記，大師不一定帶來加持，抽象不一定就是高深，不要漫天吊書袋，能用白話文講就用白話文講。

研究生也常皺著眉頭問：「我的資料夠不夠？」這個問題涉及的不只是量的問題（如樣本的大小或訪談對象的多寡），更是質的問題；除了涉及資料的蒐集，更關聯到資料的分析。坊間許多質性研究的碩士論文，任意而草率地剪貼引文，把受訪者的經驗分類後，掛上幾個書袋，就以為完成了分析。換言之，這種的資料分析變成了剪貼拼圖。

另一個大哉問是：「我的發現、貢獻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論文口試的必考題，也讓許多研究生焦慮非凡、望之卻步。本書提醒我們，論文不只是描述經驗現象，而要提出分析，推展出較普遍的申論。但畢恆達也安慰大家，我們多不是天縱英明，與其想望自己發展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理論，不如踏實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發展「分析性的概念」(analytic concepts)。

從資料到文字

日本知名劇作家井上廈說：「讓困難的事情變簡單，讓簡單的事情變得有深度，讓有深度的事情變有趣。」

從以上的大哉問中，我們可以發現，資料的分析與概念化，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尤其幽微的技藝。我想借用井上廈的話，來說明分析與呈現資料的三個重要原則。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不是切割開來的兩個獨立過程，換言之，千萬不要等到資料全部蒐集完，才開始分析或消化你的資料；從資料到文字，是一個來來回回的螺旋上升過程。

首先，讓複雜的變簡單，意指把表面上看起來蕪雜的現象，透過持續的比較、類比，找到系統性的區別與分類。面對流動不居、無邊無際的經驗實在，研究者所銘刻下的內容必然有相當程度的簡化，然而，如果沒有經過簡化，我們根本無從進行分析與了解。具體的說，這就是編碼(coding)、範疇化(categorization)的研究步驟，或是建立理念型(ideal type)的分析策略。我看過一些碩士論文，蒐集到許多豐富有趣的資料，但因為缺乏系統性或仔細的編碼，只能大塊剪貼，或是過度集中於幾個作者印象深刻的個案，變成一種印象派的資料呈現。

其次，讓簡單的有深度。進行資料分析時，我們除了在趨近現實與簡潔再現中取得平衡，更要兼顧結構脈絡與理論意義的關照。比方說，雖然我們研究的是單一個案，它能推論出怎樣的理論意義，就是研究者所需推敲的深度所在。有些研究者建議尋找「典範性的事件」(paradigmatic event)，「由小見大」、「見微知著」地考察背後的大社會，例如，人類學家Geertz分析鬥雞的象徵意義與賭博模式，如何具現了巴里島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也有研究者採取「由異見同」、「見無知有」的思考邏

輯，建構個案的理論景深。比方說，研究變性人或跨性人如何扮裝，突顯出「做性別」的日常運作；訪問離婚者的經驗，可能比訪問一般已婚者更清楚地呈現婚姻制度的意義與作用；以沒有公民身分的外國人為研究對象，更突顯了公民身分對於日常生活權益的影響。

最後，讓有深度的變得有趣。回過頭來，我們要提醒自己，資料分析已對現實進行相當程度的簡化，書寫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嘗試還原或保留生命經驗的曖昧與豐富性。以質性研究的寫作來說，多運用敘事（narratives）的寫作方式、多說一些田野裡的故事（story-telling），多給受訪者具體的面貌（而不要叫他個案A-3），這樣的寫作風格，讓理論的深度變得有生命的氣味，幫助我們避免單向度的詮釋或侷限於乾枯的概念分類。

寫作的心理抗戰

「寫作除了是一種傲慢的表現之外，同時也是測驗一個人對遲來的愉悅的忍耐程度」（Wolcott, 1990/1998, 頁75）。

小畢說他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期間，經常用刷馬桶來解消寫作的焦慮，這是愛清潔的處女座的實用美德；雙魚座的我在面對論文寫作的困局時，則經常用想像來超越。我在論文的一半都還沒完成時，就已經把序言和謝辭寫好還反覆修改，在腦子裡投射豐收時節的3D影像，來誘引自己勉力向終點走去。或者，我喜歡編排章節與計畫頁數的遊戲，把寫論文當作蓋房子，如果血肉發育遲緩，至少先有骨架藍圖讓自己心安。

我聽過各式各樣的克服寫作困頓與焦慮的招數，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脾性與生活型態，從經驗中發展出獨特的撇步。總而言之，論文的研究與寫作是一個漫長的旅程，沒有捷徑可

抄。所謂「沒有靈感」的俗民說法，把作品幻化為作者天縱英明的產出，其實與文字工的現實大相逕庭。不論是文藝或學術性的寫作，都有規訓與苦力的面向，作者必須時時鞭策自己，對抗自己在思考與文字上的疏漏、跳躍與怠惰。

本書提供了許多寫作上的建議與妙招，容我在此再補充幾句。首先，什麼時候開始寫？千萬不要等到資料都蒐集完了才開始寫。記得，寫作是幫助思維具體化的過程，所以，要不斷的寫，研究過程中就要持續寫備忘錄（memo）來進行暫時性的分析。

其次，從那裡開始寫？簡單的答案是，從你最會寫的地方開始寫。一般而言，建議從基本描述的正文章節開始，最好不要先寫導論，因為最容易被卡住。

你或許也想問，寫作在何時可以停筆？坦白說，我們的能力如此有限，研究的對象又如此複雜，若要追求完美，論文永遠沒有寫完的一天。所以，能夠放手（let go）、接受不完美，是寫作的心理抗戰中的關鍵課題。我看過的一本書（Zerubavel, 1999），建議大家買一包昂貴精美的紙，用這包紙印出你的單章草稿後，你可能比較有完成感，便不會再頻頻回頭修改，而能前進寫下一章。我從來沒試過這一招，但我在寫作末期，總試著用下面的話安撫焦躁的自己：只要在時間允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全力以赴，然後，就要捨得放手，畢竟，生命比論文更大。

最後，就祝各位一路順風，在論文研究的過程中賞玩有味！

參考書目

Wolcott, H. F. (1990/1998) 《質性研究寫作》(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臺北：五南。

Zerubavel, E. (1999). The clockwork muse: A practical guide to writing theses, dissertations, and boo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幕後告白： The Making of 2010全見版



根據國家圖書館的數據，臺灣每年有五萬名研究生畢業，而撰寫學位論文是畢業的基本條件。坊間雖然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方法書籍，然而要不是談論研究怎麼做的原則，要不教導研究生怎麼使用軟體以及寫作格式的細節，很少能讓研究生因閱讀而感動。研究的主體在於研究者，但是傳統的實證論著重一套客觀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只要遵循科學方法自然會獲致真理。結果研究者（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學術傳統與社會位置）卻在研究方法的討論中消失了。我藉著在臺大城鄉所開〈質性研究〉課程的經驗，以及上百次的參與學位論文口試的機會，企圖貼近研究生的研究與寫作歷程，先是為臺大城鄉所的通訊撰寫〈評審碩士論文的一些感想〉的短文。此後，隨時添加我認為有趣、有用的內容。經過研究生網路傳播，成為許多研究所的地下講義。於是應出版社之邀完成了《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這本書。

回臺近二十年來，在參加過的約兩百場學位論文口試中，看到許多共通的問題，例如文獻回顧寫的像是讀書報告、文獻與資料分析脫節、結論像是摘要、建議沒有建立在經驗研究的

基礎上，而引文與參考書目的格式也經常錯誤百出。在教研究方法課程時，也深知實例的重要性。這本書所舉的實例，由於都出自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的初稿，所以對其他正在撰寫論文的研究生而言，應該更容易體會與理解。然而由於我參加的是論文口試，書中所舉的實例，也會在口試場合中說明，因此很多我所提出的問題，在最後定稿的論文中大都已經進行修改而不存在了，因此不註明出處。此外，本書的目的在於協助研究方法的教學與學位論文寫作，因此儘可能將論文作者匿名，並將實例的內容略做修正，以免讀者對號入座。坊間關於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的書籍，不論翻譯或本土寫作，其數量都不少，因此我並沒有寫作一本研究方法或論文寫作「教科書」的企圖，不會涵蓋研究寫作所有應該注意的面向；反過來本書可以作為研讀這些教科書或修研究方法課程的另類伴讀手冊（companion），以補對方之不足。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於2005年出版後，獲得很大迴響。隨後也出版簡體字版，只是無從得知中國印刷了多少本。許多指導教授購買此書送給她的研究生，同樣地，有很多研究生購買此書送給他的指導教授。正在撰寫論文的研究生見面時，紛紛問候對方：「請問你/妳的第二專長是？」。我也接到數百封的讀者回函，背景涵蓋高中生、大學教授、醫師、工程師、留學生，當然主要的讀者是大學生與研究生。多數讀者表示看過此書之後，在論文苦海中抓到一塊浮木，或者在焦慮的生活中找到一絲篤定。有人看完有「突然就想通了」的頓悟，差點就大吼一聲。還有位碩士畢業生說，很遺憾當時寫論文的時候沒有這本書。現在看過之後，她計畫再讀一個學位，為的是可以再寫一篇論文。比較沒有料到的是，輔仁大學教務處發的一份公

文，就用此書中的文字來說明學術抄襲的定義。此外，讀者的感受，也可以從以下這些趣味文字遊戲中得知，例如「不要問『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而要問『為什麼我沒有問教授』」、「教授為什麼沒空指導我」、「如果教授早一點告訴我」、「教授的教授也沒有告訴我」。

當然，讀者也提出許多批評與建議。有人認為此書偏重社會科學，忽略了管理、歷史，甚至音樂學的文獻資料庫與寫作格式，也缺少日文、法文等其他語言的資料。有人指出能不能畢業，光把論文寫好還不夠，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才是關鍵。有人建議我撰寫質性研究軟體的操作方法、MLA等不同的寫作格式、如何讀書作筆記、英文論文寫作等，不勝枚舉。這些建議，都是支持我繼續寫作的動力。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出版至今五年，隨著更多的閱讀、教學與口試經驗，當然有增補內容的欲望與熱情。此外，網路不斷演化改變，資料庫、網頁、軟體等資料都需要更新。2010年全見版除了重新組織書籍內容、更新資料之外，全書字數從七萬多字增加到約十五萬字。新增的主題包括建構研究發問、訪談的竅門、資料分析、圖形與理論建構、論文口試，以及如何從電影學習研究方法與寫作。新版當然仍不足以涵蓋所有研究寫作所需的知識，我也沒有這種企圖，但預計幾年之後應該會有另一個新的版本。

這本書得以出版，當然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包括共同參與超過兩百場學位論文口試的研究生與口試委員們，給我許多素材與啟發；曾熾芬與藍佩嘉在百忙之中撰寫序言、何春蕤慨允我轉引她在臺大城鄉所講授「論文寫作」的部分內容；吳鄭重、林鶴玲、余漢儀、王舒芸、陳彥蓁、呂明蓁與吳欣隆等

許多朋友在寫作過程中給我修改的具體建議；饒祐嘉、陳德容繪製書中的理論圖；黃沛溆、施承澤與吳柏勳設計具質感而吸引人的封面與插圖；陳志宇、林孜懃、王明雪與女書店的瑛瑛在書籍內容、編輯與出版事務上，給予許多過來人的建議；好友黃海濤友情客串，設計目錄與出版社的logo。洪文龍對於出版、學術與社會運動的結合深具熱情，很樂意這本2010年全見版成為他成立「小畢空間出版社」的創業作。

1 本事：劇情大綱



做學術研究最困難的其實是觀點。只要花時間去蒐集資料，無論是歷史資料、問卷或訪談，總會有結果，總是可以寫報告，但是要有創新、啟發，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更怕的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沒有一個觀察是不帶觀點的觀察（如果要坐在教室裡上課的同學對教室內發生的活動進行描述，我想沒有兩位同學的描述會一模一樣），也不可能站在上帝位置的全然觀察。為什麼你會計算男生有幾個，女生有幾個；為什麼描述同學就讀的科系而不是身高；為什麼不看他頭髮的顏色、是否戴隱形眼鏡？當你訪談的時候，為什麼不問他昨晚做了什麼夢？當我們觀察臺大小福廣場的時候，有人看到情侶的擁抱，有人聽到人聲鼎沸與風吹過樹梢，有人聞到姊妹花雞排的香味。你所看到的、發問的問題，都與你的觀點有關；它取決於你認為它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說與不說都反映了你的位置與角度，也都造成某種後果。該看而沒有看到是盲目，不該看而看到，我們說他戴著有色的眼鏡，也有可能助長了社會中既存的刻板印象。就像人生一樣，行動還是不行動、說話還是沈默，都已經是一

種選擇、一種立場，都要負責任。因此，除了研究現象的焦點理論之外，還有許多潛藏沒有明說的價值觀或背景知識也都實際影響我們的研究，也都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加以反省的對象。

Peshkin (1985) 認為研究者未經反省的價值觀會使得研究者對於現象中某些面向盲目，因而沒有闡明其與現象中其他面向連結的機會。主觀性 (subjectivity) 同時是「可能」也是「限制」。研究者應該反省自己的主觀性，並檢討它對於研究從頭到尾的影響。我必須知道什麼感動我，什麼沒有；而我的詮釋與我的生命經驗或學術訓練產生何種關連，又是否忽略了什麼。他以下的這段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藉著主觀性，我說我所感動的故事。祛除主觀性，我並不是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頁280）。

Phillips與Pugh (2000) 也指出，有很多研究並不是去發現原來所不知道的事物，而是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知道某些事情。也就是說研究不一定是去探討未曾觸及的新世界，而是在想當然的事物中發現新觀點、指出原有的偏見。因此，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現象的瞭解，它其實反映了我們的先前理解；亦即不是在白紙上加了一些圖案而已，它讓我們反省我們原來是這樣看世界的，其間也必然導致了研究者的自我學習與轉變。Boesch (1991) 認為，一個嚴肅的異文化體驗必然牽涉一個自我分析的過程。正如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自己過去是用一套男性價值觀來看待這個世界；而學習同志理論以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充滿異性戀的意識形態。所以，討論同志空間，照見的是原來我們的空間是如此的異性戀！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本書內容導覽

研究是一個資料蒐集、分析與寫作的循環回饋過程。蒐集資料為的是回答研究發問，資料分析有助於引導下回合的資料蒐集，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分析方式，彼此相互作用影響。不過就一篇經驗研究論文寫作而言，無論是量化或質性研究，通常包括以下幾個部份：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論）、發現與討論、結論（與建議）、參考書目（或參考文獻）、附錄。這是一種保險的作法，但並非不可突破的禁令，讀者可以依照自己研究的特殊性，而有不同的寫作方式；然而要突破慣用的格式，就必須有過人的想像力，並有足夠的說服力。

前言說明這個研究的動機、脈絡與意義；文獻回顧說明就你有興趣的研究主題目前已存在什麼理論或經驗研究，所以你就將採取何種觀點、提出怎樣的 research question，將你的研究置放在既有的相關學術版圖之上；有了研究發問，要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來蒐集與分析資料，並據以回答發問；研究發現與討論是整篇論文的核心，告訴讀者你經過這個研究之後，你知道了什麼是研究之前所不知道的，與既有理論和研究之關係為何；然後在自己經驗研究基礎之上，說明研究的限制以及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如果可能則提出相關政策的建議。

這本書撰寫的次序大致上順著論文先後的章節，首先討論怎麼選擇研究的主題方向，要考慮何種面向；有了研究興趣之後，如何搜尋資料、怎麼判斷資料品質、哪裡找得到、又怎麼引用；接著就研究方法、研究發現、未來研究與政策建議等論文章節撰寫加以討論。整本書的重點圍繞在我閱讀國內學位論文所經常遇見的難題、缺失與錯誤上。事實上，不同的研究者面臨或呈現的問題大同小異，我儘可能以實例來說明。書中的

觀點當然是很個人的，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但是我會提出我的理由，讀者同意或不同意，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論辯。

2

熱情、熱情、熱情： 選擇研究主題



選擇論文題目是每一位研究生都會面臨的境況。對理工醫學的研究生而言，在選擇指導教授的同時就決定了學位論文的題目，因為論文通常是教授研究計畫的一部份；不過在人文社會學院，比較常見的情況是學生要自己找研究題目。找題目可能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有的人是一開始就只有一個非常粗略的方向，例如災後重建、外籍移工，然後再透過閱讀以及討論慢慢聚焦。有的人則是一開始就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地點與關切，例如某個公園的遛狗專區、某網站的正妹帥哥相簿、西門紅樓廣場的小熊村，然後同樣再透過閱讀與討論將此研究放進相關學術研究的脈絡之中。如果從議題開始，重要的是要聚焦到可以掌握的研究發問，找到合適的經驗田野；如果從田野或事件開始，重要的是要找到恰當的理論觀點與發問。

尋找題目的靈感從何而來呢？可以檢視自身的成長經驗、聽相關課程或演講、閱讀最近的期刊論文、查詢論文後面的參考書目與未來研究建議、閱讀報紙媒體的新聞事件，或者與同學及老師討論。

Gill Valentine (2001) 指出尋找研究的議題或特定問題，可以從自己的日常觀察開始，或者是發現個人經驗無法找到理論來解釋，或者對於特定的人、地、政策感到好奇。例如她在修「環境知覺」課程的時候，文獻的焦點在於地點依戀。可是回顧個人生命中的都市空間經驗，卻發現自己做為女性深受恐懼暴力的影響。當時的地理學文獻沒有處理這個問題，而社會學與犯罪學又很少注意暴力的空間面向，於是她開始進行婦女的公共空間經驗與安全感的研究 (Valentine, 1989)。Dorothy Smith (1987) 則是做為單親母親以及學術界中的少數女性學者，一方面體會單親母親受到學校特殊化與污名化的待遇，一方面無法在男流的社會學中看見女性學者的生活經歷與典範。她從這個生命經驗中的「斷裂」出發，提出建制民族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的理論與研究策略。她認為邊緣弱勢團體的經驗是研究很好的起點，進而分析各種文本 (如表格、法令規章、教科書等)，以理解統治關係如何經由文本在不同的在地情境中作用。

我自己呢，到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研究所讀書之後，也面臨選擇論文题目的痛苦。有甚麼議題是有趣的、有學術意義，而且還要能夠超越既有的研究？在時間壓力之下，有一天下課回家，在宿舍房間裡苦思。東看看、西想想，突然有點好奇，其他臺灣的留學生到美國會帶哪些東西呢？房間又會是何種模樣？這顯然屬於環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我先從自己的經驗開始想，然後打電話給我樓下的學妹，她跟我說了一些貼身娃娃的故事，有趣而感人，至少超出我的個人經驗之外。打電話給加州的同學，她說她不是把心愛之物都帶來美國，而是刻意留下一些給她的親人，而且藉以表示臺灣是她要回去的地

方。這個經驗也有趣，出國留學是雙向的，我們離開親人，親人也離開我們；我們帶著心愛之物用以思念親人，親人也要有心愛之物來連結對我們的思念。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讀過一本學術書籍就叫做《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ings)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作者訪問芝加哥地區祖孫三代的幾十位受訪者其物的意義。我當然有點惶恐，別人都已經做了這麼大規模的研究，還出書了，我還有甚麼可以研究的呢？不過我隨意幾通電話所問到的朋友的經驗，似乎並沒有完全在那本書中提及；當然更重要的，當我提出這個研究主題構想，並分享幾個朋友的經驗之後，我的指導教授非常支持，這是我信心的重要來源，我應該要相信他們的學術判斷。此後，我訪問了在紐約就讀的十幾位臺灣留學生關於他們心愛之物的經驗，從中發現物的意義並非存在物品之中，而是隨著生命脈絡而變化，而且人與物相互滋養、成長。由於訪談是在留學生到了紐約之後進行，因此倚賴受訪者的記憶與詮釋。然而這種人與物互動的動態關係，最好使用長期追蹤的研究方法方能捕捉。於是我又進行另外一個長期研究，訪談四十位留學生，從他們留學前、留學後一個月與一學期分別進行訪談，就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論文主題的選取與研究者所處的學科領域有關。Gatrell (1997) 說如果你問三個地理學家什麼是地理學的研究，他們會給你五個答案。他舉出地理學期刊上有「礦泉水的經濟社會地理學」、「夜總會體驗與自我認同」、「人造滑雪地景」、「食物地理學的新方向」、「電動玩具地景」等論文題目，五花八門。不過儘管他們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尺度，還是有一些共通之處，就是關心地方、空間與地景。空間研究也

很類似。臺大城鄉所的BBS版上曾有人質疑城鄉所怎麼容許研究生做墮胎的論文。他認為墮胎和建築與城鄉究竟有什麼關係。當然，如果研究墮胎的醫療技術、墮胎經驗對女性身體意象造成的影響，那可能是醫學或心理學的範圍，但是研究墮胎診所的空間分佈、醫院的空間設計，那就是適合城鄉所的研究了。

研究者還要問這個研究計畫可行嗎？主要是看時間、經費、人力，與資料的限制以及研究倫理的考量。學期報告、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有不同的時間限制。不同的研究主題又會有不同的時間考量，有的要比較不同季節的空間行為、有的要看歷時性的變遷趨勢、有的要進行追蹤訪談，要事先估計時間是否可行。研究過程中，交通、訪談、問卷、實驗器材、影印等都需要錢，有沒有足夠經費來支持。人力的部分，包括有沒有足夠的人力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研究者也需自問是否能夠使用田野當地慣用的語言、人格特質是否適合與人長期溝通相處以進行深入訪談、對於研究對象是否有長期投入的興趣、考量研究者自身的安全問題。

曾有人說一個成功的房地產銷售員分析好的房地產有三個特質：地點、地點、地點（location）*。研究主題的選擇則有三個標準貫穿其中：興趣、興趣、興趣（interest）（Erlanson, Harris, Skipper, & Allen, 1993）。我則覺得是熱情、熱情、熱情（passion）。熱情指的不單是知識上的興趣，還包括對於田野的關切，願意誠懇地投入自己的心力。社會問題如此之多，如果沒有興趣、沒有熱情，那何苦做這個研究！寫論文確實很辛

* 美國的郵遞區號有五位數字，看郵遞區號就可以判斷該地區的房價、生活品質，所以很多社會調查都是以郵遞區號作為抽樣的準則之一。

苦，但是不要變成痛苦。如果對研究對象的生活沒有興趣與熱情，那如何能進行長期的深入訪談與觀察。如果沒有熱情，如何能忍受指導教授的評論，一而再地修改、重組論文的內容。

當然徒有熱情，也不足以成就一篇有深度的論文。尤其是與自身生命經驗有點距離的主題，研究者必須認真蒐集二手資料，有了足夠的理解後方才進行研究，否則極有可能問錯了問題。我曾經評論一篇討論《美麗拳王》電影文本的論文，研究者顯然對於跨性別所知甚少，才會提出如下的研究發問：「是怎樣的社會壓力讓他們想要變性？」事實上，詢問變性人「為什麼要變性？」就像詢問一位異性戀男人為什麼喜歡女生，他們只是很自然的想要成為自己而已。是社會壓力讓他們的變性決定與過程充滿困難，而不是社會壓力強迫他們要變性。

同樣的，充滿熱情的同時，也需要冷靜與質疑，尤其是研究自己很熟悉而認同的主題。例如女書店作為性別空間的研究，當受訪者說女書店開拓了女性的空間，研究者很容易直接認同，而忽略了可能有的人反而害怕政治不正確，而遲疑到底該不該穿著太「女性化」的衣服去逛女書店。當有受訪者說女書店像個家的時候，研究者很滿意，可是同理必然會有人進了女書店，以為闖進了別人家的客廳。當受訪者說女書店牆上的西蒙波娃、卡蘿、伍爾芙海報，代表婦女運動的歷史，研究者就要同時問甚麼是婦運的歷史：是尋找女偉人，還是庶民的歷史？因此，研究陌生的田野需要事先多做些功課以理解田野的語言與文化，研究熟悉的田野則要對自己的已知持續進行反思與質疑。

研究題目的選擇要考慮自己的人格特質，如果你很害羞，可能就不適合需要與陌生人頻繁接觸的田野。例如有位研究生

無法在與陌生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侃侃而談，進行深入訪談。這樣他就不適合選擇需要利用訪談來回答問題的研究主題。當然如果你有意識地以做論文的機會來對自我進行挑戰，則又另當別論。例如Eleanor Miller研究女犯罪者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自身的恐懼（引自Bailey, 1996）。如果你對色情場所現象有興趣，但是你自己的個性又不適合進入這樣的場所，或者你真的進入卻可能壞了名聲，那你可能就不適合進行必須要透過參與觀察才能理解的色情場所現象。此外，也不要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以研究之名，而硬要闖入他人的生活領域。例如女學會甫成立的時候，男性研究者就不適合以研究她們為目的而要求成為會員；學生也不能以撰寫期末報告為由，就直接打電話給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要求他們給幾個同志的聯絡方式以進行訪談。可以先想想，對方為何要讓你研究？你的研究可以為對方或其所屬的社群帶來什麼好處？

研究主題的選擇會受到研究目的的影響。Maxwell（2005）認為研究目的指的是，這個研究最終的目的為何？想要對何種問題有所啟發？影響什麼實踐？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我們為什麼要關心此研究的結果？此研究為什麼值得做？他指出研究目的可以分為三種：

（1）個人目的：包括實踐改變現狀的熱情、滿足對特定現象的好奇心、從事某一類型研究的渴望、藉研究解決自身生命經驗的難題、為了得到成績，或為了學術生涯的升遷。出於未來工作機會的考量，也可能影響學位論文題目的選擇。

（2）實踐目的或者社會、政治目的：為了改變社會現況以達成某個目標或滿足某些需求。例如為了改善婦女的生活處境、解決失業問題、消除種族歧視、減少環境污染。實踐或政

治目的可以是合法目的之一，但重要的是你要清楚它們從何而來以及對此研究的含意為何？這裡指的政治是廣義的政治，亦即眾人之事，而研究都是有立場的，會造成某種後果。要謹記，政治不是狹隘的政黨政治，研究者不要為某個政黨服務。

（3）研究或學術目的：瞭解，並對社會現象產生見識。研究在學術環境中進行，我們要問這個研究是否可能有理論與方法上的創新、是否填補某個研究領域的空缺等。

這三種研究目的通常同時並存，只是有的時候比重有所不同。例如有的人為了修課的要求進行研究，她的目的可能主要是在訓練自己熟悉某種研究方法的能力，沒想改變社會，也沒有理論創新的想像。有的研究有很強的改變社會的意圖，也許利用既有的理論，蒐集數據來證明社會中的不平等。不過最好能夠在這三種目的中求取平衡。因為如果缺少與個人生命連結，恐怕研究熱情難以持續；與社會脫節，研究會變成象牙塔的囁語；而缺少理論深度，又會流於個人的雜感或評論，無法與既有學術研究進行反思與對話。

接著要問研究者有興趣的資料是否存在、有沒有管道可以獲得、能否通過田野守門人的關卡。例如我曾經想研究女性與住宅的議題，但是臺灣的官方統計資料缺少了房屋繼承與房屋擁有的性別比，也沒有房屋交易價格的統計，然而根據房屋仲介所釋放的資料，有恐怕失之偏頗。有的人想研究住院病人，但必須獲得醫院、家屬以及研究倫理審核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同意。如果你想研究那種沒有任何同志資訊，以為他自己是全天下唯一的同志的人，那你又如何可能找到這樣的受訪者。有些特定的場所，例如宗教場所、單一性別的場所，研究者不一定能夠得到進入許可。例如國內媽祖進

香最後的刈香儀式與興建中的隧道工地並不允許女性進入；單性廁所與三溫暖等場所，也不容許異性研究者進入參與觀察。如果你對於飆車族、搖頭族、販毒行為有興趣，光有興趣還不夠，必須要與他們有足夠的信任關係方能進入田野。過去有研究生想訪談性侵受害者，指導老師希望她先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處理因為研究而帶來的受訪者的心理創傷與情緒。這裡就牽涉研究倫理的問題，研究者要問這個研究是否會對研究對象（包括個人或社區）造成生理或心理的傷害、是否牽涉欺騙、與田野受訪對象的權力關係等，更重要的是要問，誰會因為這個研究而得利，而誰要付出代價。

有關論文主題的選取，我將以虛構與真實的研究案例來說明。首先是從日常生活下手，將新發生的、人們忽略的、因熟悉而失去好奇的各種現象，建構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接著再討論理論創新的不同可能性。

(1) 把熟悉變陌生 (make the familiar strange)：社會上存在許多我們所熟悉的事物，或者對之習以為常，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或者以為我們所知甚多，以至於缺少深入的學術研究。所謂「把熟悉變陌生」指的是，拉開我們與熟悉事物之間的距離，將之「陌生化」，用一種新的眼光來探究它。正如 Bunuel 執導的電影《自由的幻影》，劇中人物分別坐在桌邊的馬桶上聊天，突然間有一位男士站起來，不好意思地說，他要去吃飯，於是走進一個小房間，關起門來一個人吃飯。導演就是使用「把熟悉變陌生」的方法，讓觀影者重新思考，食物在人身體的一進一出，是社交活動呢，還是羞於見人的動作？羅馬時期公共廁所是聊天議論的場所、中國有許多廁所不設隔板，而日本的女廁裝有音姬設備，讓流水聲掩蓋人們排泄的聲音；

圍爐是華人重要的聚會時刻，可是有些家族卻要求女人要等男人吃完以後才能上桌。

許多社會學研究都是處理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從中提出有趣的觀點與概念。例如遭小偷的事件時有耳聞，甚至很多人有親身經驗，但是遭小偷會給人帶來何種影響，我們未曾多想。Korosec-Serfaty 與 Bolitt (1986) 根據三十六個訪談資料，來看遭小偷者與住屋的關係，也論及對於自我、社會關係的改變。例如住屋本來是要保護我們生命財產的地方，可是遭小偷之後，住屋變成需要主人保護（裝鐵窗、加兩道鎖）的物件。遭小偷讓小孩子對於父母的能力感到質疑；我們和小偷之間的資訊交流不對等，我們不認識小偷，他卻可能就在樓下等我們出門；小偷可能翻箱倒櫃、偷看日記，可能比我們的朋友知道更多我們的秘密；遭小偷就像遭強暴一樣，尤其是小偷還偷吃了家裡冰箱中的食物、睡過你的床，甚至在你的放映機中留下一張看過的A片光碟。

詹宏志 (1989) 運用自創的「事物進出檢查閱讀法」，亦即「在一個『定點』觀察事物的進與出，從其中排比出有意義的解釋來」（頁23）。他觀察到汽水飲料的包裝有很長一段時間維持在600cc的玻璃瓶，後來轉變成鋁箔包（150-250cc）、鋁罐（350cc）與超大保特瓶（一至二公升）。他解釋，飲料原來是奢侈品，在客人拜訪的社交場合才會飲用，600cc剛好夠主客「四杯共飲」的份量。後來飲料逐漸普及，於是往兩個方向發展。一種是個人化、供獨飲的易開罐，讓飲料從滿足別人轉移到滿足自己。另一種是超大保特瓶包裝，讓全家人隨時可以取用，我們也從此遠離白開水時代，進入糖水的年代。於是呢，商店裡飲料的容器，其實訴說的是我們家裡共同發生的故事。

其他有趣的研究主題像是，Kaufmann (1998) 關心住在一起的伴侶，如果對於整潔的要求存在巨大差異的時候怎麼辦，藉由洗衣服這件日常事務來理解伴侶之間的衝突，以及細緻的協商策略與機制。Rosenblatt (2006) 則研究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會如何影響他們的關係？如果其中一個會打鼾、搶被子、喜歡裸睡，怎麼辦？沈佳姍 (2007) 研究二十世紀上半葉（她阿公、阿祖生活的年代）臺灣人對於個人身體一頭部、尻部、軀幹等三個部位的清潔習慣，例如用海砂刷牙、用竹木草片刮屁股、一生可能只洗三次澡。藉由物質文化的表現，進而探討臺人的身體清潔觀、習俗、公共衛生等議題。

每年的學科能力測驗過後，媒體總是會根據榜單推出考生菜市場名的排行榜，像是「雅婷」就已經蟬聯女性名字榜首五次。針對名字的性別意涵，李廣均 (2006) 就使用某醫學中心的掛號資料，探討百年來臺灣男女命名用字的差異與變遷。他發現相對於女名，男名用字的重複性較低，內在變異性較大。長期來看，男女命名用字出現明顯的變化與洗牌，但是名字的性別界線只是移動位置，而界線存在本身卻異常穩固。

從一九八〇年代起台灣的男生幾乎是與阿魯巴一起成長。阿魯巴的花樣愈來愈多，從直接衝撞、上下滑動，到旋轉、拖曳，術語也發展成「阿克遜辭典」（如alubaphobia是阿魯巴恐懼症、mis-aluba是「啊，糟糕，阿錯人了」），而高校也為了杜絕阿魯巴祭出記大過的校規。然而二十年後才有郭怡伶 (2004) 的論文出現，從此以後這本論文就蟬聯台灣博碩士論文下載排行榜第一名至今。

(2) 把陌生變熟悉 (make the strange familiar)：社會中存在許多眾人所感到陌生或遺忘的現象與族群，藉由研究可以

帶來理解，而理解可以帶來改變。例如全職的家庭主夫如何建立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進入異性戀婚姻的男女同志，如何處理其情慾？基進女性主義者的先生在男性同儕面前如何展現其男子氣概？中國籍的男性配偶，如何看待家務勞動分工？廁所依男女區隔，如何影響跨性別者的公共空間經驗？吳哲良 (2003) 參與觀察「違建戶」的聚居生活，分析台灣底層文化的生活習癖、貧窮與道德生涯；陳惠敏 (2001) 採用表演與舞臺觀點，將精神病院視為「劇場」，說明權力、疾病與病人的角色如何經由病院內的例行活動而建立。Venkatesh (2009) 就讀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偶然踏進了絕大多數研究者難以打入的黑幫社會。說他幸運，事實上這個田野充滿了生命危險與倫理困境。藉由多年的參與觀察，他得以深入理解毒販、倡伎、警察、居民如何在一個艱難貧困的環境中奮鬥掙扎求生。[†]

(3) 探索不對勁：日常生活中經常會有感到不對勁的感覺，嚴肅以對，可能就是找到論文研究主題的契機。例如相對於西方文化，我們更重視家庭倫理，但是為何又如此容易因為政黨認同顏色的不同而鬧得家庭失和？根據民調，民眾咸認電視的政論節目是台灣的重要亂源之一，但是為何收視率又居高不下？女性相較於男性比較容易因為遭受家暴而逃家，然而女性比較貧窮，而無論街頭或收容所又充滿危險，則這些女性究

[†] 作者確實冒著高度風險進行研究，也企圖能夠為改善社區生活盡一份力。不過我不理解這本書的結尾，他的關鍵報導人「皆錫」知道他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特別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美東幫派老大的聯絡方式，還特別註明：「…記得照顧這小子…他是和我一起的」。可是，作者提到皆錫時，卻說：「我們很難稱為朋友，偶爾我甚至不確定兩人有沒有當過朋友」。作者可以不認同幫派的作為，可是帶領他進入國宅生活的關鍵人物，而且情義相挺多年，難道連朋友都不是？

竟往何處去？火車站與百貨公司為什麼總是用我們聽不太懂的腔調來廣播，如果連基本訊息傳遞的功能都有問題，這種奇怪的播音為何又行之有年？義大利麵館使用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做為背景音樂，顧客用餐根本無法放鬆心情，店家是刻意要加速用餐的節奏嗎？

鶴見良行質疑日本超商的香蕉為何產地在菲律賓而貼上美國食品公司的商標？他所撰寫的《香蕉與日本人》說明了在日本之所以能吃到又好吃又便宜的香蕉，其實反映的是以美國為主的跨國企業如何入侵亞洲，以及逼使菲律賓農民永遠貧窮的殘酷政治經濟現象（引自山本雄二，2008）。

我很喜歡兩本推理小說，《梵谷的遺言》和《時間的女兒》，它們也都起因於不對勁的感覺。日本畫家小林英樹（2002）在看到梵谷一幅著名的素描「寢室」（梵谷美術館發行官方明信片）的時候，直覺那一定是贗畫。於是他遠赴荷蘭與巴黎等地，看遍梵谷的真跡，蒐集梵谷的書信等資料，再運用自己的藝術專業推斷，結果推演出眾人所不知的梵谷自殺的真相。英國的查理三世在國小教科書中是一位謀殺姪兒以確保王位的血腥兇手。Josephine Tey（2008）從一幅查理三世的畫像中慈藹的面容開始，層層抽絲剝繭，竟推翻了英國人四百年來深信不疑的歷史定論。《時間的女兒》這本書獲美國偵探作家協會票選為歷史推理小說第一名。書中提出「湯尼潘帝」（Tonypandy）這個名詞，它原是威爾斯一處礦場的名字，現用來指涉一個不實的故事如何逐漸演變成一則傳奇，而知情者卻沈默不語。奇怪的是，當有人說出真相的時候，眾人卻極其排斥、深惡痛絕。因為改變歷史的敘述，要花極大的代價。查理三世的故事也是一則湯尼潘帝，要翻案，莎士比亞的名劇《查

理三世》就會變成一齣可笑的鬧劇。

（4）社會新興現象與族群：隨著社會價值的演變、新科技的發明，社會瞬息萬變，總是有一群人做著大多數人所不理解的事情。學術研究者有時是先知，其成果可以引領社會價值、提出政策建議；但同時，研究者通常也是後知後覺者。總是已經有人在做不一樣的事情了，研究者才在後追趕，企圖理解。然而再好的學術成果，也無法應付動態的社會，因此我們也就需要持續的研究。例如八八水災後民間架設的網站作為串連救災資訊的整合平台，何以比政府還有效率（也正因為如此，而被迫關站）？當SCI的論文發表數量成為評鑑的唯一指標時[‡]，它如何影響了大學教授的生命價值與研究習慣？跳肚皮舞的中年女性、做瑜伽的年輕男性、紅樓小熊村的熊族，他們已經抵抗社會主流價值，以肉身實踐多時，研究者才開始企圖理解她們的生命經驗。林純德（2009）即針對臺灣在1990年代後期興起的在地男同志「熊族」進行研究，以理解「熊」的主體性及美/性感論述如何建構。

上述四點分別說明，我們可以從陌生或新興的社會現象、熟悉的事物，或者生活中不對勁的感覺來找題目，然後將之建構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我們當然也可以從理論或方法著手。例如，當解釋某個現象的理論尚未定為一尊時，可以藉由新的

‡ Dorothy Smith的建制民族誌指出，統治關係透過文本（尤其是表格）影響了具體的日常生活實踐。升等的表格也決定了一位大學教授的研究發表方向。臺灣大學工學院的教師升等資料簡表，其欄位有研究計畫（數目、總金額）、獎助或獲獎、著作、專利。其中學術著作發表的部份，只有兩個次欄位，分別是代表作以及五年內發表於SCI或SSCI期刊的論文篇數，也就是說非SCI/SSCI的（中文）論文或學術書籍，就算其學術貢獻再大，根本就找不到欄位可以填寫。

證據或新的方法來解決其間的競爭難題。當然研究最重要的是觀點，也就是要與常識斷裂，對大眾或研究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與解釋提出質疑。

(5) 有理論競爭之議題：許多社會現象存在彼此競爭的理論或發現，透過關鍵性的研究或實驗，可以解決其理論爭議。舉例來說，相較於歐美國家，亞洲地區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顯然較大，針對這個現象，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en將之歸因於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女嬰因產前篩選而未出生（missing women）。諾貝爾醫學獎得主Blumberg則認為亞洲B肝盛行，而B肝母親生男嬰的機率較高，所以造成陽盛陰衰。台灣經濟學家林明仁（Lin & Luoh, 2008）根據疾病管理局的檔案，蒐集三百萬筆新生兒的資料，以精巧的測試方法，發現B肝母親確實生男嬰的比率較高，但是只有約2%的解釋能力，也就是說對「後代性別比率」的影響微乎其微。這個研究否證了B肝的解釋，證實了重男輕女的觀點，也就平息了兩位諾貝爾得主多年的爭辯，作者並因此獲得中央研究院的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6) 用新的方法研究舊的議題：資料分析的技術日新月異，尤其是統計，讓過去的想像得以具體操作成為事實。以著名的戲劇《愛德華三世》為例，它究竟是莎士比亞還是馬羅所作，全球的文學界仍有爭議。物理學專業的胡進錕（Hu & Kuo, 2005）挑戰文學界，以統計與計算物理學分析文學作品的風格，提出獨到的見解。他們以作品的總字數與使用單字數為橫座標與縱座標，計算出作品風格的斜率，發現無論金庸、倪匡、羅琳（哈利波特作者）小說的斜率都蠻穩定的，變化不大。斜率愈高，代表作者愈喜歡使用不同的字寫作。研究結果發現莎士比亞作品、馬羅作品、《愛德華三世》這三者的斜率

有明顯差異，顯示莎士比亞與馬羅都不是真正的作者。為了更加慎重與週延，胡進錕又以使用字數與每個單字的長短（字母數）計算出另一種可以代表文學風格的斜率，發現三者也明顯不同。他提出結論，《愛德華三世》的作者應該另有其人。

我們經常有這樣的經驗，在和陌生人攀談之後，意外發現竟然共同認識某個朋友。如果是世界上任意兩個人呢？中間需要經過多少認識關係來連結？Milgram（1967）設計一個精巧的實驗來探究。他將某個（美國）人的名字（目標）提交給受試者（起始人），請他將某份文件交給這位目標人。他只能利用自己認識的人來轉寄。為了追蹤文件的流向，每位寄件人要在名冊上簽名，並同時將回郵信封寄還給Milgram。結果呢，有26%的任務達成，而平均起來從起始到目標約需要六個轉接點（通常是在二到十個轉接點之間）。驗證了在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網絡中，可以使用極少的連結走出捷徑。這就是有名的「六度分離」（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概念。這個研究爭議頗大，過低的成功率，有可能是真的找不到下一個連結點，也有可能是因為刺激超荷，而讓人忽略了轉信。六度分離的概念直接影響「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研究，為之提供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後來的研究者在分析網路超連結的時候，也發現平均只要按下19次按鍵，就可以將網際網路中隨機選取的任兩個網頁連結在一起。一位倫敦製片家Lucy Leveugle更把自己當作信件轉寄，結果在第九個連結點找到預先設定的蒙古草原上的一位牧人（此紀錄片網址<http://vodpod.com/watch/1963423-six-degrees-of-separation?pod=webvision>）（引自Blass, 2006）。

(7) 與常識斷裂：生活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它們有可能是錯誤的，有可能其實是偏見，它

需要經過嚴謹的科學研究來證實。就像遠古時代，「地球為宇宙的中心」是毋庸置疑的常識。十九世紀的人認為女人不能讀書，因為會將生殖器官的血導向大腦，因而導致不孕或失去性吸引力。現代人也還是有很多人篤信「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因而男生應該玩機器人，女生應該玩洋娃娃。吊詭的是，有些科學研究不但沒有破除偏見，反而正是維繫這些偏見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老年人的行動能力降低，但是Rowles (1978) 質疑「老人是空間的囚犯」這樣的概念。他指出即使如此，空間也是一個沒有圍牆的監獄，因為老年人的地理經驗，充滿了記憶與想像，比年輕人還豐富許多。

常識也告訴我們，食物愈短缺的時候，我們會愈節省；而窮人應該會購買單位價格比較低的大包裝。但垃圾研究 (Rathje & Murphy, 1994) 的結果，與常識大異其趣。人們在短缺的時候所丟棄的牛肉量是豐足時候的三倍。原因是有短缺消息傳出時，人們便買下他眼前所看到的肉，然而卻不知如何儲存大量的肉類，也不知道如何烹調平常並不熟悉的肉的部位。而窮人沒有多餘的儲蓄可以支用、沒有汽車可以運載大量的生活用品、家中也沒有儲藏空間，因此反而不得不購買單價較高的小包裝。

(8) 問人所未問：一種是翻轉既有的學術研究發問，一種是提出嶄新的解釋觀點。前者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研究實例是Burawoy (1979) 的《製造甘願》。他將過去管理學與工作環境的研究發問：「工人為什麼不更勤奮地工作？」、「如何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翻轉成為「工人為什麼要如此努力工作去達成公司的利益，甚至超出老闆的期待？」並提出「甘願」

(consent) 這個理論概念。後者的研究範例則是Willis (1977) 有關工人小孩的研究。針對「工人階級的小孩為什麼還是得到工人階級的工作？」這個研究發問，提出一個有別於既有學術(結構決定論或意識形態論)的回答，亦即這是工人小孩自願選擇放棄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主動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抵抗文化的結果。

1990年代美國全國各地的各種犯罪率全面性地下跌，完全出乎意料。槍枝管制法擴大施行、經濟繁榮、創新的治安策略是專家所提出的解釋理論，聽起來言之成理，也為大眾所接受。然而Levitt提出一個完全嶄新的解釋觀點：墮胎合法化 (Levitt & Dubner, 2006)。1973年美國通過墮胎合法化，讓處於劣勢環境家庭的嬰兒(日後成為罪犯的機率較高)沒有生下來。因此當這些未出生的小孩到達犯罪年齡之際，犯罪率就開始加速下降。

Pruitt-Igoe是讀環境規劃設計的人都知道的個案，許多電影也會播放它遭炸掉的一幕。建築史家Jencks (1977) 更是以炸掉它那一刻，宣布現代主義死亡，後現代主義開始了。(這是後現代主義這個詞第一次出現，以後才傳播到文學、文化評論、哲學等領域。)然而，Bristol (1991) 指出，Pruitt-Igoe的歷史建構其實是個迷思！她一一追溯學術與通俗作品如何以訛傳訛，建構了它的神話，在責怪建築設計的同時，也神化了建築師的角色。(附帶一提，Pruitt-Igoe的設計建築師山崎實(Yamasaki)就是紐約世貿大樓的建築師。他的二個重要建築作品，竟然都是以炸毀收場。)

我們已經習慣於「精子求愛」的故事，就連大學的生物學教科書，也將精子描述成為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在通往新土

地的旅途中，克服種種挑戰，擊敗勁敵，最後與公主結婚。卵子彷彿睡美人，成為精子的獎賞。教科書中對於精子的描述大都使用流線形、強壯、動能、速度等正面主動的字眼；然而描述卵子卻使用漂流、老化、多餘、被動等字眼。人類學家Emily Martin (1996) 對這則「客觀的科學敘述」則不以為然，她花了多年的時間在生物科學實驗室進行觀察與訪談，指出文化框架如何影響、限制了科學的發現。有別於卵子的被動等待，近來生物學者開始承認卵子的主動角色，認為卵子（這回像蜘蛛一樣）以其黏滯的外表「捕捉、束縛」精子（而精子企圖逃跑無效）。結果，卵子得到主動的代價卻是成為惹人厭的侵略者。Martin說（男性）生物學家已經把精卵過度擬人化，把精子當成男人，把卵子當成女人，於是用社會所界定的性別觀念來描述生物現象。她的觀察解釋，說明了Becker (2008) 所言的「意象」的重要性。沒有科學意象，就找不到證據。正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科學家從沒有想過不孕是因為男人的身體所造成。另外一位生物發展學家Gilbert提出不同的精卵受精的圖像，認為卵子與精子是在進行對話（engaging a dialogue）。Cone則指出單一的精子很難在黏液中前進，是精子成群如自行車隊般彼此壯大勢力前仆後繼，才能前行（想像，沒有紅綠燈，行人如何在車陣中過馬路）。結果呢，精子之間存在的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作關係（引自Freeman, 1992）。

總結來說，研究的對象不只是我們陌生的事物，研究者也可以將熟悉的現象加以陌生化，以見人所未見；也可以使用新方法來解決舊問題。當然，最關鍵的是能夠與常識以及既有理論產生斷裂，以提出創新的洞見。

3

想像我，陷入愛河：
論文题目的擬定

論文題目須抓住整篇論文的精髓，傳遞論文內容的正確訊息；要能引人注目，引發讀者閱讀的好奇；不能過度推廣，也不能太狹隘。

論文題目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平鋪直敘，傳達論文的主要內容，像是《兒童的空間體驗》（Children's Experience of Place）（Hart, 1979）、《健身房中年輕女性身體概念的建構》（陳德容，2003）或《臺北市公娼之從業歷程及生活世界》（唐筱雯，1999）；另一種是取一個吸引讀者目光的主標題，然後藉由副標題說明研究主題，像是《想像我，陷入愛河...與一臺機器！：自動化辦公室與社會控制》（Imagine me, Falling in Love... and with a Machine! The Automated Office and Social Control）（Klein, 1991）、《河邊春夢：臺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吳文煜，2003）或是《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藍佩嘉，2008）。

論文題目指涉範圍應恰到好處。例如有一篇論文，調查父親的教育程度如何影響其兒子的教育係受到手足數目的影響，估不論為何此研究忽略了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女兒的教育，此

論文的題目應該是「手足數目與父子間的教育流動」(Number of Siblings and Educational Mobility from Father to Son)，而不應該過度推廣為「手足數目與教育流動」(Number of Siblings and Educational Mobility)。女性主義者Eichler (1988) 指出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過去有無數的醫學、社會科學研究，其受試樣本全部為男性，可是論文題目卻未標明男性。她說，如果這些研究在題目上就如實、明確指出是基於男性經驗的研究，我們就會在論文題目上不斷看到男人、男孩、男性這些字眼，則學術界忽略女性經驗的集體現象就會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要設想別人透過網路查詢論文題目時，可以在你的題目裡找到關鍵字。即使學術資料庫之查詢系統，大都已经涵蓋關鍵字，甚至摘要，但是核心的關鍵字眼還是以出現在論文題目中為宜。

快速翻閱國內學位論文的論文題目，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之研究」不斷出現*。其實在多數情況下，「之研究」這三個字是贅字，因為論文本來就是研究，不必多此一舉。也許研究生對自己的論文沒有自信，深怕沒有「研究」這兩個字，學術深度就不足了。例如上述之「兒童的空間體驗」就不必使用「兒童的空間體驗之研究」這樣的題目。我看了手邊蒐集的英文期刊論文書目，以“A study on ...”或“A research of ...”開頭的論文題目，絕對少之又少。又例如有一篇論文題目為「開放教育校園之使用後評估之研究」，其實這篇論文本身就

* 經查詢「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2010.05.02, 取自<http://datas.ncl.edu.tw/theabs/1/>)，資料庫中收有學位論文共568,201篇，其中論文題目包括「之研究」或「的研究」的有251,654篇(佔44%)，而題目中有「以...為例」的有52,723篇(佔9%)。

是針對校園進行使用後評估(POE)，但是上述題目反而容易讓讀者誤以為作者是針對校園使用後評估所進行的研究。

另外一個常看到的現象是，論文題目先有主標題，而副標題為「以...為例」。這種題目顯示，此研究經常是一個特定田野、社區或族群的研究，但企圖將研究成果推廣到較高較大的範圍。我認為题目的層次不要過高，若結合原有主標題的概念與副標題的田野範圍成為真正的題目，就不會出現「以...為例」。例如有篇論文的題目為「性別逾越的實踐：以女子三溫暖為例」。這樣的論文題目如果可以成立，其前提為「性別逾越」是論文探究的主題，而女子三溫暖只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實例罷了。可是通篇論文其實是女子三溫暖的經驗研究，因此比較恰當反映論文內容的題目，是「女子三溫暖的性別逾越實踐」。

4

營造氣氛的前戲：
前言

前言的目的在於介紹整個研究的背景，要能引人入勝，讓讀者有興趣繼續閱讀。前言可以是研究者個人的生活經驗、學術理論的啟發、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或者上述的結合。總之要給讀者一個印象：你將會讀到一篇有趣、有意義、有理論意涵的論文。例如一篇關於陰性氣質男性的研究，可以（1）從自身小時候因為聲音較細、舉止溫柔而受到同儕欺負、求助無門的經驗開場，說明娘娘腔研究的重要，以及其與研究者的關係。（2）說明「娘娘腔」與「貶抑女性」的連結，帶出男性特質研究的價值。（3）以葉永鋕廁所跌倒致死事件為開場。開場之後，前言還必須描述這個研究關注的主題以及粗略的研究發問的方向。

論文畢竟不是文學作品，但是可以向文學取經。文學家狄更斯（Dickens）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所撰寫的小說《雙城記》，有一句名留千史的開場：「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短篇小說集《動物怪譚》（Tinti, 2009）的開場也為評論家所稱道，例如「洗大象的時間到了。約瑟夫已經把軟管拖出去，我正設法把

瑪麗蘇趕出籠子，帶到我們平常幫牠洗澡的空地」（頁12）、
「小派和克萊德遇害那晚吃的是燉牛肉。門鈴響的時候，小派
剛把奶油和乳瑪琳擺上桌，腦子裡想著詹姆斯·狄恩」（頁
30）、「事情是從長頸鹿遞交給動物園管理員的一份陳情狀開
始的」（頁58）。

回到我們熟悉的學術研究，同樣是討論監視社會的論文或
書籍，以下的前言，分別使用大眾所熟悉的社會現象與文化，
來拉近論文與讀者的距離。Norris與Armstrong（1999）在《監視
器之興起》這本書的前言，使用流行文化來吸引讀者的注意。

在二十世紀，監視的想法已經銘刻在大眾意識當中，不只
是學術研究，更在大眾文化的藝術創作之中。至少在英語
世界裡，最讓人震撼的影像可以在希區考克的《後窗》、
科波拉的《竊聽大陰謀》以及鮑威爾的《魔光血影》等
電影中找到。通俗歌曲也經常使用監視的主題，最有名
的大概就屬警察合唱團的〈你的每一次呼吸〉。文學領域
裡，則有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
界》，這二本書仍然是學校的必讀教材。（頁3）

另一篇談論監視與隱私權的論文（Stalder, 2002），則提醒
讀者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受到監視的驚悚處境。

我們居住在一個監視社會中。個人資料的建立、蒐集與處
理幾乎是一種全面無所不在的現象。每一次我們使用認同
卡購物，我們的名字就會與購買連結而進入一個龐大的資
料庫。每一次我們經過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站、每一次我們

使用手機或信用卡，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會紀錄、分析與儲
存。每一次我們去看醫師、申請保險給付、繳交水電費、
與政府打交道或者上網，從我們的行動與政府那裡所累積
蒐集而得的圖像就愈來愈細緻而膨脹。（頁120）

接下來我們再來對比三篇同志研究的論文前言，分別從
作者個人、社會事件、學術研究等三種領域來開場。林純德
（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形塑與性/
性別/身體展演〉的論文，以自己的生命經驗故事點出臺灣男同
志熊族的崛起，並反思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2006年9月下旬，就在我學成返抵國門後不久的一次聚會
中，一位好友戲謔地對著我說：「你現在這個樣子正好
趕上圈內的主流，你曉不曉得現在熊正當道？我身邊好
多人都努力讓自己變成熊，我看你也不需要減肥了，你就
好好當隻熊吧！」。友人說得信誓旦旦，但我內心一則以
惑，一則以窘。惑的是，我仍不免自問，我真已成為一
隻「熊」了嗎？若是，那麼，我究竟會是一隻什麼樣的
「熊」？這個主要因著身體變化而生起的、被投擲而來的
新興認同，會與我原先的性/性別/身體認同產生何種微妙
的互動關係？窘的是，即便我已習於邊緣位置的自處與
反思，但當下仍不免自嘲一番：「難道天猶憐我，讓我
『胖』逢其時，過過『主流化』的癮」。（頁60）

Valentine（1996）的論文中，以一則真實事件破題，從而引
出公共空間並不是一個「無性」的空間。

1991年11月一對女同志在諾丁頓一家超級市場內因為接吻而遭驅逐，這則事件成為英國同性戀報紙的頭條新聞。她們的經驗顯示，街道（我的意思是不只人行步道，也包括商店、咖啡廳）並不是一個「無性」（asexual）的空間。相反地，大眾預設它自然或本質上是異性戀的。當異性伴侶可以在超商中自在擁抱的時候，女同志的接吻卻遭致恐慌，因為人們認為她們出現在並不屬於她們的地方。（頁146）

Wolfe (1992) 〈看不見的空間中的看不見的女人：女同志、女同志酒吧，以及人與環境關係的社會生產〉這篇論文，則先點出女同性戀在既有文獻中的消音。不只是主流異性戀的作者，甚至婦女研究者也經常忽略了女同性戀者的存在。揭發了此種偏見，一方面對其他隱而不見的人群處境有所啟發，一方面據以對空間研究進行批判。

雖然男女同性戀者以及其文化已經在任何社會或國家中存在幾千年，但是我們的存在、歷史與轉變卻極少在環境心理學以及其他領域中提及。我們的文化被簡化為一種「生活風格」，我們的地方、空間與地理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也看不見。此種隱而不見反映了文獻中的異性戀偏見，包括「婦女與環境」的文獻也極少提及女同性戀，或者僅是順道帶過。我們不被視為「婦女」這個範疇，也不被視為一群有特殊需求的女人。…[既有文獻]忽略了家以外的非工作地點的環境，也沒有考慮人與環境關係的性慾特質。（頁139）

5

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資料



在學術地圖中定位：為什麼要回顧文獻？

為什麼要尋找文獻？文獻可以幫助你瞭解關於你有興趣的研究議題已經有多少既有研究，別人已經研究到怎樣的地步；一方面避免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研究，一方面站在別人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向前。我們可以學習文獻中的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或者從文獻中找到可以研究的新題目。閱讀文獻、建立理論架構與撰寫研究發問並非是一個線性過程，而是互動式、相互影響的。無論你選擇什麼議題進行研究，總是會有相關文獻。忽略了先前研究與理論，讓你冒著探索一個無意義問題、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研究、重複別人錯誤的風險（Merriam, 1998）。Flowerdew (1997) 則建議學生不要擔心別人已經有與你相同的想法，或者你有興趣的題目已經有人做過了。你的研究結果一定會和前人不同。你的優勢是你讀過前人的作品，你的研究設計可以避免他們的錯誤，並且你還可以補足他們所忽略的部分。在最壞的情況下，你還是可以更新最新的田野經驗資料。除非你所預備進行研究的田野，曾經有人做過，而且當地人對於研究者一再打擾已經感到厭煩。

除了提供理論架構以外，文獻回顧可以讓你知道你的研究如何使既有知識更為精緻、修正、前進。有了別人的經驗，也可以找到比較適當的研究方法，節省研究的經費與時間。分析既有文獻之後，你才比較清楚用何種理論觀點來看待你的研究現象，才知道怎麼問問題，問對問題，問有意義、關鍵的問題，讀者也才知道你的研究和既有研究之間的關連。文獻回顧寫完之後，請拿給相關領域的研究者閱讀，以確保你沒有遺漏了關鍵的文獻。

文獻回顧可以強化研究無庸置疑，但是甚麼時候進行則有很大的爭議。有的人認為愈早愈好，有的人則認為應該要等到資料蒐集完以後。Bailey (1996) 認為雖然田野研究者並非要測試理論，但也絕對不是腦袋空空進入研究田野。在進入田野之前，研究者腦中的知識愈多，也就可能學到愈多。因此他建議在進入田野前最好全面地閱讀相關文獻。然而扎根理論家Glaser (1978) 則認為，應該先到田野蒐集資料，分析資料，然後建立理論。當理論已經足夠扎根與發展後，再回顧相關的理論文獻，這樣才不會受到既有理論概念的桎梏。

Glaser (1992) 又進一步指出，根據是否有理論概念、是否與你的研究實質內容相關等二個向度，將文獻分為三種：(1) 沒有理論概念的通俗/非學術/民族誌描述 (nonprofessional, popular and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不論其實質內容的相關性為何) (2) 有理論概念而且與實質研究內容相關的學術文獻 (3) 有理論概念而與實質研究內容非相關的學術文獻。研究開始的時候，閱讀第三種文獻，用以提高理論敏感度，並學習、熟悉寫作的不同風格。第二種文獻最好等自己研究過程中理論浮現夠成熟的時候再閱讀。反正文獻就在那裡跑不掉，所以不

要急，以免讀了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理論的浮現與建構。他認為研究的目的不是要企圖證明或否證一個理論，而是建構新的理論，所以是要將理論整合進來。如果有差異之處，不是去否證，而是去解釋這個差異。等到扎根理論接近完成，對自己建構的概念已經有自信之後，能夠跟過去既有的理論相抗衡，才閱讀相關文獻，並且將文獻視為用來持續比較的進一步資料。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研究者保持最大的自由與開放程度，以從資料發現概念、問題與詮釋。否則，研究者會讓不相干的既有概念所困住。研究者可能會因此發展先入為主 (pre-conceived) 但不相干的問題，而讓研究的方向出岔。研究者可能會受到其他理論家的震懾；研究者的言語可能會跟著文獻走，而不是浮現的理論，因此其理論敏感度會遭侵蝕。再者，哪個文獻是相關的，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要在研究的過程中才會慢慢發現何者文獻為相關。不過，研究者還是要隨時閱讀不會污染理論浮現的，以及可以增加理論敏感度的一般 (第一種) 文獻。

總之，建議先閱讀文獻的人，是希望站在既有研究成果之上，知道愈多就能看到愈多。如果沒有相關文獻作為基礎，有可能漏失發問的機會或者對有意義的現象視而不見。反之，建議後閱讀文獻的人，是懼怕既有理論蒙蔽了研究者的視野，有戴著有色眼鏡的危險。正如Maxwell (2005) 所言，研究者要利用文獻，而不是讓文獻利用。沒有理論，你就缺乏洞見；過度依賴理論，卻又讓理論強加在研究之上。因此如何從既有文獻中得到啟發，對之保持高度的反省能力，且對新觀點保有開放的態度，是必須不斷自我訓練的課題。所以研究者需要開放心胸 (open-mindedness) 而不是腦袋空空 (empty-headedness)。

文獻搜尋的悠遊卡

文獻搜尋從何開始，決定於研究問題界定的清楚與否，以及妳過去對此研究議題的熟悉程度。如果妳對於這個問題只有模糊的概念，可以從議題總回顧的文獻開始，例如專業百科全書、字典、手冊、年度回顧（Annual Review of ...）、某個學門的系列叢書（Advances in ...）等。這些文獻可以幫助你對於你有興趣的議題得到一個整體的認識，瞭解此領域研究目前發展的程度，進而幫助你深化妳的研究發問，但是不會從這得到太多研究成果與資訊的細節。以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或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回顧文章為例，作者通常是此研究領域的佼佼者，博覽群書，每篇文章的參考書目上百條是常有的事。

現在是網路時代，維基百科（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維基百科）甚為風行，截至2010年，中文的條目多達二十餘萬筆。確實有許多新興的社會議題與現象，不容易在傳統的百科全書與辭典中找到，例如阿魯巴、快閃族、無間道、白痴造句、好人卡等，卻都可以在中文維基百科中找到對應的條目。我的建議是可以善用維基百科，但是寫學術論文最好不要直接把維基百科的內容當作佐證的證據。維基百科可以是理解一個現象或主題的起點，從這裡找到相關的詞語條目，以及連結到其他相關網站資料。如果要引用，最好還是使用比較學術的文獻。一名愛爾蘭學生為了研究全球化，選擇維基百科進行實驗。他在奧斯卡得主作曲家Maurice Jarre死亡當天，捏造一句他生前講過的話寫進Jarre的條目裡。沒想到，隔天除了部落格之外，英國、印度、澳洲的主流報紙也都在Jarre的訃聞中引述這句虛構的話。所以要使用網路資料做為文獻，就必須仔細篩選較為可信的網站或者多找幾個不同資料來源相互檢證。

Urban Dictionary也是一個有趣的網路字典，傳統主流的字典所不願意或來不及搜錄的當代用語，通常可以在此找到。例如scratchiti這個字意指使用金屬工具以取代噴漆在玻璃上刮寫的一種塗鴉形式，使用Yahoo的字典找不到這個字，Urban Dictionary則有。此外還可以查到風行台灣的青少年遊戲aluba（阿魯巴）。正如維基百科，它也是由讀者通力合作書寫完成，是一本當代的俚語（slang）字典，從1999年至今，已收了五百多萬個字。每個字除了解釋，還有例句，以及讀者贊同與不贊同的票數。同樣，使用要小心，有不少流行字眼隱含了各種主流團體的偏見與歧視，而其解釋並沒有加以批判。猜猜看，這些字：shyPod, baby Googles, Mall Feet, Virtual Friday, homobrophobia, sexting的意義為何？

文獻從何找起呢？相關文獻何處尋，不外乎網路搜尋（資料庫、搜尋引擎）、實體空間搜尋（圖書館、書店、檔案室等）、請教專家等方法。現在是網路時代，很多人有在網路上找到多年未見的小學同學的經驗，當然很有可能自己的小秘密也會不預期地出現在網路之中。電影《刺客聯盟》的男主角上網Google自己的名字，發現只有個位數的條目，還因而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網路資源確實可以給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訊息，也會對學術研究產生莫大的助益。八〇年代我在紐約讀書時就對塗鴉有興趣，陸續在圖書館中找到一些期刊論文以及書籍（當時還沒有網際網路呢！）。回臺灣之後，在網路搜尋到一個網站：Art Crime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http://www.art-crimes.com/>），裡面除了大量的塗鴉照片檔案、活動與展覽訊息之外，還附有書籍、雜誌與紀錄片的書目。其資料比我辛苦多年蒐集的書籍書目還多，讓我如獲至寶。也有人蒐集了幾乎

所有Apple產品的電視廣告，放在網站（<http://www.esm.psu.edu/Faculty/Gray/movies.html>）上供人觀賞。

我對於性別與男性研究有興趣，而網路上早有熱心的學者Michael Flood辛苦地建立The Men's Bibliography（男性研究書目）（<http://mensbiblio.xyonline.net/>），他們從1992年開始建檔上網，而且不斷修訂、增加內容到現在，共有二萬多筆資料。書目不只是按照作者姓氏ABC排列，還分門別類（例如導論、工作、健康、運動、性慾特質、男人與女性主義等），而且還有搜尋的功能，實為男性研究的利器。學者Ellen Hansen也彙整了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書目（Gender in Geography Bibliography），附有搜尋功能，網址：<http://www.emporia.edu/socsci/fembib/index.htm>。The Architecture Research Institute則提供建築書目，網址：<http://architect.org/bibliography/index.html>。

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是多數學術領域使用最頻繁的一種文獻形式。閱讀期刊論文可以即時接觸到學術最新發展的知識。期刊通常有匿名審查的制度，因此也可確保論文的學術品質。使用網路搜尋學術文獻，主要是經由資料庫檢索（絕大多數資料庫收錄的除了學術期刊之外，很可能還包括重要核心雜誌、新聞、政府法規、圖書、會議報告、政府及非政府單位機構出版品等）。英文期刊論文可以使用以下資料庫查詢：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資料庫，包括SCI, SSCI, A&HCI）

Scopus（綜合性引用引文索引資料庫）

PsycINFO, PsycLit, Psychological Abstracts

（心理學文獻電子資料庫）

SocioFile, Sociological Abstracts

（社會學期刊論文索引與摘要資料庫）

SocINDEX with Full Text, Sociology: A SAGE full-text collection

（CSA平台）（社會學全文資料庫）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教育相關文獻資料庫）

EconLit（經濟學文獻電子資料庫）

Medline（醫學文獻電子資料庫）

Gender Studies Database（GSD, EBSCOhost平台）

GenderWatch（ProQuest平台）（LGBT性別研究資料庫）

中文期刊論文可以用國家圖書館「台灣論文期刊索引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或由各大學圖書館網頁資料庫進入）查詢。該資料庫蒐集台灣出版的學術與一般期刊，近五千種，逾二百萬筆資料。欲搜尋中國的學術研究文獻可以經由「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它涵蓋了中國各學術領域期刊、博碩士論文、報紙等資源，是由底下這些資料庫所組成：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等。

搜尋文獻的時候，通常使用關鍵字、作者、主題等。有些學術論文列有關鍵字可以幫助你聯想，也可以透過資料庫查詢幫忙找到相關的關鍵字。以搜尋無家可歸/遊民（homeless）的文獻為例，在Sociological Abstracts的網頁中，點選search tools，再點選隨之出現的thesaurus，語言的欄位選擇英文，展示（display）方式選擇依字母排列（Alphabetical Index），然後在空格

中鍵入homeless。此時畫面會出現Sociological Indexing Terms，底下有Home Ownership, Home Schooling, Home Workplaces, Home/Homes, homelessness...此時若點選homelessness，就會出現許多相關詞彙（Related Terms），例如Deinstitutionalization, Skid Row, Squatters, Underclass等。這個功能可以幫忙你找出一些你原來並不知道，而與homeless相關的關鍵詞，作為進一步查詢文獻的基礎。使用Wikipedia也可以找到許多相關的名詞（如bums, vagrancy, bumvertising）、概念（如hobo）與網路資源連結（如StandUp For Kids）。或直接查詢學術的同義字辭典，如Thesaurus of Psychological Index Terms或Thesaurus of Sociological Indexing Terms。

搜尋資料庫時，可以善用and, or, *等功能。例如鍵入「masculinit*」可以同時搜尋到masculinity以及masculinities；或者鍵入「masculin*」，這樣包括masculine也可以搜尋。請評估搜尋結果的筆數，再決定使用較適當的字詞。使用關鍵字查詢的時候，要注意學術界不同名詞的用法（可能代表不同的價值觀點），以免掛一漏萬，例如使用遊民、流浪漢或街友；外勞與外籍移工；或者老人、老年與高齡。

一般而言，藉由期刊論文可以找到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期刊通常是月刊、雙月刊或季刊，出版速度遠比書籍為快），尤其是科學、理工、醫學等研究領域。我聽工程學教授談到，除了教科書以外，他們幾乎不讀書籍，所以很難理解圖書館的空間怎麼會不足。（有此一說，工程領域的學生只讀一種書：教科書，而工程師也是只讀一種書：說明書。）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文學、歷史、社會學等），除了期刊論文之外，也很仰賴書籍。書籍出版的時程非常耗時，遠較期刊論文

來得久，但是反而可以對於經驗研究或理論提出相對較為完整的陳述與討論。

書籍

有了粗略的研究方向之後，可以根據關鍵字或作者，查詢相關書籍。你可以從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圖書聯合目錄」（<http://nbinet2.ncl.edu.tw/>）、美國國會圖書館（<http://catalog.loc.gov/>）、英國國家圖書館（<http://catalogue.bl.uk/>）開始搜尋；或找一家國外著名大學的圖書館，或者使用商業網路書店搜尋，如美國的Barnes & Noble網路書店（<http://www.barnesandnoble.com/>）或亞瑪遜網路書店（<http://www.amazon.com/>）、臺灣的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www.books.com.tw/>），或英國的TSO Online Bookshop（<http://www.tso.co.uk/bookshop/bookstore.asp>）（它的資料庫有五十萬本書籍，每年增加25,000本）查詢。

使用像Amazon, Barnes & Noble網站的好處是，除了書訊之外，多數書籍可以讀到目錄，讓讀者有更多的訊息來判斷其內容是否與自己的研究相關；此外還有讀者所寫的書評，不過也曾發生過作者自己投稿自吹自擂的事情。如果想閱讀較嚴肅的學術書評，每一個學術領域的主要期刊幾乎都會有書評單元，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等，此外像是心理學的Contemporary Psychology或建築設計的Design Book Review則是整本期刊都是書評；都市計劃的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則以新出版之論文書目文獻與書評為主。其他還可以利用Book Review Index，其羅列225本期刊與雜誌的書評；Book Re-

view Digest，每年有上千篇書評；此外使用SSCI資料庫搜尋時，也可以用進階搜尋（advanced search），然後在資料類型中選擇書評（book review）。

近來，Google的圖書搜尋也有突破的進展，「Google 圖書」可以搜尋七百多萬本書籍的全文。每次執行 Google 圖書網上搜尋時，相關的資訊都會出現在搜尋結果。只要點選該筆資料，就會連結至書籍中出現該關鍵字的頁面。過去書籍只能根據書名、作者或標題（subject）等搜尋，有了Google圖書的內文搜尋之後，大大擴展了圖書內容的可及性。例如我想找尋討論塗鴉與性別的書籍，過去除了期刊論文之外，書籍只能依賴書名找到Macdonald所撰寫的The Graffiti Subculture: Youth,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in London and New York。然而經由Google圖書以gender與graffiti兩個字來搜尋，我發現Girlhood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以及Boyhood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這兩本書有graffiti的條目，長達十頁；Gender and Landscape這本書中也有一章談塗鴉藝術運動的性別化。

報紙

若要找尋報紙資料，可以使用「即時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查詢，其網址為：<http://www.tbmc.com.tw/cdb/intro/Newsdb-seven.htm>。這個資料庫收錄包含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工商時報、經濟日報、民生報、聯合晚報八種報紙之「全版新聞標題索引」，包括政治、社會、財經、影藝、體育、副刊等版面（分類廣告不予收錄），但是看不到全文，近期則增加一百字的摘要資訊。另有「臺灣新聞智慧網」，收錄中國時報系、聯合報系、自由時報、中華日報、人

間福報等十種主要報紙的全版新聞標題索引摘要，其中中央日報（1928-2006年）與中國時報（1950-1999年）有全文影像。如需要全文，必須使用各報社之資料庫，如「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收錄聯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聯合晚報、星報之新聞資料，同時也收錄遠見雜誌與商業周刊之內容）、「知識贏家」（<http://kmw.ctgin.com/>，收錄民國83年起之中國時報、工商時報、中時晚報之新聞資料）、「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等。欲搜尋蘋果日報、壹週刊、今週刊、商業週刊資訊，可以使用「WiseNews慧科大中華新聞網」。這個華文新聞資料庫，匯集香港、澳門、中國、臺灣等地近六百個媒體資訊。另一個可以利用的資料庫為「中央通訊社剪報系統」，收錄國內外三十餘種中文報紙，依該社認定主題的重要性持續回溯建檔，但是並不包括所有的報紙內容。另，中央通訊社本身則有四十年近一百萬份的報紙館藏，只是沒有對外開放閱覽。

至於國際性的報紙全文資料庫則有Newspaper Source (Plus) (EBSCOhost平台)。該資料庫共收錄 149 種美國及國際性報紙全文，以及逾 410 種美國報紙的精選全文，同時收錄電視與廣播的新聞逐字稿。

灰色文獻：博碩士論文、政府出版品、會議論文、專利

相對於正式出版的白色文獻（書籍、期刊）以及機密不公開的黑色文獻，灰色文獻（grey literature）指的是經由政府、學術單位或工商業界所出版的具有半公開發行性質的紙本或電子形式的資料，包括博碩士論文、政府出版品、會議論文集。

除了期刊論文與書籍之外，博碩士論文也是很重要的學術

文獻來源。學位論文的好處是，它通常會有一章篇幅很長、非常完整的文獻回顧；而且學位論文很可能是許多研究者一生之中投入最多時間與心力的學術研究。美國與加拿大的博碩士論文可以經由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PQDT) 資料庫查詢。這個資料庫收錄自1861年起美加地區超過二百萬篇的博碩士論文摘要，1997年之後的論文還有前24頁pdf檔可以預覽、列印。預覽摘要以及前24頁內容以後，如果確認與自己的研究相關，有必要閱讀整本論文時，可以直接在線上以信用卡付款後直接下載（約34美元）。有個好消息是，國內約有九十所大專院校與學術機構成立了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http://pqdd.sinica.edu.tw/twdaoapp/basic.html>），共同合作購置ProQuest博碩士論文的全文影像資料，目前收錄約十二萬筆論文，只要是這些單位的成員就可以共享資源，上網免費下載。

英國與愛爾蘭的博碩士論文可以經由www.theses.com這個網站查詢。此資料庫收錄自1716年後英國與愛爾蘭的博碩士論文摘要，總數將近五十萬筆。如果想查閱中國的學位論文，可以查詢「CALIS高校學位論文庫」，網址為<http://opac.calis.edu.cn>。這個資料庫收錄1986年以後中國83個著名大學的博碩士論文，共七萬多筆。此資料庫可以免費查詢，檢索時須使用簡體中文，資料涵蓋書目以及摘要。另有「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收錄2000年後中國三百多所重點學校的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約三十萬筆。有需要者，請至國家圖書館使用。至於國內的博碩士論文可以經由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詢（<http://datas.ncl.edu.tw/theabs/1/>）。

如果研究需要各種政府的相關資訊，可以前往「OPEN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index>。

jsp），查詢政府機關的出版品目錄、取得出版品的途徑，並有線上購書的服務。此外，公務出國報告、法規等資訊也可以在此網站取得。另一個管道則是「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http://www.ncl.edu.tw>），點選「政府資訊」，可以找到政府公報、政府統計、政府施政、政府出版品、公務出國報告、政府機關導覽等查詢系統。而「立法院國會圖書館」（<http://npl.ly.gov.tw/do/www/homePage>）則可以查到各種立法資源、立法委員發言質詢、立法統計、法案追蹤、立法院公報等資料。

搜尋專利資料，可以使用以下資料庫「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esp@cenet（歐洲專利局專利資料庫）、USPTO Web Patent Database（美國專利資料庫）。查詢國內舉辦的學術會議論文可以利用「科技資訊網路整合服務系統」（REsearch ALL in one, REAL, <http://real.stpi.org.tw/>）。

引文索引資料庫

找到文獻之後，不論是書籍或是論文，通常後面都會有參考書目，書籍通常附有索引條目（index），版權頁裡有標題（或主題，subject），而期刊論文有關鍵字，就可以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到更多的相關文獻。請注意，使用標題（subject）和關鍵字（key words）查詢結果會不同。使用關鍵字查詢，只要是資料內容有這個字，就算一筆，所以查詢結果會較多。而標題並非任何字都可以，它通常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 LCSH）（是圖書館編目員研擬標題時必備的工具），所以如果你查詢的字並不在標題表內的話，就會查無結果。反過來說，標題已經反映了此項資料的學術內容，比較能夠對應讀者的需求。

找到論文全文之後根據論文後面所列的參考書目繼續搜尋，不過這只能夠引領你搜尋比此論文更早發表的文獻，無法知道此篇論文發表之後，又有哪些新的相關論文。此時，引文索引資料庫（Citation Index，主要有Science Citation Index,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三種）就可以幫上你的忙。以SSCI為例，它包括超過1400種社會科學期刊的資料。相較於傳統期刊論文資料庫，它的優點是可以往「後」搜尋，也就是當你找到一篇很重要的論文時，可以透過SSCI的查詢，得知到目前為止有哪些論文曾經引用過這篇論文。例如你對於人造物的政治意涵有興趣，找到一篇關鍵性的論文：Winner, L.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1), 121-136.，然而根據這篇論文的參考書目，你只能找到1980年以前的相關研究。藉由SSCI的搜尋，你則可以找到這篇論文發表之後，一直到今（2010）年有哪些其他論文曾經引用過這篇論文（搜尋結果有125篇論文）。

論文為其他研究者所引用的次數，某種程度可以用來判斷其重要性。不過被引用並不保證其品質，例如有的時候期刊編輯或論文審查人會暗示或要求，投稿者引用自己的論文，以提高被引用次數，而投稿者為求刊登，通常不會拒絕。另外，為了升等或相互提升彼此的學術地位，有的時候學術同好會刻意相互引用。而有些有水準的作品，卻因艱深冷門，而少人引用。又如環境心理學這種邊緣學科，研究者少，其被引用次數絕對比不上主流心理學取向的認知心理學。

SSCI之所以能夠做到上述功能是因為它比傳統的期刊論文資料庫所包含的作者/篇名/期刊名/出版年代/頁數/摘要等資料外，還多了每篇論文後面所附之「參考書目」此項資料。這些

資料相互連結之後，就可以達到往後搜尋以及計算被引用次數的功能。然而這三個引用索引資料庫一開始的時候就只收錄作者名的起始字母（initial），導致有許多不同的作者其姓名簡稱卻相同的困擾，該公司卻已經無力解決了。因此SSCI以作者名搜尋的時候，就無法使用全名，例如David Williams規定必須用Williams D* 鍵入搜尋。如果其姓氏太平常，搜尋結果可能會出現過多筆的訊息（例如在2009.01.07搜尋作者Williams D* 之結果有1580筆，此時就必須加上關鍵字或者出版年等同時查詢，以縮小查詢範圍）。

目前多數比較成熟的學術資料庫，都有個人化服務的功能。點選「警示」或「快訊」（Alert）按鈕，可以將檢索歷史（Search History）紀錄下來，以後每次資料庫內容更新時，就會自動為使用者執行檢索，並將結果email給使用者；又如果將感興趣的某篇論文紀錄下來，則每當資料庫更新時，也會自動將新增的引用該論文的其它論文書目email給使用者。

也是引文索引資料庫的Scopus資料庫值得特別說明一下。2004年Elsevier公司新推出的Scopus資料庫，收錄期刊豐富，包含人文、社會科學、科技等各主題領域共一萬六千餘種學術期刊（peer reviewed），三千六百萬筆資料，不僅號稱是全球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並聲稱包含SCI與SSCI收錄的全部期刊（約八千多種）。期刊不像SCI/SSCI比較侷限在北美，而有半數以上來自歐洲、拉丁美洲與亞太地區。除了期刊文獻外，也收錄重要會議的會議論文集，提供專利資料檢索（二千多萬筆），還有學術網頁資源檢索（超過四億個網頁）。期刊收錄年代廣，1966年後的書目資料附有摘要，1996年後的書目資料附有參考文獻，檢索結果也可自動連結圖書館訂購的電子期刊全文，

也可查詢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狀況。每筆檢索結果除了列出所有論文之外，還會根據期刊名、作者、出版年、文獻類型與學術領域分別列出並統計搜尋結果文獻的數量，使用者可以點選這些欄位再縮小搜尋結果之範圍。可以說SSCI有的功能，Scopus都有，而且介面更富人性。Scopus也有「文獻被引用的新知通報」這個功能。先執行檢索，點選欲追蹤文獻的Abstract + Refs鍵，於摘要頁點選 Alert Me 的連結，將該新知通報命名，確認電子郵件地址，選擇再檢索頻率及電子郵件型式後，點選Submit鍵即可。這樣你就可以定期收到最新的文獻引用通知。

讀者可向學校圖書館詢問是否訂閱此資料庫，若無，可以建議學校訂閱。哪一天如果Scopus取代了Web of Science (SCI與SSCI)，成為學術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資料庫，那臺灣以SCI或SSCI發表論文數目作為評判學術研究者表現的標準，是否也會跟著改成計算在Scopus資料庫中的論文發表數呢？Scopus與SSCI同樣都是商業公司的產品，以營利為目的，如果從一家公司換成另一家公司的資料庫作為評判學術品質的標準，更可以凸顯臺灣當前擁抱SCI (SSCI) 這種制度與價值的荒謬。事實上，2007年底由泰晤士報教育增刊 (THES) 所做的年度最佳大學評鑑報告，已經首度改採Scopus資料庫作為學術評鑑的資料來源。而目前澳洲的Go8系統中的大部分大學也已經將Scopus列為學術評鑑工具之一。

近年來在國科會與教育部政策引導下，過於單向偏重SCI論文發表的唯一標準，更使得大學教授只知專注於研究發表，放棄了對於社會服務與改革的使命，也減少對於學生教學的熱情，實在讓人擔憂。除了現有的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之外，我們也許還需要另一種SCI (Social Citation Index或 Social

Contribution Index, Social Commitment Index…)，也就是對於社會的貢獻程度，否則就真的會成為SCI (Stupid Chinese Idea)。過度注重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的數量，也同時造成發表狀況的改變，例如對於實驗品質要求完美的研究者，不輕易發表論文，結果評價反低；為了提高發表數量，把一篇完整的論文拆成幾篇小論文發表；學術界的朋友，彼此交換論文讓對方掛名；為了提高論文的被引用次數，刻意彼此相互引用對方的論文；減少中文寫作，改寫英文論文，結果被迫接受西方的發問方式，淪為西方學術的下游代工。其實過半數以上的SCI或SSCI的論文自發表後，從來沒有其他論文引用。因此使用SSCI的發表數量作為學術評鑑的標準，是捨棄對於單一論文進行實質學術審查，而錯把期刊本身當作品質判斷標準。殊不知很多SSCI的英文論文若翻譯成中文，還不一定能夠通過臺灣學術期刊的審查出版。但是現在SSCI卻遠遠臨駕於TSSCI之上。

不過也要趁此機會說明一下，臺灣的TSSCI其實並不是Citation Index，因為根本沒有建立這樣的資料庫，所以沒有查詢引用次數等功能。比較恰當的說法是，它是一份臺灣學術期刊評比的清單。只是說是評比，採用的卻是國外公司決定收納期刊與否的標準，重形式，而輕內容與品質。所以一個期刊，若有雙向匿名的審查程序，內稿（編輯委員的論文）低於某個比例、退稿率高於某個比例、定期出刊、撰寫格式合乎要求，就可以得到高分。相對的，有學術期刊因為審查較同領域期刊來得嚴格，投稿者少，通過比例低，造成無法定期出刊，因此就無法進入TSSCI的名單。而自從有了TSSCI的制度後，造成「贏家通吃的社會」，不在名單之內的期刊就更沒有研究者願意投稿，而面臨存續的危機。

搜尋引擎

除了學術文獻的資料庫以外，網際網路中也蘊藏了無數有助於研究的寶藏，多利用搜尋引擎會有意料之外的發現。Google (<http://www.google.com.tw/>) 大概是最為人所熟悉使用的搜尋引擎了，除此之外可以搜尋中文資料的引擎還有

Yahoo奇摩：<http://tw.yahoo.com/>

蕃薯藤：<http://www.yam.com/>

百度：<http://www.baidu.com/>（中國）

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要找網頁內容我會使用Google；如果要尋找網站的站名，我則會使用蕃薯藤、Yahoo的網站搜尋。像有次我想要在臺灣大學附近找家醫院看病，我用Google鍵入「台電聯合門診中心」結果出現的網頁，都是這個門診中心的新聞，完全不符我當時的需要；可是使用Yahoo奇摩搜尋的話（即使我輸入的是錯誤的「台電醫院」），第一筆資料就是門診中心的網址，可以馬上查到門診時刻表。我一直很好奇，網頁搜尋結果出現的次序究竟根據何種原則（Amazon的搜尋結果，可以依照相關程度、暢銷榜、價格、評價、出版年，由讀者自行決定來排序；Google可以選擇搜尋的範圍，卻無法自行選擇搜尋結果的排序方式）。有種說法是，依據過去使用相同關鍵字查詢後點閱某網頁的次數多寡來排序，因此有人就專門僱用人來搜尋後點閱自己的網頁，讓它的排名可以往前。不過最近從新聞得知，觀光局與Google合作，買下13國的五百多個關鍵字，只要以這些字搜尋，搜尋結果就會優先出現「台灣觀光資訊網」。觀光局花了一千五百萬元，預估可以爭取到三千多萬次曝光，三十萬次點擊。我剛剛以Taiwan鍵入搜尋，果真出現的第一筆網頁就是交通部觀光局建構的網頁。我自己則很希

望搜尋網站可以選擇依網頁內容更新的時間來排序。例如我想知道讀者對我這本書的讀後感言，當我每隔幾個月查詢「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後，出現的都是最新、沒讀過的資料，那該有多好。

Google除了搜尋網頁文字之外，也可以搜尋圖片、新聞、影片、書籍、學術資料等。PDFQueen (<http://www.pdfqueen.com/>) 這個網站則專門提供各種語言的pdf檔案的搜尋與下載。既然是pdf檔，顧名思義，資料庫的內容有不少是研討會論文、學位論文等，好處是可以馬上看到全文，免費下載你有興趣的檔案。使用Google的「好手氣」功能，它的搜尋結果不是包含此關鍵字的網頁列表，而是直接進入查詢結果中排名第一的網頁。如果你進入一個網站，裡面資料豐富，但是該網站本身並沒有搜尋功能，你也可以利用Google的「進階搜尋」功能進入該網站搜尋。Google也有翻譯網頁內容的功能，而使用工具列的翻譯按鈕，可以當作字典使用。

經由搜尋引擎查詢資料，有時擔心找不到有用的資料，同時又擔心搜尋結果出現上萬筆的資料，瀏覽耗時。有一個訣竅是，搜尋時請善用" "（半形標點符號的雙引號）。舉例來說，使用Google搜尋臺灣網頁，當我鍵入「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時，出現164,000筆資料；若改成「"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意思是這九個字必須連在一起）出現748筆；如果鍵入「"環境規劃與設計理論"課程"」則只剩下132筆。

Google還有特別為學術研究而設計的資料搜尋系統，網址是<http://scholar.google.com>。例如我使用SSCI搜尋street & graffiti（街頭塗鴉），結果只有十三筆期刊論文；使用Google查詢“street graffiti”有十二萬筆資料，無從找起；如果使用<http://>

scholar.google.com，則驟減至202筆資料，裡面包括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學術網站內的資料等。

網路資料雖然豐富多樣，但也良莠不齊，而且變動迅速。例如我曾經使用Google搜尋美國有名的國民住宅Pruitt-Igoe，出現二萬多個網頁；可是有次拼錯字，拼成Pruit-Igoe，發現仍然可以找到一萬多個網頁（同樣拼錯）。此外，網頁內容經常在變，在你找資料到論文發表的過程中，有可能內容已經有所更動，或者根本不存在了。

如何找到全文或紙本

蒐集了書目與摘要之後，你要決定哪些文獻必須找出全文來閱讀。選擇文獻的準則有：

(1) 此作者是否為此領域的權威、已經進行很多此領域的研究、許多人根據他的理論在進行研究？如果是的話，他的研究應該會有很多人引用，或者列在此研究領域的參考書目內。

(2) 文獻發表的年代，當然最新的研究應該包括進來。

(3) 跟你的研究領域的相關（relevant）程度。

(4) 文獻的品質，包括其研究設計與分析是否嚴謹，資料來源為一手或二手等。

(5) 出版社以及期刊的名聲。

從資料庫或網際網路中找到相關期刊論文的名称或者書名之後，妳也許會很興奮，但是這並不表示妳就有機會可以閱讀全文。有了文獻名稱之後，到哪找全文或紙本呢？首先可以查詢妳所就讀學校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如果學校圖書館有購置線上期刊論文之全文那最好，若無，看有無訂閱紙本可以影印閱讀。如果學校沒有蒐藏妳所需要的期刊與書籍，接下來則可以

試著查詢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圖書聯合目錄」（http://nbinet1.ncl.edu.tw/screens/opac_menu.html）、臺灣大學建構的「國內館藏目錄整合查詢」（<http://metacat.ntu.edu.tw/metacat2/app>）（搜尋對象包括國內蒐藏書籍數量超過三十萬冊的圖書館），就可以知道臺灣哪個圖書館藏有你所要的期刊或書籍。如果還是無法在國內找到你有興趣的書籍，先不要徹底絕望。像這本書*Reordering the Natural World: Humans and Animals in the City*，經由上述兩個資料庫都查無此書。於是我使用Google查詢，選擇臺灣的網頁，出現一筆excel的資料。經查網址，是雲林科技大學的網頁。於是進入其圖書館網頁查詢，查得此書。

學術書籍是否有電子版本可以閱讀呢？2007年起由臺大等四所大學圖書館成立「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截至目前已有94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包括中央研究院、國家圖書館）確定加入此聯盟。預計至少買斷購入三萬本西文電子書，包括Sage eReference, SpringerLin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Cambridge Collections Online等，只要是聯盟的成員都可以直接上網閱讀下載。

至於期刊與學位論文，華藝數位公司建立了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www.ceps.com.tw）（一套擁有合法著作權連線下載的期刊資料庫）以及CETD中文學位論文服務（www.cetd.com.tw）。若論文作者為大學教師，也可以進入她的個人網頁，有可能有連線pdf檔供免費下載。而也有些大學認為學位論文是公共財，不應需要付費才能取得，所以在該校的圖書館網頁供免費下載。

如果在你就讀的院校圖書館找不到你想要閱讀的期刊論文或書籍時，可以使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http://ndds>。

stpi.org.tw/)，向國內或國外圖書館申請借書或影印文章。國內的收費大約是書籍外借100元，影印一頁約三元。國外的館際合作，則收費較高，文獻複印每份550元。向國外圖書館借閱圖書恐怕就更不划算了，每本要一千元，除非真的是絕版珍本書，否則還不如上網到二手網路書店購買。

如果臺灣的各大圖書館都找不到某篇學術期刊論文的話，還有一個不錯的管道。尤其是冷門的學術期刊，可能比圖書館訂購此期刊還要划算。臺灣大學自2007年初加入美國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s Morgan Library自行研發的期刊文獻傳遞系統：Rapid ILL，目前約有130個會員，以美國地區大學圖書館為主，其他參與地區包括加拿大、香港與臺灣，彼此分享館藏的期刊資源。一有文獻申請，電腦系統會大略依照平均分配的方式依次轉給擁有該期刊蒐藏的大學，並要求館方必須在24小時內處理申請案件，因此可以幫讀者快速取得所需文獻。臺大圖書館更自行研發系統介面：「臺灣大學西文期刊文獻快遞」(Journal Articles Delivery Express, JADE)系統，約一至三天內，就可以取得西文期刊論文，以每頁新台幣五元計價。目前臺灣參與此計畫的大學不多(有清大、交大、臺師大、成大、輔大等)，而此項服務僅開放該校的教職員生申請。

國內報紙除了資料庫查詢可以閱讀文字檔或者影像全文檔外，如果想要閱讀紙本，可以至國家圖書館。

最後謹記，影印書籍、論文或報紙剪報資料時，一定要記下所有可能用到的文獻書目資料(或者影印版權頁)，以免將來為了遺漏的資訊，如起訖頁數、出處、出版年等而後悔。編輯書籍中的一章，除了作者、篇名與頁數外，要同時記下編者、書名、出版地與出版社的名字。期刊論文要記下作者、文

章名、期刊名、卷、期與頁數。報紙剪報要記下報紙名稱、報導年月日、第幾版。作者資料請先記下全名，即使APA的格式只需要作者名的起首字母，但是有些期刊的格式會要求全名。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曾經有一位學長已經到了要繳交博士論文的期限，就因為一段關鍵引文的出處在影印時沒有寫下，而花了好多冤枉時間在圖書館中翻天覆地找尋那一段話。

詢問專家

相對於論文與書籍，以研究成果發表的速度來看，研討會論文集大概是最即時的，但是它的缺點可能是研究只提出初步分析的結果，還不夠完整成熟。很多研究者經常先將研究成果在研討會上發表，聽取學術同儕的建議後加以修改再投稿給學術期刊。而書籍要經過編輯出版的程序較為耗時，很多研究者將學位論文修改後，以書籍的形式發表，往往需要二、三年的時程。詢問專家則又可以得到比研討會更為即時的研究訊息，專家可能知道其他專家或是他們的單位、指導學生正在進行什麼(還未發表)研究(不過何種資訊可以告知仍有爭議，要小心謹慎，因為牽涉了研究競爭與倫理的議題)，她也可以幫妳判斷妳是否已經掌握了關鍵性的文獻。

詢問專家之前也不能過於偷懶，自己要先做一些功課，這是負責任的表現。也就是說，自己應該要先嘗試各種可能的搜尋方法，有了更明確的問題之後，再向專家求援，這樣才能得到最大的助益。像我最近收到外校研究生的電子郵件，請我告訴他「性別與工作壓力」的文獻，可是這不是寫論文的基本功夫嗎？進入國家圖書館的網頁，以性別、工作壓力作為關鍵字，幾十篇論文就出現了。問這樣的問題，不是太浪費了嗎？

漫遊圖書館

親身到圖書館的書庫中漫遊搜尋，也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記得翻閱編輯的書籍，因為書中的章節名稱通常無法透過網路查詢獲得（現在經由Google書籍搜尋可以看到多數書籍的目次）。查看書後的索引，也可能得到新的靈感。

有別於文獻回顧，Kirby與McKenna（1989）就提出「圖書館漫遊」（library tour）的概念。它的目的是要幫助研究者釐清自己如何思考、如何在不同的資料之間來回移動、如何連結資料、如何從資訊中建立想法與理論。你腦中可能有幾個作者的名字或關鍵字，走進圖書館，用電腦開始查詢，然後走到某個分類的書架上，拿起某本書開始翻讀，可能書中某個名詞吸引你的目光，你拿起同一個作者的其他書，查詢索引，找到那個名詞更為詳盡的說明。你可能用新的關鍵字再進行查詢，走到不同的書架位置，也許在瀏覽的時候，對身旁某本書名感到興趣，然後在書後的參考書目找到其他有趣的文獻，然後可能聯想到某個社會事件或者你過去的某段經歷，你可以記錄你的實際行為以及腦中所想的。圖書館漫遊的目的是要發現我們的腦子如何運作，以及練習紀錄和反省的能力*，經由田野筆記的紀錄過程，研究問題也就愈來愈聚焦。在文獻閱讀的過程中，可以開始建立自己的註解書目（annotated bibliography），這對你將來的研究有幫助。然而即使可以很快的在圖書館找到資料，很多資料還是無法從圖書館中找到，例如尚未書寫的社會變遷、許多在歷史中缺席的聲音（如女性、同志的歷史）等。

* 請參考張大春（1999）《城邦暴力團（一）》。臺北：時報文化。這一本的序言，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關於他在三民書局書架上瀏覽書籍的奇遇。

如何閱讀書籍的版權頁

翻開西文書籍，在書名頁之後、目次之前，有一頁版權頁，其中透露許多關於這本書的訊息。當我們寫參考書目的出版年時指的是版權年，而不是印刷年。可以參看版權頁中Copyright後的數字（若有再版，則可能同時列出不同版本的出版年，此時則表示你手上這本書的出版年是數字最大的那個）。版（edition）和刷（printing）意義不同，當內容有所增訂修改時，算是再版；然而當書籍內容相同只是加印時，則是再刷。臺灣過去將版與刷混淆，才會出現有第99版的現象。有些書的版權頁裡印有07 08 09 10 11 7 6 5 4 3（通常二位數字代表年，一位數字代表刷），這樣的一排數字，代表你手中所擁有的那本書籍，是第3刷，2007年印。每增加一刷，出版社就會將原有最後一個數字塗去。

ISBN指的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國際標準書號），精裝和平裝本有不同的號碼（書的定價也不同），所以每一本書都有一個特定的國際標準書號。它是1966年由一國際圖書會議所推出的簡單並且唯一的數碼作為全世界各地圖書訂購、銷售以及庫存的工具，讓圖書管理與交易走向自動化與國際化。國際標準書號主要是由四組數字（每組佔幾位數則不一定）組成，第一組是國家或語言代碼（臺灣是957、986），第二組是出版社代碼，第三組是書序碼，第四組是檢查碼。2007年ISBN由十碼改成十三碼，一方面是圖書出版日益增加，在十碼尚未使用殆盡之前，先未雨綢繆，另一方面是將圖書納入商品條碼的範圍，以與歐洲商品號整合。如果你要向圖書館員詢問一本書，給他ISBN號碼是最快的辦法，因為一個號碼就只有一本書，而作者、書名卻都有重複的可能。另外，ISSN則

指的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國際標準期刊號）。

版權頁還有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例如2001-131325。因為在美國任何一本書在出版之前就會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預先編目。通常這個書碼的年代號碼（最前面四個數字）和版權年應該一樣，不過有的時候會相差1，原因是新書可能年底前送給國會圖書館編目，但是過完年以後才出書，所以版權年就會比國會圖書館編目碼大1。在臺灣，新書則是送給國家圖書館預先編目。

圖書分類系統主要有兩種，英國通行的杜威十進位分類系統（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DDC）以及美國通行的國會圖書館分類系統（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例如臺灣大學圖書館西文書籍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系統，而政治大學圖書館則採用杜威十進位分類系統。國家圖書館分類系統根據字母分類，A：總類、B：哲學/宗教、C：歷史、D：歷史與地形學、E/F：美國歷史與地形學、G：地理/人類學、H：社會學、J：政治學、K：法律、L：教育、M：音樂、N：精緻藝術、P：語言/文學、Q：科學、R：醫學、S：農學、T：科技、U：軍事、V：航運科學、Z：目錄/圖書館學。杜威十進位分類系統以數字將書籍分類，000-099：總類、100-199：哲學/心理學、200-299：宗教、300-399：社會科學、400-499：語言、500-599：科學、600-699：科技、700-799：精緻藝術/娛樂、800-899：文學、900-999：地理/歷史/旅遊。以環境心理學的主要書籍為例，杜威數字分類大概是109，而國家圖書館分類則會落在BF353。

國會圖書館分類號碼的意義何在呢？此分類本來是為了解決國會圖書館本身書籍排架順序的問題，而不是以知識分類體

系作為依據；通常是先有書，再產生類別子目。主類由一至三個英文字母組成，副類則由一至四位阿拉伯數字組成，往下可再繼續細分下去。例如*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作者為Robert R. Alford）這本書的索書號為HM48A5。前面的英文字母加上數字（HM48），代表主題的分類，例如H是社會科學。後面的英文字母A，通常代表第一作者的姓（Alford）的第一個字母，字母後面的數字則依姓氏之字母組成而定。但是作者超過三人以上，或者是編輯的書，就採用書名第一字的第一個字母來編目。例如Bell, P. A., Greene, T. C., Fisher, J. D., & Baum, A. (2001).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th ed.). Fort Worth, TX: Harcourt. 這本書的索書號為BF353 E545；BF353代表其內容為環境心理學，但是作者號碼因為作者超過三人所以不採第一作者Bell的B而是書名第一個字（environmental）的第一個字母E（E545）。有的時候有些主題下會有更細的主題複分，以更清楚說明圖書的主題內容。例如*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的索書號為R853.S64 D65，其中S64就是主題的更細分類（R853與S64之間有一個半形句點），而因為這本書是編輯的書，因此其後的編號使用書名的第一個字（Doing）的第一個字母（D），而非依據作者之姓氏。附帶一提，一般圖書館的架上書籍排列都是依照分類，紐約市立圖書館則為了節省貯藏空間，書庫中書籍係按書籍的高度依序排列（但此方法不適用於開架供讀者直接瀏覽的圖書館）。讀者使用電腦查詢，填寫借閱單後，圖書館員將之裝入試管，然後放進真空管道中，送至書庫，讀者則在等候室中憑號碼牌取書。

個人圖書館管理系統：Endnote

Endnote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書目管理軟體，它的資料庫欄位格式預設了書籍、期刊論文、編輯書中的一個章節、學位論文，甚至是影像與網路資料的格式，你可以根據文獻的種類輸入基本資料，成為個人的書目管理資料庫。一旦這些基本資料輸入存檔之後（目前絕大多數資料庫都有Endnote格式輸出的功能），只需按一個鍵，就可以將這筆文獻以你所想要的格式輸出。軟體中已經有APA，MLA等以及絕大多數英美期刊（有好幾百種）所規定的書目格式，你也可以自行設計一個獨特的格式。只要你輸入的資料無誤，論文參考書目的格式就不會出現拼字、標點符號、排序等錯誤。如果你同時打開Microsoft Word與Endnote Library的檔案，可以在寫作中插入此library中的文獻，論文寫作完成之後，可以根據學術領域或期刊所規定的格式調整正文中的引用格式，以及論文末之參考書目格式。同樣一篇論文，如果你改投不同的期刊，而他們所規定的格式有差異的時候，只需彈指之間你就可以將引文以及參考書目的格式改變完成。

一個書目管理檔案（Endnote Library）的容量可以說幾乎沒有限制，大約可容納32000筆文獻（我從二十幾年前開始使用Endnote，到現在為止也才蒐錄了五千筆左右的文獻資料），而每一筆文獻的摘要可以寫十頁左右。目前Endnote也都已經與Medline, PsycINFO, SSCI等重要資料庫連線，可以將查詢結果的文獻直接匯入自己的library之中，不必一筆一筆文獻輸入，不但節省許多時間，並排除輸入錯誤的可能。而當你自己的library中的資料數目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候，也可以根據作者、關鍵字、期刊名、出版年等欄位當作資料庫來查詢。

Endnote目前並沒有中文介面的版本，不過輸入中文並無問題。惟其書目格式設定預設的是西文的標點符號（半形），並不適用於中文的參考書目。所以，建議將中文與西文的文獻資料分別儲存在不同的Endnote檔案，並另外為中文檔案自行撰寫建立中文版本的書目格式（style），或者可以從這個網頁http://www.xxc.idv.tw/blog/xxc/lis/endnote_apa_5.html取得由XXC所撰寫的中文書目格式檔案。不過若是撰寫中文論文，同時引用中文、英文的文獻時，中英文書目格式不同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有一種做法是，用中文與英文的書目格式，將論文分別格式化一次，然後再將兩個檔案正確的書目部分加以合併。但是正文中的引用文獻部分，仍然是需要手工修改。要不然，就是不要使用cite while you write這個功能，等論文寫完，再將有引用的書目挑出，然後在Endnote中格式化，貼到word檔。

享受Endnote帶來方便的同時，最好也還是要花點時間理解書目格式的一些基本原則，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手邊沒有電腦，或是有電腦可是沒有軟體，這個時候最好有手寫書目而不犯錯的能力。還有一點提醒是，盡信書不如無書，即使使用Endnote並不表示出來的格式一定是正確的。茲舉二例，有一次我搜尋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一篇文章，直接將書目在網頁裡匯入我的個人Endnote檔案。然後我撰寫論文，使用APA格式，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了。由於AJS的資料格式，論文名稱是每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都大寫，可是APA的格式卻是只有主副標題的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才是大寫，而Endnote系統似乎並不會主動調整。如果妳在建構自己的Endnote圖書館檔案，而匯入的來源來自於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不同學科時，最好還是逐一察看一下參考書目的格式細節是否無誤。再者，有些學術

期刊或資料庫，只有出現作者的姓氏，以及名字的initial，而如果期刊要求的格式需要全名的時候，妳就得花些功夫找尋此作者的全名了。

許多大學圖書館網頁都有使用圖書館資源（包括館藏目錄、資料庫、書目軟體、引用文獻與書目格式等）的教學資料或影片。也可以上網查詢「Endnote使用手冊」下載教學檔案。

6

是文獻回顧， 還是家具型錄？



Maxwell (1996) 特意使用概念脈絡 (conceptual context) 而不是文獻回顧的字眼，我想有他特別的用意。他認為有人將此研究設計的部份稱為文獻回顧 (literature review)，是一個危險而且誤導的名詞，因為：(1) 它可能只注意文獻，而忽略其他相同重要的資料來源，例如未出版的論文、正在進行的學位論文、計劃書，以及在此領域中的研究者腦中所想的事物。它也可能因此忽略了研究者自己的經驗、推理思考或先前研究。

(2) 它經常導致研究者只是在撰寫此領域的讀書報告而不是針對與本研究特別相關的理論或經驗研究的回顧。研究者最好能夠進行前人所沒有做過的整合性看法。(3) 它可能誤導你以為只要描述既有研究與理論就好。建立概念脈絡不僅是描述的，也是批判的。你必須瞭解先前研究和理論的研究發問何在、是否有漏洞或矛盾，而你的研究如何能夠提出原創的貢獻。不要將既有文獻視為權威，而是將之視為一些有用而且可能錯誤的想法，而你應該試著提出不同的看法。所以你的研究的概念脈絡是你所建立的，而不是發現的。

他進而指出建立研究的概念脈絡的來源有四：(1) 經驗知

識：過去的研究觀認為你的背景和認同是研究的偏差，應該將之去除。然而研究者其實就是研究的工具。Mills (1959) 說最受人尊敬的學者是他不將研究與生活分開，而是兩個部份相互滋養。將你的生活與研究分離，可能也同時去除了主要洞見的來源。然而這也不能做為任意將你的預設和價值觀強加在研究上的藉口。(2) 既有理論與研究：利用既有研究來提供你研究的正當性、幫助你決定研究方法和觀點、當作資料來源、幫助你建立理論。如果沒有理論，你可能就看不見。當然也沒有能夠照明萬物的理論，你看見這裡，可能就看不見那裡。文獻也可能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讓你看不見任何不同的面向。你所能做的是盡量嘗試用不同（彼此競爭）的觀點來思考；你使用文獻，而不是讓文獻利用你。你嘗試看到什麼，而當你看到的時候，你又要想盡辦法證明你是錯的。(3) 先驅研究 (pilot studies)：可以讓你瞭解行動者的意義。(4) 思考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利用理論和經驗來回答「如果」的問題，尋求邏輯推理的意涵，並鼓勵探索和創造。而最終研究者必須能將這四個概念脈絡來源進行整合。

我在做留學生的物的意義的研究時，主要搜尋物的意義以及環境變遷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的文獻，由於這兩個領域的既有研究相對充實，所以找尋文獻並無困難。我要提醒自己的是，如何不要將既有理論強加在我蒐集的經驗資料上。除此之外，我特別回顧環境心理學的交互論 (transactionalism)，並且從這個觀點檢視過去物的經驗研究，從而理解方法與理論之間的一致性。然後隨著資料分析的過程，又搜尋關於感官（聽覺與視覺經驗的差異）、自我（物如何成為自我再現，進而建構自我）、性別（男性受訪者說這是一個女性的題目）、身體

(T恤暖我身、項鍊暖我心；早晨醒來翻身，眼睛正好要看到女朋友的照片) 等理論，來與資料對話。

至於阿魯巴的研究，其找尋文獻的過程就很不一樣。阿魯巴雖然不是台灣獨有的活動，但是全世界唯有台灣有如此風行的男性青少年校園文化。在向西方學者解釋阿魯巴現象之後，他們引介霸凌 (bullying) 與新生欺侮儀式 (hazing) 的文獻。霸凌是在權力（社會位階、體力）不對等關係下，重複發生的意圖傷害的行為。然而阿魯巴的參與者通常是我群，或者企圖納入我群。阿者與被阿者沒有明顯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他們的角色可以即時互換，阿人者人恆阿之。顯然霸凌的理論不太能解釋阿魯巴的活動。新生欺侮儀式意指在違反當事人意願情況下，以羞辱、處罰、置入險境 (endanger) 等方式的一種進入（如兄弟會）儀式行為（如過度飲烈酒、吃奇怪之物、睡眠剝奪，甚至輪暴女人等）。對照來看，阿魯巴雖是重複施行的傳統、有納入群體的意含，然其都在公開場所進行，並非對身心之嚴酷考驗，也非由資深者欺侮資淺者。因此，阿魯巴的研究也不能依賴新生欺侮儀式的理論。由於受訪者大都表示阿魯巴是好朋友之間增進感情的一種遊戲，於是我轉而找尋男性情誼 (male bonding) 以及遊戲 (play) 與戲劇理論。為了說明為何阿魯巴大都發生在中學時期的男校，我搜尋了厭女情結、同性戀恐懼症，以及男學生如何利用幽默、笑話來對教育體制進行抵抗的文獻；為了理解台灣青少年對於性的態度與經驗的獨特性，我又搜尋華人文化的文獻，例如孫隆基所寫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總之，如果是一個熟悉的主題，要避免利用理論來對號入座，如果是一個缺乏既有研究的現象，也不必擔心找不到文獻，沒有一個研究會是前無古人的。

批判閱讀，不是重點摘要

小時候閱讀課本，總是習慣拿枝筆把考試可能會考的關鍵字或是優美的句子劃起來，結果只是見樹不見林，記得片段破碎的資料，卻缺乏組織性的思考，不知道通篇文章的主旨。所以劃重點還不夠，最好用自己的文字說明此篇論文的主旨與重點。何春蕤（1997）提出批判閱讀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閱讀時腦中並非白紙一張，只要打開書，書中的字句自然會照亮自己。讀者要帶著問題，與作者進行正面交鋒。所以閱讀不是被動瞭解對方說了甚麼，而是主動透過對方的說法來瞭解自己的立場。因此每一次閱讀，我們都接受了某種挑戰，也做出某種回應與調整；也因此每一次閱讀，我們的功力就會精進一層。而要形成批判閱讀的立場，最好要把自己放在一個與主流不同的抵抗位置上才有可能。女性主義者的研究從邊緣位置的主體經驗出發，也正是這個含意。在她們的生活世界裡可以看到主流意識形態與日常經驗的具體衝突，從而理解社會如何透過文本、權力關係而運作。

文獻回顧不是讀書報告，也不是撰寫教科書，不要把你所唸過的文獻通通列出來。所以寫文獻是為了使用（use）它，而非用來展示（show）。學生經常看了許多文獻之後，捨不得放棄，又深怕別人不知道他已經念了很多書，所以寫了許多與論文沒有緊密關係的文獻。記得，你所閱讀的文獻一定會溢出你所需要的範圍，而文獻回顧不是展示你是如何博學的場所。文獻回顧應只寫和本論文直接相關的文獻，它的目的是說明本論文在相關學術領域裡的位置，並據以導出其重要研究問題所在。它可能是修正既有的理論、補既有理論的不足、測試既有的理論、填補實質經驗內容的空缺或建立一個新的理論。

文獻回顧應加以組織，不是將自己的讀書筆記或卡片剪貼排列而已。

曾有一篇博士論文的文獻回顧中，研究生就把他資格考的報告照抄，然而那些文獻討論跟其後的經驗研究卻沒有直接關連。資格考通常是測驗研究生對於某個學術領域的基本知識是否有充分瞭解，而論文的文獻回顧卻是為了某個特定研究定位，二者的目的不同。資格考的成果報告，當然有可能形成論文文獻回顧章節的基礎，但是通常不能整個移植過來。

文獻回顧，不應只是條列式敘述別人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像是給自己看的圖書摘要卡片的剪貼。必須要有自己的觀點。要對文獻進行批評、要有整合文獻的功夫。理論回顧也必須與資料分析前後呼應。不要在前面描述了許多偉大、正流行的理論，可是研究一開始這些理論就不見了。理論的選擇要恰當，不一定非要引用當紅的Foucault的panopticon（圓形監獄或全景敞視建築）或者Bourdieu的habitus（習癖）概念，除非真的跟論文經驗研究的討論有關。例如探討廟前廣場老人下棋的活動，可能不必非要回顧全球經濟再結構的理論不可，不過如果你能將它們作緊密的結合，那就是你的本事了。例如關於時裝、皮鞋的研究，可以從全球市場、跨國行銷、流行、設計，連結到原料的來源、工廠的投資設備，以及第三世界工人每日在工廠的實地工作經驗。

既有理論與研究不一定只有在文獻回顧這一章節中出現，Merriam（1998）認為文獻的引用可能出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1）前言：一段權威的引文來說明此研究的重要性、說明既有研究的稀少來證明此研究的迫切性。（2）文獻回顧：綜合、分析並評論既有的研究，並據以形成你的研究發問。（3）研究發

現與討論：說明此研究發現如何擴展、修正或抵觸先前的研究與理論。

理論或背景資料不要過於冗長。例如曾有一篇關於幼教空間的學位論文，作者用了幾十頁的篇幅回顧幼教理念與幼稚園的歷史，讀者可能會不耐煩。一是，這些文獻和後面的討論是否直接相關不無疑問；二是，研究者要假設讀者對於此領域已經有些基本知識，不必事事都從開天闢地講起。如果真的想放進論文裡，則可以放在附錄。

文獻回顧怎麼寫呢？文獻回顧是對於一個特定研究領域的想法與研究進行整合、分析與批評的敘述。Flowerdew (1997) 提出5C原則，亦即全面 (comprehensive)、精簡 (concise)、一致 (coherent)、累積 (cumulative) 與批判 (critical)。文獻結構有許多不同的方式，重要的是要說明與你研究的相關性。研究者可以把相同觀點以及相互競爭的觀點分別討論、可以敘述理論發展的歷程 (和線性時間不一定吻合)、可以按照主題分類、也可以將之分為理論/經驗/方法三個部分，或者從比較一般的到較特定的理論來加以組織。最重要的是要對文獻加以批判，讀者想要知道你對文獻的看法、文獻的長短處、觀念是否有突破之處、對既有的知識基礎增加了甚麼，然後可以把你的研究放置在既有知識基礎的某個位置。文獻回顧要能說服讀者，就邏輯上來講，下一步應該就是你的這個研究。就算不是，也要說明你的研究如何與先前研究銜接、解決什麼過去尚未解決的問題、你又增加了什麼新的觀點。切記不要有獨立、彼此沒有什麼關連的關於理論的段落，文獻回顧畢竟不是你自己讀書筆記卡片的剪貼；Hayward與Wragg將這種剪貼比喻為家具拍賣型錄 (furniture sale catalogue) (引自Flowerdew, 1997)，

而Hart (1998) 稱之為偽裝的註解書目 (disguis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Phillips與Pugh (2000) 則說如果只是百科全書式地列出所有文獻的內容，而沒有加以組織與批判，則表示努力不夠，自然還無法達到論文的專業要求。從版面上來看，如果每個段落的開頭都是論文作者的名字，而每一段就是介紹一篇論文的話，就很可能是論文摘要的剪貼，而不是一個好的文獻回顧。

何春蕤 (1997) 指出學位論文最常出現的毛病就是，文獻回顧這一章看不到作者的聲音，它可能是任何一個人所寫的。既沒有個人的觀點，也沒有對文獻加以批評和運用。文獻回顧應該說明自己在學術地圖上準備佔有的位置，指出我相距他們有多遠、相對於他們有甚麼差異，否則充其量就只是鸚鵡學舌而已。她進一步說明文獻的引用 (quotation)，如果能改寫就改寫，除非原來的語句寫得非常特殊，非常有見地，你才去全文引用它。寫文獻回顧不能像在做剪貼簿，不要讓引文孤伶伶地站在那裡。最好在引文前面說明你對它的評價，在後面說明它的深刻含意，這樣雙管齊下夾住中間的引文，一方面確認讀者會讀到與你相同的意思，一方面顯示你能夠駕馭文獻的能力。引用文獻的時候，要在引文前後展示一下你個人的風采，不要只是全文照抄一下而已。儘可能的不要去全文引用人家很長的句子，相反的你去找尋、去挑選文句當中比較確切、關鍵性的字眼，去引用那一部份就好了。如果不要讓你的文獻回顧像是一張一張獨立卡片的排列，可以試著使用這些字，例如「某

* 英文的references指的是撰寫論文所引用的參考書目，而bibliography指的是關於某個研究主題的全面而聚焦的 (comprehensive-but-focused) 文獻目錄。

某研究者總結...」、「為了回應...」、「XX的觀點隱含了...或反映了...」、「相對於...」、「這也就是說...」。「...」上述括號內的內容都是你所寫的，而不是重複原作者的話語。然後，你要和理論家正式交手（engage），而不是把理論家通通講完了，然後做我自己的事情，兩頭完全不搭腔。

這裡我先引用由加拿大Guelph大學圖書館出版的〈撰寫文獻回顧〉[†]中所舉的一個簡單實例來說明。請在閱讀以下解說之前，先自行比較這兩段文獻回顧的差別為何？

Smith（2000）的結論是，對於住在安養中心的老人而言，其居住單元中的個人私密性是其自主性認知的最重要因素。他認為，其他較公共的建築空間對於自主性認知的影響較小。無論是建築物的平面或是可從事的活動都沒有差別。Jones與Johnstone（2000）宣稱，控制個人環境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並認為許多應該是要提供整體照護的機構的做法，其實和沒有提供照護一樣差勁。如果人們沒有機會選擇，或者認為他們沒有，則會感到沮喪。（頁3）

根據針對Calgary兩所中期照護機構的住戶與行政人員的研究，Smith（2000）的結論是，除了個人私密性之外，機構的實質空間對於個人自主性認知幾乎沒有什麼作用。然而，French（1998）與Haroon（2000）發現，擁有多少私密空間並非決定自主性的唯一的實質空間面向。Haroon訪談

[†] University of Guelph (2004). Writing a literature review. Retrived 2010.03.07 from http://www.lib.uoguelph.ca/assistance/writing_services/components/documents/lit_review.pdf

有著不同自主性的32所安養中心中的115位住戶，發現實質空間結構，如標準式家具、無法個別控制的空調、不能擁有鑰匙等，限制了他們的獨立感。此外，Hope（2002）訪談了225位來自不同安養之家的住戶，更加證實了如下的觀點：住戶表示，機構環境的特質，如各種設備資源、機構區位等都是影響其獨立感的重要因子。（頁3）

第一個文獻回顧只是分別描述兩個研究的發現，第二個文獻回顧則除了說明研究者的結論如何得來之外，也藉由比較與對照而較具有分析與評價的內涵。我們也可以從其所使用的字眼，例如「然而」、「此外」、「更加」等，看出作者連結文獻的企圖。

除了描述既有理論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表現你對它的看法為何。例如我（畢恆達，1995）在進行物的意義的研究時，回顧了既有的相關經驗研究，並且用環境心理學的交互論（transactionalism）觀點對之進行分析。接下來的例子中，藍佩嘉（2008）與范雲（2003）則分別指出某一主題的理論與經驗研究所隱含的觀點、缺失，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Hansen與Altman（1976）關於學生宿舍室內裝飾的研究，採用的是實證論的科學範型。這點可以從他們所撰述的研究方法看出。他們在學期初與學期末記錄大學宿舍雙人房內的室內裝飾。作者使用同一個35mm的相機，在房間中的同一角度與距離拍照。然後再將照片劃分為216個小方格，以計算不同裝飾所佔的面積。裝飾係由研究者根據其種類加以判斷而分類，例如人際關係、價值觀、抽象事物、參考

用品、娛樂與個人興趣。內容分類的工作由兩位研究助理獨立進行，其有關裝飾面積判斷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0.99，而裝飾分類的同意度也高達0.92。研究者沒有探討其理論架構以及分類的來源與詮釋過程。其研究的合法性建立在研究方法的操作與技術層次上。作者企圖設計一套「客觀」的、不受研究者主觀意識影響的研究步驟。因此，由不同的研究助理來操作，似乎應該得到相同的結果。然而，研究是否真是價值中立呢？學生在宿舍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裝飾過程中的意圖與解釋在論文中消失了。因此藉由科學語言對個人化所做的描述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產生分離，但是卻被認為具有代表真實世界的優越性。研究對象的聲音也因而在研究者的論述中消失了。作者發現中途退學學生的室內裝飾明顯地較為單調並且較少與學校環境有關。他們似乎認為反映學生依戀故鄉的物是學生無法適應新環境的表徵，並且強化了他們適應的失敗。此種解釋預設了物的種類與其意義之間存在著一對一的關係。例如，無論是在學期初或學期末，校園的地圖代表學生對於新環境的投入，而家鄉的照片則顯示了學生內心的孤寂以及對於家鄉的思念，因而影響其課業表現。此種認知架構與研究方法本身已經把物的意義產生「質」變的可能性事先排除在外了。由於沒有理解並參與物的意義的交互本質（transaction），並且在資料蒐集、分析與寫作的過程中忽略了詮釋的向度，因此以替物的意義貼上標籤取代了對於物如何取得意義之過程的分析。（參考畢恆達，1995，頁235-236）

既有文獻往往將無酬的家務勞動與有薪的家務工作視為分開研究的主題，忽略了兩者間的締連與鑲嵌。比方說，夫妻間因家務分工不均而不時上演的性別戰爭，往往跟市場上是否有方便廉價的家務成品或服務，有連動的關係，而那些提供家務服務的勞工本身，也時常兼任母親與妻子的無酬家務角色。許多文獻習焉不察地接受「女傭」與「女主人」之間那條僵化的二分界線，導致我們對女性的多重位置與變動的生涯軌跡視而不見，而忽略了女傭與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重疊出現等實際狀況。基此，我強調無酬家務勞動與有薪家務工作不是互斥、獨立的範疇，而是女性化的家務勞動跨越公、私領域所形成的結構連續體。（藍佩嘉，2008，頁42）

當代社會運動理論在分析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時，有三個主要的典範：一個是政治過程論…第二個是資源動員論…第三，則是強調文化、認同與認知的新社會運動論。近年來這個著重不同面向的理論典範，在當代社會運動理論大家…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漸整合出共同的架構，在這個整合的架構中，三個不同的理論典範被視為是同一理論架構下三組相互影響的趨勢。…這個研究架構主要有三個部分——政治機會、動員結構以及詮釋架構過程。…最近幾年，這個支配當前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研究的主流架構，開始受到來自友軍或敵營的各種批評：首先，論者指稱政治機會的概念界定難有共識…第二，研究設計上易犯「套套邏輯」的謬誤…第三，無法建立有效的因果解釋機制。…簡言之，這個主導模型被認為具有結構的偏見；批

評者認為在這個主流架構的導引下，許多研究者只忙著尋找政治機會結構和運動的組織形式以及行動劇碼之間，在宏觀層次上的關連，而忽略了關於過程的微觀解釋。…筆者認為，政治機會結構的模型，過去遺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連結，即「運動者」所發生的作用。…唯有回到行動者的研究，才能看到結構與文化的「掛勾」，也才能在分析的層次上，連結梳理出結構與組織、策略與行動這幾組重要變項的關係。在理論企圖上，筆者的核心論證是：政治機會結構與其他環境，影響不同生命傳記背景的行動者在不同的時間點，進入到運動裡；而運動者生命傳記背景在組成上的動態變遷，會進一步影響整個運動在組織形式、議題以及運動策略上的選擇。（范雲，2003，頁137-140）

如何引用文獻[‡]

引用文獻的時候，最主要有二種寫法，一種是作者名出現在正文裡（凸顯作者），一種是作者名出現在引用文獻出處的括號裡[§]（凸顯資訊）。例如：

Davis（1994）指出恐同症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

對女人而言，工作和休閒沒有明確的界線（Green, 1989）。

畢恆達（2001）利用拓圖，讓學生透過身體與空間表面的接觸來體驗我們生活的環境。

[‡] 為了方便，本小節用來當作撰寫格式實例的文獻，有些人名與書名是虛構的，所以無法在參考書目找到相應的文獻。

[§] 這裡的實例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另有以編號（科學）或使用註解（哲學）之不同寫法。

IQ與EQ大家耳熟能詳，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生活，GQ（Gender/Gay Quotient，性別/同志商數）同等重要（畢恆達、洪文龍，2006）。

這裡有二點需要注意，一是作者名和文獻出版年總是連在一起，所以不要寫成：Davis指出恐同症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Davis, 1994）。再者，文獻出處如果放在句子的末尾，文獻出處應該在句號的前面，而不是後面。所以不要寫成：對於家庭主婦而言，工作和休閒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界線。（Green, 1989）如果只是引用他人的觀念，而文字由研究者自己重新撰寫，則不必特別註明出處的頁數（APA格式是如此，不過也有其他格式，建議沒有一字不改的引用原文也同樣註明出處的頁數）；如果有引用一段文字完全照抄的原文，則引文前後必須用引號，並註明出處的頁數。研究生必須要注意，只要有原文不動照抄的情況就必須使用引號，不管是一個子句、句子或段落，否則就算是抄襲。許多學術研究者仍然會犯如此的錯誤，即使已經註明原作者、出版年等出處資訊，可是原文引用卻沒有加引號、沒有註明出處頁數，這樣並不符合學術撰寫的規定。

有鑑於大學生抄襲剽竊的現象嚴重，英美研發一種反抄襲的線上偵測剽竊系統Turnitin，它的資料庫除了Google的資料外，也主動購買期刊資料庫，並且主動蒐集學生報告。教授只要將課程所有的學生報告以一份郵包上傳至Turnitin的平台，就可以立刻將比對結果顯示出來，包括抄襲的出處、抄襲的比例，可以幫助教學人員評估學生作業及論文的原創性。而曾經上傳的學生報告都會自動成為其資料庫的一部分。此公司強調其比對分析只是提出抄襲的「可能性」，是否構成抄襲仍然要

由教授來判斷。教授在投稿論文前，也可以藉此偵測系統，找出是否有忘了註明出處的疏失。這個偵測系統遭受許多質疑，包括未經學生同意就將其報告納入資料庫，危害學生的著作權；美國政府有權檢視資料庫內容，讓學生面臨風險；預設學生有抄襲的偏好等。

中山大學近日也研發一套「反抄襲數位偵測比對系統」，以Google的資料庫為比對對象，只要論文當中出現連續達20個字和資料庫相同，就會被系統警衛查出來。中國大學的研究生多，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現象頗為普遍。教育當局因此利用「論文測謊儀」反抄襲；沒想到學生之間卻流傳「反反抄襲」的方法。例如把要抄的論文利用Google翻譯成英文，再用Google翻譯轉回中文。只要再稍做修改，透過「論文檢測服務」確認是否還有破綻，就大功告成了。抄襲絕對是不對的，而且風險高，一旦曝光，其學術前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最近就有一篇關於身心障礙的碩士論文，雖然研究生已經畢業，然經檢舉，因為嚴重抄襲她人的論文，經學校開會決議後，撤銷其學位。

文獻出處的頁數通常英文以一個小寫的「p.」表示引文出自某一特定頁數，小寫的「pp.」則表示引文出自兩頁以上。中文可以用「頁XX」表示。例如：

我儘可能避免參與「女人能力有限」（章小惠，1990，頁316）的論述，並尊重女性對於自身都市經驗的描述。

作者若有兩個以上，在引文出處的括號（）中，英文作者可以用「&」，例如（Bernstein & Kaplan, 1998），中文作者則在中間加上頓號（、），不需使用「與」這個字，如（張勝

榮、陳泓德，1995）；但若是在正文中則英文作者使用「與」或「和」，例如「Bernstein與Kaplan（1998）曾經指出...」，中文作者也是在中間加上頓號，如「鄭蓮心、鄭新達（2008）認為...」。如果引用的文獻超過二個以上，通常按第一作者的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同一作者再按出版年代順序。同一個作者如果引用兩篇文獻以上，年代中間用「，」隔開，不同作者之間則用「；」隔開，例如（Chapin, 1989; Morse, 1987, 1998; Newman, 1968）或者（林正浩，1995，2004；黃柏儒，2008；黃康銘，2001）。不建議使用出版年來排序，以上述之例，若用出版年來排序，林正浩就會前後出現兩次。另一理由是，論文最後的參考書目也是使用作者筆畫排序，這樣前後比較一致。

文獻出處的括號中，有時候會出現如下的英文字，例如cf.、e.g.、ff.等，cf.是「比較」，e.g.是「例如」，ff.是「與接下來的幾頁」（and the following pages）的意思。例如：

社會學家Hughes曾經針對心理醫師與性工作者這二種很極端不同的職業歷程進行比對研究（cf. Strauss & Corbin, 1998）。（意思是說，Strauss與Corbin也曾經提出類似的研究方法，讀者可以比較看看。）

在芬蘭曾經有許多問卷調查（e.g., Karisto & Tuominen, 1993; Korander, 1994）提出女性使用公共空間危險感的數據。

跑酷（parkour）將街道的阻礙（如階梯、圍籬）化為道具（Keller, 1986, 168ff.）。（意思是說，從168頁開始，接下來幾頁斷斷續續都討論到這個主題。）

文獻引用時需清楚說明概念與文獻來源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有一篇論文回顧了同志認同發展模式的文獻，並且指出這些文獻所呈現的諸多問題。他寫道：「線性發展模式無法充分解釋性取向的認同發展歷程（劉知安，2001）」，此時讀者不免需要猜測，究竟是劉知安2001年的論文指出既有研究呈現這個問題，還是她的論文本身具有作者所言的線性發展模式的問題。作者應該修正文字，清楚區分出這兩種不同的文獻，例如「線性發展模式（劉知安，2001）無法充分解釋性取向的認同發展歷程」與「劉知安（2001）指出線性發展模式無法充分解釋性取向的認同發展歷程」。

在正文中提到文獻時，究竟要使用姓氏就好，還是要使用全名？絕大多數英文論文都只使用作者的姓氏（如Bernstein）。不過由於學術界仍然為男性所把持，所以如果只寫姓氏往往讀者先入為主會以為作者為男性。所以有些女性主義者引用文獻時，就會刻意寫全名（如Mary Gergen），讓讀者清楚意識到女性研究者的存在。另外一種情況是，在某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裡，有兩位作者的姓氏相同（如Richard Bernstein, John Bernstein），或是你論文引用了兩位相同姓氏的作者，如果沒有寫出名字，難以讓讀者知道究竟作者是哪一位？或者是夫妻檔（西方世界裡，結婚之後太太經常冠夫姓）在相同的研究領域裡，這個時候，即使你的論文只引用其中一名作者，也是註明全名比較好。例如環境心理學界有Stephen Kaplan與Rachel Kaplan夫婦致力於環境認知與評價的研究，如果只寫Kaplan，可能讓人混淆。至於中文，通常使用全名，因為相同姓氏的研究者太多，如果只寫姓氏（如陳、張），在閱讀的當下很難判斷是哪一位作者。就我所知，國內護理界的寫作格式就是只用作者

的姓氏。我覺得這種寫作格式會導致如下的問題。當不同作者有相同姓氏，出版年又相同，此時參考書目中可能會出現如下二個書目：

畢柳鶯（2003）《醫步醫腳印》。臺北：聯經。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此時論文的正文中如果出現「畢（2003）」，讀者無從判斷論文引用的究竟是哪一位畢姓作者的文獻。而如果用2003a，2003b來區分，又很奇怪，因為文獻來自二位不同的作者。

引用別人的論文時，如果原文的文字非常清楚、優美、生動有趣，若作者加以轉述就會失去原味時，就可以引用原文，此時應在原文前後加引號「」。但是當引文英文字數超過四十字或中文字數超過三行時，引文就必須自正文中獨立出來，自成一體，通常左邊的邊界就需退縮一個tab鍵（大約五個英文字母或二個中文字）左右，左邊文字對齊，且第一行的開頭不必再退縮二個中文字。此時，引文開始與結束之處就不需要再加引號「」，然後在結尾處加上引文出處之頁數。

我們經常要把英文的文獻翻譯成中文，如果是逐字逐句的翻譯，就放在引號「」中，然後註明出處的頁數；如果是用自己的文字將原作者意思轉述，則不必加引號。引文中只要出現畫底線、斜體字、引號或不同字形，就應註明為原作者或你所加（original emphasis or my emphasis）。相反地，如果原文有這些加強語氣，而你的引文將之去除，也必須在出處中註明（如 *italics removed*）。底下為引用加註實例：

我們「希望人類學者不但要在純學術的研究上精進，且更能發揚這門學問在應用方面對於社會的貢獻」（丘亮，1999，頁39，底線為筆者所加）。

她們總是「在隙縫中，尋找並開創女性主義實踐的方式和路徑」（陳佩英，2004，頁4，黑體字為原作者所加）。

引文中若有所加之文字，應使用中括號[]。例如，「[先生]將客廳當成其社會地位的展示場所」、「他[先生]不在家，我才有在家的感覺。」表示「先生」二個字為作者所加。在英文著作中經常看到[T]here is...這樣的例子，通常是因為引文擷取自原來句子的中間部分，所以本來的there的t是小寫，現在放在句子的開頭，所以改成大寫。但是[]也不宜濫用，只有在必要時作者才加上自己的文字，過多時反而妨礙讀者的閱讀，以下是一個例子。

讓他去瞭解被誇大的遊玩與無原由而純粹之無聊[兩者]間的辯證[關係]，[其實]是一件好事[情]，甚至於是[一件]有益的事[情]。...[這種無聊正是]一種絕對的無聊，一種不是等同於缺乏玩伴的無聊。有許多孩子[是]會離開遊戲，前往並深處在閣樓的角落[獨享著]無聊的[情境的]。

引文中如果本來就有謬誤或欠妥（例如字拼錯、文法或標點符號錯誤）之處，引用時不能自行修改，應該在錯字之後加上[sic]，表示你知道那是錯誤的，而你原文照抄。中文論文可以寫成[誤]。sic是拉丁文，就是「原文如此」的意思。另外一種常

見的例子是，許多論文使用性別歧視的語言，經過女性主義的洗禮之後，現在作者引用過去著作時，就會在這種語言之後，也加上[sic]。例如：All men [sic] are created equal.表示原文如此，但是你知道使用men來代表所有人是一種性別歧視。

引文裡，如果有刪節的部分，在英文寫作中，若刪節的是一個句子中間的幾個字，則必須加上...（三個半形句點）（中文書寫可以比照），如果是在句子與句子中間刪掉幾個完整句子，則加上.....（六個半形句點），此時中文可以用「。...」（一個全形句點加上三個半形句點）。有些論文在使用引文的時候，開頭用...結尾也標上...，事實上沒有必要，因為引文本來就是從原文中間攫取某一段，而非全篇照引。

論文中如果引述一個很明確的概念，最好不要在說明出處的括號內出現好幾個不同的作者。如果他們的看法都一樣，那用最早或說的最清楚的那一個就好；如果他們說法並不一致，那更應該分別討論，讓讀者很清楚知道哪一個具體的看法出自哪一位作者。有的人因為讀了指導教授的論文，才知道一些國外的作者，於是引用國外作者的理論時，也就把指導教授的名字一起寫進去，亦即同時引用兩個作者，例如「性別意識不是有或無的問題，它是一個連續體（Gerson & Peiss, 1985；王小芬，1997）」。這樣會引起讀者的混淆，到底這個概念是原作者的概念，還是王小芬所轉述；亦即作者到底讀了原典，還是讀二手資料。比較好的方法是讀原典，如此就不必引用王小芬的文獻。沒有引用指導教授的文獻，不必感到抱歉，因為重要的是誰說了甚麼理論，而不是你是經由誰知道某篇論文。有種情形是二人都引，但是要分辨清楚。原作者提出甚麼概念，後來的作者又有何具體的批評或延伸。又例如有一篇論文寫道：

「過渡物之所以不是母親，與它代表母親同等重要（吳秉亮，1997；范民仁，1996；唐季祿，2007）。」這很讓讀者疑惑。當然如果作者能夠找出原典（Winnicott, 1969）是最好不過，如果找不到，引用一個說的最好的即可，這樣如果引述有問題，也比較好追究責任。除非作者說的是一個很一般的現象，例如寫成「近十餘年來國內有很多從女性主義角度探討公共空間安全的經驗研究（如陳怡君，1997；彭滄雯，1996；楊長苓，2003）」。

如果參考一本編輯的書，我們引用的到底是整本書或者是書中的某一個章節。它決定於，討論的對象若是一整本書，則參考書目引用整本書。例如在正文中你關心的議題是「九〇年代以後，人文地理學界才開始重視身體的議題（如Duncan, 1996; Teather, 1999）。」這個時候論文後面的參考書目會有這二本書：

Duncan, N. (Ed.). (1996). Bodyspace: Destabilizing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Teather, E. K. (Ed.). (1999). Embodied geographies: Spaces, bodies and rites of passage. New York: Routledge.

可是如果你在正文中討論的是某個特定的理論或經驗研究，此時通常引用的是書中的一個章節。例如「生育作為一種成長儀式並不一定是正面的，在西方世界裡生育反而有可能會削弱母親做為主體的力量（Aitken, 1999）。」因此參考書目為

Aitken, S. (1999). Putting parents in their place: Child-rearing rite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E. K. Teather (Ed.), Embodied geographies: Spaces, bodies and rites of passage (pp. 104-125). New York: Routledge.

臺灣的學生經常閱讀二手文獻或中文翻譯的資料[¶]，甚至有的時候是轉了好幾手的文獻，例如某甲引用某乙的文獻，某丙翻譯某甲的論文，某丁再引用某丙的論文。總之，要切記原則有三：

(1) 能回到原典本身，就閱讀原典，除非語言不通或找不到原典。

(2) 記得將概念提出的貢獻歸給原創者，也就是說即使你沒有閱讀原典，但是正文中可以說明是誰首先提出這個觀點。

(3) 要讓讀者知道你究竟閱讀的是那一篇文章，讀者自然也就有足夠資料能夠回溯到最前面原始的文獻。

也就是說，即使正文中可能出現二個作者的名字，一個是原創者，一個是轉述者，但是只有你真正閱讀的那篇文章的出版年會出現在括號之中。因為只要有出版年在括號中，讀者就會預設作者已經閱讀了那份文獻。而所有的文獻，只要出版年出現在括號中的，就應該可以在參考書目中找到對應。亦即正文中只要有「作者名（1989）...」，則文末的參考書目就一定會有「作者名（1989）書名。地名：出版社。」。假設你引用馬克思的理論，但是你並沒有看過馬克思的著作，而是

¶ 記得有一次口試，委員發現臺大城鄉所論文所引用的作者，引用次數最高的，不是Harvey，不是Foucault，也不是夏鑄九，而是王志弘，因為許多學生都不讀原典，王志弘的翻譯作品就成為最重要的知識來源。

引述自張三的論文，則正文中應寫張三著作的出版年（張三，1992），而參考書目中就只須列張三的書目而不是馬克思的書目，因為張三可能誤解馬克思的理論。例如有一位作者從Castells的著作中讀到Britt的論點，他想引用。他會這樣寫：Harry Britt, a gay political leader in San Francisco, has even argued that "When gays are spatially scattered, they are not gay, because they are invisible" (quoted in Castells, 1983, p. 138). 最後在他的參考書目中，就只會有Castells的書，而不會有Britt的著作。中文則可能這樣寫道：「Connell認為男人的特權在於獲得父權紅利（dividend）（引自洪文龍，2004，頁213）」。此時論文的參考書目就只會有洪文龍而不會有Connell的論文。這表示你只讀洪文龍而沒有讀Connell的著作。例如有篇論文中寫道：「Kristine與Falco（1991）結合既有研究中的發展模式，歸納出形成女同性戀的四個認同發展模式（引自陳麗如，2000；Wilson，1996）。」經詢問，研究生只閱讀了陳麗如的著作，陳麗如的書中引用了Wilson的著作，而Wilson的論文中提到了Kristine與Falco的文獻，如果是這樣，則「（1991）」以及「Wilson，1996」都應該刪去，所以可以寫成：「Kristine與Falco結合既有研究中的發展模式，歸納出形成女同性戀的四個認同發展模式（引自陳麗如，2000）。」作者必須給讀者的訊息其實主要有二個，一個是概念的原創提出者，一個是作者資料取得的來源（也就是作者真的實際閱讀的那份文獻）。這樣如果引用有誤還可以追到錯誤的來源與責任歸屬。

至於原創者提出概念或觀點的原來出版年，究竟要不要在正文中標示，則由作者自行決定。有的時候，只有觀念本身比較重要，何時提出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例如只要說Bachelard提

出知識論斷裂這個概念就可以。可是如果作者要強調知識論斷裂的概念是在六十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不是2010年喔，因為要對照當時的學術理論背景，這個時候Bachelard的出版年就很重要了，只不過不要把他的出版年放在括號之中，除非你真的讀過那篇論文。所以你的寫法可能是：「Bachelard早在1938年就提出知識論斷裂的概念（引自張大維，1998）」。當然，能讀原典就讀原典。

為甚麼要讀原典，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有別於傳統量化的效度與信度，Lincoln與Guba（1985）提出建立質性研究trustworthiness的技巧，其中有四個準則分別是credibility、transferability、dependability與confirmability，不知為何胡幼慧、姚美華（1996）漏列了confirmability。此後，我就在臺灣許多的博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章節中，看到這三缺一的準則描述。原因就在於這些研究生不讀原典，只引用《質性研究》這本中文書或者已發表的其他學位論文，因此不斷複製相同的錯誤。同樣地，有的學生只讀中譯文獻，但為了要讓參考書目好看一些，於是只列原文而不是列中譯文獻，這樣一方面不誠實，一方面有風險。如果中譯有錯誤，你雖然並沒有逐字逐句照抄，但是若出現與中譯相同的錯誤，就露餡了。以前述信效度為例，如果只列Lincoln & Guba（1985）而沒有中文的文獻，就會露出馬腳。

Joel（2008）也舉出一個實例來說明為什麼要追溯原典，以及註明出處的必要。他看到很多論文或媒體曾經轉述一項兒童保護基金會在1984年所發佈的數據：「美國自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孩童遭到槍殺的人數，每年增加一倍。」然而作為一位統計學家，他的直覺是這個數據在邏輯上應該錯誤的。因為如果每年以二倍數增加，十年後就是一千倍，二十年後更增加到

一百萬倍了。於是他迫到原典，發現原來的報告是這樣寫的：「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每年美國孩童遭到槍殺的數目，至今已增加了一倍。」（頁16-19）這個實例很有趣，一方面說明了引述可能發生誤讀誤寫，一方面為何許多人都沒有發現上述統計描述的錯誤，很可能反映讀者心中對該議題的期待。有關引用文獻不清楚所引發的問題，以下是一篇碩士論文出現的實例：

它扮演了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如同一個由感覺的動力和同志情誼連結的主體所形成的社區。（Eagleton, Harvey, 1990, 李志文譯：70）

請問這段話究竟是誰說的？Eagleton？Harvey？李志文？1990年是哪篇文獻的發表年？查看論文的參考書目後發現，沒有Eagleton與李志文的文獻，有Harvey, 1990的文獻。但是這段話其實出自李志文的翻譯。原來是Harvey的文章談到Eagleton的觀念，而作者引用的是李志文翻譯Harvey的文章。一個比較負責的方式是作者把Eagleton的原著找出來讀，如果真的要引用原文的話，作者可以自己翻譯；否則Eagleton說的話，經過Harvey的引用，再經李志文的翻譯，轉了太多手。既然原作者Eagleton所使用的語言（英文）是研究者所懂的語言，則原則是儘量能夠看原典就看原典，除非看不懂原作者的語言，或者原典無法在圖書館中找到，否則儘量不要用二手或翻譯的資料。但是如果讀的是二手文獻，參考書目就不要有原典，以免犯了上述嚴重的錯誤。

如果真的引用翻譯的文獻，在你的論文正文當中，只會出現原作者的名字，後面的參考書目也是根據原作者的姓氏來排

列、尋找；而譯者的名字只會出現在論文後面所附參考書目條目的括號裡面，讓讀者知道你讀的是譯本，而不是原典^{**}。例如你引用了Patton的*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這一本書的中譯本，正文中只會出現「Patton（1995）曾經指出...」或者「...（Patton, 1995）」，這裡的1995指的是中文譯本的出版年，因為你讀的是中譯本。至於論文後面的參考書目，則是Patton, M. Q.（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吳芝儀、李奉儒譯）。臺北：桂冠。如果要負責一點，正文中引用的時候可以寫（Patton, 1990/1995），而後面的參考書目則是Patton, M. Q.（1990/1995）。這裡的1990指的是英文版的出版年。所以吳芝儀這個名字就不會出現在論文的正文中。為甚麼要這樣，我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有一篇關於校園空間的論文，其最後的參考書目有一條：「李婉婉譯，Ziming, C. M., & Reizenatein, J. E.（1983）. 建築物用後評估簡介。《建築師》，9（11），33-38。」而在論文的正文中，她寫道：「李婉婉（1983）指出建築物應該滿足使用者的需求...」。這就錯了，因為李婉婉只是翻譯者，她不可能指出甚麼觀點。所以正文中應該寫成「Ziming與Reizenatein（1983）指出...」，而參考書目也應該列成「Ziming, C. M., & Reizenatein, J. E.（1983）〈建築物用後評估簡介〉（李婉婉譯）。《建築師》，9（11），33-38。」有一種情形例外，就是翻譯者不只是翻譯而已，還自己寫導言，或者自己加註，這個時候論文寫

^{**} 我不同意潘慧玲（2004）在《教育論文格式》（臺北：雙葉書廊）的寫法。在她所舉的翻譯實例（頁34）中存在雙重標準，中文譯著引註譯者而非作者，可是英文譯著（例如從法文翻譯成英文）卻引註作者而非譯者。所以同樣是Bourdieu所撰寫的書*Sur la television*，當它從法文翻譯成英文的時候，引註原作者Bourdieu，可是從法文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卻引註譯者林國明。

作引用的如果是翻譯者自己寫的導言或註解部分時，引用的作者就會是翻譯者。例如在論文正文中寫道：王曉剛、張秀芳（2008）指出「建築與權力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頁8）。而論文末的參考書目則會是：王曉剛、張秀芳（2008）〈譯者序〉。D. Sudjic《建築！建築！誰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頁8-9）。臺北：漫遊者。

在正文中引用中文翻譯文獻，除了應引註原作者之外，最好也使用其原名（如Bourdieu, Foucault, Smith等）而不使用中文翻譯的作者名（除非是眾人皆知且有譯名共識的人物，如蘇格拉底、牛頓、佛洛伊德），原因是我們要把理論概念或經驗發現的貢獻歸給原作者；有些譯名冗長拗口不易辨識與記憶，例如Cskiszentmihalyi翻譯成「西克斯忍特密哈義」、Ogotemmel翻成「歐勾特美尼」；中文譯名並未統一（引進簡體字中譯本後，這種情形更為普遍），以免有可能在論文中先後出現傅柯、傅科、福寇（Foucault）或者布赫迪厄、布迪厄、布爾迪厄、布迪歐（Bourdieu）等不同名字，讓讀者以為指稱的是不同的作者。如果在正文中寫譯者，會太凸顯譯者的位置，這樣很可能在參考書目的欄位經常出現一些專業翻譯者的姓名；在閱讀正文時會讓讀者不易分辨你引用的是誰的文獻；而如果一位理論家的書籍有不同的中文翻譯者，這些書籍就會出現在參考書目前後不同的地方。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在正文以及參考書目的地方都是出現原作者的原文，而譯者會出現在參考書目該書名後面的括號裡。當然使用作者原名而非中譯名或譯者，有可能讓讀者無法在正文中判斷其引用的為中譯本，或許忽略了中文翻譯的能見度，不過根據參考書目，讀者仍可以判斷作者引用為原文或翻譯本。

如何形成研究發問

研究計畫經常始於一個問題（主題、議題或關切），例如無家可歸、種族歧視、全球暖化、經濟衰退、生育率降低、娘娘腔的校園生活。可能研究的問題幾乎是無止盡的。然而陳述一個問題（problem）還不算是研究發問（research question）。我們都知道問對問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如果問錯問題，就不太可能得到好的答案。然而如何形成研究發問，卻鮮少為研究方法書籍所提及。底下這一小節的內容主要參考Alford（1998）的*The Craft of Inquiry*這本書。

Alford認為一個實質問題必須轉譯為社會研究的語言才能形成研究發問。簡單來說，研究發問是一個以問號作為結尾的句子，其中每個字都有意義。它指向兩個方向，一個是正當化此研究發問的理論架構，一個是可以回答此問題的經驗資料。如果我們問：「韋伯的理解的概念比涂爾幹的社會事實的概念有用嗎？」、「女性主義者應該批評社會學中的性別歧視嗎？」這不是一個好的研究發問，因為它沒有提出分析性的問題，也就是看不出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好一點的發問會是：「馬克斯的辯證概念預設了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心理過程嗎？」、「標準化的抽樣與問卷調查是否預設了性別差異？」

研究發問可以從經驗或理論做為起點。經驗發問來自於證據或資料，而理論發問則來自於學科領域裡尚未解決的概念議題。以性別不平等作為問題的研究實例，假設你關心一般的男女不平等，若你的出發點是要減少工作職場與家庭裡的性別不平等，則你是從行動議程（agenda）開始。然而我們不能問「如何減少性別不平等？」，它必須轉化成理論與經驗的發問。如果你問：「是否在相同的教育程度與能力的情況下，男女的薪

資真的不同？」那你會有個經驗進入點。如果你問：「在富裕與貧窮、傳統與現代文化下，是否會存在相同的性別不平等模式？」那你會有理論的進入點。又如果你親身見到女人比男人做較多的家事，那你會好奇如果太太有工作而先生沒有，會是怎樣的情況？如果問：「失業的男人是否比有工作的男人做較多的家事？」這是經驗的進入點。如果你曾經閱讀人力資源理論或是性別認同理論，你可能會這樣問：「在怎樣的情況下婚姻成為夫妻兩造以家務勞動來交換經濟支持的契約？」、「在怎樣的情況下，婚姻成為展演與強化性別認同的親密關係？」這些則是理論的進入點。你還可以有其他的理論發問：「在怎樣的情況下，不同的家庭生活組織會培養男孩與女孩不同的人格發展？」、「在現代家庭中，工作、休閒與情感生活的關係為何？」研究發問最後不是一個明確的假說（像傳統的量化研究），它會在研究過程中不斷修正改變。而且理論與經驗總是存在罅隙；證據無法完全回答理論，概念不足以掌握經驗資料的複雜性。在形成問題的過程中，你可以廣泛閱讀文獻，問一些理論與經驗的問題，然後逐步形成你自己的觀點。

Alford提醒我們，事實與理論的不可分割。他請我們想像有關於歷史的兩個發問？「1850年法國晴天與雨天的自殺數字分別有多少？」、「1851年12月2日Louis Bonaparte有進王宮嗎？」如果發問的背後沒有理論，這些發問就沒有意義。但是當涂爾幹要否證自殺的氣候理論時，天氣與自殺率的關係就取得了意義。而馬克斯關心Louis Bonaparte在解散國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他某天的行程就扮演關鍵角色。簡言之，如果沒有這些理論脈絡，這些「事實」就會變得無關緊要。

7

哪一種研究方法比較好？



「那一種研究方法比較好？」這種問法是沒有意義的。方法本身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只有知道研究發問之後，才能夠比較不同方法的適切程度。如果我們對於「學生在教室中的行為」有興趣，參與觀察可能是好的方法。如果我們想知道「社會階級、種族與學業成績的相關性」，也許應該用調查法。如果對「一種新的教學法對測驗的影響」好奇，類（準）實驗法可能最有效。如果研究者關心「學生在教室中的體驗與其意義」，則訪談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許多研究旨趣通常同時包含不同的層次，因此使用「多重方法（multi-method）也許蠻適當的（參考Seidman, 2006）。

嚴格來說，方法（method）也非獨立存在，而是與其所在的方法論（methodology）與知識論（epistemology）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每一種研究取向，都有一套自己的哲學預設，以及如何進行研究的觀點。因此，如何界定研究發問、何者構成有意義的資料、研究者的角色、資料分析等都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說，現象學的心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目的在於釐清並描述心理學中的基本概念，如人格特質或學習、恐

懼、移民的經驗。通常訪談就該主題具有深刻體驗，且表達能力高的受訪者，經由資料分析後，以描述該經驗的普遍的、超越特定情境的本質（Giorgi, 1970）。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以邊緣團體的經驗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她們站在一起觀看她們所處的世界。藉由訪談以及文本（如各種政府/專業表格、教科書等）分析，以理解統治關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作（Smith, 2005）。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強調在研究過程中建構理論（而非驗證理論），在儘量不受既有理論影響之下，蒐集與分析資料並行，從中形成概念後，據以繼續蒐集下一筆資料，直到理論飽和為止（Glaser & Strauss, 1967）。相反地，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是從研究者最喜歡的理論出發，不是去驗證或否認它，而是藉以激發研究者將理論深化。因此，研究所選取的個案反而是統計分析所應排除的偏離個案（deviant case）。讓這些既有理論所無法充分解釋的個案，提供研究者一個修正、深化或者創建新理論的機會（Burawoy, 1998）。而民族誌（Ethnography）則採用實地參與觀察的方法，其目的在於詮釋一個種族或團體的文化，理解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行動、溝通與建構意義（Fetterman, 2009）。不過，上述的研究策略仍然只是一個概括性的描述，依著知識論的不同，仍然同中有異。例如，扎根理論就有實證論與建構論取向之演變，而民族誌也有詮釋、批判、女性主義等不同理論取向。因此討論研究方法時，應對自己的知識論立場與研究關切有所警覺。因篇幅所限，若對於知識論或者研究典範的流派有興趣，建議可以閱讀Bernstein（1983）或Guba（1990）。

撰寫研究方法

總結前面所寫，論文一開始的前言，引人入勝，無論是從理論、社會事件或個人經驗出發，點出此篇論文的研究大方向，讓讀者有所預期。在這個研究方向上，回顧既有的文獻，知道哪些相關議題已經有人做研究、哪些有待回答；也站在既有理論的基礎上，讓自己有了比較適當的理論觀點來對這個研究議題進行發問。有了較清楚的研究發問，才知道應該選擇何種最適當的方法來回答這個發問。這樣，研究興趣或議題指引文獻回顧的方向，文獻回顧讓你取得好的理論觀點，同時形成較清楚的研究發問，有了發問才知道哪種研究方法是合適的；如此，前言、文獻回顧、研究發問、研究方法才會環環相扣，有邏輯關連。翻開學位論文的目次經常出現如下的內容：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第四節	研究流程	7

這種寫作結構可能是受到規劃報告的影響，但是它明顯反映出許多問題。首先在簡短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介紹之後，怎麼可能知道你要研究甚麼？怎麼確定研究範圍與內容？沒有回顧文獻，怎麼說明你要採用何種理論觀點來進行這個研究？如何知道別的研究者沒有做過相同的研究？

還有許多學生在論文的研究方法章節中，說明使用「文獻回顧法」。文獻回顧不是一種研究方法，它是每個研究者進行

研究本來就要做的事情，它讓研究者能夠據以推導本研究的研究發問，並將研究定位，除非你想對於既有的研究進行二次分析或後設分析。例如，有女性主義者蒐集近二十年來有關服從性的性別差異研究，分析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焦點團體討論的題目、研究發現等，最後發現這些研究者所研究的其實不是服從性，而是研究對象對討論議題的熟悉程度。研究者在撰寫計畫書時*，不可以只有研究之粗略方向，尚未閱讀既有相關文獻，而把文獻回顧寫成研究方法內容之一。此外，統計分析法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方法。有人將卡方檢定、變異數分析列為一種獨立研究方法是錯誤的。有的甚至還解說什麼是卡方檢定，它的數學基礎為何，這些解釋也是多餘的。

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章節和論文計畫書的研究方法應該有所不同，通常無法直接挪用。至少一個是過去式，一個是未來式。撰寫研究方法的時候，研究已經做完了，所以不會出現「我將根據XX來尋找受訪者」這樣計畫性字眼，而且研究者可以針對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原有的計畫如何經過轉化修正，加以討論。

* 研究生在撰寫論文之前，通常要先經過論文計畫書的審查。計畫書的內容應該包括前言、文獻回顧、研究發問、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倫理的考量）與參考書目。其寫作所需要注意的事項與撰寫論文相同。一個對於計畫書的嚴謹要求為，計畫書通過（也就是得到具有較豐富研究經驗的教授們的背書）之後，研究生馬上就可以進入田野進行研究，知道自己要訪問甚麼人關於甚麼問題、要觀察甚麼。研究的進行當然有開放的可能，可是那是在蒐集資料與分析中修正，而不是漫無目的地先進去田野再說。計畫書經常有的問題是，學生只有粗略的研究概念，沒有預先進行初步的先驅研究，例如足夠的文獻回顧、試訪。文獻回顧不能等計畫書通過之後才進行，因為計畫書應該是到研究方法都已經確定的程度，因此也應該把訪談大綱、觀察記錄方式等交代清楚。

一般來說，研究方法的章節應該要包括幾個部份。

（1）方法的適切性：根據研究發問，應該要蒐集怎樣的資料來回答問題。為何是這個研究方法，而不是其他方法？研究方法的考量，最重要的當然是它是回答你的研究問題最好的方法，但是方法的選擇也受到研究倫理、個人特質、資源、外在條件等限制。也許長期追蹤調查是最適合的研究方法，但是你想二年畢業，不可能做五年長期追蹤調查。你想做大規模普查，可是申請不到經費。你想引用既有統計資料，可是發現原有的調查沒有考慮你需要的變項。你想對兒童做深入訪談，可是個性不適合。你想到社區參與觀察，可是進不去。你想到醫院進行研究，可是得不到許可。你想研究社會運動，可是和運動團體吵架。研究方法是在各種條件衡量之下所做的決定，但是仍然必須對你實際的操作提出合理的解釋。

（2）研究設計：研究設計並不同於特定的蒐集資料的方法（如問卷調查、訪談、觀察等）。它意指研究的架構，以確立足以回答研究發問的證據型態為何。最常見的研究設計有，準/實驗法（quasi/experimental study）、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橫斷研究法（cross-sectional study）、縱貫研究法（longitudinal study）、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等。舉例來說，某個研究女性在家工作的論文，研究者先在女性雜誌上刊登問卷，自願者可以留下聯絡方式將問卷寄回。根據問卷結果建構在家工作類型之後，從中尋找適合的受訪者進行深入訪談。或者，如某原住民飲食習慣演變的研究，一方面計算不同時代食物攝取熱量的卡路里數，一方面分析食物（如肉類）的（宗教）象徵意義。結果發現，儘管食物種類不斷改變，其熱量攝取的總數卻保持穩定。

(3) 具體的研究方法：例如訪談要問些甚麼問題，如何進行，訪談誰？甚麼是參與式觀察？如何記錄環境行為？如何調查社會關係的動態過程？以及如何分析你所獲得的資料。

如果是採用深入訪談或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應儘可能描述與反省研究者如何進入田野、研究者和田野的關係、研究者的社會角色以及實際的研究進行過程。既然研究者是研究過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研究者影響研究的進行與結果，因此應對研究者的角色進行反省。而研究過程的反省將有助於讀者對於資料內容與分析的判斷，也可對今後其他研究者有所啟發。雖然研究生大都接受研究不是客觀中立的論點，但是絕大多數的論文，甚至參與觀察式的論文，卻看不到研究者。在一篇談論宗教儀式的論文中，作者並未說明他是不是教徒，也沒有說明他如何取得資料。一篇檢討社區運動或歷史保存運動的論文，從論文裡卻又看不到研究者的位置。舉例來說，如果進行一個迪化街歷史保存的研究，研究者代表臺北市政府（都發局或文化局）、學術團體、民間團體、當地業主或居民，這些不同的研究者角色會影響他如何進入田野、研究對象如何看待研究者、願意提供甚麼資料，以及研究者分析現象的觀點與考慮。關於研究者的描述與分析，可以讓讀者知道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以及其如何影響研究的結果，可以幫助讀者判斷資料與分析的可信度。近來有愈來愈多的學位論文處理研究者與研究田野的關係，也在正文中撰寫其研究過程（例如丁仁傑，1999；吳文煜，2003；林秀芬，2002；唐筱雯，1999；高瑜，2003；高穎超，2006；雷風恆，1995），讀者可以參考。

有不少論文基於個人生活條件的限制，往往研究自己所熟悉的田野、人群。這種選擇無可厚非，但是既然是論文，即使

是後設，還是必須說服讀者你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是合理的。然而研究對象和範圍隨著研究者的研究發問而來，必須選擇最適合、具有足夠資料來回答這個發問的研究對象。當然，有時受限於時間、語言能力、田野無法進入等原因，所以無法研究最適當的田野，但是對於研究對象選取的說明仍然無法迴避。研究生有時候先選定了田野或訪談對象，然後才去找研究問題；所以又常常發生發問和田野資料不一致的情形。例如，有學生對實施開放教育的校園空間有興趣，但是因為他住在臺中，又認識某校的校長，可以進校研究獲取許多資料，然而該校只是有一點點教育改革的想法，並沒有實施開放教育，而在空間變革上也沒有多大的新構想，以致於研究者再努力蒐集資料，都很難回答他的研究問題。如果真的對開放教育空間有興趣，就應該在此條件下，選擇一所或多所不同的能夠回答此問題的學校，也許是宜蘭縣或臺北縣某個小學最適合。

另有一篇有關人行道佔用的論文，討論行人、車主、商家、政府等不同群體的作為，但是沒有處理社區的層次。我當時正好看到一個電視節目，就在討論人行道佔用。記者到了台北縣永和，發現將車停進路邊停車格後，雜貨店的老闆就出來告訴他停車不可以超過五點。原來這是一個具有社區意識的地方，居民組成社區組織，負責管理原來應該是屬於公共的停車位。然後，使用者付費，將停車費回饋給社區。白天允許社區外的訪客停車，但是下班之後，使用權就歸給付費者。我問研究者，是否打算討論社區的角色。他說，他所研究的路段並沒有發生這樣的現象，所以沒有辦法寫。這樣的回答看似沒錯，但是也沒有切入問題的中心。我可以挑戰他，是因為他文獻回顧不夠，導致田野選擇錯誤，所以應該補做調查。究竟該不該

討論社區，還是要回到研究現象以及發問本身：社區究竟在人行道佔用的現象中扮演什麼角色？能否獨立來看？如果不處理，會不會危及此論文的完整性？這是劃定研究範圍的問題。而處理的方式，也有很多種。研究者可以再補做田野調查，補足這個部分。也可以利用二手資料加以討論。或者有一套合理的說法，證明社區可以成為下一個論文的主題。總之，學生實際在做論文時，研究對象與範圍的界定，往往有些任意、考慮方便性，其實從問題推到研究設計最好有個清楚的邏輯，即使實際有困難無法達成，也要有個合理的說法。

有一篇關於地震後女性居民生活經驗的論文，在文獻回顧中研究者企圖呈現女性的觀點。有許多既有研究發現，災變之後家庭暴力會增加，但是在她的論文之中，並沒有提到家庭暴力。口試時問她，十五位女性受訪者當中有沒有提到家庭暴力，她說她的受訪者沒有遭遇，但是聽說社區中有一戶家裡有嚴重的家庭暴力，社區中的居民皆知，但是即使報了警亦無法處理，她也無法找到這位受暴者進行訪談，因為她先生控制太太很嚴。這個時候，研究者最起碼仍然可以做兩件事情。第一是把實情說出，因為她根據理論抽樣，應該要找與家庭暴力有關的受訪者，但是無法建立關係。也許將來有管道的人，例如社工人員，可以針對這個現象進行研究。另外是，可以探討社區中在別的家庭中發生的家庭暴力事件，會不會影響到女性受訪者的認知或行為。

多少個樣本才夠？

有的學生喜歡問，多少個樣本才夠？這種問題很難回答，因為要看研究發問的複雜程度、受訪者（或田野個案）生命經

驗的豐富性、研究者的訪談能力與分析能力等才能判定。如果是扎根理論者可能會告訴你，到了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時候，研究就可以停止。不過怎樣叫做理論飽和也是一種價值判斷；一個研究者可能覺得就這樣，沒有新東西了，另一個研究者可能會不斷在其中發掘新的概念。如果硬要給個大略的經驗平均值，若使用深入訪談的方法，大概是十五到四十個（受訪者）之間吧！我的經驗值是碩士論文十五位、博士論文四十位。不過在數量之外，還有一件事必須提醒。許多台灣研究生由於生命經驗與人際網絡所限，若只透過親友介紹或者網路徵求受訪者，往往研究對象過度集中在中產階級、高學歷、都會區的樣本，如此一方面可能窄化了理論創見的潛能，一方面繼續將邊緣團體邊緣化。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學位論文採用少數個案的研究設計，例如有關性別意識的碩士論文我找到五篇，其受訪者分別是二、二、三、五、五個。事實上，訪談的受訪者數量愈少，論文愈難寫，因為此時受訪者的生命經驗豐富與否、表達能力與意願是否很高，以及研究者深入分析資料的功力就愈有關鍵性的影響。樣本數少，樣本所能涵蓋的變異可能較小，議題的討論深度就可能不足。由於同性戀、婚姻暴力、情色經驗等牽涉個人隱私，受訪者不易尋找，研究者經常就倚賴人際關係，而採取方便性抽樣（並非依據理論概念來尋找受訪者）。因此這些數量極少的個案是否合乎研究發問的需求不無疑問。如果個案只有一、二位，研究者的訪談與資料分析的深度就非常重要，否則讀者可以閱讀傳記就好。對於研究生而言，如果人生與研究經驗不夠豐富，我倒是建議先不要進行這種個案研究，等累積更多研究經驗之後再做不遲。如果真的對這種個案研

究有興趣，可以先參考《小腳與西服》（張邦梅，1996）以及《多桑與紅玫瑰》（陳文玲，2000），看看如何從一個具有豐富人生的個案連結到一個時代，或者閱讀蔡培元（2007）如何藉由自我生命經驗的反思、媒體/廣告/畢業紀念冊的文本分析、針對親友的訪談，從而以自己身為胖子的經歷，推廣到胖子在臺灣社會的處境。

漸行漸遠：概念的操作化

問卷調查牽涉如何將理論概念變成可操作、可測量的變項。這個過程需要許多經驗和訓練。做的不好，經常測到的並不是你原來有興趣的概念。先舉一個簡單的實例，臺鐵試辦女性專用車廂的時候，保守的男權主義者和基進的女性主義者分別以不同的觀點與關切而持反對的立場。試想，如果某個性別意識的量表有這樣的題目：「你是否支持女性專用車廂？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必定無法測出受試者的性別意識。

有次我在北京參加研討會，有學者的研究問卷中有一題：「你是否同意男人應該剛柔並濟？」結果同意率高達78%，所以該作者推論中國男人的性別意識已經大幅提昇。問題是，「剛柔並濟」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我們不清楚受訪者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心中想的是什麼意象。是男人可以留長髮？會哭？喜歡抱小孩？願意當「小白臉」？不得而知。而若研究者將此名詞轉換成「雌雄同體」、「中性」、「不男不女」、「可男可女」來進行調查，可能回答同意的比率會有很大的差異。結果測量到的，只是受訪者對此名詞（主觀解釋）的接受程度，很難反映其對於男性角色的認知。

又如，作者若對文化代理人的理論概念不夠清楚，最後可能只是以「曾經出國唸書或經商」的人來代表，而沒有抓到「文化代理」之真正意涵。當然研究一定會有結果，但是也許研究結果和原始概念差距很遠。質性研究同樣牽涉概念的界定。一篇關於自助旅行的論文，根據既有文獻與統計資料的討論後，研究者認為自助旅行的基本精神是「自由選擇」，也就是不參加旅行團、也不由旅行社代訂套裝旅遊產品（半自助）。因此一個人或一家人自己安排行程出遊，就算自助旅行。這種界定其實是從旅遊業者的觀點出發，而不是從自助旅行者（特別是女性）的經驗出發。他論文的副標題：*individual travelers*也是旅行社所慣用的英文。假設研究者關心女性的旅行經驗，那麼除了自由選擇之外，她是一個人還是幾個女性朋友或與先生一同出遊，恐怕會有非常不同的經驗。亦即是否脫離自身社會中的性別關係、共同旅遊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有無豔遇或性騷擾的可能，都是重要的需要考量的因素。研究者對於概念的界定，會影響受訪者的選取，因而也影響論文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討論。

有一篇關於空間認知的期末報告，主題是空間認知和空間行為之間的關係，而以某一社區婦女為樣本。有關空間行為部分，他將婦女社區活動區分為交通、飲食、購物、休閒等活動，問項包括：您大約多久去一次髮廊？您多久運動一次？您通常在哪裡買菜？您一般多在甚麼時候買菜？而有關空間認知的問項，則包括：您知道國宅內有幾家早餐店嗎？您知道國宅內哪種型式的晚餐店最多呢？社區內的頂好超市營業至晚上幾點呢？您知道國宅內有多少家髮廊嗎？諸如此類。當作者要把空間認知與空間行為這兩個概念操作化，變成可以測量的問項

之後，問項所問到的是否就是原來作者想要知道的？有關空間行為部分，為甚麼是交通、飲食、購物、休閒，為甚麼不是倒垃圾、陪小孩散步？亦即這些問項是否從田野婦女的生活導出，還是研究者自以為是的分類認定。有關空間認知，是否知道社區裡有幾家店、營業時間為何，就代表婦女對於社區有清楚的空間認知嗎？舉例來說，住在臺大附近的某個居民，可能每天都外出吃早餐，但是每天都到麥當勞，所以他可能不知道隔壁有一家IS咖啡館、巷子裡有義大利早餐店；反過來，一個偶而外食的人，卻也有可能對附近的餐廳如數家珍。究竟研究者對於空間認知的定義為何？作者雖然研究婦女，但是婦女只不過是一個變項而已，作者並沒有「性別觀點」。

更值得討論的是，研究者的假設是，婦女的日常活動多在社區內進行時，其對社區脈絡資訊之察覺（亦即空間認知）就愈清晰。其研究結果卻發現，有關空間認知的部份，幾乎都否認了研究的假設，亦即活動與認知並沒有統計顯著相關。這有幾種可能，如果這個假設是地理學界公認的，那此研究的否認，可能有關鍵、劃時代的意義。第二種，是研究的假設錯誤，那研究者要討論其假設是根據甚麼既有理論推導而來。第三種可能是研究者的方法錯誤，亦即測量工具有誤，以致於沒有測到原來想測的東西。這樣就是一個失敗的研究，可能要重來，除非他所使用的測量工具（問項）也是地理學界本來就接受的，否則此研究並無太大的意義。

8

訪談作為一種交談行動



Glaser與Strauss（1967）說，all is data。確實，檔案、電影、廣告、部落格、臉書、日記、笑話等既有文本，以及經由問卷調查、訪談、觀察、實驗等方法所獲得的訊息，都是研究可用的資料。福爾摩斯就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觀察高手。不過Webb等（2000）指出，儘管福爾摩斯的故事人盡皆知，但是物理證據（包括實物與空間）卻是受到社會學者低估的資料來源。若能與其它方法併用，可以帶給研究莫大的助益。實質環境軌跡觀察的方法非常多樣而有趣，可以刺激我們的想像力，也增添研究的樂趣。例如從汽車收音機設定的頻道可以判斷駕駛的興趣或政黨認同；從汽車擋風玻璃上蟲子被撞死的樣子，可以推斷當時的車速；從美術館展覽櫥窗玻璃上的指紋與鼻印的數量與高度，可以推估展覽受歡迎程度以及觀眾年齡層的分佈；從教科書上的摺角、指紋、筆記，書本側面變髒的頁數，可以知道讀者是否認真閱讀該書；樹木的年輪不只告訴我們樹齡，也傳遞了歷年氣候的訊息；世界各大都市愈來愈多的弧形、有隔板、會自動收起的公共座椅，反映的是新自由主義都市治理的排他美學；還有研究者不必做收視率調查，只要觀察

自來水廠水位瞬間降下的刻度，就可以知道美國職棒冠軍賽與總統候選人辯論會，那個電視節目觀眾比較多（因為節目一進入廣告，觀眾馬上衝進廁所使用抽水馬桶）。*

訪談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蒐集資料的方法。一位好的訪員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是一個好的談話對象。尊重他人、擅於傾聽、能夠理解、給予回應是他們共同的特質。不過日常交談和學術訪談仍然有所不同。日常交談通常沒有預設談話的主題，話題隨時在轉移，所以我們經常會突然說：「咦，我們怎麼會講到這裡？」；沒有問與答的特定角色，雙方同時是問問題與回答問題的人；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話題，對於對方所說的話經常不求甚解，沒聽懂就算了，只要談話能繼續進行，不必非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不可。森京子（2008）說的好，聊天（八卦）的重點就是聊天，

不是主題、結果，或訊息。如果聊個兩小時之後，還是沒人知道任何原本就不知道的事，我們一點也不會失望。就像我們去逛街四小時，最後沒有買到東西一樣——誰在乎呢？我們只是一起聊天、打發時間，還會想要更多的什麼呢？（頁242）

學術訪談則不可能如此奢侈。通常會預設一個目標，有特定的問題，希望能夠聽到受訪者敘說的故事。訪員也需要對研究主題的基本知識有足夠的準備。

* 如何觀察空間，如何有系統地使用環境認知圖、行為圖示等方法來研究空間行為，請見「小畢空間出版社」的Facebook討論區〈空間會說話〉一文。

不過，同樣是訪談，實證主義、現象學、詮釋學、心理分析等取向的訪談，對於訪談的看法與操作過程卻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傳統實證主義的訪談是以心理學的行為主義與實驗研究方法做為典範，亦即將訪談視為一個刺激—反應的過程。唯有在確保每一位受訪者都受到相同的刺激時，我們才能夠比較不同受訪者的反應。亦即唯有訪談的標準化才能夠保證測量的一致性（Fowler & Mangione, 1990）。

對於標準化訪談而言，訪談總是存在誤差，「真實」就等於實際得到的答案加上誤差。誤差來自於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如抽樣的誤差、訪談的用字遣辭與問題的先後次序、訪談的地點，或不同訪員的差異。它可以利用訪員的訓練、訪談手冊的編訂，以及更複雜的統計分析來解決。研究者認為「事實」是先於、外在於研究者而存在的。透過標準化的訪談過程，研究者可以逼近真實。

傳統訪談範型強調訪談是一個機械式的蒐集資料的過程，是一個人問問題，另一個人回答問題。訪員視受訪者為提供資料的機器，而研究者又視訪員為蒐集資料的機器（傳統大型社會研究，都需要訓練訪員代研究者進行訪談）。所以受訪者與訪員在訪談的過程中，都是沒有個性的參與者。Oakley（1981）認為，傳統訪談預設了男性社會學的模式，假定研究的中立與客觀，卻忽視研究中的關係以及提供資訊的不平等。論文著重資料的取得與分析，卻不討論訪員與受訪者相互的關係、對研究的感受，與互動的品質。Smart（1984）更指出，女性訪員在訪談具有權力的男人時，會受到雙重壓迫，其一是女性不該插嘴，其二是訪員應該被動。結果這種沈默似乎意味著贊同，因而強化了社會既有的性別不平等關係。

在詮釋學的學術傳統下，Mishler (1986) 則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腦中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訪員可以理解的、敘說故事的方式，去重構他的經驗和歷史。受訪者與訪員的先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在敘說與問答的過程中得到溝通與反省，以共同創建一個彼此都能夠理解的資料。所以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親身訪談與問卷不同，研究者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如果不追問問題，不質疑受訪者所說，不利用自己的知識與之對話，只用已設計好的問題，那麼為什麼不叫他們直接填寫問卷或與機器講話就好了。

一位參與阿魯巴研究的受訪者，在訪談結束後告訴我，他在來我研究室的路途中，其實有點忐忑不安。雖然答應接受訪談，可是阿魯巴不就那麼回事嗎，四個人架住同學的手腳往一棵樹上撞，講個五分鐘應該就講完了。他自己也很訝異，在問答對話的過程中，光是阿魯巴，他居然可以講了一個半小時。而有些講述內容，其實他自己事先也從來沒有想過。藉由研究者的發問，他可以重新回溯過往的情節，也可能在思辯中形成新的觀點。例如我問，除了阿魯巴，還有什麼是以生殖器為焦點的遊戲？有沒有「失敗」的阿魯巴？有人說阿魯巴是一種性騷擾/模擬性交，你覺得呢？可以只阿人，而從來不被阿嗎？可以主動說，我想被阿嗎？如果有女生在場，阿魯巴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班上如果有已經出櫃的男同志，他會參與阿魯巴嗎？

關於上述訪談的差異，Kvale (1996) 提出有趣的比喻。實證論的訪談者有如礦工 (miner)，其目的是在不受到引導問題

的污染下，從受訪者的經驗中挖掘資料或意義。此時，知識不受礦工的污染，存在受訪者的心中等待有人去發現 (頁3)。建構論的訪員則有如旅人 (traveler)。她行經地景、探索這個國度的各種面向，藉由共遊與對話讓住民講述其生活世界的故事。故事與其意義在旅途中慢慢開展。訪談這個旅程，不只帶來新的知識，也對旅人 (研究者) 產生轉化 (transformative) 的效果。研究者在過程中發現並反省在自己國度裡本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與風俗，因而導致新的自我理解 (頁4)。

我在紐約就讀博士班時，曾針對台灣留學生的物的意義進行訪談。其中一位受訪者是我本來就已經認識的朋友。第一次訪談的時候，不論我如何詢問、旁敲側擊、舉例，她都說沒有什麼物品對她而言有特別的意義。以我們的關係而言，她沒有必要故意隱藏資訊。於是我只好結束第一次訪談。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又對她進行第二次訪談，如同前次，她還是沒有主動提到任何特別的物品。後來在訪談過程中，我問及她在台灣所住的房間的狀況，她談到房間裡面有冰箱、冷氣，這在當時實屬罕見。我馬上表示高度的興趣，請她繼續描述這些物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對她的意義為何。她有點遲疑，認為我是在寫學位論文，怎麼可能會對冰箱、冷氣有興趣。在我確認了這確實是我想要的資訊後，她開始說了這些物品的故事，然後又延伸到眼鏡布、皮包、毛衣、自動鉛筆等許多生活中的物品。她還說明這些物品的特質，與她對於電視節目、電影的偏好，以及個人特質有關係。這個訪談經驗顯示，受訪者在理解研究主題的情況下，主動給予她認為有意義、對研究有幫助的資訊，但是她的理解可能與研究者有所落差。在訪談的過程中，雙方經由交談逐漸釐清彼此的關切。也就是說，冰箱、眼鏡布等物

品，在一個撰寫論文的脈絡下，並沒有出現在她構築的故事中。然後在一個偶然的對話中（描述台灣的房間），她才確認了它們對於論文的意義。

九二一地震後，一位住在南投的教授朋友打電話給我。她知道我過去曾經做過住宅輻射鋼筋、林肯大郡、地層下陷等災害研究。她在地震過後二個星期才開始作惡夢，她想知道根據災害心理學文獻，這樣是否算正常。接著，她提到系上有位同事在地震過後就進行一項研究計畫，而她則成為第一位受訪者。她對於作為別人的研究對象，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可是究竟怎麼回事，也說不清楚。由於她是女性主義者，後來我問她，如果我在進行一項性別課程教學的研究計畫，找她當我的受訪者，她是否會覺得很不舒服。她答道，不會。這其間的差別在哪呢？經過持續交談後，她說，作為一位易受傷的（vulnerable）受災戶，她連什麼時候作惡夢是否正常都不敢肯定，如何能夠成為一位有主見、有自信的受訪對象。可是就性別教學而言，她是專家，可以侃侃而談，因此樂於當個受訪者。這個日常交談經驗顯示，訪談的答案並非原來就已經在那裡等待發現，而是經由雙方對話的過程，建構一個新的理解。

訪談因而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以塗鴉為例，當我詢問什麼是塗鴉時，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回答，在公共的牆面上寫字或畫圖，是一種破壞公物的行為。這個時候，答案好像有點肯定。接著，請他們具體指出曾經看過的塗鴉實例；有沒有討厭的、喜歡的。通常總是有幾個或者幽默、或者美美的塗鴉，他們會覺得不錯，還蠻喜歡的。然後，他們對於塗鴉是一種不道德行為的信念，開始有點動搖了。究竟是侵犯了公共空間的產權，還是塗鴉的內容，讓人無法接受？電線桿上書寫的「天國

近了」算不算塗鴉？社區圍牆上張貼的「證嚴靜思語」又算不算塗鴉？變電箱上面的風景或卡通圖案呢？這個時候再回到訪談開頭的問題，什麼是塗鴉、喜不喜歡塗鴉，恐怕又會得到不同的答案了。也就是說，受訪者對於塗鴉的觀感並不事先存在一個簡單、固定、有意識的答案。

臺鐵實施女性專用車廂的時候，我問了許多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朋友都認為很好，或者沒有什麼不好。她們的理由是，女性專用車廂雖然不能根本解決性騷擾的問題，但是至少是一個值得採行的階段性策略。在專用車廂中，女性可以放鬆身體與心情，不必擔心男人的鹹豬手。在她們陳述完理由與經驗之後，我接著詢問，女性專用車廂可以是一個放大的博愛座（博愛車廂）嗎？它是一種類似婦女保障名額的積極性補救措施嗎？可以在其中形成女性成長團體來對抗性騷擾嗎？穿著行為舉止都像男人的女人，會不會讓人以為她走錯車廂？如果考慮社會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同性戀者，則專用車廂的考慮又會有何不同？經過這樣的對話過程後，她們的答案似乎不再那麼肯定了。

訪談過程中，怎樣的回答算是滿意的答案，怎樣的回答又需要持續的追問呢？這牽涉訪員的判斷，與訪員的知識背景、生命經驗有關。記得有一次訪談一位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男性工程師，關於他的性別意識成長經驗。他告訴我因為他不抽煙不喝酒，很難與男同事打成一片，因此不斷思索男人是什麼的問題。我事後聽訪談錄音帶，發現我當時顯然不相信他給的理由，認為一定還有其他的事情沒有告訴我。於是我不停地追問，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理由。我對照其他訪談，如果對方告訴我他小時候因為娘娘腔而遭到同學歧視與欺侮，我似乎就認

可、滿意於對方的回答了。為什麼這樣？我反省到，因為我也不抽煙不喝酒，可是我從來不覺得這是一項困擾。事實上，這與我的社會位置有關。因為我是台大教授，因而在社交場合，別人就比較不會強迫。而是否參與社交，對我的專業影響不大。但是做為工程師，情況就不同了。如果無法打入同儕的聚會，就會失去許多內部的訊息，而影響工作品質與升遷。於是，我開始把喝酒的情境當作觀察的對象，果真發現許多勸酒的話語（「連這小杯酒也不賞光，這樣還像個男人嗎？」），確實和性別、男子氣概建構很有關係。

受訪者給怎樣的回答，也與社會價值觀脫離不了關係。Wiersma (1988) 訪談中年婦女在經歷長期的家庭主婦身份後又再度外出工作或就學。這些女性受訪者提及工作或就學經驗，都認為是生命中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件。可是在敘說如何下決定的時候，又大都給一個出於偶然的答案，例如朋友生病，因而去代班；看到報紙上獎學金的告示，沒想到就真的申請到，於是去進修。Wiersma認為在她們所處的社會當中，如果一位家庭主婦外出工作或讀書，意涵她不是一位稱職的妻子與母親，於是她不能表達是自己刻意追求的，以免遭到訪員與周遭人士的指責。偶然的因素，就成為一個共通的標準答案。

Agar (1986) 在進行美國長途卡車司機的研究發現，由於關於卡車司機的小說經常會美化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浪漫與冒險的情調，於是在訪談的時候，司機就會刻意告訴研究者他們旅程中辛苦而危險的意外事件。結果呢，小說、訪談、參與觀察得到的是三種不同版本的故事。這幾個實例都說明了，訪談的意義並不侷限在訪談情境當中，而必須放入其外部社會脈絡中來理解。

訪談的竅門

Hermanowicz (2002) 引用Goffman的話：「你不會真的了解這個人，除非你跟他上床」（頁479），批評多數學生的社會心理研究只是刮到皮毛、不夠深入（也常有同事抱怨，現在研究生經常宣稱使用深入訪談法，但是一點都不深入）。他使用性的隱喻，將訪談比喻成為約會，認為一個很棒的訪談，絕不膚淺，能夠認識彼此內在深層的東西，而成為一個高峰經驗。然而，不好的訪談則是機械式的。當然兩個陌生人不會直接上床，那只會帶來自爽，而沒有深入的相互理解。訪談因而不是純粹的性，還包括溫柔的前戲、羅曼蒂克的對話；縱使沒有終生相許，也是一段值得回憶的時光。底下綜合了既有方法學者的建議，提出訪談的竅門。至於實際上如何運用，則端視個人的理解與臨場判斷。最重要的是要多練習、練習、練習（practice）。訪談的問題，最好自己試著回答一遍。若自己都覺得不是那麼容易回答，又怎麼能寄望受訪者能在短短的時間內，給你很清楚而深入的回答。

(1) 小心使用訪談大綱

方法的選擇決定於論文的研究發問，訪談的問題同樣是依著研究發問而來。例如高穎超 (2006) 的做兵研究，有這樣的研究發問：「做兵過程裡，軍隊形構了哪些性別政體與陽剛氣質，其樣態與權力階序如何分佈，男性自我在性別與權力的關係中如何協商或抵抗？」這是研究者想要透過研究回答的問題（他不能拿上述的句子來問受訪者），但是要如何對著受訪者問問題，才能得到可以回答上述問題的資料呢？實際上，他這麼問：「您覺得，軍中有哪些事務是需要競爭的？哪些又需要

合作？」、「可否請您舉出，在您軍中同袍中感情最要好的三位弟兄。試著描述他們是什麼樣的（男）人？」也就是說，我們要設計一套研究問題（實際上要怎麼問受訪者的問題）來回答研究發問（研究要回答的理論與經驗問題）。

訪談的時候，訪員要準備多詳細的問題，依著每個人訪談經驗的多寡，而有不同的作法。經驗愈少的訪員，愈需要準備詳細的訪談須知，包括實際要發問的問題，以及預期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而可能需要追問的問題。訪談前就要熟悉這些問題，以便在訪談過程中，能夠專心傾聽，而不必擔心下一個問題要問什麼。整個訪談下來，如果看一下逐字稿會發現，訪員所說的話，可能有大半都不是原來設定的問題，而是針對受訪者的回答而追問的問題。訪談大綱只是對訪員的提醒，切記不要按照順序照本宣科，要確保受訪者的故事能夠流暢地進行。

記得曾經有一位博士生來訪問我，訪談開始後她拿出一疊卡片，每一張寫著一個問題。於是，她一題一題的唸。結果，明明是開放式訪談，她卻使用標準化的方式。我後來真的受不了，是因為當她拿出第七張卡片的時候說：「雖然剛才我在問你第三題的時候，你已經有講到這個部份，不過我還是要再問一次」，然後她就把第七題讀了一遍。這種表面上看似合乎訪談訓練的步驟，但是操作生硬，讓人以為在跟機器人對話，會影響受訪者答題的興致。更嚴重的是，只知按照自己的問題順序，有的時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Hesse-Biber (2007) 曾舉一個實例，當受訪者講到人生一個重大事件（如發現罹患癌症），仍處在傷心的情緒時，而訪員卻好像沒有聽到，就直接轉到下一個預定的問題（頁133）。Arksey與Knight (1999) 也舉例，研究者想知道愛滋病患對藥物的態度。可是受訪者只想

談自己的病情與其意義，對於藥物一點興趣都沒有。這個時候訪員不能要求受訪者回到正題，因為面對一個垂死的病人，那樣做是不道德的。儘管訪員沒有得到有用的資料、儘管感到沮喪，研究者別無選擇。

(2) 傾聽

傾聽是訪談最重要的技巧，Seidman (2006) 強調傾聽有三個層次：首先要聽到受訪者說了什麼（我認為還要注意聽受訪者沒有說什麼）；然後要聽到受訪者內在的聲音。例如我們說我肚子痛，可能是需要關心，可能是不想上學。學校行政人員針對大學男女混宿的回答是「我們沒有預設立場」，其實他可能是說校方與社會主流的看法一致。再者是在傾聽的同時，還能夠警覺談話的進行過程，察覺到已經用了多少時間了，還有多少問題還沒問，同時察覺受訪者的情緒與身體語言，以便回應新的發問。研究訪談需要比日常對話花費更大的心力。為了防止分心，訪員事前應有充分的準備與演練，將研究發問與訪談的具體問題，以及預估可能發生的狀況預作回應，讓訪談可以持續順利進行。

受訪者陳述經驗/故事的時候，當你聽到一個有趣的名詞，或是對某個概念有疑問的時候，切記不要當下就問。你可以將關鍵字記下（眼睛仍然聚精會神看著受訪者，可是手中的筆在紙上寫字），等到受訪者的陳述告一段落的時候，再追問你的疑問。否則，對方的故事讓你打斷，當你轉移話題之後，受訪者可能遺忘了本來準備要講的事情，或者你們的對話可能因此而不斷轉移方向。

受訪者的回答是否「離題」，牽涉價值判斷。研究者因為

訪談時間有限，深怕離題；然而離題（亦即不在研究者預期的回答之中）也經常帶來創見，開拓研究的視野。除非時間真的很緊，否則不妨讓受訪者敘說。Weiss（1994）認為尤其在研究的初期，是否離題比較難以判斷。他的原則是「如果懷疑，先看看那裡有什麼」（If in doubt, see what's there.）。若判斷真的離題，可以在不妨害受訪者暢所欲言的前提下，將問題拉回。例如：「[點頭]我還有一件事情想問你……」、「經過了你說的這麼多事情，你是否[研究議題]？」

傾聽不只是在訪談的當下。我在紐約就讀博士時，曾經追蹤訪談台灣留學生其物的意義。每一次訪談之前，有位留學生總是會先考我，指著她宿舍房間牆上的某張照片，問我上次訪談的時候那張照片在哪個位置。她要確認我確實有傾聽她的故事，把訪談認真當作一回事。訪談當下的傾聽，可以在訪員如何接話中，展現出來；而熟悉受訪者的故事，則可展現訪員的誠意。

（3）注意受訪者沿途留下的記號（markers）

Weiss（1994）將記號定義為在敘述過程中受訪者所提及的重要事件或感情狀態（頁77）。例如在一個關於退休的研究中，受訪者提及她母親過世。研究者於是追問：「妳剛才曾經說到妳母親過世，能否說說發生了什麼事？」受訪者於是說明其母女關係如何影響到退休之後的夫妻互動。Weiss提醒，記號發生在講述其他話題的過程中，研究者要記得，並且回到這個記號。如果放著記號讓它過去，是在暗示受訪者這個議題並不重要；而且顯示研究者只關心自己有興趣的話題，而不是受訪者的整體經驗。

（4）問如何（how）或什麼（what）vs. 問為什麼（why）

問為什麼，是在預期獲知事情發生的理由，可能得到簡短的回答；然而問如何，則可以知道事件發生的過程與細節。例如問「你為什麼要讀台大城鄉所？」，很可能得到「因為城鄉所理論與實踐並重」這種制式的回答；如果問「能否請你說說報考與就讀台大城鄉所的經過？」，受訪者很可能會說明求學的經過、父母的意見、小時的梦想、準備考試的歷程。如果覺得問為什麼太直接，還有其它比較軟性的問法，如「是什麼讓你決定[要這麼做的]？」此外，如果問「你為什麼吸煙？」，受訪者會覺得受到質疑，而起了防禦之心。可是問「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吸煙的？」，問題比較中性，受訪者沒有壓力一定要給個正確的答案。當然，「為什麼」不是不能問，在得知過程與細節之後，還是可以問為什麼，以理解受訪者陳述的理由。

（5）詢問細節

邀請受訪者說故事、給實例，儘量不要問可以用「是」或「不是」來回答的問題，也不是要他們對某件事情下判斷。例如你問：「你的老闆是否用公平的方式對待你？」你可能得到「是」或「否」這個簡單的回答。比較好的問題是：「請你描述一下你老闆跟你的關係如何？」這樣他就不能給個是否的答案，而會從不同角度描述其關係的細節。又如果詢問護士，在工作職場是否受到性別歧視，很可能得到「沒有」的回答。如果要護士描述工作的細節，可能聽到不一樣的故事。如果詢問車掌「你和司機相處的好不好？」，大概會得到「不錯啊」的答案，除非她真的有很大的不滿，才會抱怨。這樣的回答用處不大。這個時候也許可以給些情境，請她描述；例如「車子準

備開走時，有人突然說要下車，你們是怎麼處理的？」、「車子已經客滿，還有人想擠上車，怎麼辦？」、「有關打掃清潔的工作，你們是怎麼分工的？」。

相信你的直覺，覺得回答的後面應該還有故事的時候，請追問；受訪者的笑可能暗藏玄機，請追問；發現受訪者的回答有矛盾時，儘管問，不要自己任意編造邏輯去解釋。當受訪者說「他是一位好老師」、「日子很難過」，請記得讓受訪者釐清「好」、「難過」這些形容詞是何意義，並且舉出實際的例子來說明。

(6) 詢問看法或態度 (opinions)

避免在訪談開始的時候，就詢問受訪者對某個事物的看法或態度。如果你一開始就問這樣的問題，則受訪者會給你回答，然後整個訪談內容就會嘗試與此答案一致，即使他有想到矛盾的事例。與其問他「在XX之後，所上的行政效率有變好嗎？」還不如問「所上的行政效率有沒有什麼改變？」如果真的要問態度或看法的問題，可以放到訪談後段。假設，一開始就問一位男性受訪者「你認為你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嗎？」如果他回答「是」，則接下來他的回答都會努力呼應這個宣稱，而避開具有爭議的事例。所以建議先問他一些性別經驗，最後再問他會不會自認為是一名女性主義者。

(7) 什麼是引導性的問題 (leading question)

幾乎每一本討論訪談方法的書籍，都會提醒讀者不要問引導性的問題。什麼是引導性的問題？先舉一個問卷的實例。多年前政府計劃在蘭嶼設立國家公園，曾針對蘭嶼居民發出問

卷。題目是：你希望蘭嶼成為1) 垃圾掩埋場，2) 國家公園，3) 核能廢料場。結論可想而知，將近百分之百的民眾都希望蘭嶼成立國家公園。紅極一時的歌唱選秀節目，主持人的發問，也經常是引導性的問題。例如「你剛剛因為緊張所以忘詞對不對？」、「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表現不好，所以流淚？」、「你現在是不是很自責？」參賽者在這種情境下，大概只能點頭稱是，好讓節目繼續下去。在這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除非他真的受不了這種推測與解釋，否則不太會否認或辯解。比較沒有引導的問法是開放、不預設方向的問題，例如「能不能跟我說一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你而言，這意味著什麼？」、「你當時的感覺是…」。

這讓我聯想到，近來媒體經常報導有男生利用電影院包場、大賣場電視牆、小學朝會等公開場合，向女友表白說：「嫁給我，好嗎？」旁邊的親朋好友或者陌生人，通常加入鼓勵（鼓譟）行列，高喊「嫁給他」。女生最後（為了給啦啦隊一個交待）經常是感動地流著淚說：「我願意」。這種求婚儀式，不只是引導性問題了，而是一種情感勒索。試想，如果女生說「不」，場面會有多難堪。如果說「我還需要考慮一下」，也無法收拾場面。求婚可以浪漫，可以有創意，但是利用公眾的壓力，不是浪漫，而是恐怖了。還有，為什麼是「嫁給我吧」，而不是「我們結婚吧」？

當受訪者沒有直接給出答案時，訪員有時候會給個實例來讓訪談繼續，或者藉由聯想來刺激想像。此時，要注意不要引導或限制受訪者回答的方向。例如研究父母如何教導青少年約會的問題，你用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詢問：「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媽媽總是警告我，不要隨便約會，如果不小心可能會懷孕，那就麻煩了。你父母有跟你說過類似的話嗎？」這樣的問話會

限制了受訪者回答的空間。比較好的方式是，問她有沒有和父母談過約會的話題。如果有，就接著問對話的內容。

點頭，或者說「對，我同意」算不算引導呢？嚴格來說，沒有完全客觀中立的反應。沒有表情、不發一語，並不表示沒有反應，它就是一種反應。適當的「嗯」、「對」、「是」，加上專注的表情與身體姿勢，表示訪員有注意聽，可以鼓勵受訪者繼續往下講。專注與誠意有時無法騙人，受訪者會從你的接話中，得知你是否傾聽、是否有聽懂。表情也不能過於專業。我曾經接受一位記者訪問，無論我說什麼，為了表示他的專業，他總是報以高亢的笑聲。我察覺那不是發自內心，而是職業性的乾笑。隨後，他問完問題後，總是接著一句，「本來我是不該這麼問的」、「這樣問也許會冒犯了你」，聽起來有點虛偽，我繼續說下去的動力就因而削減了。

(8) 訪員可以自我揭露嗎？

一種標準的說法是，等到訪談結束後再說（如Legard, Keegan & Ward, 2003）。不過也不必然如此，因為受訪者願意幫助我們，侃侃而談，如果我們守口如瓶不發一言不是很奇怪嗎？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讓受訪者從你的談話中，察覺你的偏好與價值觀，因而在隨後的回答中小心翼翼或者刻意討好。訪員的分享，也不能帶給受訪者壓力，認為要給同等的回報。記得有次我訪談一位即將到紐約就學的留學生，訪談前我們先約了吃午飯。這個時候我們是朋友的關係，邊吃邊聊。他問我在紐約讀書的經驗。等到飯後開始正式的訪談，而我有一個問題是「出國前，你對紐約的印象為何？」，結果他的答案幾乎就是複製我剛剛的敘述。

Oakley (1981) 的個人經驗是，有關該研究或研究者個人的問題，她會儘可能翔實回答。有關需要建議（例如該不該墮胎、找誰墮胎）的問題，她也儘量回答，但會說明是根據她個人的經驗，以免受訪者把她的意見當作權威。然後，視問題之性質，建議受訪者向適當的人詢問。Ribbens (1989) 則提醒，對於某些受訪者而言，研究者談論自己是在要求對方有對等的回應與表白；對其他受訪者而言，則代表研究者的誠懇。研究者談論自己，也要注意不要打斷受訪者的思緒與敘述。

若論文的主題牽涉敏感的議題，這項挑戰就更難以應付了。如果你計畫訪談同志關於他們的認同歷程，則必須預期受訪者很可能反問你是不是同志？不管你是不是同志，是否準備好要出櫃，都要先想好一種不會傷害人或傷了自己的說詞。如果你要訪問從事性工作的青少年，你必然會問及她們的從業歷程，很可能她們也會問你的性經驗，你準備好要向她們一一回答了嗎？一位性別研究者曾提及，她到酒店從事參與觀察，一名酒家小姐告訴她，最好的研究就是自己做做看，於是拿出酒店小姐的服裝請她穿上。此時，研究者該怎麼回應？

反過來說，訪員不能藉著研究的機會，或者咄咄逼人，或者給對方壓力要其表態。訪員也不可以借用訪談的機會，詢問問題來滿足研究者個人的好奇心。例如同性戀在我們社會中還存在污名的時候，就不可以在訪談過程中，故意製造壓力或情感要脅，問對方是不是同志？我在研究男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時，不會問對方是否同志的問題，即使男同志確實在男性女性主義者中佔了很大的比例。有一次，在訪談快要結束時，我問一位男性受訪者說，根據我過去的訪談經驗，男性會關心性別通常有底下幾種可能：1) 父親是大男人，2) 女友是女性主義

者，3) 從小關心公平正義，4) 長子或長孫，5) 在女性為多數的環境中生活，6) 娘娘腔，7) 男同志，8) 認識女性受害者。他回答：我是第七種。我的問話給對方一個寬廣而安全的回答空間，意外的是受訪者在此情境下順勢出櫃。

(9) 可以和受訪者爭辯嗎？

看情況。如果是向上研究（研究菁英），爭辯可能會危及訪談的關係，讓受訪者不悅。如果是向下研究，例如一位已婚大學教授訪談年輕母親如何養育子女的經驗，則訪員代表權威，受訪者會深怕自己沒有經驗，說錯話。如果在社會位階上旗鼓相當，判斷對方可以接受不同的意見，則可能因為爭辯而帶來更為深入的理解。常有女性主義者訪談男性，在聽到性別歧視的言語時，因為怕破壞關係，而忍氣吞聲。事後，卻又為自己的沉默、沒有反擊而懊惱，認為自己成了性別歧視的共犯。不過也有研究者認為反正不太可能在訪談的關係中就改變受訪者的態度，何必為此危及雙方關係，這樣反而會研究不到某一種受訪者。反正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等論文發表後，期待可以改變社會大眾的觀念。有一種不錯的方式則是，不要把這種「異見」當作是自己的，可以說：「以前有一位受訪者認為[不同於受訪者的看法]，你覺得如何？」讓受訪者有機會，一方面得知他的看法不是唯一，一方面可以對不同的意見提出反駁或認同，而不至於與訪員發生衝突。

另外一個問題是，可以訪談你討厭的人嗎？例如基進女性主義者能否訪談沙豬男。這也因人而異。有的人的個性是能夠與討厭的人對話，有的人則會區分事情與人，會討厭他所做的事情，但不是整個人。不過為了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最好能夠

訪問具有差異的受訪者，如果自己真的無法親身訪談，可以請同儕幫忙。

(10) 聽見口頭禪

把逐字稿拿給指導教授看（如果確認經過處理之後，沒有隱私的問題），他人可以指出自己說話的習慣。例如是否會搶話、沈默、口頭禪之類的。就像自己的書寫習慣，自己有盲點看不出來，別人就比較容易察覺你用字遣詞的怪異之處。常聽見的口頭禪有，「然後」、「我發現」、「那」、「對」、「你知道嗎？」、「你懂我的意思嗎？」、「我的意思是」、「簡單的說」等。有的時候，對自己而言，可能只是口頭禪，並沒有特殊的意義，但是對方聽起來卻可能有不好的意思。例如，有人習慣用「所以」當作發問的開頭，如「所以這不是你自願的？」、「所以一開始你的論文題目並不是這樣的」、「所以你一進公司就跟他認識了」，「所以」這個詞，這時會有肯定或下判斷的意思。同樣的，「你知道嗎？」對說者而言是無意義發語詞，對聽者而言，卻可能有質疑的意味。

訪談時，不要用質疑的口氣，或有價值判斷的問話，讓對方的能力受到懷疑，例如「你會日文喔！」我記得在國外，老師告訴我，要說「Do you speak Chinese?」而不是「Can you speak Chinese?」。Do you可以解釋成，對方平常說或不說，比較沒有價值判斷；Can you則好像在問對方有沒有能力。

(11) 沉默的意義

一群朋友聊天的時候，如果出現沉默，總是會有人趕緊開啟新話題打破沉默。但兩人若是知心朋友，沉默卻有可能

是心靈的交流。一對一的訪談，要如何面對沉默呢？Gorden (1969) 說得好，「沉默就像是音樂的休止符」（頁179），沒有休止符的音樂就不成音樂了。沒有靜默的訪談，顯示訪員的焦躁與不安，這種情緒會感染受訪者。訪談的第一個技能就是不要打斷受訪者的談話。如果受訪者完成一個句子，音調傳達出結束的訊息，然後看著訪員，此時二秒鐘的停頓就可以確定受訪者已經結束這段談話。如果受訪者在句子的中間停頓，若有所思地看著無名之處，十秒鐘的停頓後發問，也並不保證不是打斷。沈默配合專注的面部表情與姿勢，可以給受訪者妳對於她的故事有高度興趣的印象。打斷談話則傳達失去興趣與不耐。然而過多的沉默也可能帶來困窘，甚至帶給受訪者威脅。因此，訪員應該對於受訪者的步調與期待具有高度的敏感。

(12) 訪談需要時間

根據我過去訪談的經驗，不論主題是物的意義、已婚婦女的家、阿魯巴，還是同志認同，平均的訪談時間大約都是一個半到二小時左右。這樣的長度，可以涵蓋研究者有興趣的議題，也是受訪者可以接受的談話長度。當然偶而也有不到一小時就結束，或者長達七個小時，數度抱頭痛哭的經驗。不過，我這裡要講的是，觸及比較個人、敏感議題的時候，需要時間來建立信任關係、醞釀分享的氣氛。我曾經訪談一位與公婆住在一起的已婚女性，問及此種居住方式的時候，她強調如此可以相互幫忙接手帶小孩做家事，生活較自由，沒有想過要搬家。我們在她家裡不同空間中穿梭，訪談後段問及臥房裡的佈置，她答道眼前所見的兩張藤椅是全家唯一由她所選擇的家具，算是作為新娘的權利。「唯一」這個詞，讓我感受到她的

情緒。接著，她說本來喜歡盆栽，但是婆婆認為窗台上的盆栽會引來蚊蟲，所以作罷。她認為小孩臥房的主燈太暗會傷眼睛，想要換燈，可是婆婆以浪費為由否決了。她說種植盆栽的興趣可以放棄，但是堅持不能犧牲小孩的視力。於是，有天她以尾牙抽到燈具為由，在不傷及和氣的情況下，把燈換了。訪談結束前聽到的這個故事，與前面正面和樂融融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別。

另一位女性受訪者，為了小孩，舉家從台北市區遷往郊區。問及居家環境，她頗為驕傲，認為大自然給小孩很健康的成長空間。房子也是自己搭建的，處處充滿感情。訪談結束後，她以蛋炒飯款待我。一面吃飯一面聊天，她才說生完小孩後那幾年，簡直不是人過的。因為她放棄了原有的工作，每天和小孩在一起，知識上幾乎是停頓的。可是同樣的期間，卻看到先生的事業不停精進。她雖無怨無悔，往事卻不堪回首。

面對陌生人，我們總是希望展現美好的一面，不要數落親人的不是。如果時間對了，找到能夠聽得懂的人，才會以感情相訴。

(13) 圖像與訪談

畫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並不陌生，跨文化兒童研究預設兒童表達溝通能力較弱，經常使用畫圖的方法；臨床精神醫學的墨跡測驗常用以測量人格；發展心理學使用畫圖法來測量兒童的認知能力發展；諮商與治療情境，也經常使用畫圖，來理解受試者的情緒需求與心理動能；環境心理學的「環境自傳」（environmental autobiography）（Boschetti, 1987）要設計者畫下記憶中的兒時空間，藉以探討兒時空間體驗與其設計偏好之間

的關聯；Ziller（1990）請受訪者拍攝12張照片告訴別人他是誰（something about who you are）來探索自我概念；社會科學則在訪談中使用畫圖來幫助回溯記憶、解除尷尬。

高穎超（2006）的做兵研究，因體會到受訪軍人的談話經常在不同的時空中跳躍，訪員一時難以釐清究竟是在說新訓、高裝檢、演習，還是日常業務的刁難。於是他請受訪者繪製「生命曲線圖」，以時間為橫軸，心理壓力為縱軸，並以不同的色筆，分別畫出當兵期間的各種心情起伏（如快樂、壓力、自主運用時間等），然後再由受訪者加以詮釋與解說。透過繪圖，研究者可以讀出口語背後所隱藏的關懷，也可以做為比對口述故事的參照依據。Bagnoli（2009）則以其研究經驗提醒，生命曲線圖預設了一個線性的時間觀，然而對有些人而言，時間可能是一個迴圈，重複可能比進展更重要。

（14）受訪者拒絕錄音

訪談要事先得到受訪者的同意。你可以說明錄音對你分析資料的重要性，以及你會如何處理錄音檔以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或者提醒他在訪談錄音過程中隨時可以把錄音機關掉。如果受訪者堅持不能錄音，訪員也只好接受，並在訪談過程中即時記筆記。若實在來不及記了，可以藉口要上廁所，趕快補上。訪談結束後，馬上找一個清靜可以寫字的地方，整理訪談資料。

即使訪談過程中得到受訪者允許錄音，但是訪談結束後，受訪者特別說明其中某一段話不得引用，研究者也必須尊重。雖然有些可惜，但是研究者已經聽到這段話，就已經讓你對於研究的主題有了新的理解，所以也不必太難過。

（15）訪談逐字稿謄寫

從事深入訪談時，最好能夠做逐字稿，因為在訪談過程中，訪員當時有可能聽錯，以為聽懂的有可能是誤會。有了逐字稿可以核對上下文，也可能發現新的意義。電影《金賽性學教室》裡，受訪者說他曾經與whores（妓女）發生性關係，訪員卻聽成horse（馬，人獸交）。我與助理有次訪談，受訪者講到量化研究的特質時說了一個英文字，我和助理聽到的是都model，但是我當時的理解是「量化研究有個model〔典範〕在前面給你看」（質性研究比較沒有清楚的研究典範），助理的理解是「量化研究有個model〔模型〕在前面給你看」（質性研究比較不使用模型），這二種理解在當時的情境裡似乎都是合理的。回到逐字稿後，才有足夠的脈絡訊息判斷何者為受訪者的意思。

將錄音轉成逐字稿非常費時，一小時的錄音，初學者需要八小時作逐字稿，經驗老到打字快速的人，可以減低到四至六小時。我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還沒有個人電腦沒有中文word，只好右手一下子按隨身聽的鍵，一下子寫字，忙碌不已。後來有了電腦中文打字，又有錄音轉錄器（transcriber）（使用腳踏板控制錄音帶的播放、暫停鍵，於是雙手可以空出來打字），作逐字稿就輕鬆多了。近來數位錄音筆因為方便又廉價，遂廣為流行。隨身聽錄音機甚至已經很難在賣場找到了。數位錄音檔，要如何作逐字稿呢？如果使用影音播放軟體，加上word，因為要在兩個視窗間來回切換，頗為麻煩。還好有免費的由豆子所寫的程式「豆子謄稿機」，它的特色是錄音機功能鍵與打字在同一個視窗中，所以不必一直來回切換視窗。主要功能包括調整播放速度、設定暫停後倒帶的間隔、直接跳播至任意時間點、在打字時插

入播放的時間數字等。免費下載與解說的網址為<http://doz.blogspot.com/2006/10/10420061017.html>（或者直接Google「豆子騰稿機」）。不過目前，豆子騰稿機只有for Window, Mac的作業系統並不適用，而稿件則是存成rtf檔。

我的建議是，初入研究領域的研究生最好將訪談作成逐字稿，比較不會會錯意，資料分析也比較容易進行。當然也有經驗老到的研究員，自認聽覺比視覺更敏感，寧願將作逐字稿的時間拿來聽錄音帶。不過即使如此，還是需要將訪談的內容整理成大綱，例如幾分鐘到幾分鐘受訪者講述的主題為何，這樣如果寫論文需要引文的時候，比較容易找得到。當然也有像William F. Whyte (1955) 這樣，根本沒有錄音，可是書中的引文不但很長，不同的受訪者還很清楚有不同的說話風格，這就是研究者的功力了，不是你我可以辦得到的。而Glaser (1998) 則堅持訪談不必錄音，只要專心傾聽即可。他認為作逐字稿是浪費時間，研究分析的是研究者的訪談筆記而不是訪談逐字稿。

(16) 逐字稿引用

訪談引文究竟該不該加以修飾，存在不同的看法。反對的理由是要尊重原意，贊成的理由則是認為口語表達與書寫不同，逐字照抄反而是不尊重受訪者。但是修飾仍然是以盡量不改變原意為前提。例如可以刪除然後、那、這、就是說、我的意思是等口頭禪，除非這些字語也是你論文分析的文本。否則，讀者會覺得這個受訪者表達能力不佳。再者，其實即使是原文照抄，研究者仍然是在訪談對話中擷取一段，研究者的主觀並無法避免。舉例來說，論文裡有這樣的訪談引文：「那我現在在學習盡量就是盡量就是如果不是很嚴重就不要在意」、

「有人就直接這樣跟我講說，怎麼說呢，簡單的說，就是說，他說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我一講到性別的時候就說我們女生怎樣怎樣…」，一是閱讀不順暢，一是讓人懷疑受訪者的表達能力。曾有受訪者就表示，相對於論文的正文中，作者使用流暢的文字來展現犀利的分析與嚴謹的邏輯推理，她未經剪裁的「逐字稿」則顯得說話吞吞吐吐、詞不達意，給人「很笨」的感覺。以我自己參加某個座談會為例，我收到主辦單位寄來的發言逐字稿整理，發現真的慘不忍睹，不敢相信自己說話如此冗長囉唆。這個逐字稿如果直接貼在網上，恐怕會很丟臉。例如：「那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因為這個規定的改變，而導致了就是說現在老師在分派工作，其實也都是完全是用這種換算小時，然後這樣子方式來計算」，其實我的意思是「這個規定的改變，導致現在老師分派工作都是以小時數來計算」。

我的建議是如果沒有特別動人，可以不要使用引文，而由作者以自己的文字重述受訪者的意思。如果要使用引文，可以在維持原意的條件下，將它略微剪裁成較為通順的語句。不過若從論述分析或對話分析的角度，人們怎麼說（form）和他說了什麼（content）同等重要（DeVault, 1999）。這個時候，you know可能就不再是一個空洞的言詞，而表示「OK，接下來我要講的也許有點難以理解，我沒有辦法說得很明確，但是你可以幫我；等等我，你就會知道我的意思」（頁69）。You know不再是結巴、口齒不清，而是邀請理解的訊號。

什麼情況真的需要一字不漏的原文照抄呢？一種是研究者有語言學的訓練，可以將這些口頭禪、停頓、遲疑等進行分析；一種是為了保留某個特定次文化說話的方式，例如有青少年的對話：「幹！你他媽的欠揍，怎麼他媽的來得這麼晚，

幹！」，研究者不必自行電檢，將髒話刪去，以傳達對方話語的原汁原味。

此外，我經常看到學生論文中的引文，每一段的開頭與結束都是「…」。

究竟要不要使用…，除了引文正中間因省略文字的理由之外，判斷的標準是該文字是一個完整的句子還是子句。在英文寫作中，有時研究者省略了幾個字，讓文句變成非完整句子的子句，因而加上…。然而中文與英文的文句結構不同，不要因為此引文是掐頭去尾的緣故而使用…，因為所有的引文本來就是攫取對話中的某個部份。所以只要文字是個句子，就不必在開頭與結尾硬是加上…。

(17) 訪談以後

訪談結束後，可以寄一張卡片以示感謝。不過最好不要買那種常見的通俗卡片，上面只寫上謝謝兩個字。卡片最好能夠個人化，針對不同的訪談經驗書寫不同的感想與致謝辭。至於訪談的逐字稿要不要寄回給受訪者閱讀，則因人而異，決定於你們當初的約定，受訪者有沒有如此的要求。有的人會不好意思看到自己的話變成白紙黑字，怕講得不夠好，對研究貢獻不大。但我也遇過受訪者（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經驗研究），要求我們把逐字稿寄回給她。她用立可白，密密麻麻修改了許多，同時又增補一些訪談時她沒有想到的內容。她說這是很重要的生活紀錄，要留給她的兒子看，讓他知道他的母親是怎麼走過來的。

(18) 需要與受訪者成為朋友嗎？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要期待一個固定的標準答案。

Oakley (1981) 強調訪員與受訪者的平等互惠關係，訪員問問題，受訪者也會問問題，並且經由重複訪談建立了朋友關係。她接受受訪者的招待，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在四年之後仍保持聯絡，有五個受訪者則成為她的好朋友。Ribbens (1989) 則要我們質疑友誼會不會使研究關係變得複雜，尤其是受訪者彼此認識的情況。友誼是否會妨礙研究報告的寫作，讓我們不敢下筆。Wise指出唯有在研究結束之後，真正的友誼才可能存在（引自Ribbens, 1989）。其他學者認為，是否成為朋友（friend）決定於雙方是否有意願、有條件，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讓訪談處在一個友善（friendly）的氛圍中。訪員既要維持親密的關係，以對方的立場來理解，又要保持距離，持著批判的態度。

訪談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互動情境，基於其學術、保密性質，有可能受訪者會傾訴許多他自己並不會對其親友講述的個人私密經驗（但是研究者不可以藉著研究之名，探訪與研究沒有關聯的隱私，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Do not ask questions out of idle curiosity.））。等訪談結束，受訪者可能期待研究者最好不要與他的生活圈有任何牽連，以免洩漏了秘密。究竟是以後可以繼續分享秘密的好友，還是當一個知道秘密的學術圈外人，研究者需要有足夠的敏感度。有學生研究受家暴婦女，訪談多次前後長達三年。除了正式訪談，也經常互動來往。她們的關係已超出傳統的研究關係，亦師、亦朋友、亦戰友（一起參與社會運動）。有一位學生研究同志伴侶關係，訪談過後，基於感謝，他還會定期寄卡片、打電話關心對方。但是其中一對同志受訪者覺得這種持續的關心是對他們生活的干擾。他們認為當初答應受訪，只是要幫助學生完成論文，如此而已。

訪談基本句型[†]

一個訪談進行的結構，通常以介紹性質的、容易回答、沒有威脅的題目開始，讓受訪者在訪談的情境當中感到自在、願意談話。比較困難、敏感、有威脅性的問題，通常要在中段以後才問。訪談問題要有組織，前一個問題預期下一個問題的出現，後一個問題要反映出你已經聽過了前面問題的答案。還有，千萬不要以負面經驗的問題結束訪談，可以讓受訪者講述正面的經驗，讓訪談在愉快的氛圍中結束。結束之前，訪員通常會詢問受訪者：「最後，你還有沒有什麼要告訴我的？」、「有沒有什麼我應該知道，可是沒有問到的？」，然後呢，再以類似的句子結束：「你的回答對我的研究幫助非常大。真的很感謝你願意花時間接受我的訪談。」

訪談要如何問問題，因人而異。總之問問題的目的，在於蒐集有用、有意義的資料來回答你的研究發問，而問問題要傳達出訪員的誠懇、理解、有準備、有回應。問題雖然有預擬大綱，但要隨機應變、彈性調整。我博士論文研究留學生的心愛之物，我先問「能不能跟我說一下你有哪些心愛之物？」如果，受訪者難以回答，或者說得不夠多，我會嘗試使用其他問法，例如「有哪些東西是丟掉了你會很難過的？」、「如果發生地震、火災，在最短的時間內，你會帶哪些東西？」、「如果要你選擇三樣東西來代表你是怎樣的人，你會選什麼？」、「[某某]曾經提過[某個東西]，你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底下是幾種訪談基本句型供讀者參考。不過要切記的是，

[†] 以下訪談基本句型參考Arksey & Knight (1999)、Gillham (2000)、Hermanowicz (2002)、Hesse-Biber (2007)、Janesick (1998)、Legard, Keegan & Ward (2003) 以及Rubin & Rubin (2005) 等文獻。

不要執著在表面的字詞使用，要活用，不要死背。可以將字句略加修改，然後用最自然、適合你的語氣，流暢地從你口中說出，否則依樣畫葫蘆反而讓人覺得怪怪的或者太過刻意。

(1) 導覽 (Grand Tour)：導覽的問題邀請受訪者擔任你的導遊，帶領你在她的領域裡行走，沿途告訴你什麼是重要的事情。例如「請你描述一下[你進入OO的]第一年，有哪些重大事情發生？」、「請描述你星期天通常是怎麼度過的？」、「請你描述一下[某件事情]發生的經過。」

(2) 角色扮演 (Role Playing)：「如果你是OO，你會怎樣？/他會對你說什麼？」角色扮演問題中的OO可以是家人、老闆、盲人等不同人，也可以是廚房、車子等物件或空間。請參考Cooper Marcus (2000) 的《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

(3) 扮無辜 (Play the Innocent)：通常受訪者願意接受訪談，表示他喜歡幫助人。適時扮無辜，激發受訪者喜歡助人的利他傾向，讓他處於一個提供資訊的教導者角色。「我不太確定是否真的了解你的意思，你能不能幫忙我理解你所說的OO是什麼意思？」不過訪員只能用一兩次，用多了反而適得其反。

(4) 回音/重複性追問 (Echo/Repetition Probe)：把受訪者剛說過的話簡要重述一遍，讓她感受到你有認真在聽，而且能夠理解她的感受，同時也給她機會糾正你的理解（如果有錯誤的話）。例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先是…然後…]？」。又如受訪者陳述他小時候受到父親虐待的創傷經驗，你可以說：「我剛聽到你說這個經驗帶給你許多創傷…」，然後停止，面向他，期待他接話。他很可能接著說另一個故事。

(5) 正確性追問 (Accuracy Probe)：我們經常記不太清楚事情發生的細節、日期，以及發生的順序，訪員可以詢問其

間的內在一致性。例如：「我以為這個是在你接受這個職位之前…」，或者你可以把事情順序講一遍，「讓我說說看，事情的順序是○○的，對不對？」

(6) 一致性追問 (Challenging Inconsistency)：受訪者可能第一次受到鼓勵想某件事情，邊談邊想，或者隨著訪談進行，對於表達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所以可能出現前後矛盾、不一致的情形。訪員可以詢問，「你先前講了A，後來又說了B，我有點不太確定。你能否跟我說一下…？」

(7) 延伸追問 (Extending the Narrative Probe)：讓訪談可以在已經開始的方向上繼續前行，然後訪員再決定是否要換到其他主題。例如「剛才你曾經提到○○，你能不能跟我多說一些？」、「接著，發生了什麼事情？」

(8) 細節追問 (Detail-oriented Probe)：基本上是五個W的發問方式，當受訪者提到某個事件時，請對方儘量描述細節。例如「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在什麼地方？/還有誰參與？/你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兒？/旁邊的人怎麼想？」

(9) 相關性追問 (Relevance Probe)：訪談就像一般日常談話一樣，常常跳來跳去，說的人心裡明白，可是聽的人卻不知其所以然。訪員覺得有點離題的時候，可以詢問：「我不太確定這兩件事情的關係？你可以說明嗎？」這種形式的追問，傳達了你在聽、企圖理解，讓受訪者向你解釋。另一種相關性追問則是，受訪者沒有提到，但是訪員想要進一步探索：「有其他的受訪者曾經提到…，你覺得這個和…有什麼關係嗎？」

(10) 回歸正題 (Steering Probe)：當對話離題的時候，你需要適當的問話來回歸正題。你可以這樣說：「對不起，剛剛的話題有點岔出去，我們本來講到[研究的主題]…」。

話，一方面終止當時的對話，一方面又有延伸追問的功能。

(11) 舉例/釐清追問 (Example/Clarification Probe)：受訪者提到一件事情，你沒跟上。也就是在已經給的回答之上，希望對方再給更多的訊息。或者受訪者提到一個形容詞、名詞，無論是熟悉的、陌生的（次文化使用的語言），為免誤解其意思，可以請其舉例、說明與釐清。典型的問法如下：「你剛剛說到你最喜歡的城市是台南，能不能說一下你喜歡台南的哪些東西？」、「你剛剛曾經提到○○，能不能跟我說一下你指的○○是什麼意思？/你通常是怎麼做到○○的？/能否舉些○○的實例？」、「我不是很了解[你剛剛說的某某經驗]，可以請你更詳細地說明嗎？」舉例來說，當受訪者說這家醫院很「烏魯木齊」、政府「草菅人命」時，訪員不要自己猜測其意涵，應該請受訪者釐清、舉例。

(12) 正當化/辯護追問 (Justification Probe)：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經常會對人事物下判斷。這種回答的後面可能還有很多東西。例如受訪者說：「我並不擅長做那些事情」、「抱怨也沒有什麼用處」、「在這種氣氛底下，你就是沒有辦法有效地做事情」。這個時候你可以問：「怎麼說呢？」、「你為什麼這麼說？」注意，使用你自己覺得自然的話，而且抓住他剛說的重點。下判斷的話是一種總結，理解它，表示它背後的東西要被解開來。下判斷也是一種思考的終止，因此詢問正當化的問題，可以導向一個再思考的過程。

(13) 比較/對照追問 (Comparison/Contrast Probe)：除了上述釐清與舉例之外，可以請受訪者用比較或對照的方式說明。例如「你覺得一位好指導教授和一位普通的指導教授有什麼不同？」、「你覺得在台北和紐約的步行經驗有何不同？」

(14) 唱反調 (Devil's Advocate)：挑戰也是探索主題的一種方式。你可以提供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來詢問受訪者的看法；針對受訪者的證據提出質疑；或者指出矛盾的地方。例如「針對這點，我曾經聽過其他人（或受訪者）說[不一樣的故事或看法]，你覺得如何？」、「[OO報紙的社論]曾有OO的說法，你會怎麼回應這樣的論調？」訪員也可以這樣問：「你剛才提到…，請容許我故意唱反調，如果…」。這樣的說法，容許你提出反對的論點，而不至於具有敵意，受訪者也可藉機補充支持其論點的理由。

(15) 表現理解與感謝 (Showing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看起來好像不是追問，可是當你展現此種人格特質的時候，受訪者會因此而多說一些。這樣的回應是間接的，不能太過刻意。必須注意你說話的腔調，如果過度熱情與關切，會招致反感。需要的只是一個簡單明瞭的詞語，但也要小心你所使用的字詞。例如可以說，「你是怎麼走過來的？」、「那一定很不容易」、「我看不出來你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16) 嗯嗯追問 (Uh-Huh Probe)：在受訪者回答問題的中途，適時發出「嗯、嗯」的回應，等待受訪者繼續說故事。不過也有研究者提醒，不可以太清楚表達你同意或是不同意受訪者的看法，以免影響他的回答。只是沒有反應，其實也是一種回應，代表了贊同與否。例如地震受災戶說：「政府這樣做很可惡對不對，你說，我說的有沒有道理？」訪員不一定要盡力附合，但是也不可以不加以回應。

(17) 沉默追問 (Silent Probe)：不說話也是追問的一種方式。使用沈默、點頭、專注的眼神、身體姿勢，以鼓勵受訪者繼續多講。

9

論文的核心：
研究發現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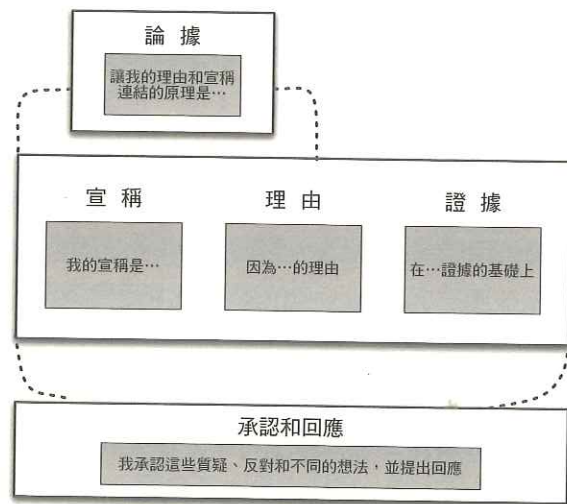
就像做人、做事情，沒有唯一的、每個人都要依循的最佳方式，進行研究也沒有一個最正確或者最好的方法。我們反而要保持開放的心胸，學習藝術創作的各種可能。不過，無論採用統計或者質性資料分析，大抵上研究者在做的事情都是提出有理論意涵、具創見的研究發問，蒐集紮實而豐富的資料，經由嚴謹的邏輯推理過程，進而提出可以啟發人的結論。

宣稱、理由與證據

當我們蒐集了堆積如山的資料後，通常會依據主題類別將資料依序排列，並開始撰寫。Booth、Williams與Colomb (2009) 指出如此只是反映資料來源所說的內容，這種架構過於薄弱，無法支持複雜的論證。他們認為組織資料的原則，並非根據資料的分類，而是「根據你研究問題的答案與支持這個答案的邏輯」（頁120）。因此論文的組織在於支持你的宣稱，進而回答你的研究問題。

他們提出構成基本論證的五項要素：宣稱 (claim)、理由 (reason)、證據 (evidence)、承認和回應 (acknowledge and

response)、原理或論據 (principle or warrant)。宣稱是用來斷言一件事情是真是假的句子，因而需要理由來支持。有的時候，一個理由又需要更多的理由來支持，一個句子因此可能同時是理由又是宣稱。為了說服人，研究者必須提出能夠支持理由的資料與證據。



(此圖根據Booth, Colomb & Williams (2009) 第128與131頁兩張圖結合繪製而成。)

然而讀者很可能會認為你提出的證據不夠充分、對相同的證據提出不同的解讀，或者否認你的理由與宣稱之間的關聯性。研究者最好能夠預先設法想像讀者可能提出的問題、意義與反駁，然後提出適當地回應。研究者也可以進一步提出原理或論據，也就是普遍為真的陳述。如果讀者相信這個論據，同理也就應該相信你的研究（作為一個特定實例）。

底下的引文是作者所提出的一個研究實例，說明宣稱、理由、證據、承認、回應與論據的關係。

電視暴力會對孩童心理造成傷害（宣稱），因為暴露在大量的電視暴力的孩童傾向於接受他們所看到的價值（理由）。不斷地暴露在暴力影像下，將使他們無法分辨虛幻與真實（理由）。Smith (1997) 發現一天觀看超過三個小時的電視暴力節目的五至九歲的孩童，比起其他小孩有高出25%的機率認為他們所看到的電視節目是真實發生的事情（證據）。當然，傾向觀看大量的暴力餘興節目的孩童可能已具暴力的價值觀（承認），但是Jones (1989) 發現不論孩童有無暴力傾向，都易被具暴力的電視節目吸引（回應）。我們很少去質疑，當孩童被重複暴露在一些以寫實又具吸引力的方式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時，他們會用這些價值觀去建構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論據）。同樣的，不停地暴露在暴力的餘興節目下的孩童，會傾向於接受他們所看到的價值觀。（根據第129頁與132頁資料稍加改寫）

無論是量化統計研究還是質性研究，同樣都在處理宣稱、理由與證據的問題。Booth等人也提出如下具體的運用策略。一個好的宣稱，要使用具體明確（不含糊）的語言與邏輯，要具有重要顯著意義（significance）能改變讀者的信念，要承認其有限制條件以增加其可信度。以上述引文為例，宣稱中的「電視暴力」，理由中的「大量」就是定義不夠明確的名詞。如果有人主張「閱讀淫穢雜誌會導致青少年性觀念偏差」，而未對「淫穢」有明確的界定，則會因為每個人認知不同，而難以評估此項論述的對錯。

一個宣稱可能有數個理由支持，理由可能由幾個次理由支持，次要理由又需證據支持。理由可以用想的，證據卻要根據事實。不過究竟是理由還是證據，還要依讀者而定，每個人的認識不同。你認為是證據，讀者可能認為只是理由，還需要更毋庸置疑的證據來支持。所謂好的證據通常要符合這些原則：包括不同類別、正確、精確、最新、具代表性、具權威性、數量夠多的。此外，研究者要先預測讀者可能提出的替代方案，例如是否還有其它理由、反例要如何解釋、對於某個特定名詞概念的定義是否會有所不同，然後提出回應。謝國雄（2007）認為學術上的評論與對話，基本上也是在處理這些議題，只是他使用不同的語言。他指出論文評論人通常會問作者三種主要問題，包括要求釐清、資料與證據、有關論證的問題。其他還包括研究貢獻、研究經驗與情感的分享。

我們日常生活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例如死刑存廢與否並非法律或人權專業學者才可以發表意見。我們每個人都有某種特定的主張。例如有部落格主寫到：「執行死刑可以降低犯罪率[宣稱]，因為死刑提高犯罪的成本，讓犯罪者心有顧忌[理由]。根據韓國犯罪統計顯示，十一年未執行死刑後，殺人犯增加32%[證據]」。針對這樣的主張，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例如該宣稱中的「犯罪率」定義不夠明確，謀殺、性侵、搶奪、偷竊、偽造文書等，哪些該列入犯罪的統計。針對其理由是否能夠支持宣稱，我們可以提出，犯罪有可能是一時衝動、臨時起意，並非理性的計算；是否有死刑存在不重要，關鍵是警察破案率的高低。至於上述證據，我們可以質疑這個證據其實只是理由，它還需要另外的證據來支持，因為殺人犯增加，不一定是因為未執行死刑，而是因為司法效率的提昇，或是同時碰上

經濟大蕭條。我們也可以懷疑，該證據只適用於韓國，但是台灣的國情文化不同，無法類推。

思考實驗

思考實驗（thought experiment）是一個古老的探究世界的方式。它指的是用想像力進行實驗，「如果…那麼…」（What…if…）。感官受限於只能檢驗存在的事物，心智卻能思索不存在的事物。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認為重的物體比輕的物體掉落速度快。伽利略雖然無法建構一個真空的實驗室，但經由思考實驗（他並沒有從比薩斜塔拋下兩顆重量不同的球），得出兩個重量不同的物體在真空中掉落的速度是一樣的結論。他認為把一個重物與輕物用繩子連起來成為合成物，則合成物因為總重量較重，所以應該掉落速度較快；然而又因為輕物產生拉力（像是降落傘的功能），所以掉落速度應該比重物慢。這就產生了矛盾。避免矛盾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重物與輕物掉落的速度一樣。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阿姆斯壯讓鎚子與羽毛在沒有空氣摩擦力的情況下掉落，結果證明伽利略的說法是正確的。

Weisman（2008）的《沒有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也是一個頗具企圖的思考實驗。他曾經撰寫人類逃離車諾比後大自然如何佔領了人類所留下空間的故事，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明天人類全消失了，世界會怎樣？（他避開了人類如何毀滅地球這個問題。）經過多年的實地調查與想像，建構出一個沒有人類的地球圖像。人類既然是地表空氣與水污染的元兇，人類消失後，問題是否就得以解決？答案是未必。幾百座核能電廠將因無人看管而爆炸，導致輻射外洩。沒有人類，高樓會傾頹、水壩會解體，依賴人類存活的豬、牛、老鼠與蟑螂

會面臨生存困境，藝術品與鈔票則因浸在水、塵埃與黴菌裡而腐朽，人類留給地球的永恆禮物將會是塑膠品。相反地，人類一消失，大自然就會接手，農田將恢復成野生的狀態，瀕臨絕種的動植物也回來了，生物相變得更為豐富。

未來無法實驗，過去的歷史也無法回歸、扭轉。因此生命或歷史一旦發生錯誤的時候，我們總是不禁想像「如果…那麼…」。西方的歷史課程不注重歷史事件年代的記憶與背誦，卻經常對學生提出如此的發問：如果哥倫布沒有「發現」新大陸？（當然，早在哥倫布「發現」之前，北美已經有原住民居住了。）如果美國總統甘迺迪沒有遭刺殺？來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虛擬歷史」不只屬於想像馳騁的文學範疇，也可以是嚴肅的歷史寫作（E. P. Thompson則認為這只是垃圾。）。藉由此種「反事實」的發問與分析，歷史學家能探究歷史事件的成因、癥結與轉捩點，進而達到鑑往知來的目的。著名的史學家Toynbee就曾提出「如果亞歷山大大帝可以多活十年…」的發問。Ferguson（2002）主編的《虛擬歷史》邀請多位當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提出八個發問：如果美國沒有發生大革命？如果德軍在1940年入侵英國？如果共產國家沒有瓦解？以扎實的歷史資料與推理，帶領讀者一窺想像的時間，也將歷史學家本來在私下所做的想像活動公開化。

Garrett Hardin（1968）的〈公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也是一個典型的思考實驗。假想有一塊免費供大家共同使用的牧場，每一位牧人可以自由決定放牧幾頭牛。作為一個理性人，每位牧人想要將其收益極大化。然而每增加一頭牛，都會有正面和負面的效益。他可以增加賣一頭牛的收益，可是一頭牛對此牧場造成的負面衝擊卻是由所有的牧人共

同分擔。於是呢，個別的牧人會理性選擇增加放牧的牛隻。此後在無限制增加牛隻的情況下，造成公有牧場的悲劇。這個想像的例子顯示，以個人自由為中心的倫理準則，終會導向生態的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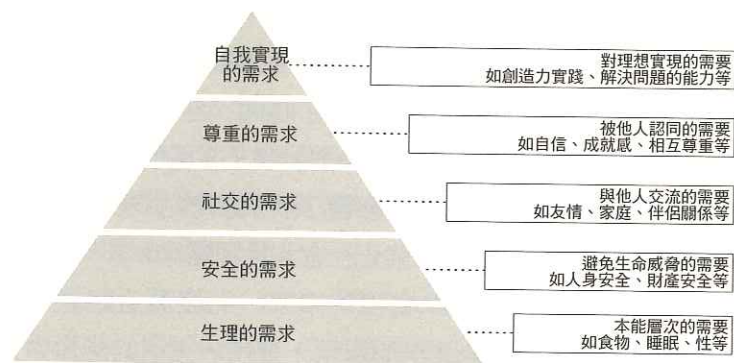
Steinem（1980）指出論述與權力之間的糾葛，有權者的特質無論是什麼，都會被認為比弱勢者的特質較好，這與邏輯沒有太大的關係。於是她提出一個想像：「如果男人有月經」，那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答案非常簡單，月經就會變成值得羨慕的、可以大肆吹噓的男性事件。男人就會開始誇耀他的月經有多久、量有多少。男孩也將對第一次月經來臨進行標記，透過儀式或宴會來證明這個男孩終於「轉大人」。軍人、右翼政客和宗教基本教義派將用月經（men-struation）這個字來證明只有男人可以當兵（因為你必須自己流血才可以讓人流血）、擔任傳教士（女人沒有月經，如何可能為了我們的罪而流血？）、擔任祭司（如果沒有每個月把體內的不潔物排掉，女人始終是不潔的），或者成為科學家（一個女人如果沒有天賦去計算月亮和行星的週期，那怎麼可能掌握時間、空間、數學或測量？）。這個思考實驗，正如Martin對於精子求愛的分析一樣，清楚指出文化的性別價值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於生理現象的解讀，而生物科學又如何反過來強化社會的性別運作。

思考實驗可以對於尚未實現的未來、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或是無法經由實驗來測試的現象，運用研究者的想像力，來建立「如果…那麼…」的關係。想像雖然可以天馬行空，但是也絕非天真，只依賴運氣（是educated guess，不是happy guess），它更需要堅實的學術知識作為基礎，以及邏輯推理的能力。

理論結構與表格、圖形*

適度運用圖表，不只是將研究已經發展的理論概念以圖表的形式再現，而是在製作圖表的過程當中，進行邏輯思考，因而可以補足、深化、整合與延伸研究過程中的概念建構。

人本心理學家Maslow (1943) 曾提出「需求階層理論」，認為人類有許多種不同性質的需求，而其間有先後順序與高低層級之分，只有在層次較低的需求獲得滿足之後，較高層次的動機與需求才會產生。這些需求由低而高是，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實現。如果用金字塔來表現這個需求階層，可以讓讀者一目了然，掌握此理論概念的核心。不過常識也告訴我們，除了「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之外，也有「不自由毋寧死」。Maslow也反省到，此需求階層理論過於強調自我實現，與西方過度重視的個人主義不謀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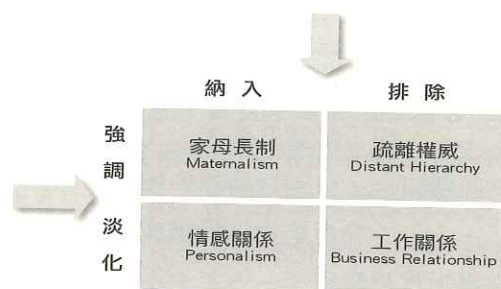
* 本節的理論圖形，均為重製之示意圖。如對該理論有興趣，請參閱原典。

Becker (2009) 引用真值表 (Truth Table) 與類型表格的方法，展示如何將研究中看似雜亂無章的資料合併成有系統的類型（也就是將掉落滿地的珍珠串成項鍊，將散落的雞毛組成一把雞毛撻子）。真值表「可呈現某些特性的所有可能組合，進而創造出類型」（頁202），它是以「邏輯方式合併已知來獲悉更多的未知」（頁201）。真值表的設計可以顯示特定幾個特徵在邏輯上所有可能組合的方式。每一類別以這些特徵出現或是不出現組合而成。舉例來說偏差行為的類型如果使用「守規矩」（+、-）與「被認為偏差」（+、-）這兩個特徵來理解，就有四種組合，分別是錯誤的指控，亦即守規矩卻被認為有偏差（++）；守規矩也這樣被認定（+-）；偏差行為，亦即不守規矩也被發現（-+）；不守規矩卻無人發現（--）。這個真值表，同樣也可以用二乘二的表格而呈現。如果特徵增加一個，類型就會增加一倍。

守規矩	被認為有偏差
+	+
+	-
-	+
-	-

二乘二表格是社會科學經常使用的資料分析策略，可以將複雜的資料簡單化、系統化。例如藍佩嘉 (2005) 的家務移工研究，處理雇主如何在家庭裡進行畫界的工作。她利用家庭界線（納入或排除）以及階級/族群差異（強調或淡化）這兩個向

度，做成二乘二的表格。表格裡面的類型包括家母長制、情感關係、疏離權威、工作關係。她表示這些表格裡的類型，以前的研究都曾發現，但是她將之整合，找出其中差異的原因，用結構因素來解釋。要注意的是，這些類型都是理念型，實際生活裡的雇主分佈是一種光譜，並不是座落在互斥的範疇中。



上述二乘二表格的分類特徵，通常屬於類別變項（有/無、強/弱），如果是連續變項，就可以將表格改成座標。例如一個關於自助旅行的研究，本來也企圖根據「行程自主性」（自助、跟團）與「個人自我認同的轉變」（旅行、觀光）將出國旅程分類，分別是自助旅行、自助觀光、跟團旅行、跟團觀光。不過後來發現這種表格，容易讓人想要將某次旅程置入某個特定的格子中，但似乎又都不太適合。如果把表格改成向度，也就是說行程自主性是X座標，個人自我認同的轉變是Y座標，這樣每一個單一的旅程，就都可以在這個座標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十次旅程，可能可以在座標上畫十個點。然後再根據落點的位置分佈，提出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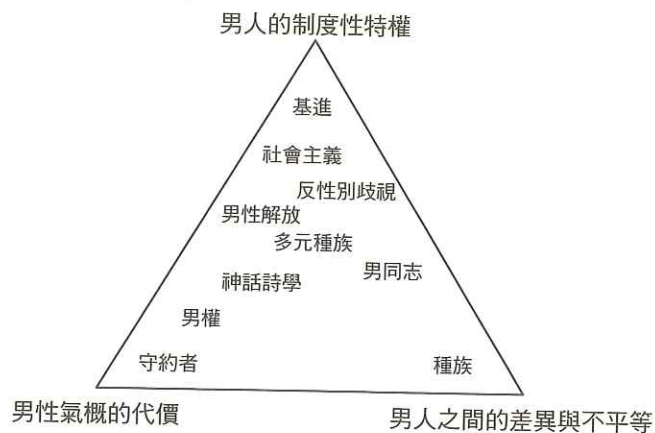
Howard Becker (2009) 也引介消去法 (reduction) 與奠基法 (substruction) 來簡化表格或建立表格。消去法可以將邏輯

上或經驗不可能發生的、不重要的組合刪去，或是以組合發生的頻率來決定將哪些格子合併。當然也要留意，所謂不可能發生，是真的不存在，還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偏見使得我們看不見。他舉社會優勢的實例，如果在美國的社會優勢係受到三個變項的影響，分別是種族（白人、非白人）、出生地（美國、非美國）、教育程度（有大學學位、無），則依此三變項，我們可以邏輯推論有八種（ $2 \times 2 \times 2$ ）類型存在。假設只要是非白人，無論其出生地與教育程度都無法抵擋其社會劣勢，則可以將四個非白人的格子合併成一個；而白人只要是不在美國出生，則其教育程度為何都無法提高其社會優勢，因此可以將非美國出生的白人的兩個格子合併；如此原來的八個類別就可以縮減為四個類別。

奠基法是尋求類別背後的邏輯組織結構，或是將消去法還原的過程。例如Fromm（引自Becker, 2009）舉出四種家庭的權威情境，分別是完全威權、普通威權、缺乏威權、反抗威權。透過奠基法可以重新建構已經存在類型背後完整的組合陣列。以父母執行權威的程度（強烈、普通、微弱）以及小孩接受權威的程度（高、中、低；或者從順從到反抗）作為指標，則可以將家庭權威分成九種類型（三乘三的表格）。我們除了可以理解Fromm所提出的四種類型之外，還可以發現其他「父母不太執行權威，可是小孩卻渴望權威或者反抗權威」的類型。

表格適合處理兩個或三個變項，如果變項再多，就會太複雜而很難以閱讀了。Messner (1997) 展示了處理三個向度的表現法。他從社會學的角度談論男人如何回應性別社會結構的變遷、挑戰與危機。針對男人對於婦女運動的組織性回應，他歸納出神話詩學、基督教守約者 (Promise Keepers)、男性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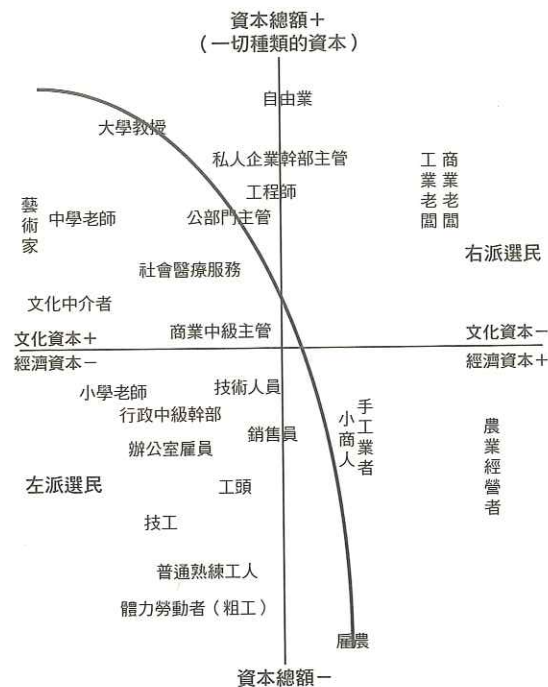
男權、基進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男同志解放、種族化男子氣概政治、多元種族女性主義、男人反性別歧視組織等十種運動形式。



(此圖係根據Messner (1997) 之概念重新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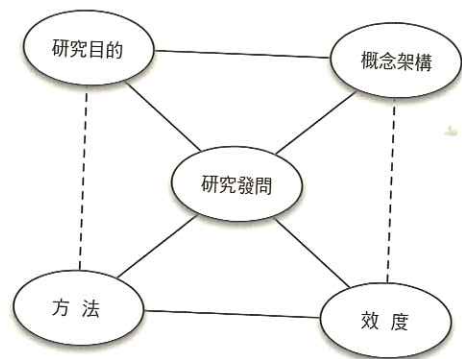
他進一步指出，任何對於男性氣概的理解都必須同時考量三個因子：男人的制度性特權 (institutional privileges) (包括在法令、文化、民俗、工作等領域上的優勢)、為男性氣概所付出的代價 (costs of masculinity) (如男人不能哭、要養家活口)、男人內部的差異與不平等 (differences/ inequalities among men, 如種族、階級、性傾向之差異)。而前述十種男性運動就可以根據他們與此三因子的關係 (凸顯、強調、放在背景、漠視) 置放在以此三因子為三角形頂點的男性氣概政治領域裡。基本上，三角形下方比較強調男性利益，男人希望藉由運動來獲取對於生活的控制權力；而三角形的上方則強調如何消解男人相對於女人的制度性特權。

Bourdieu認為社會施為者的資本結構以及資本總量，決定了他社會階級空間中的位置 (引自Bonnewitz, 2002, 頁74)。他用一個座標圖來表現社會位置空間，其中縱軸為資本總額，橫軸則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社會團體依其所擁有的資本總額在縱軸上排列。最上端是擁有資本最多的，例如企業主管、大學教授；而擁有資本最少的則位於下端，如粗工與雇農。至於橫軸則依資本結構來區別，表現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相對重要性。位於座標圖右邊的表示其經濟資本大於文化資本 (如商業老闆、農業經營者)，而位於左方的則是其文化資本大於經濟資本 (如藝術家、小學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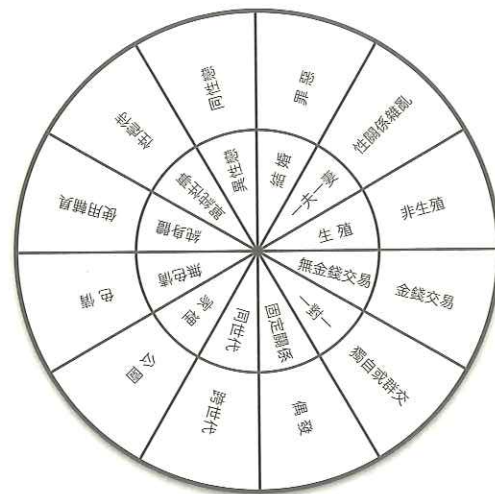
(此〈社會位置空間圖〉根據Bonnewitz (2002) 第75頁之圖加以簡化繪製而成。)

Maxwell (2005) 提出一個質性研究設計的互動模型，認為研究設計沒有一個固定的起點或僵化的步驟，強調不同設計組成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設計的組成有五個部份：研究目的、概念架構、研究發問、研究方法、效度。它們既不是線性也不是循環的關係，而是呈現二個三角形的關係（沙漏形狀）。上三角形形成一個整體，研究發問決定於研究目的與既有的理論文獻。同時，研究目的受到既有知識的啟發，而理論的選取又受研究目的與發問的影響。同理，在下三角形裡，方法必須能夠回答研究發問，也要處理效度的問題。而研究發問的提出，要考慮有哪些可行的方法，以及效度的顧慮。研究發問處於這個研究設計模型的中心，連結其他部份，而彼此相互影響。



Rubin (1984) 使用兩個圖形來凸顯異性戀霸權對於性的控制。第一個「性階層」(the sex hierarchy) 的圖形，由兩個同心圓所構成。內圈的圓表示正常、主流社會可以接受的性，例如異性戀、以生殖為目的、婚姻內、在私密空間中的性；而外圈的圓表示變態的、受到主流社會污名的性，例如同性戀、性濫交、有金錢交易的性。一個人的性如果擁有愈多內圈的性質，

則在性階層中佔據愈高位，愈受社會尊敬與保障。第二張圖則由三道由近到遠的牆所構成。第一層牆表示正常、健康的性，第三層為不正常、變態的性，而中間層則是受到爭議的灰色地帶的性。性如何歸類，受到時空背景變化的影響。例如自慰、固定伴侶的同性戀，都從變態的性，往灰色地帶移動。



健康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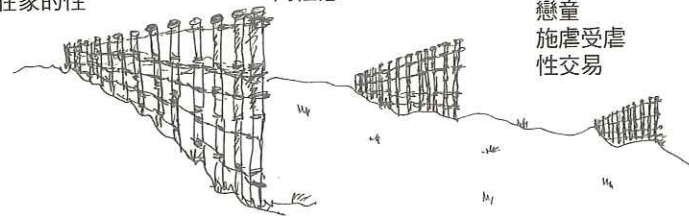
異性戀
一夫一妻
生殖導向
在家的性

爭議區

性關係混亂的異性戀
自慰
同性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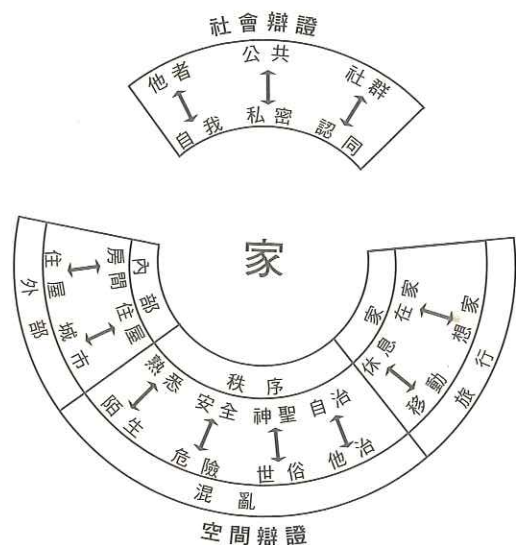
變態的性

扮裝
變性
戀童
施虐受虐
性交易



(上述二張〈性階層圖〉參考Rubin (1984) 之圖重新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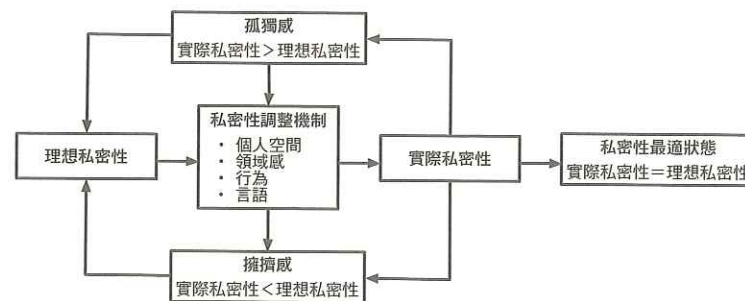
人文地理學家Dovey (1985) 指出一般家的意義的理論，視家為安全的堡壘、個人價值的反映、社會地位的象徵等，過於靜態。它無法處理家的秩序、認同、連結等形成的動態過程。Dovey認為這些過程應該是辯證的 (dialectic)，意指存在二元張力、二元互相定義、在互動中持續發展。家的意義就在這些二元關係 (熟悉與陌生、安全與危險、神聖與世俗、休息與移動等) 的辯證互動中逐步形成。



(此〈家的辯證圖〉係根據Dovey (1985) 第45頁之圖重新繪製。)

傳統對於私密性 (privacy) 的界定著重在排除資訊與互動的隱私面向。Altman (1975) 一方面將私密性轉向中性的定義，亦即個人對於可接近程度的選擇性控制；另一方面他首度將私密性、個人空間、領域感、行為語言等概念整合在一個理論架構當中。它具有下列幾個特質：(1) 私密性是人際界線控制的過

程。人有時希望獨處，有時又希望與人接觸。(2) 人在特定的時間與情境裡，有一主觀的與他人接觸的理想程度，即理想私密性。(3) 人們利用口語行為、身體語言、個人空間、領域等調節機制，以期達成理想之私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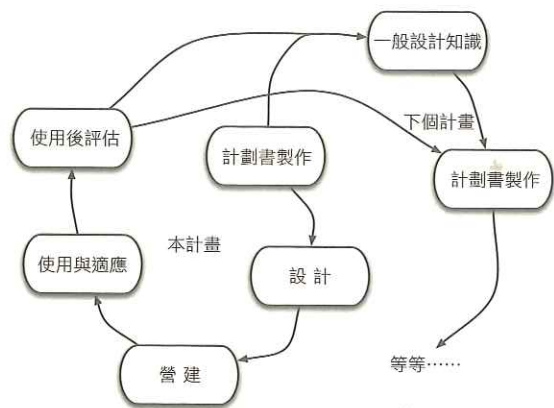


(此圖根據Altman (1975) 之圖重新繪製)

以上這幾種行為，以一整體系統操作，彼此相互補足、替代或加強。當實際私密性高於或低於理想私密性時，就產生孤獨或擁擠的感覺。此時人們會修正其人際控制機制或降低理想私密性的標準。如此不斷循環，直到達成理想狀態為止。

這個理論模型處理了循環回饋的機制，但是仍然是一個封閉性的系統，亦即理想的私密性與實際達成的私密性一旦等同，就達到最適化，也就是過程就在此終止了。但是有否可能，在這達成最適化的過程中，個人也因此獲得成長與改變，因此原來的理想私密性也隨之而變。正如我 (畢恆達, 1993) 對於物的意義的研究所指出，當物在人的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時，它參與並貢獻於人的經驗與自我的變遷；而在自我變遷的同時，物的意義也隨之而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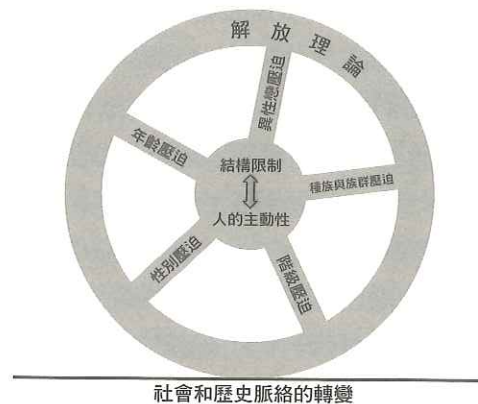
Zeisel (2006) 則用螺旋形來表現(空間)設計的流程。它包含五個步驟,分別是(1)計劃書製作(programming),著重分析的層面,以系統化的方法陳述設計的脈絡與需求。(2)設計:著重綜合,提出解決問題與滿足需求的方案。(3)營建:實現設計,並在過程中進行修正。(4)使用:使用、調整空間。(5)使用後評估:利用問卷、訪談、觀察等方法研究使用者對於建物的經驗與看法,以理解設計構想與現實之差距,而回饋未來的設計,因而又開啟另一個設計、使用、評估的循環。這個模型描述了設計過程,但是並沒有討論設計者的生命經驗以及設計的政治經濟脈絡對於設計產生的影響。



(此圖參照Bell, Greene, Fisher & Baum (2001) 第392頁之圖繪製。)

受到女性主義的啟發, Messner與Sabo (1990) 認為發展一個非階層性(nonhierarchical)的理論有其重要性,它容許我們在概念化種類繁多的宰制形式時,不至於因為特別強調某一種而扭曲或忽視了其他種形式。車輪的意象一方面讓我們不至於偏重某一種宰制形式,另一方面又容許我們處理、促進變遷。

讓車輪可以持續轉動的輪轂(hub),是結構限制(包括結構、意識形態與人格特質壓迫)與人的主動性(包括批判思想、抵抗、轉化性行動)之間歷史動力。輪軸(spokes)代表各種壓迫形式(階級、種族、族群、年齡、性偏好等,可以再加上其他形式)。而輪圈(rim)代表解放的社會理論,它的角色是連結輪軸,以讓輪轂可以轉動車輪。輪軸在輪轂與輪圈的部份彼此相連,顯示各種壓迫形式,雖然相對自主,可是仍然動態地相互依賴。最後,因為車輪總是不停轉動,在某個特定歷史時刻,某一或兩個輪軸會擔負較大的整個系統的重量,又同時與其它輪軸相互依賴。



(此「車輪模型圖」係根據Messner & Sabo (1990) 第10頁之圖重繪而成。)

並非論文都必須畫圖。有的論文將幾個概念,用雙箭頭兩連結,卻又無法對其中的每個箭頭提出經驗證據的支持或解釋,就沒有必要。為圖形而圖形,並無助於提昇論文的品質。而一個好的圖形,可以幫助讀者藉著圖像更加理解與掌握理論的意涵。

扎根理論[†]的反思

扎根理論是臺灣研究生從量化轉向質性研究，但是缺少指導教授指引的情況下，經常找尋的研究方法，因此在這裡特別挑出來加以討論。除了特定的研究方法書籍（如論述分析、現象學研究法、敘事分析等）之外，一般質性研究方法書籍，如果特意介紹不同的研究取向，經常會有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這一章（如Denzin & Lincoln, 2000; Somekh & Lewin, 2005; Streubert & Carpenter, 1995），或者是在資料分析這一章節中提到扎根理論（如Flick, 1998），甚至以討論扎根理論為主（如Berg, 2003）。臺灣的學位論文則每年大約有40篇左右使用扎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或方法之一）。

扎根理論由受量化訓練的Glaser以及芝加哥社會學派的Strauss所提出。他們在1965年發表*Awareness of Dying* (Glaser & Strauss, 1965a) 這本書，並同時撰寫此研究所使用的方法 (Glaser, 1965; Glaser & Strauss, 1965b)。但是1967年出版的*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Glaser & Strauss, 1967) 才真正讓扎根理論在社會科學界受到較大的重視。那時還是巨型理論當道的年代，他們有感於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無論研究或教學都只是跟隨大師的理論，不再自己創造新理論，殊為可惜。學校只教導大理論以及測試理論的方法，而理論家自身也不談方法，造成年輕學者無從學

[†] 經查教育部國語辭典，「扎根」意指植物根部向下往土裡生長或比喻深入底層，打下基礎。而「紮」是纏束的意思，紮根變成是將根部綁起來。因此，本書採用扎根理論，而不用臺灣目前比較常用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的中文譯名除了紮根理論之外，還有立基理論、實基理論、植基理論、茁根理論等。

習如何建立理論。他們認為建立理論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方法，希望研究者不要為理論大師的陰影所籠罩。

嚴格說來，扎根理論其實不是理論，而是一套研究策略（不過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進行研究所建構出來的理論，也稱為扎根理論）。過去的科學方法只強調驗證的邏輯（logic of verification），無論假說如何獲得（如蘋果落地、洗澡水溢出），重要的是要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的測試，然後才能算是科學知識。如何建立假說，屬於心理學或哲學的範疇，科學方法不處理這個部分。然而Glaser與Strauss則關心發現的邏輯（logic of discovery），在傳統狹隘的線性科學方法之外，提出另一套經由蒐集資料、分析資料、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撰寫筆記（memo writing）等循環回饋過程建立新理論的研究策略。

研究者一開始對某個領域（area）（例如慢性病房的醫病關係）有興趣，但是並沒有特定的發問或假說。研究者針對事件進行觀察或訪談，以瞭解發生了甚麼（What's happening?）以及參與者的主要關切（main concern）為何，隨即分析資料（開放編碼與理論編碼），從中發現有意義而切題的概念。接著根據這個浮現（emerging）的概念，進行理論抽樣，選取下一個觀察或訪談對象。如此蒐集資料、分析、筆記撰寫來回互動，直到核心概念出現，而當新的資料並無助於既有概念、範疇、關係之補足時，就達到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研究就可以結束。

扎根理論最重要的目的在於建立理論，避免研究者強加（forcing）先入為主（preconceived）的概念到研究對象上。儘管質性研究由來已久，但是其方法不是視為藝術就是要經由師徒制來學習，而由扎根理論所提出的這一套持續比較法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相對而言，有比較清楚的操作程序與技術。尤其Strauss與Corbin (1990) 專為大學生所寫的入門書籍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出版後，使得扎根理論的影響更為深遠[‡]。在這本教科書大為暢銷的同時，Glaser (1992) 也針對此書進行逐章逐句的批判。他認為此書寫的零零散散，沒有掌握到扎根理論的基本精神。它不能夠生產扎根理論，只會生產一個強加的，而且先入為主的概念描述 (full conceptual description)；這樣沒有甚麼不好，但是它不是扎根理論。此後Glaser (1998, 2001, 2003) 又陸續撰寫或編輯扎根理論書籍，一方面釐清他的扎根理論版本的精神與研究策略，一方面針對學界的質性研究提出批判 (如重於故事描述，缺少理論概念建立)。值得玩味的是，相對於Strauss書籍的暢銷，無論臺灣或美國圖書館卻比較少蒐藏Glaser關於扎根理論的書籍。

根據Glaser (1978, 1992, 1998, 2001) 一系列的著作，發現他有不少深具啟發性 (也頗受質疑) 的看法與其他的質性研究方法書所言不同，包括不在研究之先閱讀相關理論文獻、訪談只問非常一般性的問題、不錄音不作逐字稿、甚麼都是資料 (包括統計數據、小說、電影)、生產概念而不是具有特定人/時/地的故事、不鼓勵合作研究、認為女性主義是先入之見、參與者與研究者的偏見會在持續比較的過程中自然消除等。上述這些

‡ 這本教科書於出版七年之後，在臺灣由徐宗國翻譯出版：《質性研究概論》(1997)。經查詢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使用grounded theory或紮根理論查詢摘要欄位，在1998年有一個明顯跳躍性的成長；從每年個位數跳到17篇，再到1999年的33篇，可見此中譯本確實對於扎根理論在臺灣學術界中之散播起了很大的影響。

看法都值得進一步的深入分析與討論。

扎根理論也遭受不少質疑、挑戰與修正 (如Addison, 1989; Bryant, 2003; Charmaz, 2000)。(1) 有的針對研究操作步驟，例如理論抽樣在實務上有時窒礙難行、編碼過程耗時。(2) 有的針對處理議題的長處與限制，例如扎根理論適合分析社會過程，但是過於強調個人主體，經常忽視了其社會結構與政治作用力之分析。如研究醫病關係，卻不處理醫療體系建制之問題。(3) 有的針對知識論，如認為無論Glaser或Strauss似乎都無視於1960年代以降的知識論爭辯與後現代批評，仍然篤信實證主義的知識論。扎根理論者仍然認為有一個獨立於研究者與研究方法之外的客觀事實，等待研究者去發現。例如Strauss與Corbin (1998) 告訴讀者「資料不會說謊」(頁85)，在寫作上則不討論作者權 (authorship)，採取保持距離的報告者位置。所以在閱讀扎根理論說了甚麼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提醒自己他們沒說甚麼，例如研究者的自我/性別/階級/種族等立場或社會位置如何影響研究者的觀察與發現、研究倫理、田野資料蒐集的具體策略 (扎根理論重視資料分析甚過於資料蒐集) 等。

檢視台灣目前使用扎根理論方法的學位論文，可以發現絕大多數都只使用「半套」，也就是說幾乎沒有採用「理論抽樣」，而是等資料蒐集完畢後，再運用Strauss與Corbin的三階段編碼來分析資料。有的論文竟然採用隨機抽樣，有的雖然說是用理論抽樣，但是卻把它誤會成根據「既有理論」概念來抽樣。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取向上的誤解。有論文宣稱同時使用現象學與扎根理論，因為它們都關心「回到事物 (資料) 自身」。事實上，兩者在知識論上有很大的差異。扎根理論，不依賴既有的理論概念，通過一套嚴謹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的

程序，讓資料自己說話。然而現象學反而是要經由「放入括弧」、「現象學還原」等方法，像剝洋蔥一樣，將遮蔽事物意義的層層既有概念剝除，以找尋事物的本質。因此，扎根理論以迴避閱讀文獻來避免既有理論的污染，現象學卻是有意識地面對、反省已經加諸在事物之上的種種（常識、科學）概念。也有研究者企圖整合詮釋學與扎根理論，因為他們都強調「研究是一個循環回饋的過程」。然而，詮釋學不認為方法可以保證真理。Gadamer (1989) 藉由「-」符號，將過去的「偏見」(prejudice) 負面概念，轉換成為「預先判斷」(pre-judice, pre-judgment) 來說明人類之所以可能理解的基本條件。研究者與文本都處在特定的「傳統」之中，而理解的過程就是兩者「視域融合」的過程。相反地，扎根理論的焦點在於資料的分析（資料會說話），而非研究者身上所背負的，無法說丟就丟的傳統，例如理論流派與研究者的性別、階級等。其他還有把D. Smith (2005) 強調從受訪者經驗作為研究起點的建制民族誌，等同於扎根理論要求理論概念必須從資料自然浮現的觀點；把Burawoy (1998) 的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 等同於扎根理論的理論抽樣等謬誤。在此並非認為扎根理論不可以從現象學研究法、建置民族誌等取得靈感，而是強調就算要這麼做，也得有一番在知識論層次上的改裝，而不是在很技術的層次上看到表面操作上的類似，就把兩者混同。

本節並無意以這麼短的篇幅將扎根理論的研究策略進行詳盡說明，以做為初學者操作之基礎，相對的，我希望能給國內使用扎根理論的研究生一些提醒。扎根理論除了Strauss與Corbin (1990, 1998) 所提出的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這些資料分析的步驟之外，研究者可以多關注扎根理論陣營內部（如

Charmaz, 2000; Glaser, 1992; Strauss & Corbin, 1994) 以及外部的爭辯、批評（如Layder, 1993）與回應（如Corbin & Holt, 2005），藉以瞭解扎根理論的知識論預設、學術實踐、研究者自我等概念，攫取其長處，而反省其限制。此外，弔詭的是扎根理論特別強調在田野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理論，但卻同時成為少數逃避閱讀理論的研究生選擇扎根理論方法的理由。在口試的時候，有不只一位使用扎根理論的研究生告訴我：「因為我的理論背景比較差，而扎根理論說研究前不要先讀理論，所以我覺得用扎根理論比較適當」。因此當口試委員問他論文的研究發問為何，他可以回答：「扎根理論說研究之始只要有研究領域，不可以有特定發問與假說」；口委再問他打算訪談多少人，他回答：「不知道，等研究過程中理論飽和了，研究就自然可以結束了」。扎根理論能否運用得當以建立理論，理論敏感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 非常重要，而敏感度的訓練在於廣泛的閱讀（包括各種學術理論、小說、電影等）、豐富的生命歷練以及學術研究的操演。扎根理論可以成為對抗理論巨人的利器，但是不該是逃避閱讀理論的遁辭。

提昇研究品質的策略[§]

雖然研究方法繁多而殊異，底下提出相對比較一般性的，可以提昇研究品質的具體策略。

(1) 長期投入 (prolonged and intensive engagement)：投注足夠的時間在田野，以學習當地的文化；也就是要把自己的腳

§ 本節主要參考以下三項參考文獻：Maxwell (2005), Kockelmans (1975), Lincoln & Guba (1985)。

弄髒，用全身的毛細孔來呼吸當地的氣息。研究者在進入田野之前，會對該地有些想像，經過蒐集與分析資料後，如果一切都與預期相同，很有可能是投入的時間還不足。如果與當地人的關係不夠好，當地人可能沒有足夠的動機與研究者互動、提供訊息，有可能只是在表面上討好研究者交差了事，也可能只展現社會合宜的一面給研究者。經過長期深入的參與，研究者可以蒐集到各種不同而深入的資料，就不會過度依賴猜測，甚至可以直接在田野中測試各種猜想。

(2) 建立信任關係 (building trust)：信任關係並非單純建立在研究者的人格特質之上，而是經由互動逐漸發展的過程。研究者要透過溝通、行動來表現，讓當地人知道研究者把他們當成主體，而不是提供資料的工具；匿名會在研究與出版過程中得到確保；研究沒有牽涉暗盤交易；田野的利益應該優先於研究者本身的利益；讓當地人有機會與管道可以影響研究過程。其延伸出來的意義是，尊重田野的主體性，而不把外在的理論強加在田野現象上。

(3) 三角檢測 (triangulation)：蒐集多重資料來源（針對同一個事件，尋找不同的資料）、使用多重方法（同時操作問卷、訪談、觀察、繪圖等方法）、團隊合作研究（由不同的研究者進行訪談、資料分析）。換句話說，研究者可以同時蒐集主體陳述的經驗故事、分析特定事件（案件）的運作機制與過程、運用統計資料以理解結構運作。例如研究大學宿舍中的社會互動，就可以同時採用問卷（熟識朋友的數量、住在何處）、訪談（與室友交往的情形、對於宿舍的認同感等）、觀察（房門是否開啟、走廊是否有人停留聊天、牆上是否張貼海報）、實驗（觀察實驗等候室中受試者是否會與陌生人攀

談）、類實驗（如更動某個空間裝置以進行比較）等研究法。

(4) 詮釋循環 (hermeneutic circle)：詮釋學指出人出生在一個已經具有意義的社會網絡中，而人的先見 (fore-knowledge) 是人之所以可能理解事物的先決條件。在理解的過程中，文本得到新的意義，而人的先見也同時轉化向前。詮釋循環牽涉部份與整體的關係，我們對於現象部份的理解，決定於我們對於其整體的先見；而對於整體的理解又是建立在逐步對於部份的理解。詮釋循環可以從四個不同的觀點著手：1) 現象的整體與其部份的關係。2) 此特定現象（部份）與其關聯現象（整體）之間的關係。3) 涉入此現象的行動者（部份）與其所處生活世界（整體）的關係。4) 社會行動者所處世界（部份）與更大的文明（整體）之間的關係。在上述的詮釋過程中，詮釋者要尊重現象的自主性 (autonomy)，與現象達成最可能的熟悉性，尋找最合理 (maximally reasonable) 的詮釋，並且闡明此現象對研究者自身處境的意義 (Kockelmans, 1975)。隨著詮釋循環，研究者不斷地反省與修正先前理解，結果對於社會現象的理解同時指向了自我的理解。

(5) 搜尋並分析異例 (deviant case analysis)：不要只是找有利的資料，來支持自己的假說，反過來，要刻意尋找各式不同的案例，來挑戰自己的先見。你在研究過程中所建立的說法，如果能夠通過層層的考驗，則力道愈強，愈能說服人。

(6) 找人唱反調 (playing devil's advocate)：找一個與你的研究沒有利害關係的同儕（人通常會忽略下屬的意見，將上司的意見當成聖經），扮演唱反調的角色，以找出自己的盲點。在對話與論辯的過程中，研究者要誠實敘說自己的研究過程與情緒，不帶防衛機制地聆聽，並且紀錄下對話內容。

(7) 研究對象檢核 (member check)：訪談的逐字稿是否該寄回給受訪者檢查，沒有定論，它決定於受訪者是否有如此意願與要求。受訪者可以檢查是否有登錄不實的情形，以免誤解，或者可以再補充新的資料。研究者也可以將研究的初步分析與成果，在正式出版前，給田野的研究對象審視。若對於詮釋有不同的看法，研究對象的說法與研究者的說法都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為研究者不是研究對象的傳聲筒（研究者有可能比研究對象更了解他自己），研究者也不宜將詮釋強加在田野之上（也就是要尊重田野現象自身）。此時，可以將田野提供的意見當作進一步的資料，進行下一次的詮釋循環，以提出修正。研究者最終還是要以自己的學術訓練背景、嚴謹的田野研究方法等，為自己的研究成果負責。

(8) 研究歷程檢核 (the audit trail)：傳統學術論文的撰寫方式，呈現的是事後建構的線性歷程，從動機、文獻回顧、方法、分析到結論。不僅不能反映實際研究過程的試誤、失敗、轉折等跌跌撞撞的經驗，讀者也經常找不到足夠的訊息據以評斷研究的成果。近來學術界鼓勵撰寫反省日誌，除了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中的互動過程（方法的章節）之外，也能討論研究過程中從猜想、推理、形成新概念、找證據支持等演變的歷程（分析的章節）。如何撰寫研究歷程檢核以提高研究的品質，請參考Rodgers與Cowles (1993)。

學位論文常見的問題

經驗研究的發現及其分析是整個論文最核心的部份，除了資料的呈現外，應進行分析，說明作者如何理解和解釋這些資料，以及研究結果和既有理論的關係。這一章應和文獻回顧環

環相扣，是驗證或否證了引用的理論，或是修正、補足、重新再建構既有的理論，並與過去的相關經驗研究相互比較。最常見的問題，當然是只有資料，而沒有分析。有的引用許多報紙資料、有的呈現許多建築平面圖、有的跑了許多兩兩相關的統計分析，可是沒有任何說明與分析。

出現這種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研究者對研究問題不清楚。反正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組成、居住環境等通通都問，然後兩兩作相關分析。統計顯著的列出來說一遍，沒有相關的就當作沒做；至於為何相關，就用常識說明。其結果是研究做與不做沒有太大的差別。例如一篇關於性侵害的碩士論文，研究者發現當檢視手足數目是否與易受性侵害的可能性有關時，以卡方檢定結果顯著 ($p < .01$)，即手足數目較多者，愈易受到性侵害。於是作者提出如下的解釋：兄弟姐妹多，父母親疏於照顧，可能是易遭致性侵害的原因。由於缺乏理論指引、經驗資料也不足，因此這樣的解釋很難說服人。另一種是質性分析的能力不足，於是只見一大片的訪談稿不斷貼上來，卻沒有告訴讀者為什麼要引用這段訪談資料，以及其意義或啟發為何？例如有篇論文將搭乘公車的經驗行為分成：看風景、吃東西、看書報、聊天、休息等。這樣只是羅列受訪者所說，並沒有加以分析，也缺乏理論觀點。其實，多數人搭過公車，大概也都可以說出這些事情，所以論文的貢獻不大。舉例來說，「看書報」不是一個有理論概念的標題，只是一項表面的經驗事實，因為同理還可以列出看廣告看板、打電動，永遠寫不完。如果要談看書報，可以參考Henderson (1975) 如何處理在公車/火車站等候室，人們利用身體姿勢、道具（如攤開的報紙）、專注於某件事情，來控制社會互動，進行領域防

衛。如果要談在公車上化妝，讀者會希望理解為何這些人可以在我們認為是公共的空間（前台）中，做出私密（後台）的動作。如果只是羅列受訪者的經驗描述，加以分類而無分析，則只是一篇報導而已，還稱不上學位論文。而資料分析的能力，不僅關乎研究方法的訓練，也與研究經驗對象的相關理論的掌握程度有關。

量化研究雖然有一套頗為成熟的研究過程與工具，但是其實做起來並不容易。中央研究院的余舜德研究員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進行關於夜市的訪談，想知道受訪者逛夜市的頻率，受訪者回答說：「有去就有去，沒去就沒去」（臺語）。這個回答非常傳神地描述了受訪者與夜市的關係。可是如果使用的是標準問卷調查，問項可能是經常、偶而、不常，或者是天天去、一星期一次、一個月一次。無論任何一個選項都無法描繪上述受訪者逛夜市的經驗。如果她真如此回答，依照傳統標準問卷調查的規矩，訪員可能要把題目與答題選項再唸一次讓受訪者勾選，或者訪員就依照其回答自行決定那個選項最接近。

問卷調查裡經常有基本資料的項目，包括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家庭人口組成等。年齡的問項，無論是研究政治選舉投票傾向、媒體閱聽經驗或是休閒時間運用，經常都是分成20-30、30-40、40-50歲等，然而社會中其實並不存在一群叫做20-30歲的人，這種人群的聚集其實是研究者自己建構出來的。以數學十進位作為分斷點並不具社會學之意義，而且沒有因應不同的研究發問而產生不同的關連。研究者可以試著探詢年齡與政治社會事件（如解嚴、婦女團體成立等）的關連、平均結婚年齡或各種法定年齡等，再決定年齡這個看似簡單的變項應

該如何分類。例如研究年輕世代的社會參與，也許有沒有參與野百合學運會是一個斷代點。

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同樣有好的與不好的研究，一般最常見的問題其實很像。量化研究通常是缺乏理論基礎，使用視為理所當然的變項（如年齡、教育程度），然後進行兩兩相關統計分析。例如，有一篇關於生活風格的論文，想要處理生活風格與社會屬性與地理空間的關係，作者根據既有理論文獻，設計問卷，然後再使用因子分析，得出八項生活風格的指標，而社會屬性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婚姻與性別，地理空間的變項則是臺灣的北、中、南、東四地區（每一地區包括其所涵蓋的縣市）。於是通篇論文的主體就是8（生活風格的八項指標）乘以8（四個社會屬性變項與四個地理空間變項）等於64項統計相關分析。作者一一說明其統計相關顯著與否，例如未婚者受廣告影響最大、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者其家庭親密程度最低等等，但是沒有任何足以說服人的分析說明。同樣的，質性研究若做得不夠深入，所謂資料分析往往變成訪談引文的剪貼簿，只有分類，而沒有分析。

暫時拋開寫作的內容，試著看看排版的版形，也可以檢視論文的品質。如果是一篇以深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質性研究論文，看看研究發現那一章，訪談引文佔了多少比例的篇幅。訪談引文與你自己的分析所佔的面積最好是一比二，而不是反過來的狀況。另外檢視，如果有大小標題一個緊接一個，三、四個連在一起，而中間沒有任何文字敘述，就表示有問題。標題與標題中間應該加一些承接、預告或總結的文字。

雖然任何文獻都可以當作分析的資料，但是要對資料來源加以評斷，學術研究論文、報紙報導、訪談等所得來的資料，

其意義不一樣。寫論文並非每一個分析都要引用相同類型的資料，但是資料分析仍然要有系統性，並且要說服讀者其資料的適切性。有一篇論文，其中分析傳統產業的章節，引用一張People雜誌上的照片以及幾篇中文的創作小說，作為主要分析的文本。有關歷史保存的章節，主要引用讀者投書；而關於女性空間的討論，又主要引用已出版的碩士論文以及幾個訪談。並非三段分析不可以使用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是他的資料選取，基於方便性，缺乏系統以及合理性。他引用People雜誌的照片，是因為1980年有另一篇論文曾經討論過，讀者投書與碩士論文也是都剛好在手邊。但是讀者很容易問，那張照片固然精彩，但是為什麼不拿其他統計資料、研究論文來進行分析？歷史保存與女性空間是否也有精彩的照片？歷史保存部分為什麼不用讀者投書來分析？資料的選取應該要隨著研究發問而來，要有系統、選擇最適當的資料來回答你的問題，不能太憑運氣，也不能不花功夫只引用手邊現成的資料。

資料分析要深入，建立在資料的基礎上，與既有的理論對話。有一篇關於性行為態度的論文，發現態度受到父母教養方式、同儕、媒體、學校教育等影響，這種分類討論，顯然沒有切中研究問題的核心，因為幾乎任何人的態度似乎都可以說是受到家庭、教育、媒體等影響，研究者應該針對研究的核心發問，提出較為關鍵、碰觸問題核心的分析。這是許多論文共通的問題，亦即只有分類而無分析，而分類有可能只是一般性的分類（正如Glaser所說的pet concept），看不出與此特定研究內容的關連。

我們並沒有過度的期待，要碩士論文提出習癖（habitus）、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父權（patriarchy）、結構

化歷程（structuration）等這種較高解釋層級的理論概念，但是研究生可以嘗試在表層的描述之外，提出一些分析性的概念。例如「在電梯的狹小空間內，人人雙手抱胸，兩眼凝視樓層顯示數字，不與他人有正面的視線或身體接觸」，這是描述；可是「有禮貌的不注意」（civil inattention）（Goffman, 1963）就是分析性概念。有禮貌的不注意讓都市中的陌生人可以「同時存在但不互相牽扯、注意但不全神貫注、有禮貌而沒有對話」（co-presence without co-mingling, awareness without engrossment, courtesy without conversation）（Lofland, 1998, p. 30）。這個概念相對於「刺激超荷」（stimulus overload）（如Milgram, 1970）顯然對於都市中人際互動現象提出很不同的理論解釋。

如果只是引用一些養狗人的訪談資料（quotes），把養狗行為的意義分為（1）作為身份的表徵（2）給人心靈的撫慰作用（3）滿足特殊功能（如看門、導盲犬等），那只做到表面的分類，這樣還不夠深入。同樣的主題，我們可以看看Tuan（1984）在*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一書中的分析。他把支配與感情這兩個我們以為相對的概念統合起來，說明人餵養金魚、栽培盆景（bonsai）的心理機制，甚至也用來說明男人與女人的關係，讓我們對於支配、權勢、感情、美學與「玩」如何在處理自然、動物與人中交織作用，以及除了經濟的剝削之外，人如何為了娛樂與藝術而剝削自然與其他人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與反省。

概念的引用要恰當。例如有不少學生喜歡Foucault的異質空間概念，但是是否對於研究現象的觀察分析有幫助？否則從KTV、三溫暖、度假村、酒吧、購物中心、監獄、舞會到學校校園都是異質空間，那使用這樣的理論概念的價值何在？想想

看異質空間這個理論概念是否像探照燈讓你看到了沒有這個概念所看不到的事物？是否像衣架讓你的資料找到歸屬？有沒有可能就說你從資料當中所解讀到的意義就好，有沒有用異質空間的差異何在？有沒有可能你自己的概念反過來可以修正既有的理論，與之對話？同樣地，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何，能否整合，也要討論。例如有篇論文認為都市街道同時具有異質空間特殊性、游離空間特質、嘉年華式效果、想像的社群以及除魅的作用。然而把Foucault, Shields, Bakhtin, Anderson與Weber這些理論家的概念兜在一起，而他們處在不同的學術脈絡之下，作者是否可以同時把這五個不同的概念加以整合？這不只是名詞使用的問題，也關乎作者是否能夠掌握其所使用的概念。

任何分析推論都應該有堅實的經驗資料基礎，如果只是沒有基礎的主觀評斷，會流於意識形態、政論式的說法，說服力不夠。論文的寫作內容要有根據，不要隨意下判斷。譬如，有人寫：「臺灣過去家中的權力掌握在婆婆的手裡，近來則移轉到媳婦的手中」。如果沒有既有文獻支持，就要有自己的經驗資料證明。研究者不能只下一個判斷就走人，一定要有足夠的證據，讓讀者來評斷研究者的論斷究竟合不合理？

論文也不要使用很主觀而不精確的敘述，例如：「若要以好人壞人臉像來說的話，計程車司機多半看來是忠厚的勞工階層的樣子」。分析要盡量細緻，從多面向來討論。例如：「前一陣子臺北市鼓勵交通運輸業雇用女司機，原因並非肯定女性的能力，而是由於認定女性較溫馴，不容易駕車肇事，仍然服膺於傳統對於女性形象的論述。」鼓勵女司機，可能是因為女性具有男性所缺乏的好特質，例如穩重、小心；可能是因為交通法規修改，取消公車司機要先有貨卡車駕照的規定；當然也

可能其隱藏性的原因是雇用女性司機可以節省薪水，但這個需要薪資的統計資料來佐證。另外，女性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行業，會有非意欲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可能改變社會的女性刻板印象，或改變司機的生態。不要一下子就把話說死，重要的是研究者的判斷，需要證據加以支持。

論文寫作的時候，訪談的引文不必求多；一段引文就講一個概念就好，不要來一段很長的引文，可是裡面講了很多不同的經驗或概念。正如問卷的題目，一次只問一件，不要一次同時問好幾個不同的問題。不要讓讀者從一段引文走到另一段引文時，卻掌握不到全局或結構。寫作的時候，最好從結構著手，再把引文適當放入。不能將解讀引文的責任留給讀者。也就是說，不要使用引文來說論點，而是要作者自己說出論點，然後用引文來佐證或舉例。引文最好不要長過幾個句子，如果引文過多，讀者會跳過不讀，也會抓不到你要說的重點（Taylor & Bodgan, 1998, p. 175）。至於田野筆記，除非它是研究分析的對象（當成資料），否則不要把自己的田野筆記當作引文，就直接改寫成正文即可。

可以嘗試檢視論文發現這個章節，小節與小節彼此的關係為何，是不是講同一層次的東西，所有小節加總以後是不是就是該節的意思。許多研究生蒐集了許多深入訪談的資料，反而陷入其中無法跳脫，把有意思的訪談引文剪貼了幾十頁，就是不知怎麼分析。此時，我經常會建議研究生，嘗試把論文的發現與分析用三頁以內的篇幅寫成敘述文字，可是不能使用任何一段訪談引文，讓研究生可以從訪談稿中跳出，站在比較高的位置，觀看研究的整體。Glaser（2001）認為論文重要的是要生產概念，研究者要忘掉特定具體的人、地、物，應該就是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概念的生產來自於田野的經驗資料，但是論文不能停留在具體故事的描述層次。這個練習，同時也不能使用編號123（怕各個段落各自獨立，前後跳躍），也就是要寫成連續的敘述，讓這三頁的內容可以前後連貫、一氣呵成。

即使是使用深入訪談的經驗研究，也最好不要只依賴訪談所得來的資料。很多訪談的重點在於個人主觀經驗的敘說，如果能夠輔以其他資料，比較容易與社會結構連結。Sandra Harding在一次座談的場合中建議一個經驗研究最好能涵蓋三種資料：女性的主體經驗、統計資料、案例（如申訴案件等）。例如研究女護士的工作環境，可以對女護士進行深入訪談，以理解護士的主體經驗；可以使用醫師/護士的性別比/薪資等統計資料，以理解社會結構；也可以蒐集一個性騷擾申訴案件的相關文件進行分析，以理解組織如何具體運作。

最後何春蕤（1997）提醒，千萬不要把好話通通都在論文前面講完了，使得後面有虎頭蛇尾的感覺，所以愈到後面的時候，按理說不但是愈重要，在理論層次上要愈高，而且要更深刻的讓別人看到你的洞見，所以愈到後面就要有愈高層的對於資料的處理，這種寫作方式會讓別人覺得像倒吃甘蔗，愈吃愈覺得好甜好甜，到最後高潮結束。她建議，論文最後面研究者所提出的抗爭策略的建議，不要把它獨立起來成為一章，不要在論文前面說的很悲觀，整個現象幾乎為社會權力結構所罩死，好像鐵板一塊，然後到了最後一章卻又突然通通解放了。所以，解放的功用要擴散在論文裏面，在不同的點上面出來，而不要有特殊一章。

10

從無性別歧視到無偏見



在英語世界裡使用man代表全人類（例如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或者用freshman指稱大一新生，在歷經婦女運動之後，早已受到批判。例如由Proshansky等人編輯的環境心理學教科書，1970年第一版書籍的副標題為Man and his physical setting，等到1976年第二版書籍的副標題就改成People and their physical settings。撰寫論文時也同樣儘量使用複數的they或people等來取代he或she，也有人使用s/he或者he or she。有的作者則仍然使用he（或she），但是會加上註解說明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其實指稱的是所有的人。而chairman已經為chairperson取代；fireman改成fire-fighter。坊間也有許多相關字典可以查詢，例如*The Bias-free Word Finder: A Dictionary of Nondiscriminatory Language*（Maggio, 1991）。不只是文字的使用可能傳達性別歧視，Eichler（1988）的書更指出，學術研究的整個流程都可能牽涉性別歧視。她在書中舉出四種主要的性別歧視，分別是：

（1）男性中心（androcentricity）：以男性做為參考座標，或者從男性的觀點來看世界，例如指稱文藝復興是人類文明的大進步，但是其對女人的社會處境與位階其實沒有甚麼影

響；又例如我們經常以男孩為中心來描述親屬關係。在華人的親屬稱謂中，我們經常稱呼同學的媽媽為「張媽媽」，這是以男人為參考座標的稱謂。又如用「臥房社區」（bedroom community）這個概念來指稱郊區，也是站在男人的觀點，因為男人在市區工作回郊區休息，而郊區住宅就是女人勞動工作的場所。當我們講述歷史中的「部落戰爭」時，其實那是男人之間的戰爭，女人在男人眼中是戰利品，而不是部落的成員。歷史看不見女人，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情。研究也可能維繫男性的利益甚於女性的利益，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女性因為專業技能較差所以工資較低，卻忽略其實在控制教育背景之情況下，女性工資仍低於男性。研究者也可能不自覺譴責女性，認為女人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是因為女人自己的穿著舉止誘發男人的慾望；而女兒被父親性侵害時，研究者卻責怪母親沒有盡到保護女兒的責任。行政院主計處有關「我國暴力犯罪女性被害概況」的專題分析中也寫道：「搶奪及強制性交案件被害人數均以女性居多…主要係因女性特質…較易成為…歹徒鎖定之犯案目標」（2005.3.20 取自<http://www.dgbas.gov.tw/dgbas03/bs3/analyse/new93052.htm>），只譴責受害者，卻不提男性特質與暴力犯罪的關連。

根據臨床解剖研究發現，人類視覺空間資訊的處理，女性除了使用左腦外，同時使用右腦，而男性則主要依賴右腦。科學家將此發現詮釋為，男性的腦「側化」較完全，也就是較「專門化」（specialized），因此空間能力較佳。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男性的腦部如果部分受損，就會喪失了該部分所職司的功能；而女性卻仍然可以由另一半邊的腦來填補。女性腦部這種「保險設計」，明明兩邊都能用卻被解釋成分化不完

全，反映了科學「男優女劣」的性別偏見（蔡麗玲，2008）。

又如有科學家認為手指長度不太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可以利用手指長度來研究天生的性別差異。根據研究（如Williams, *et al.*, 2000）發現，女性的食指與無名指的長度很接近，可是男性的食指長度則較短，這是因為其胚胎暴露在較多的睪固酮素（男性荷爾蒙）下的結果。睪固酮素又是解釋男性暴力行為的重要因子。然而女同性戀的食指與無名指長度的比例則較接近男人的比例。這個科學發現企圖解釋女同性戀的成因，可是他們難道不知道有「婆」（女性化的女同志）的存在嗎？此種研究恐怕展現的是他們對於竟敢跨越性別界線的女人的偏見吧！

（2）過度概化（overgeneralization）：係指研究只處理單一性別，卻將研究結果當成所有人皆適用。過度概化可以發生在語言使用、論文題目或概念之上，例如用他（he）或男人代表所有人；論文題目為「老年病人之角色」，但是其實只研究男病人；使用普遍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這個名詞，但是其實只有男人得到投票權。有過度概化當然也就有過度特殊化（overspecificity），例如小孩子從小學會而熟悉的第一語言，我們稱為母語（mother tongue），但是他可能是父親或母親所使用的語言。如果每篇論文的題目都能夠清楚反映研究對象之性別，則社會科學對於男女關注之不平衡就會昭然若揭。

（3）性別不敏感（gender insensitivity）：忽略性別做為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變項。例如遷移對男性與女性之影響不同，有一篇研究男女性遷出、遷回經驗的論文，研究者有時提到「戶長不喜歡這個工作」，卻沒有說明到底誰是戶長？失業的男人？單身女性？職業婦女？常見的問題是資料有性別區分，

研究者卻沒有分析性別；例如有關政治參與的研究，性別差異其實比種族差異還大，但是研究者只分析種族差異，卻忽略性別變項。研究者有時把另一性別之意見當作是事實；例如訪問男性談論家庭暴力，男人說家庭生活平靜，毆打只是偶爾為之，而且不會太大力，研究者卻把這個當作是事實。研究過程中性別其實無所不在，不只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各自有性別，有性別的權力關係，研究的工具（例如玩具、虛擬情境、動物、歷史文件）也有性別。

195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指出女性較男性服從，而教科書幾乎將此視為「事實」。Eagly (1978) 發現其實只有22%的研究發現女性較服從，而且其中大都是談論政治、經濟、空間等女性較少談論的課題，因此女性較不易堅持己見。其他研究則發現，就針線工作而言，男性則聽從女性的意見；至於搖滾明星，則男女服從別人意見相當。我們的常識相信女性比較服從，因此研究者也喜歡引用持此論點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有理論效度的錯誤，他們所測的其實是對於刺激的熟悉程度，而不是服從程度。結果，他們給錯變數的名稱，然後得到社會所能接受的結論。

林宜平 (2006) 從台灣RCA環境污染的研究基礎指出，公共衛生研究者往往以研究男性環境與職業醫學的典範來研究女性健康。他們或是忽視女性的社會特性，或是未考量女性的生物特性。在環境健康風險評估中，研究者低估女性居民在家務工作中可能的污染暴露，例如未考量煮水、烹飪、洗碗、如廁等女性較常從事的工作與活動。此外，在環境流行病學研究中，女性居民因為隨夫居的習俗，樣本流失的比例較高，而女性青春期的化學暴露也遭到忽視。

(4) 雙重標準 (double standards)：在處理或評價相同行為/處境時，採用不同的標準。性別的雙重標準同樣發生在研究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包括1) 語言的雙重標準：使用不平行的語言，如一個用名、一個用姓；又如「男人和他的太太」，應改成「男人和女人」，或「先生和太太」；使用不同的文法，如描述男性用主動式，女性用被動式。2) 概念的雙重標準：不平等對待不同的性別，如視男性為戶長，而女性是戶長的太太；將男人當成是家計維持者，即使女人也在外工作。研究者使用不對稱的概念，例如有「未婚媽媽」卻沒有「未婚爸爸」、有「母愛剝奪」卻無「父愛剝奪」。2000年底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等團體舉辦了尋找「二十一世紀學習媽媽」的系列活動，林鶴玲教授隨即為文指出「學習爸爸」何在？許多研究概念並非客觀中立，而帶有價值判斷，例如過去心理學關於認知型態有場域依賴/場域獨立 (field dependence/ field independence) 這二種不同的概念，來說明人的知覺如何依賴環境線索的程度；研究的結果男人是場域獨立的，而女人是依賴的，然而我們又賦予獨立比依賴有更高的價值。如果把場域獨立這個概念詞改成脈絡盲目 (context blindness)，場域依賴改成脈絡察覺 (context awareness)，其描述討論的概念是一樣的，但是這樣一來，男人是盲目的而女人是有警覺的，我們心中的男女圖像就會有很大的轉變。倒不一定那個名詞是最為正確的，但是這個練習可以讓我們看見詞語的使用如何形塑了我們的認知。3) 研究方法的雙重標準：例如對不同性別問不同的問題（如只問媽媽如何處理工作與家庭的兩難，而不問父親）、使用不同的測量工具（如使用戶長的職業來界定女人的社經地位，而不是女人的能力自身）、編碼的雙重標準（如同樣對醫療執業有興趣，男孩

編到醫生、女孩編到護士)。4) 資料詮釋的雙重標準：例如研究者不把父親不參與家務當作兒童問題的影響因素、不關心女性失業問題。5) 政策評估建議的雙重標準：例如政策建議沒有同等看待男女工作的價值；家庭中的次要工作者得不到同等的福利，如失業保險。

除了上述男性中心、過度概化、性別不敏感與雙重標準等四種主要的性別歧視之外，Eichler (1988) 還提出了其他三種衍伸的型態，包括性別適當性 (sex appropriateness)、唯家庭論 (familism) 與性別二元對立 (sexual dichotomism)。性別適當性是雙重標準的衍伸類型，指的是假設某種行為舉止比較適合某種性別，當人們不符合這個規範的時候，就視之為偏差，例如照顧小孩、做家事是女人的責任。研究者可能問「女人除非有小孩，否則會覺得生命不完整」的問題，可是卻沒有問「男人除非有小孩，否則會覺得生命不完整」。有個研究有如下的問題：「我喜歡看羅曼史小說」、「我希望當護士」、「我喜歡煮飯」、「我喜歡看機械雜誌」、「如果我是記者，我喜歡報導體育新聞」、「我喜歡讀冒險小說」，如果受訪男孩承認他喜歡前三項，研究者就將之編碼為人格異常。唯家庭論是性別不敏感的衍伸類型，指以家庭作為分析單位，忽略了家庭中的個別成員，對於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經驗與反應。若研究者問：「妳的父母希望你找怎樣的工作？」，可是父親和母親的意見可能很不一樣。對一個家庭最好的，不一定對每個家庭單一成員都是最好的。性別二元對立也是雙重標準的衍伸類型，亦即將男女當成在生物與社會上完全不同的群體，過度強調兩性差異，卻未能適切注意兩性之間有異有同。許多有關男女差異的研究，其虛無假設通常是「男女沒有差異」，研究結

果若拋棄虛無假設，就是驗證差異的存在。如果研究發現是沒有差異，論文可能就沒有期刊要接受刊登。在這種趨勢下，性別差異就持續遭到誇大。

在Eichler的「無性別偏見研究方法」的基礎上，Burke與Eichler (2006) 重新建立一個適用於性別、種族、身心障礙、階級、年齡、性傾向、宗教、地理位置的無偏見 (BIAS FREE) 研究分析架構。BIAS FREE是英文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System for Recognising and Eliminating InEquities (建立一個辨識與消除不平等的整合分析架構) 的縮寫。此架構不僅可應用於研究，也可以應用在立法、政策、教育等項目。她們指認出三種存在於壓迫體系社會中的問題：(1) 維持既存的階層關係 (Maintaining an existing hierarchy)：而此問題來自於否認階層差別的存在、採納主流的觀點與立場、將非主流群體病態化、譴責受害者、將非宰制群體的所有權據為己有、將剝奪邊緣群體的尊嚴視為正常。(2) 未能審視差別 (Failing to examine differences)：包括對差別不敏感、沒有考察事件所處的脈絡、過度推廣、預設了群體的同質性。(3) 使用雙重標準 (Using double standards)：包括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主流與非主流群體、將非主流群體排除在外或者沒有給予足夠的代表性、否認某群體的能動性、將主流群體的意見視為事實、使用刻板印象、過於誇大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使用不同標準以至於隱藏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可比性。研究者可以使用這個分析架構，檢視自己的研究是否在性別、種族、階級等面向出現如上的問題。其後可以參考此篇報告所提出的相對應的解決策略。

學術研究對田野的影響

延續前節，探討性別歧視的論文，固然要指出社會性別結構的問題，但是論文寫作不要讓弱勢者更為沮喪，而是要提醒社會加以反省，正視問題的嚴重性，所以要指出改變的可能，增加女性的能動性。此外，也不要怕批評你的田野，愈批評，讀者就愈能接受你對田野的讚揚。顧及研究倫理，並不等於當研究對象的傳聲筒。雖然田野倫理和學術倫理有時彼此互斥，但是一篇好品質的論文，比較可以真的指出社群的問題所在，指引社群改善的方向。出自於社群內部誠意的批評，是為了讓社群更好，則田野中的人應該也能接受。在寫作上，儘量不要責怪個人，可以傳達出「如果是我，我可能也會這樣做」的訊息。不過如果那是犯罪行為，這種寫法就可能在為此行為辯護、合理化。作者要指出犯罪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是錯誤的。作者不必要認同，為其價值背書。作者當然要保護受訪者，但是也要知道不同的受訪者權力不同，可能受害的程度也不同。有錢有資源、有權力的人更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更有能力保護他自己，所以研究者此時比較可以採取批判的筆調。

研究者擁有界定他人現實的權力。如果受訪者不同意我們的分析時，該怎麼辦？研究者尊重受訪者所說的，但是並不同意時，怎麼辦？當女性主義者碰上傳統婦女；當社會主義者碰上保守主義者，怎麼辦？尊重受訪者的世界觀，還是提出另一種結構性的看法（Ribbens, 1989）？女性研究者Daniels在寫論文章稿時，她以一種完全同情的角度，描述上階層婦女義工，覺得她們辛苦工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敬。後來從同事那裡得到回饋，她修改草稿。最後的版本，她一方面承認義工的辛苦工

作，一方面也分析她們的工作如何幫助其保有自身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她描述了這些婦女忽略甚至否認了她們自己的社會位置可能就是她們想要解決的問題的一部份。這種轉變並非從同情轉到嘲諷，而是讓她的分析更為豐富細緻（引自Ribbens, 1989）。研究者不可能是傳統的資料蒐集的工具（研究受研究者價值觀完全主導），也不可能是受訪者價值觀的忠實傳聲筒。任何研究都是一種建構與創造。我們所能做的是，誠實、明晰地面對各種困難與弔詭。不要假裝研究者沒有權力，而是要誠實的面對它。研究是一種社會過程，而隨地都會留下我們的指紋（Ribbens, 1989）。

學術研究當然儘可能不要對個人與社區造成傷害。在進行一個研究之先，研究者應該就研究倫理層次做下列的思考：

- （1）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或進行田野研究前，應該多和經驗豐富的研究者事先討論，並且對田野的文化敏感。
- （2）研究的利益是否超過其付出的代價與風險？這條準則是必須的但不足夠，而如果風險大於利益則顯然應該停止此研究。
- （3）研究者應該考量自身是否有處理風險和傷害的能力。如果有質疑，就不應該進行研究。
- （4）研究者應該盡力採取各種手段將風險與傷害降到最低。如果為了學術知識的突破，然而預期造成的傷害又很大，則最好利用自然發生的情境進行田野研究；或者改採模擬或角色扮演的研究方法。
- （5）選擇比較不易受到傷害的樣本。
- （6）研究之先，受試者應該得到充分的有關可能風險的資訊。
- （7）如果預期可能造成傷害，事後應該對受試者進行追蹤調查與必要治療（參考Diener & Crandall, 1978, pp. 32-33）。

Sieber（1992）也特別針對田野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1）科學知識是研究者可以給予參與者最適當的好處。田野研究經

常建立在大量的文獻回顧之上，研究者可以將相關知識以淺顯而有趣的方式撰寫，提供給田野的參與者，並且與他們討論。

(2) 幫忙解決參與者的困難，給予食物或醫療的援助，提供當地社會服務機構的名單等。(3) 在研究的過程中，讓當地參與者可以從中跟著學習觀察、紀錄與分析。(4) 提高其自尊，讓他們從參與中得到成就感。(5) 透過研究讓參與者反省並深化他們與他人的關係。(6) 藉由研究引進資源、剖析當地問題進而提出政策建議、提高士氣、提高地方的聲譽等，也是研究可能為田野帶來的好處。(7) 此外，為研究者所在的研究機構添購設備、訓練研究人才，和其他機構的研究人員建立合作關係、發展新的研究方法、撰寫高品質的研究論文、提高研究機構的聲譽等，同樣的可以增加因為研究而帶來的利益。最後，也有研究者認為做一個嚴謹、有水準的研究，可能是研究者回饋給田野最好的報償 (Fetterman, 2009)。黃應貴 (1994) 也提出人類學家可以幫助田野被研究者瞭解其所進行的研究，甚至尋求當地人參與研究工作，讓當地人因獲得人類學觀點而有人類學化的傾向。

11

論文寫作與心理



論文寫作風格

Van Maanen (1988) 提出三種主要的民族誌寫作方式，包括寫實主義式 (realist)、自白式 (confessional) 與印象主義式 (impressionist)，其他還有批判 (critical)、形式/制式 (formal)、文學 (literary)、共同敘說 (jointly told) 等不同的文化表現方式。

寫實主義的故事是主流、最常見的民族誌寫作方式。作者以一個不帶熱情、第三人稱的聲音來敘說故事。最明顯的是在文本中作者的缺席，田野工作者在蒐集資料完畢之後就在寫作中消失了。在故事中，看到的是研究對象的文化成員所說、所做與所思，所以作者只會寫「甲做了這件事」，而不是「我如何看見甲做了這件事」。其假設是作者以其學術風格提供客觀的資料，不受個人偏見、政治目的與道德判斷的污染，而受過良好訓練的其他參與觀察者應該看到相同的東西。很弔詭的是，將我 (觀察者) 從報告中拿開反而更加強作者的權威。

自白式故事可以說是對於寫實主義傳統的反應，它嘗試清楚的藉由展現田野中研究觀察是如何實踐的，來替田野工作或

參與觀察解秘。其主要特質是關於進入田野、田野關係、如何忍受及克服艱難處境、田野工作對研究者的影響等故事。這種故事不再是一個對文化全知的、保持距離的聲音（如警察做了X），而是個人的聲音（如我看見警察做X）。作者企圖和讀者建立親密的關係，並展現一個勇敢的田野工作者遊走其間的世界；或者提及作者自身的偏見、缺點、壞習慣等，告訴讀者：「你看，我正如你一樣，充滿了弱點」，以建立讀者的認同。不過我們聽到成功的故事居多，很少有研究者寫到田野研究的災難，使得研究計畫無法達成的故事。結果其成品變成是教導田野研究者如何和兇惡的戰士、害羞的獵人，以及醉客相處與生活的一本指引。

自白式故事通常並不是用以取代寫實主義的寫作，而是兩者並行，用非常詳盡的方法描述來裝飾寫實主義的故事。它經常出現在論文的研究方法的章節中，或者出現在另一個文本中，說明研究者如何進行研究，例如獨立的文章、書的一章，或是附在寫實論文的附錄。社會學家William F. Whyte在1943年出版「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這本書，等到1955年再版的時候才加了長達八十頁描述田野研究過程的附錄。就當時而言，有關真實研究歷程的寫作極為少見，這本書到了七〇年代已經銷售二萬本，成為該出版社社會學類最暢銷的書籍。自白式故事仍然與民族誌本身有所區隔，很多情況是寫實主義民族誌先出版獲得認可之後，研究者才另外寫一個自白的故事發表。也就是研究者的學術地位先確立之後，才敢呈現自己的弱點或曾經犯下的錯誤。自白的故事寫得好的話，可以成為對於民族誌理解的自我反省，是給讀者很好的禮物；如果寫得不好的話，會讓讀者走進一個內省的黑洞，自白變成只關乎方法，

而不是研究對象，變成是一個自我耽溺的、抽象的田野工作的呈現。總結來說，寫實主義故事關心所知（the known），卻不知他如何而知（knowing）；而自白的故事則關心研究者（knower），卻常忽略了所知為何。

印象式故事呈現田野工作（the doing of fieldwork）而不只是作者（the doer）或成果（the done）。它同時討論文化以及研究者知的方式，企圖同時觀看subject和object，來連結the knower與the known。印象故事的形式是回溯式的，事件大約依照次序描述，其想法是讓讀者進入一個陌生的故事世界，而且讓讀者就像田野工作者一樣觀看、傾聽與感受。將讀者置身於田野情境，一起見證部落儀式、在酒吧喝酒、森林中打獵。作者不像寫實主義式先將文化的結構（親屬、機構、社會網絡、工作等）呈現，而是把讀者拉到故事之中一起參與提問與解謎，就像偵探小說，不到最後不知道答案。

Paul Rabinow（1977）所寫的*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以及Shulamit Reinharz（1984）所寫的*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都是很好的實例。尤其是Reinharz的書（特別是討論調查經驗主義的儀式這一章），研究生更是應該一讀。在這本書中，作者描述她如何成為一個社會學家的過程，特別說明調查法和參與觀察法的長處與限制，以及教科書上所描述的理想研究方法與作者的親身體驗之間的差別。讀者透過作者自身的經驗，不只是瞭解作者的學術成長歷程，更是在其活生生的實踐中理解社會科學研究的難題與困境。底下的引文，描述她參與政府補助研究教師的調查計畫案，她以自身參與問卷調查設計與資料分析的過程來討論問卷調查的意義。

我覺得我好像活在卡夫卡的小說裡。我們三個人坐在曼哈頓西北邊的一間小房間裡，從空氣中抓出問題來；而這些問題將指向未曾謀面的人們：他們可能坐在學校裡，可能是資深或新進的老師，他們深愛或痛恨他們的學校。有一天，在充滿沮喪或彈性疲乏的中午，督學走進來，要他們坐在座位上好好對待一本問卷。問卷解說要他們依照指示誠實地回答問題。數字欄位在問卷紙上漂浮，提醒受訪者他們的回答將會變成IBM電腦裡的數字。問卷問他們是否快樂、是否有偏見。距離我們千里之外，他們打鉤的符號遠比他們自身對我們而言更為重要。在匿名的問卷裡，他們的主觀經驗和打鉤的符號究竟距離多遠？他們的符號將變成報告，提出對教育政策的建議。想到我們的經驗將遭到強迫變成答題的選項這其中的荒謬性，我發誓我絕對不參與這種態度問卷調查。（頁76）

問卷調查的隔天，一箱一箱熟悉的問卷運回我們的手中。這些陌生人會對我們說什麼？他們的經驗為何？他們認為我們的問卷怎樣？我在問卷紙張的周圍尋找是否有他們留下的蛛絲馬跡——他們抗議的塗鴉、不同的筆跡、生命的痕跡。但是沒有什麼痕跡留下，就像我們自己也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一樣。更令我沮喪的是，一位研究生將所有問卷最後有開放問題的那一頁撕掉，因為那是他負責分析的部份。而我終將沒有機會讀到那些回答開放問題的筆跡。（頁81）

語言同時反映並形塑社會

寫作用詞需嚴謹。有些學生喜歡用大名詞，可是用的不適當。例如霸權、環境決定論、感覺結構等名詞有其特定意涵，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隨意使用。有人使用「同性戀霸權」這個詞，同性戀怎麼可能形成霸權？名詞要前後統一，例如，公共設施/公用設施、知覺/認知、遊民/街友。寫作也要避免偏見，例如有篇關於都市公園對使用者犯罪恐懼之影響的論文提到：

都市公園的本質是提供都市居民休閒的場所，然而現今有些公園常淪為流氓打架、吸毒者聚集、流浪漢遊蕩、同性戀、流鶯色情交易、賭博、偷竊或搶劫等犯罪事件的印象...

這是客觀事實陳述，還是價值觀的展現？請問誰是居民？同性戀為何是犯罪？結果其研究建議可能就會針對這些不受欢迎人士（undesirable people）嚴加取締與管理。

任何文字的使用都已經預設了作者的觀點，沒有所謂客觀中立、如實的描述。年代要使用民國還是西元，要說「日治」還是「日據」時代；當我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已經傳達我們對當時發生事件的評斷。民眾走上街頭，是運動還是暴動？我們要不要接受社會流行的收養流浪動物的「愛心媽媽」這個稱呼，它是讚詞，還是強迫她們你丟我撿、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說詞；我們能否接受對流浪動物「安樂死」，它們其實並沒有瀕死，又何樂可言？「墮胎」與「人工流產」、「終止懷孕」有何不同？使用「同性戀」這個詞是污名化，還是挑釁與抵抗？「酷兒」是遊戲，還是基進？又如「異性戀影展」、「男作家小說選」這種用法，則在凸顯社會異性戀中

心、男性中心的價值系統。換言之，研究者必須對於自己的用詞具有高度的意識與自省。例如討論「移工」文獻時，會不會心中浮現的都是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而忽略了從歐美來台教英文的也是移工啊。又或者討論東南亞（弱勢國家）移工，就不自覺使用「族裔」的理論，而討論歐美（強勢國家）的移工，就使用「文化」的概念。

研究者因此必須高度敏感，清楚自己使用詞語的指涉與後果。想想看「台北市萬華區為台北市人口高齡化最嚴重的區域」這句話有沒有問題？使用「嚴重」這個詞，已經對於高齡化有負面的價值判斷，不妨將之改成「萬華區為台北市高齡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姚人多（2003.04.02）也舉了一個實例：

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如下的標題：「聯軍『挺』進巴格達，伊軍『頑強』『抵抗』」，不用說，這是標準的CNN式的觀點。這個標題如果從伊拉克人的觀點來看，應該改成「聯軍『入侵』巴格達，伊軍『誓死』『固守家園』」。現在的問題是，究竟哪一個才是臺灣媒體所應該採取的觀點呢？（人間副刊版）

聯合報記者張錦弘（2002.08.20）曾有如下的報導，其標題為「二手書尋寶 有人尋得美人歸」：

去年八月，一名剛退伍的臺大工學院碩士班畢業生，透過網路向一名國小女老師買當期的「空中英語教室」，兩人當時都正準備出國，為了向女老師買空中英語教室，兩人每個月固定約見面，結果郎才女貌，很快迸出愛的火花，

今年六月步上紅毯，最近還攜手共赴景色優美的美國密西根州留學，羨煞周遭親友，一時之間，很多單身研究生也開始上網買舊書，希望遇到美嬌娘。（第14版）

正如Eichler（1988）所指出，研究者經常使用主動式描寫男人，描寫女人卻經常使用被動式。中文雖然比較沒有英文的主動/被動式的問題，但是上述之例，呈現相同的性別偏見。分明是二人相識相戀，但是報導顯然以男人為主角，男人是能動的主體，而女人處於被動的位置。報導預設閱聽人是男人。為何不是上網買舊書，就可以遇見好男人呢？如果男女對調會怎樣？我把這則新聞報導改成這樣：

去年八月，一名國小女老師透過網路賣當期的「空中英語教室」給剛退伍的臺大工學院碩士班畢業生，兩人當時都正準備出國，為了賣空中英語教室給男生，兩人每個月固定約見面，結果男貌女才，很快迸出愛的火花，今年六月步上紅毯，最近還攜手共赴景色優美的美國密西根州留學，羨煞周遭親友。一時之間，很多單身女性也開始上網賣舊書，希望遇到如意郎君。

上述實例希望可以讓讀者對於寫作的觀點較為敏感。趙傳曾有一首轟動一時的歌曲「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得到許多歌迷認同，奠定了他在歌壇的地位。想想如果歌名改成「我很溫柔，可是我很醜」，趙傳當時會出名嗎？再舉一例，我們經常看到媒體有這樣的報導「每隔〇〇小時就有一位婦女遭強暴，每隔〇〇分鐘就有一位婦女遭性騷擾」，假設我們將此描述

改成「每隔〇〇小時就有一位男人強暴女人，每隔〇〇分鐘就有一位男人騷擾女人」，他們建立在大約相同的事實基礎上，可是前一句強調的是女性受害的嚴重，後一句強調的是男性成為加害者的普遍性；前一句呼喚的是我們要拯救女人、改善婦女的處境，而後一句則提醒男人應該要自省，不要成為加害者。我們也可以想想，若要制訂一條性別平等的法令，「任何委員會女性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和「任何委員會男性委員的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之二」這兩種寫法有沒有差別？

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命名」(naming)的重要性。當絕大多數的性侵加害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的時候，使用性別中立的語言，會模糊了男人對於性暴力所應擔負的責任。從「大雄毆打玉珍」、「玉珍遭大雄毆打」，到「玉珍挨打」、「玉珍是受暴婦女」，男性逐步消失不見，「受害」則逐漸變成女性的認同標記。使用被動式，讓性侵與家暴變成女人的問題，而男人則在此圖像中遺漏了。反過來說，當情殺、愛滋病等現象在異性戀與同性戀間都有的時候，若刻意將負面意象與同性戀連結，則又是歧視了。而語言歧視並非只停留在文字的層次，它潛移默化形塑了我們的價值，進而影響行動。

「語言同時反映與形塑社會」(Maggio, 1991, p. 1)。當我們並非指涉一位特定的總統，而是講述總統一般的職權時，卻使用「他」(he)，即使歷史上還未出現女性總統，這種說法卻也形塑了我們的價值觀，覺得女人當總統是一件聽起來怪怪的事情。消防隊員(救火員)的英文，傳統使用fireman。美國有一位小學老師刻意請一位女性救火員到課堂上講述她的工作，可是一位男學童卻不相信這是真的，他說：「A fireman can't be a woman」(Kleinman, 2002)。現在fireman已經為

firefighter所取代。英語世界現在不使用a handicapped person也不使用a disabled person，而改用a person with disability，因為人本身應該是主體，某方面能力的不同只是這個人的一個面向而已。中文的殘障(廁所、停車位)應該改成無障礙(廁所、停車位)；殘障者可以改成身心障礙者，至於「失能者」、「異能者」、「身體受挑戰者」(physically challenged persons)等用法則尚無共識。

儘量不要使用具有種族、年齡、性別、性傾向、能力歧視的用語，已是學術界的共識。就英文而言，我們可以使用四種方式來避免性別歧視的語言(參考Williams & Brydon-Miller, 1996)。(1)使用不同的字來替代，例如用police officer代替policeman、用representative取代congressman、用people替代mankind、用human resources或workforce取代manpower。(2)使用特定的名詞，以避免使用代名詞。例如使用the researcher而不使用he。(3)使用複數(如people或students)，以避開使用his或her。(4)使用he/she、s/he、he or she或者在全文中he和she交替使用。就中文而言，也應避免使用「英雄」來指稱女性，另外可以用「倡伎」取代「娼妓」、用「結婚」取代具有內外主從關係的「嫁」與「娶」、用「尤太」取代「猶太」。正文中如果使用「他」代表全人類，可以使用註解加以說明。也有女性主義者刻意全文使用「她」來指稱所有人，如果有男人覺得不習慣，那正好提醒他，我們有很長的使用男性稱呼來指稱女人的歷史*。至於像「男」(參與田地耕作之人)、「婦」

* 就連中文輸入法也有性別偏見與異性戀中心主義，例如當你鍵入去Y時，首先會出現「他」，可是當你繼續鍵入「和男朋友」，此時第一個字「他」就會自動變成「她」。

(清掃之人)這些字眼，也具有性別歧視或性別刻板印象，但是一時之間很難捨棄不用，只好等將來是否有較為平等的創新字眼出現。

我被打敗了：白痴造句法

請先試著將下列四個句子翻譯成中文，翻譯完畢後再往下繼續閱讀。

1. She was admitt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2. He has been elected a councilor.
3. S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wrestlers in the world.
4. This place is called "Heaven."

算算看你用了幾個「被」字。你會翻成這樣嗎？「她被允許訪問美國」、「他被選為議員」、「她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摔角選手之一」、「這個地方被稱為天堂」。以上述四句為例，其實可以翻譯成「她獲准赴美」、「他當選議員」、「她可說是全世界少有的摔角好手」、「這個地方有天堂之稱」（思果譯）。如果希望精練自己的中文，免受西式中文的茶毒，可以參閱這四本書。

思果（1972）《翻譯研究》。臺北：大地。

思果（1982）《翻譯新究》。臺北：大地。

余光中（2006）《語文大師如是說：中和西》。香港：商務印書館。

黃維樑（1986）《清通與多姿》。臺北：時報。

由於受到英文翻譯的影響（包括小說、學術論文、電影、卡通等），許多人的中文寫作西化甚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量使用「被」這個字。例如「他被不公平地對待」、「他是被幫助的一萬多個小孩之一」。中文雖也有被動式，但主客不像英文那麼清楚，如「文章還沒寫完」，不必使用「被」這個字。中文其實可以用其他動詞來表示被動的意思，如遭、受、得到、獲、為、給、讓、任、教等字，例如「被騙」是「受騙」、「被打」是「挨打」、「被名師指點」是「經名師指點」。有的時候「被」是贅字，像是「東西要藏起來，以免被家人發現」、「她所寫的三本書，已經有二本被改編成電影」、「這隻手錶太貴，所以不被列入考慮」、「台灣有太多值得被觀察與被紀錄的地方」。而「選擇一個被認為很重要，但是還沒有被研究的主題」，不就是「選擇一個重要而無人研究的主題」嗎？另一種修改方式則是加上主詞，例如「他常被詢及該實驗的目的性何在」可以改成「常有人問起他該實驗的目的」。

「動作」的使用，則顯然受到電視SNG新聞連線報導的傳染。曾有新聞記者拿著麥克風這樣講：「車禍受到輕傷的患者都已經回家做一個休息的動作了」，令人莫名所以。如果我們說，這名清潔工人已經做了掃地的動作；他究竟是掃了，還是沒掃？學生也經常這樣寫：研究者有「做一個」事先告知「的動作」、他沒有「做」預約「這個動作」。拜託，請不要再做動作了，請直接將「」裡面的字刪除。

研究生也經常使用過多其他的贅字，如著、是、過、做、了、會、出、到、於、這件事情等。例如：由他執行「著」父權價值、這類研究通常只將兒童當作「是」研究「的」對象、

男性文化對月經「是」相當不友善「的」、家裡從不曾出現「過」衛生用品、從讀者的角度「來做」出發、與東京大學「做」交流、不想讓小孩接觸「到」政治新聞、包括「了」意識形態的各種面向、他們之間的紛爭必須「被」處理、人們經常「會」因為碰到困難才開始蒐集資訊、他清楚「的」表達「出」追求成功的慾望、鄰里空間「的」友善與否、「在」服務品質「上」的缺失極其明顯、他的舉動讓親友「們」傷心、「進行」確認、這篇論文處理的主題是恐懼「這件事情」。上述引號「」內的字，通常都可以直接刪除。

「性」也是一個「爭議性頗高」（頗受爭議）的字。「性」究竟過於氾濫，還是有其必要，眾說紛紜（請參考何偉傑，1989）。歷史性、理論性、學術性、可讀性、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侷限性、正確性、趣味性，性確實無所不在。有人主張性有益健康，但不能毫無節制。像是「這是一篇學術性的論文」，其實就是「這是一篇學術論文」；「這本書的可讀性很高」，則可以寫成「這本書很容易閱讀」。性若氾濫，很可能出現如下的新聞標題：「全國城鄉困難群眾一次性生活補貼全部發放到位」、「三大全國性交易市場佈局重慶」。

余光中（2006）認為「少用“的”字，是一位作家得救的起點」（頁87），所以他每寫一首詩總要計算一下用了多少「的」字。他指出「的」的氾濫，英漢字典要負一部分責任，因為幾乎所有（的）英文形容詞，總是翻譯成「○○的」，例如美麗的、恐怖的、重要的。然而英文的形容詞字尾變化頗大，如ful, ed, ing, able, tive, ible, ical, ous，全部翻譯成「的」，就生硬無趣了。此外，英文的which, who, where, when等詞語，其關節作用頗為靈活，中文若一律使用「的」字，實在難以勝任。

例如「人口現正接近五百萬的本市，存在著嚴重的生存空間日趨狹窄的問題」，不妨改成「本市人口現正接近五百萬，空間日趨狹窄，問題嚴重」（頁49）。「他被委派了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來的醫生去病房巡視一周的輕鬆的任務」，就不如「院方派給他的輕鬆任務，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來的醫生去病房巡視一周」（頁50-51）來得明快。羅大佑有一首歌叫做「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這種用法出現在新詩或歌詞裡，有獨特的趣味，用在學術論文書寫就顯得累贅。想想看，如果把「綠樹」寫成「綠色的樹」，那「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會變成怎樣的句子？

近來小朋友流行白痴造句法，例如「如果」、「說明」的造句分別是「汽水不如果汁好喝」、「因為我很乖，爸爸說明天要帶我出去玩」。也有商家故意製造效果，例如「真的好黃牛肉麵」，是真的好，不是真的好黃喔。其實如果不小心，我們的寫作也經常出現類白痴造句。由於讀者容易主動將有意義的詞語連起來，這種句子就會造成讀者的困擾，耽誤閱讀的時間。例如「上述文字是應該論文的研究者之邀而作」、「令此書生色不少」、「志偉從小便很粗心大意」、「我二點整人在師大」，其中「應該」、「書生」、「小便」、「整人」這些字眼會特別跳出來，但其實並非有意義的詞語。這時候，也許可以換個字，加個標點符號，或者改不同的寫法。我在中國旅館就曾看到這樣的字眼「小便簽紙」，原來指的是small notes。

與白痴造句法類似的是，要盡量避免模稜兩可的句子。舉例來說，「男人們，如果想要有健康的身心，願意接受邀請來參與終止性暴力與性別平等嗎？」這樣的寫法容易讓人誤會以為要終止「性暴力與性別平等」。如果改成「男人們，如果想

要有健康的身心，願意接受邀請來參與性別平等以及終止性暴力嗎？」就不會有此種疑慮。又如「楊宗緯退出新聞熱炒，超級星光大道上周五收視持續飆高」，究竟是楊宗緯「退出新聞熱炒」，還是楊宗緯「退出」新聞熱炒？

其他經常看到的寫作問題則有，句子太長，捨不得用句點。常常一整段就是一個句子，讀者讀得都喘不過氣來了。學生的解釋是，這些文字意思上下連貫，沒有辦法斷句。問題是，整篇文章的意思不也都是前後連貫嗎？總不能全文寫成一句。一般來說，句子的長度大概在一、二行左右，很少超過三行。有些人，寫了快半頁才將句子結束，加上句點。對於讀者而言，儘管只是心中默唸，也會覺得上氣不接下氣。段落也不要太長，通常A4一頁大約三、四段左右。

寫論文也不要使用太過口語的文字（例如好糗、打屁、很機車、讓人傻眼、殺很大），除非這些字出現在訪談的引文中；也不要使用太過情緒性的字眼，例如「研究者粗鄙、卑劣、失焦、突兀的分析真的說明了認同政治和差異政治的分歧了嗎？」、「貓空纜車的設計中看不中用，自食惡果的市府團隊實在應該痛定思痛」。具有價值判斷的形容詞必須有足夠的證據加以支持，否則說服力低。正如有位研究生對於教科書的審查意見有所批判，她的結論是：「審查意見非常可笑」。可笑這個字眼，有價值判斷但是不夠明確，讀者對於怎樣叫做可笑可能有不同的解讀。作者比較好的方式是說明哪個具體審查意見傳達出怎樣的具有何種偏見的價值觀點。同樣地，不要使用軟弱無力或模糊的字句，例如「這次面試失敗帶給他人生很大的轉變」，寫作不能到此為止，一定要具體明確寫出究竟有什麼改變，是事業觀、金錢觀、身體觀？

此外，儘量不要使用各種符號（如\$@#*■等）放在類別或小標前，請依規矩使用壹、一、（一）、1、（1）等綱要寫法；句子結尾也儘量不要使用二個驚嘆號（!!）。驚嘆號偶而使用一次也許可以加強語氣、表達情緒，但是如果出現過於頻繁，反而失去它的力道。就像現在學生喜歡使用「狂賀」這種強烈字眼，用多了以後，文辭也跟著貶值了。

檢視版面

絕大多數大學對於論文格式，包括使用字體、排版，都有明確規定。如果沒有的話，建議正文使用細明體，引文（quotation）則可使用標楷體或仿宋體。使用細明體並非偶然，它是國內出版業者間的共識（陳穎青，2007），一般書籍的正文都是細明體；而微軟（Microsoft）公司曾經邀集世界各地，包括中文學界的文字與設計專家共同討論決定，其所預設（default）的中文字體也是「細明體」。它是最基本、最耐看的中文字體。台灣師範大學的規定正好相反，常讓人看了眼花。

字體的號數，一般中文書籍都使用11或10號字；學位論文的開數（A4）較大，建議至多使用12號字即可。14號字，有點過大；通常標題才會使用。至於行距，1.5倍行高也過大。寫作之所以使用1.5或2倍行高，通常是用在學生撰寫的報告、草稿，預留較大行距供指導教授在上直接批改，寫建議文字之用。繳交圖書館的論文事實上已經定稿，不必逐頁加註建議文字，因此使用單行行距即可。每段開始則要退縮兩個字，或一個tab鍵。排版時，段落與段落之間，最好不要空一行。想想，如果一頁有四段，若每段之間都空一行的話，版面會顯得很空、很難看。

使用質性研究方法的人文社會科學碩士論文，動輒十萬字（博士論文更是十幾萬字）。我剛剛計算過，如果使用14號字，1.5行距，則每頁只能容納五百字上下。如此，十萬字的論文就必須要200頁才能容納。既不環保，列印也費時。

論文初稿完成後，可以檢查整篇論文的格式。首先，目次的頁數是否正確無誤、內文有沒有左右都對齊、內文的英文字形是否統一。如果使用Word撰寫排版，請將論文檔案全選後，將所有的英文字改成一種特定字形（我個人偏愛Garamond或Times New Roman），但是建議不要直接使用細明體（for example）或楷體（for example）的英文字形，因為這些字不夠細緻，比較像是舊式打字機的字形。在word中變換英文字形，並不會影響其他中文字的字形。引文除了放在引號之內，是否變換字形都可以。引文若超出四行，則獨立成段並縮排。不論任何層級的標題，如果出現在某頁的最下方單獨成行，請利用「格式→段落→與下段同頁」的功能，就會自動挪至下一頁。

年代使用民國或西元要統一（因為通常會引用西方文獻，因此以使用西元為多）。數字使用國字或阿拉伯數字也要注意，通常十以下的數字儘量不要使用阿拉伯數字，請改成國字一、二、三；不要出現「500多個人」、「七到12歲的兒童」這樣的寫法，請分別改成「五百多人」（因數字不精確，不要用500）、「七到十二歲的兒童」（前後數字統一）。句子的開頭也不要使用阿拉伯數字，請改成國字。此外，內文的行距使用word內建的單行間距即可，不要使用1.5倍行高。編輯與排版看似簡單，其實也是一門學問，對此有興趣想進一步學習的，請參考陳穎青（2007）的《老貓學出版：編輯的技藝 & 二十年出版經驗完全彙整》。

寫作心理學

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家裡的馬桶刷得特別乾淨。原來每天坐在電腦前面，卻經常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於是就猛刷馬桶、擦地板。心中即使煩躁，卻也不敢外出看電影、逛街，這樣會有罪惡感，只好做些像是刷馬桶這種具有正當性的工作，其實是在逃避，只要找到能夠不要寫論文的理由就好。而我其他也正在寫論文的同學，則有的打毛線、有的畫畫、有的學打坐、有的煮花茶，似乎論文遇到瓶頸，每個人就會自然發展出第二專長。我們開玩笑，也許論文口試當天，可以在考場同時辦個〈畢業生第二專長作品展〉。

寫論文的時候，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有的人想等到胸有成竹的時候才開始寫，卻一直等不到；有的人不確定是否要硬性規定自己，每天有無靈感都要寫三頁；有的人因為影印時的疏忽，結果為了一句引文的出處，在圖書館裡翻天覆地尋找。然而指導教授因為脫離學生年代久遠，無法體會學生的痛處；坊間雖然不缺研究方法的書籍，但是大都講些應然的大原則，無法回答研究生涯的具體處境。底下的寫作建議，希望能夠讓研究生在寫作的痛苦深淵中還能安然入睡。

首先，寫作並非成竹在胸，把已經在心中想好、很完整的東西，如實地再現；也就是說，寫作不是「反映」思考，相反地，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思考與分析的過程。如果要等到所有的看法都釐清了才寫，可能會永遠無法動筆。儘早動筆，因為你隨時可以修改，更何況現在電腦的文字處理非常方便。只有真的下筆寫出來（或者說出來），才真的瞭解自己到底懂得多少、其間是否有破綻、有沒有矛盾不清之處。因此，絕對不要等到分析架構都很完整的時候才開始動筆寫。村上春樹

(2008)說：「我是一面寫一面思考事情的。不是把想到的事情寫成文章，而是一面寫文章一面思考事情。透過寫這個作業逐漸形成思考下去。藉著重寫，以加深思考」(頁139)。

面對寫作，幾乎所有的方法書籍都建議最好的方法就是「寫、寫、寫」。Wolcott (2001) 就說，寫作永遠不會嫌太早。他又引用Warren的話，認為寫作是一項自負(arrogant)的行為，因為你明知自己知道的不夠多，可是還是要動筆寫作。所以不要總是以「等我讀完架上這幾本書」、「等我把章節標題都確定」為理由，而停滯在那。也就是不要害怕你寫的第一個版本，漏洞百出、不成樣子、見不得人，記得你還有許多修改的機會。我的經驗是，一篇報紙的讀者投書，不過千字而已，通常一改再改，前後讀過十遍是常有的事。即使是俄國知名作家Gogol所寫的初稿也可能「彷彿出自中學生的手筆，毫無才氣可言」(Veresaeu, 2006, p. 89)。Gogol的寫作策略是

先把所想到的一切都不加思索地寫下來，雖然可能寫的不好，廢話過多，但一定要把一切都寫下來…重讀一遍：你會發現，有許多地方寫得不是那麼回事，有許多多餘的地方，而又缺少了某些東西。您就在稿紙旁邊修改吧，做記號吧…這時將自然而然地出現新的領悟、剪裁、補充，文筆也隨之洗練。…照我看需要這樣做八次。(Veresaeu, 2006, p. 50)

最好的方式是，在研究過程當中，就不停地記筆記。以訪談為例，除了逐字稿，還有關於訪談情境以及訪談經驗的描述筆記，然後有關於訪談內容的分析筆記、關於分析筆記的分析筆記。也就是筆記會包括(1)對於田野與研究的經驗描述，

(2)有關方法的討論，以及(3)理論概念的發展與分析。這些筆記很容易就成為將來論文正文的基礎。開始寫的時候，儘量就一次寫得詳細些，將來刪減總是比增添容易。

寫論文如果卡住了，問題通常在於概念，亦即不知如何分析。面臨這種狀況，除了兩眼凝視空蕩蕩的牆壁之外，可以做幾件事(參考Wolcott, 2001)。一是邀請你的同學或學長姊喝杯下午茶(記住不要吃大餐，否則忙著剝蝦切肉、讚嘆食物的美味，就沒有時間說話討論了)，他們也許可以給些你意想不到的見解，即使沒有，你也可能在對談的過程中，更能抓到論文的重點。除了同個研究所的同學之外，也建議尋找不同學科領域的朋友，確定他是一個可以辯論、接受不同看法、會給建議，而且不會落井下石的人。因為要討論，所以你必須先寫出來，或者說得出來；因為彼此學科訓練不同，所以可能給你另類的觀點。反過來，如果你在幫忙同學撰寫論文，你也可以試著提出以下的問題：「你有沒有讀過…；你也許應該說…」(指出對方的遺漏)、「你這是什麼意思？」(指出模糊不清)、「你能不能多說一些…」(指出不足)、「是這樣，可是如果那樣呢？」(提出替代方案)、「這個…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無法說服人)(Woods, 2006, p. 89)。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持續寫作。不要把寫作當作寫不下去的問題來源，而是當作解決問題的方法。記住用紙筆來思考(think on paper)(Wolcott, 2001, p. 39)，而不是在腦中空想，正如Becker(1986)所說的身體銘刻(physical embodiment)(頁56)。即使沒有新的想法，也可以把腦中的混亂、待解決的問題寫下來。還有就是論文寫到一定程度，每天與論文稿面面相覷，會產生冷感，不只是看不到錯字、不知道自己慣用的

詞語，也看不到寫作分析的侷限。這個時候，除了與好友同儕分享討論之外，還可以刻意營造論文稿的陌生感。例如大聲的「唸」論文[†]，聲音和文字的感覺不同，能夠找到眼睛所無法看到的缺點；從論文的後面往前讀；更動排版格式（邊界、字型、字元間距等），讓文字所處位置改變，以去除閱讀慣性，讓妳對論文有新鮮感；嘗試在每一節中刪除一段、每一段刪除一句、每一句中刪除一個字，讓文字更為精簡；偶而換個陌生的空間來閱讀與寫作（參考Wolcott, 2001, p. 115）。

論文寫作是長期抗戰，需要為自己營造一個舒適的寫作環境，包括時間與空間。這個空間可能是自己的房間、研究室、圖書館的特定角落、某家咖啡館，端視個人的寫作習慣與要求而定。一般而言，可能需要一個夠大的桌面，可以將文獻、訪談資料等攤開；由於使用電腦，最好有插座與網路線（網路是用來查資料的，不要上MSN聊天或逛臉書、噗浪、推特；把電腦中的電玩程式都殺掉，以免進了電玩就出不來；不要設定電腦收到email會發出聲音）；安靜而不受外人干擾的空間界線（手機設定在留言模式）；隨手可以找到需要的資料；也許還可以順手泡杯花草茶。至於時間，最好規定自己每天要寫個幾頁或幾千字之類的；不能等有心情時才寫，要在行事曆上將時段先預約下來。寫作的時間如果正好有精彩的電視節目，可以用預錄的方式，留待寫作結束之後再看，當作是寫論文的獎賞。論文有些部分好寫（像是剪貼訪談引文、整理參考書目、描述研究方法、把計畫書的文獻回顧改寫，可以一下就寫好幾頁），有的部分比較難寫（像是資料分析、結論，有時可能坐

[†] 學校行政人員撰寫公文，是一人唸出聲，一人用眼看，進行校對。

在書桌前幾個小時就是寫不出幾個字），可以交叉運用，不要先把好寫的寫完，然後每天一起床就要面對最困難的部分。村上春樹（2008）的建議是「在好像可以繼續寫更多的地方，乾脆停筆。這樣一來明天開始寫就會比較輕鬆，…[以免]讓節奏中斷」（頁13）。

如果有在睡覺前玩俄羅斯方塊電玩的經驗，大概都曾經歷過睡夢中俄羅斯方塊不斷從上往下掉的景象，腦中異常亢奮，明明想睡卻又睡不著。寫論文寫到一定程度，每天對論文魂牽夢縈，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景，讓人痛苦不堪。如果真的從夢中驚醒：「Eureka！」，解決了困擾已久的難題，趕快起床振筆疾書，也就罷了，否則低劣的睡眠品質也會影響白天的寫作。此時建議你儘量不要在進行長時間論文寫作之後，馬上跳到被窩裡睡覺，可以先做些緩衝的活動，如洗澡、聽心靈音樂、看兒童繪本、做健康操之類的，轉移注意力，讓處在興奮狀態的腦筋可以稍微緩和、冷卻。也儘量不要在上床之後，躺著還盡想些論文該怎麼寫或者明天還有哪些事情要做，讓腦子放空或者聽柔和的音樂，讓自己快點進入夢鄉。床頭櫃上建議擺放紙筆，如果躺在床上真的靈光乍現，或是夢中有了神來一筆，可以不起床馬上就將靈感寫下。

總結而言，如何面對論文寫作的焦慮，Glesne與Peshkin（1992）建議的七個策略值得大家參考。（1）提出一個務實的長期寫作時程表。要有心理準備，資料分析與寫作可能會花費與資料蒐集相同的時間，因為你需要時間處理資料與文句、與同儕分享初稿、不斷重複修改文稿。（2）建立一個短期的寫作時程表。找出你最有創造力的寫作時段，最好能夠每週寫四、五天，每天寫上三到四小時。若可能，將寫作時間加長。有的

人則要求自己每天要寫多少頁，而不是多少時間。一天寫五頁（英文）是一個合理的要求。（3）安排一個完全不受干擾的地點來寫作。一旦在這個地方，就不要打電話、收email、寫信、讀書。專心寫是你唯一的任務。（4）有隨時隨地寫作的準備。隨身攜帶筆記本，當靈感來敲門的時候，趕快寫下，哪怕是在吃飯或是搭公車。零星片段的時間，則可以用來處理圖表、引文、想標題等事情。（5）從編輯（editing）昨天所寫的內容開始。寫作通常需要暖身。編輯昨日的寫作，可以幫忙順利進入今天的新工作，讓寫作文思流暢一致。（6）卡住的時候，還是寫。先不要管文法、一致、邏輯，寫就對了。先把想法寫下，形式與風格等以後再傷腦筋。這種心態很重要，容許自己可以先不理會論文的長相，大膽去寫。你知道以後還有時間可以修改文句、釐清混亂的想法。與其因為擔心寫的不夠好而裹足不前，還不如動筆先寫下草稿。不要對第一個版本的初稿立下不切實際的高標。想要一次就寫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7）沉浸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以及好的民族誌與質性研究作品中。不過切記，其前提是不能藉口佔據原來應該用來寫作的時間。這些文學作品可以給你寫作的範本與靈感（頁157-159）。

12

整本論文的意義： 結論與建議



結論並不是把研究發現章節中的東西又重複說一遍，而是要將研究結果再進一步理論化；有可能、有必要的時候，再對政策或規劃設計提出建議。重點是「結論不是摘要」。有的論文在每一章的每一節都有一個小結，每一章結束時再一個小結，最後再一個結論，等於是重要的論點，多的時候可以寫上三、四次。然而再精彩的論點，重複出現多次之後，讀者讀了也會厭煩。

Glesne與Peshkin（1992）指出「摘要是把已經寫過的重述一遍；而結論則處理『那又怎樣』（so what）的議題」（頁165）。結論是你現在把研究做完了，靜下心、退一步、跳高一層，想想你的研究整體的意義在哪裡、學術社群為甚麼需要多一篇你的論文、把你論文放置在相關研究領域的版圖裡。總之，不要進入論文資料分析的細節，而是看待論文的整體。

換句話說，研究做完了、論文寫好了，以整個研究或整本論文作為思考與反省的單位，嘗試在結論這一節回答五個W的問題：（1）有什麼新東西（what's new）：本研究有何新的理論創見，或者新的經驗發現？（2）那又怎樣（so what）：多了

這本論文又怎樣，可以對這個學術研究領域起了怎樣的作用，有何具體的貢獻？（3）誰在乎（who cares）：誰該讀你的論文，又你的論文會對誰的生活造成影響與改變？（4）為甚麼不（why not）：說明你的發問、方法、證據、推理都是站得住腳的。又如果可以重來的話，你會怎麼做？（5）有什麼要緊（why matters）：說明你的論文不是無病呻吟的象牙塔囈語，它如何切中要害，在學術與社會實踐上展現意義。

至於論文是否需要寫建議，倒不一定。不過若有建議，一定要建立此研究結果的基礎之上。有的論文有如下的毛病：文獻回顧列舉許多理論，可是寫完這章，理論就消失不見了。經驗研究結果和文獻看不出有甚麼關連，結論與建議又是另一套東西，不是從自己的研究結果推導而來，而是抄自其他文獻。例如一個關於老人生活空間的研究，作者建議應該將老人活動中心設在幼稚園旁邊（可能來自於既有國外文獻，或者個人的價值判斷），但是論文的研究發現中，並沒有支持此項論點的具體證據。有的論文所提的建議太過一般性，似乎有沒有做這個論文都可以提出相同的建議。例如有關青少年性行為態度的研究，最後建議要加強性別平等教育。這種建議層次過高，應該具體說出與性態度有直接關係，建立在此研究基礎上的建議。許多研究生深怕研究沒有實際的作用，於是最後總會提出具體的（如有關政策、規劃設計的）建議。有人寫道：「應該要加強民眾參與、將政府的權力下放到社區」。這種建議從文獻也可以推導出來，不需要做研究。論文的建議應該要建立在自己的經驗研究基礎上，不要說大話或空話；有什麼層次的發現，就做什麼層次的建議，不要提出沒有證據支持的建議。論文可以就只是增加我們對於某個社會現象的瞭解，並不一定非

要有關於政策或規劃設計的實際建議，如果研究結果就是無法給予支持，不要勉強。

研究做完了，總是有所侷限，而且會讓你看到還沒有進行研究前所沒有看見的問題，因為會有新的觀點。未來研究方向，應該建立在論文的研究基礎之上，進而發問，也就是要問出別人沒有做研究所問不出來的問題。後續研究建議不要太打高空，像是有篇關於都市街舞空間的論文，建議未來進行「全球化議題與青少年次文化的各項社會文化議題」的研究，事實上這種建議沒有意義，因為這個發問，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而且沒有建立在他的研究結果基礎之上，沒有特別的理論觀點。

也不要說，我這次只訪談十人，未來要訪談二十人；這次研究小學，下次研究中學；這次研究婦女，下次研究男人；或我這次只研究臺北都會區，未來要研究高雄都會區。這些未來研究方向，其實沒有做研究，每個人也提得出來，當然如果你能說出一些理論上的原因也可以。最好是當你進行完這個研究之後，你有新的發現、新的觀點與發問方式，站在你的研究的肩膀上，啟發新的研究領域，而不是機械式的推論。這樣論文寫完了，就不會是一個結束、劃上一個句點，而是開啟了另一個研究的起點。

到了論文寫作的末期，許多研究生還有個焦慮，就是到底要寫幾頁才算夠。其實頁數或字數不是重點，具有理論創新、分析深人才是確保論文品質的關鍵。我的個人經驗是，每到期末所裡所外的論文口試加起來總有十場上下，質性研究論文動輒十萬字以上，也就是說每個學期末要讀一百多萬字的論文初稿。臺灣學術期刊准許的論文字數約在二萬字左右，學位論文當然會比期刊論文寫的更為詳盡而完整，但是也千萬不要因為

害怕口試委員覺得你不夠認真，而儘量衝字數或者藉由版面調整衝頁數；記住，字數絕對沒有概念來得重要。我的建議是，質性研究碩士論文大約五到八萬字，博士論文約十到十五萬字就夠了。與其讀一篇平淡而冗長的論文，絕對不如讀一篇精彩扼要的論文來得痛快。論文太長反而有可能讓讀者有筋疲力竭、難以為繼的痛苦。

13

留下線索到原典： 關於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亦稱參考文獻）的用意在於當讀者對於作者所引用的文獻有興趣的時候，可以據以找到全文來閱讀，以瞭解此引文的脈絡。所列的書目應與正文裡所引用的文獻一樣，不可多也不可少。許多人寫論文，經常漏列書目，或者列了正文沒有提到的文獻。這看起來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在學術界裡是不應該犯下的錯誤，以免對讀者造成莫大的困擾。如果你引用一個很令人興奮的新概念，讀者覺得意猶未盡，很想把這個概念研究清楚，可是你漏列了此書目，讀者只能望文興嘆，這對讀者而言是一件很令人沮喪的事情。

舉例來說，曾有一篇論文寫道：「對於那些沒有可被稱之為『家』的空間來說，自己的空間，是鬥爭來的（hooks, 1991: 49）」，但是在參考書目中卻找不到hooks的文獻。結果中央大學有另一位研究生看到這段引文和他的論文有極大關係，想要找全文來讀，當然找不到出處。在寫論文寫得如火如荼的當時，還要為了這點小事費心。他詢問他的指導教授是否能夠猜測這段話可能出自hooks的哪本書，指導教授也不知道。他於是到網路上查詢中央大學圖書館是否有hooks在1991年出版的書

籍，結果有1984、1990、1994，就是沒有1991年的書。他後來打電話向我詢問，剛好我也曾經引用hooks關於家的文章，標題就叫做Homeplace: The site of resistance，而這篇文章也正包括第49頁在內。可是這本書於1990年出版，不是1991年；而第49頁並沒有上述那段話。後來我把整篇文章影印傳真給他，希望能夠找到這段話，對他的論文有所助益。等到後來，我找到論文原作者，詢問之下，才知道這段引文，是他從另外一篇碩士論文中看到的，而他在引用的時候，又把出版年代與頁數抄錯了：把149頁寫成49頁。這些看似不經意的小疏失，卻可能造成一個大災難。

論文後面的參考書目可以依作者姓名將中文以及其他語文的書目加以區分（但不必加上「中文部分」等標題），但是期刊論文、書籍和學位論文則不必區分，可以混排。一般而言，依照使用格式不同，而有不同的作法。大多數格式將所有書目列在一起；有的格式，只區分References以及Reference Notes。References指的是學術性的期刊論文、書籍等；Reference Notes則包括報紙、雜誌、未出版學位論文、私人通訊等資料來源。書目條列應依照作者的姓氏筆畫由小到大排列，例如英文從A到Z、中文從筆劃少的到筆劃多的。若把作者的名字（given name）擺在姓氏（family name）前面，例如Manual Castells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這是錯誤的寫法。一定是姓在前名在後，外國人的名字經常是John, Mary等，很難用名字辨別。

文獻格式有許多種，包括心理學、文學、科學等，最常用的有Publishing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Chicago Styl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 Style等，要依照所就讀科系之規定使用。至於沒有特別規定的科系

則最重要的是一旦選擇一種格式後，就要前後一致。例如作者名若使用全名就全部用全名，不要有的用縮寫（initial），有的用全名。書名有的格式規定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都大寫（The Meaning of Things），有的格式則是只有第一個英文字的第一字母大寫（The meaning of things），記得決定後就要前後一致。書名、期刊名、學位論文名要劃底線或者用斜體字，兩者擇一即可。如果是編輯書中的一章，則仍然是書名而不是文章名稱劃底線。期刊論文則是期刊名而不是論文名劃底線。文獻內容一般包括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如果是期刊論文則包括作者、出版年、文章名、期刊名、卷數、期數、頁數。期刊論文的書目不需要寫發行期刊的出版社。雖然你只引用某本書中的一個觀點，可以在正文中註明頁數（尤其有引文的時候），但是在論文後之參考書目中不須寫明你所閱讀的頁數。如果引用書籍為第二、三版或修訂版，應在參考書目書名後註明，而出版年指的是你所參考的這一版的版權年。文獻的排列次序，通常是以作者的姓氏字母或筆畫順序由少到多排列，如果第一個字母一樣，再比第二個字母，依此類推。同一個作者的著作，則以出版年由少到多排列，如果同一年有二篇以上的著作，則以篇名（文章名或書名）的字母順序排列，然後分別在年代後面加上a, b, c。例如

Agar, M. (1980a). Hermeneutics in anthropology: A review essay. Ethos, 8(3), 253-272.

Agar, M. (1980b).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rmeneutics的H排在professional的P前面)

如果一個作者有單獨的著作，也有與別人的合著（而他是第一作者），則單一作者的文獻排前面，排完之後，才是他與別人的合著。因作者不完全一樣，所以即使同年，也不必區分a, b。舉例來說，Riessman, C. K. (Ed.). (1994). 就會排在Riessman, C. K. & Acker, B. (1986). 的前面；而Kaplan, R. (1999)排在Kaplan, S. (2004)的前面。

以下是從某本碩士論文中發現的實例，看看你可以挑出幾個錯誤。

Overall, C. (2007). Public Toilets: Sex Segregation Revisited.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2(2), p.71-91.

Greed, C. (2003). Inclusive urban design: Public toilets (pp. 14-28). NY: Architecturall Press。

Kath Browne (2004). Genderism and the bathroom problem: (Re)materialising sexed sites, (re)creattng sexed bodie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1 (3), 331-346. New York: Routledge.

如果使用APA格式，則正確的書目寫法是：

* 看起來書目的樣子已經很像了，可是不管使用何種格式，它出現的錯誤有（1）論文篇名使用大小寫，前後不一致。（2）作者應該姓在前。（3）書目沒有依照姓氏筆畫排列。（4）出版地應寫城市名，而非只寫州名。（5）期刊名稱的每一個字（除了a, and, the等之外）的第一個字母都應該大寫。（6）期刊論文，不需要寫期刊的出版社。（7）p.指的是某特定頁數，如果超過兩頁就應該寫pp。（8）英文書目，其標點符號應該全部使用半形，不能使用全形。（9）書籍，不需要特別註明你引用或閱讀的頁數。在論文正文中有引文才需要註明頁數，參考書目不需要。（10）其他還有拼錯字以及空格的問題，就不贅述了。好了，你找到幾個錯呢？

Browne, K. (2004). Genderism and the bathroom problem: (Re)materialising sexed sites, (re)creating sexed bodie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1(3), 331-346.

Greed, C. (2003). Inclusive urban design: Public toilets. New York: Architectural Press.

Overall, C. (2007). Public toilets: Sex segregation revisited. Ethics & the Environment, 12(2), 71-91.

在寫參考書目時，出版社的名字，一般省略英文的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rs, Ltd., Inc.等字以及中文的「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等字，只有Books, Press等字需要保留（如Basic Boo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至於中文的出版社，要不要保留「出版社」這三個字？一般來說，多數出版社都可以將之省略，例女書文化、基本書坊、集合；可是大學出版社則通常要保留，例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外文圖書，其出版地如果不是在美國，除非像London, Paris這樣世界知名的地名，否則要寫國名。如果在美國，通常先寫出版地，再寫州名，其中間隔一個逗號以及空格，然後加一個冒號以及空格，再寫出版社名，再加句點，如Newbury Park, CA: Sage.；但是如果地名人人皆知，如New York, Boston, Chicago，或者州立大學出版社，則可省略州名，如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州名通常用二個大寫字母的縮寫，例如NY, MA, CT。縮寫有一定的規定，如果不知道，可以查工具書。出版地只要寫一個就好，不要全部抄寫。例如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出版地，雖然書名頁上有很多城市名稱，只要選擇一個寫就好，如Berkeley，不必連Los Angeles、Irvine等通通都寫進去。

最近閱讀學生的學位論文有不少研究生在參考書目中加上「網路部分」或者「參考網站」的項目，這是沒有必要的。所有羅列的書目，都要在正文中找到對應的引用條文。網站資料只有兩種，一種有引用，一種沒有引用。有引用的，在正文中會出現作者名與出版年，參考書目則依網路資料的寫作格式撰寫，與其他書籍或期刊論文並列（除非你使用區分References與Reference Notes的格式，那麼網頁資料可以放在Reference Notes的部分）。沒有引用的，則不必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來。例如有研究生的參考書目中，出現教育部、中時電子報的網址；這些網站中有千百萬個字，作者希望讀者去看甚麼呢？如果有引用，就把引用的文章或報導直接寫出來，同樣是文獻，只是來源不同，所以和期刊論文的格式不同罷了。如果沒有引用，只是想告訴讀者你在研究過程中曾經看過那些網頁，那同理是不是也要列出其他看過而沒有引用的書籍呢？這是不可能也沒必要的事，也就不言自明了。

參加過兩百篇的學位論文口試，如果一個標點符號、大小寫都算是一個錯誤的話，則參考書目有上百個錯誤是常見的事情。也因此，請盡量不要以學長的學位論文作為撰寫參考書目格式的範本，因為重複錯誤的機率蠻大的。參考書目的格式說難不難，但是沒有掌握到要點，疏忽是經常的事情。儘管不同學門有不同的格式，甚至不同的期刊規定也不同，本書並沒有特別介紹某一特定格式，但是只要能夠熟悉一種格式，掌握到訣竅，就很容易舉一反三。我底下列出檢查表，無論你使用任何格式，這些準則大概都適用。參考書目寫完之後，請逐項檢查，應該可以減少很多錯誤。

(1) 參考書目與正文中所引用的文獻，是否不多不少，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每一個正文引用的文獻都可以在參考書目中找到，同時每一條參考書目也都可以對應到正文中曾經引用的文獻。

(2) 中英文書目分開之後，請按姓氏筆畫由小到大排列。

(3) 內部一致性。論文名或書名的英文大小寫，主要有二種。一種是只有主副標題的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他小寫，例如The meaning of things；另一種是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都大寫，如The Meaning of Things（但是in, the, at, on, of這些字的第一個字母也不需要大寫，除非他是標題的第一個字）。檢查看看是否一致。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格式，期刊名稱的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則都要大寫，除了位於中間的in, of, for等字，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作者名的寫法主要也有二種，一種是全名（如Lynch, Kevin），一種是given name只用縮寫（initial）（如Lynch, K.）。檢查前後是否一致。

(4) 英文書目的標點符號，請全部用半形；中文書目的標點符號，請用全形。中文、英文的字形請分別統一[†]。原則上，如果中英夾雜，則標點符號前後只要有任一字為中文，就用全形；另要檢查前括號與後括號是否一致。英文書目中，該空格的地方記得打空格。

(5) 書籍，請記得寫出版地、州名或國名，以及出版社。

† 如果使用Word撰寫排版，請將論文檔案全選，然後將所有的英文字形改成Garamond或Times New Roman，千萬不要使用細明體或楷體的英文字形，因為這種字形是模仿打字機的字形，每個字母無論是i或是w佔據相同大的空間，排版起來很難看。變換英文字形的時候，並不會影響中文字的字形。

(6) 如果是翻譯作品，在正文中請使用原作者（不是譯者）的名字（如Clatterbaugh），參考書目也是用原作者。翻譯者的名字通常出現在書名後面的括號裡。例如：Clatterbaugh, K. (2003) 《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劉建台、林宗德譯）。臺北：女書文化。

(7) 學位論文中的學校與研究所名稱請使用全名，不要用縮寫。例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就不要寫成臺大城鄉所。

(8) 該劃底線或斜體字（二者擇一）的部分是，書名、學位論文題目、報刊名、期刊名以及卷數。

14

論文口試的 Power 與 Point



論文口試的目的在於，經由面對面的答辯過程考核學生的研究成果，同時訓練研究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口試委員要確認你是自己進行此項研究嗎？你有閱讀並充分理解文獻了嗎？並就論文內容進行理性的思辨。一般來說，碩士論文的口試時間大約是二小時（口試委員三到四人）、博士論文口試時間則約三小時（口試委員五到七人）。口試進行的程序通常是，口試委員決定要不要進行口試（只有部份系所有這一關，因為論文如果真的慘不忍睹，口試委員可以事先協調取消口試。不過能夠進行口試，也並不保證論文口試就一定通過。）、研究生口頭報告15至20分鐘、委員問問題、關門討論論文是否通過（通過、有條件通過、不通過），最後由主席宣佈口試結果以及後續修改的內容。

口頭報告的20分鐘如何運用至關重要，雖不至於讓論文通過與否翻盤，但是臨場的表現確實可能影響成績，以及留給口試委員的印象。廖玉蕙（2010）就指出許多應該是身經百戰的大學教授們，卻經常沒有在研討會規定的時間內從容地完整講述論文，「有的，因喋喋抱怨報告時間太短而浪費更多時間；

有的完全不顧時間倉促，一字不漏、按部就班地念誦打印好的論文，可惜還在緣起、動機打轉，時間已近尾聲，最關鍵的地方只好草草掠過」（頁64）。口試時，一定要切記口試委員已經讀過整本論文的內容，所以儘量不要花時間在細節的陳述。此外，如果你的學位論文屬於經驗研究，並沒有創建多偉大的新理論，則讀者有興趣的是你的田野發現，而不是文獻回顧。如果以15分鐘的報告時間來說，我建議的時間分配會是，研究緣起一分鐘、文獻回顧與方法三分鐘、研究發現八至十分鐘、結語一至三分鐘（沒錯，報告的時間飛逝，一定無法暢所欲言）。研究緣起講述你會接觸、選擇這個研究主題或田野的背景。文獻回顧要說明的是你的主要理論架構（比較低層、細節的理論概念就不用說明了）、你的論文在既有學術版圖的位置何在、你的研究取徑與發問。研究發現的部份，可以概述田野的脈絡，然後集中討論你的主要發現。結語則說明整本論文的貢獻與限制。如果在交出初稿之後，你又有新增內容或修改，也可以在口頭報告時特別說明此項內容。而田野的相關照片與圖像，則可以幫助口試委員對田野的環境、人物有較深刻的印象與認識。

口試的簡報是否需要使用PowerPoint，並沒有定論。孫中興教授曾開玩笑說，這年頭演講如果沒有使用PowerPoint，就既沒有power也沒有point。可是如果做的太花俏，卻沒有紮實的內容，那又會變成徒有power而沒有point。張小虹（2009）則將之稱為「權力的光點」。她認為當文字變成光的影像出現時，圖像相對於文字與聲音取得優勢，讓講課變成不是敘事結構，而是重點歸納。結果呢，如果不是為了呈現數據圖表或照片圖像，則強調提綱挈領的PowerPoint與強調綿密思辨過程的人文

社會科學，產生了矛盾而難以共存。她同時指出人文學者使用PowerPoint的問題，經常不在於設計技巧，而是不懂得「斷章取義」，將整段文字原封不動直接搬到投影片上，結果密密麻麻一堆文字，不但造成視覺閱讀上的重大障礙，而且耳朵聽一遍，眼睛還要看一遍，甚是煩人。

PowerPoint的製作與設計，研究生都很容易上手。我認為最簡單而重要的原則是：易讀（readability）。陳穎青（2007）以多年編輯的親身經驗，針對排版的建議，非常值得參考。他說現在排版人人會做，已經變成小孩的遊戲。正由於排版工具解放了，給了編輯史無前例的權柄，然而權力使人腐化，美編唯恐特效不夠猛、字型不夠多，結果卻傷害了易讀性。他認為易讀性的最高境界是透明，因為讀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讀字。他用了一個譬喻，最高明的化妝是化了兩個小時，卻讓人以為你沒有化妝。所以對於電腦軟體技術很在行的人而言，要謹記的反而是要忍得住不炫耀。潘震澤（2007.05.19-20）的建議是「白底黑字或藍底白字的樣板是固定不變的；英文字體則一定使用sans serif（像Arial、Helvetica、Vandana等都是），大小從44—48點的標題開始往下降，正文以32點為主，絕不小過24點；同時，黑體或斜體字只保留給少數要強調的專有名詞，絕不整頁使用。…內容過於繁複、文字與背景的對比不足、使用過於花俏的字體，以及整頁使用粗體及加陰影等，都是敗筆。」

以我參加學生論文口試的經驗，就經常看到失敗的實例。為了好看，有研究生將田野的照片當作投影片的背景，一兩張還可以，有點新鮮感，每張都如此，眼睛就疲乏了。而且最怕的是，照片本身的複雜內容反而掩蓋了所要傳達的文字訊息。還有PPT使用黑底白字，看起來蠻搶眼的，文字也很凸顯、清

楚。可是呢，若需要加重語氣的關鍵字，竟然使用紅色，結果會弄巧成拙，愈是重要的字眼，反而愈無法辨識。最常見的問題還是，每張投影片上面的字數過多，一則字體太小根本看不清楚（作者自己難道沒有演練事先看過嗎？），一則學生用唸的，然而眼睛閱讀的速度遠快過口述，結果產生委員不耐煩的心理以及無事可做的空檔。

口試委員有千百種，每個人的個性、態度、認真程度不同。有的委員把口試當成是競賽表演場，以問倒學生來獲取成就感；有的其實沒有時間事先閱讀，所以不管什麼論文，都可以問相同的問題（通常是大哉問）；有的想不到重要問題，則會舉出一些錯字或格式的錯誤，至少有點貢獻；多數委員應該會從學生角度設想，幫忙提出具體可行的修改建議。口試中委員提出的問題，當然因論文的主題、方法等而異，除了特定問題（例如指出該論文關鍵理論回顧的遺漏、方法的謬誤、證據不足、寫作格式錯誤）之外，一般來說，其他常見的問題有，「你認為你的論文最主要的學術貢獻是什麼？」、「你的研究與幾篇已經發表的論文，有何不同？」、「你的論文存在什麼弱點嗎？」、「如果有機會重來一次，你會怎麼做（進入田野、理論觀點、研究方法）？」、「你認為誰應該閱讀你的論文？」、「你從這個研究過程當中，最主要學到了什麼？」

口試一定要事先進行演練，可以找同學、親友或指導教授模擬口試委員。一方面確保你可以在15至20分鐘將論文重點完整講述；一方面模擬口試委員可能發問的問題，嘗試進行答辯。口試的時候，如果系所允許，除了請同學幫忙錄音、紀錄之外，也可以請他們扮演聆聽、點頭支持的角色。還有，準備點心似乎已經成為口試的常態，我覺得倒不必要求豐盛、華

麗，實用就好。由於口試委員每個人口味不同，水果切片與開水是最不會出錯的，紙杯與礦泉水則要避免，因為有不環保的疑慮。有的學生會刻意挑選喜憨兒的烘培食品、日日春的四物醋、南投原住民直銷的水果，或是研究田野的特產，讓這些食物增添更多的意義。近來也有系所，有感於口試場合中學生所準備的食物爭奇鬥艷，以致勞民傷財，又有賄賂委員之嫌，因此規定一律由系所辦公室準備茶水，除非口試佔用了用餐時間，否則不準備蛋糕等食物。

論文寫作辛苦了許久，就讓口試劃下完美的句點吧。

15

參考書目*

- Addison, R. B. (1989). Grounded interpretive research: An investigation of physician socialization. In M. J. Packer & R. B. Addison (Eds.), Entering the circle: Hermeneutic investigation in psychology (pp. 39-5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Agar, M. (1986). Independents declared: The dilemmas of independent trucking.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Alford, R. R. (1998). 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tman, I. (1975).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Privacy, personal space, territory, crowding. Monterey, CA: Brooks/Cole.
- Arksey, H., & Knight, P. (1999).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 introductory resource with exampl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gnoli, A. (2009). Beyond the standard interview: The use of graphic elicitation and arts-based methods. ESRC 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Methods working paper.
- Bailey, C. A. (1996). A guide to fiel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Becker, H.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 S. (2009) 《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臺北：群學。
- Bell, P. A., Greene, T. C., Fisher, J. D., & Baum, A. (2001).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th ed.).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 Berg, B. L. (2003).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5th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本參考書目係根據APA格式撰寫，包括書籍、書中章節、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報紙、網頁等不同資料類型。

-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lass, T. (2006) 《電醒世界的人：米爾格蘭突破社會心理學疆界的經典研究與傳奇人生》。臺北：遠流。
- Boesch, E. E. (1991). *Symbolic ac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Bonnwitz, P. (2002)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
- Booth, W. C., Williams, J. M., & Colomb, G. G. (2009) 《研究的藝術》。臺北：巨流。
- Boschetti, M. A. (1987). Memories of childhood homes: Some contributions of environmental autobiography to interior desig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ior Design*, 13(2), 27-36.
- Bristol, K. G. (1991). The Pruitt-Igoe myth.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44(3), 163-171.
- Burke, M. A., & Eichler, M. (2006). The BIAS FREE Framework: A practical tool for identifying and eliminating social biases in health research. (Retrieved Feb. 18, 2008, from <http://www.globalforumhealth.org/Media-Publications/Publications/The-BIAS-FREE-Framework-A-practical-tool-for-identifying-and-eliminating-social-biases-in-health-research>)
- Bryant, A. (2003). A Constructive/ist Response to Glaser. About Barney G. Glaser: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4(1). (Retrieved Sept. 18, 2003, from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1-03/1-03bryant-c.pdf>)
-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awoy, M.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4-33.
- Charmaz, K. (2000). Grounded theory: Obj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method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09-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ooper Marcus, C. (2000)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臺北：張老師文化。
- Corbin, J., & Holt, N. L. (2005). Grounded theory. In B. Somekh & C. Lewin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49-5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sikszentmihalyi, M., & Rochberg-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Domestic symbols and the sel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Vault, M. L. (1999). *Liberating method: 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iener, E., & Crandall, R. (1978). *Ethic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agly, A. H. (1978). Sex differences in influence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1), 86-116.
- Eichler, M. (1988). *Nonsexist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Allen & Unwin.
- Erlanson, D. A., Harris, E. L., Skipper, B. L., & Allen, S. D. (1993). *Doing naturalistic inquiry: A guide to methods*. Newbury Park, CA: Sage.
- Ferguson, N. (2002) 《虛擬歷史》。臺北：昭明。
- Fetterman, D. M. (200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lowerdew, R. (1997). Finding previous work on the topic. In R. Flowerdew & D. Martin (Eds.),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 guide for students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pp. 46-56). Essex, England: Longman.
- Fowler, F. J. J., & Mangione, T. W. (1990). *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 Minimizing interviewer-related error*. Newbury Park, CA: Sage.
- Freeman, D. H. (1992). The aggressive egg. *Discover*, 13(6), 61-65.
- Gadamer, H. (1989). *Truth and method* (2nd ed.). New York: Crossroad.
- Gatrell, A. C. (1997). Choosing a topic. In R. Flowerdew & D. Martin (Eds.),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 guide for students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pp. 36-45). Essex, England: Longman.

- Gillham, B. (2000). The research interview. New York: Continuum.
- Giorgi, A. (1970). Psychology as a human science: A phenomenological based approach. New York: Harper & Row.
- Glaser, B. G. (1965).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12, 436-445.
-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G.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G. (1998).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G. (2001).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G. (2003).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I: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 Glaser, B. G., & Strauss, A. (1965a).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 Glaser, B. G., & Strauss, A. (1965b). Discovery of substantive theory: A basic strategy underly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8, 5-12.
- Glaser, B., &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Glesne, C., & Peshkin, A. (1992). Becoming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An introduction.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orden, R. L. (1969). Interviewing: Strategy, techniques, and tactics.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Guba, E. G. (Ed.). (1990). The paradigm dialogue. Newbury Park, CA: Sage.
- Hardin, G.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243-1248.
- Hart, C. (1998). Doing a literature review: Releasing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magi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rt, R. (1979).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place. Oxford, England: Irvington.
- Henderson, M. R. (1975). Acquiring privacy in public. Urban Life and Culture, 3(4), 446-455.
- Hermanowicz, J. C. (2002). The great interview: 25 strategies for studying people in bed.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4), 479-499.
- Hesse-Biber, S. N. (2007). The practice of feminist in-depth interviewing. In S. N. Hesse-Biber & P. L. Leavy (Eds.), Feminist research practice: A primer (pp. 111-14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u, C.-K., & Kuo, W. C. (2005). Universality and scaling i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literary works. 何大安、曾志朗 (編) 《永遠的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頁115-139)。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Janesick, V. J. (1998). "Stretching" exercis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London: Sage.
- Jencks, C. (1977).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Joel, B. (2008) 《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台北：商周。
- Kaufmann, J.-C. (1998). Dirty linen: Couples and their laundry. London: Middlesex University Press.
- Kirby, S., & McKenna, K. (1989). Experience, research, social change: Methods from the margins. Toronto: Garamond Press.
- Klein, S. M. (1991). Imagine me, falling in love...and with a machine! The automated office and social contro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ogra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Kleinman, S. (2002). Why sexist language matt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2), 299-304.
- Kockelmans, J. J. (1975).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r hermeneutic social science.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5(1), 73-96.
- Korosec-Serfaty, P., & Bolitt, D. (1986). Dwell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329-344.
-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ayder, D.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egard, R., Keegan, J., & Ward, K. (2003). In-depth interviews. In J. Ritchie & J. Lewis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pp. 138-16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evitt, S. D., & Dubner, S. J. (2006) 《蘋果橘子經濟學》。臺北：大塊文化。
- Lin, M.-J., & Luoh, M.-C. (2008). 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 2259-2273.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ofland, L. H. (1998). *The public realm: Exploring the city's quintessential social territor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Maggio, R. (1991). *The bias-free world finder: A dictionary of nondiscriminatory language*. Boston: Beacon Press.
- Maslow, A.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
- Maxwell, J. A. (1996).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xwell, J. A.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rriam, S. B. (1998).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applications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Messner, M. A. (1997). *Politics of masculinities: Men in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essner, M. A. & Sabo, D. F. (1990). Introduction: Toward a critical feminist reappraisal of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In M. A. Messner & D. F. Sabo (Eds.),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pp. 1-15).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Books.
- Milgram, S. (1967). The small-world problem. *Psychology Today*, 1, 60-67.
- Milgram, S. (1970).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 *Science*, 167, 1461-1468.
- Mills, C. W. (1959).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C., & Armstrong, G. (1999). *The maximum surveillance society: The rise of CCTV*. Oxford: Berg.
- Oakley, A.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Peshkin, A. (1985). Virtuous subjectivity: In the participant-observer's 'I's. In D. N. Berg & K. K. Smith (Eds.), *Exploring clinical method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267-281).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hillips, E. M., & Pugh, D. S. (2000). *How to get a PhD: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and their supervisors* (3rd e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Rabinow, P.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thje, W., & Murphy, C. (1994) 《垃圾之歌》。臺北：時報文化。
- Reinharz, S. (1984). *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Ribbens, J. (1989). Interviewing: An 'unnatural situa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6), 579-592.
- Rodgers, B. L., & Cowles, K. V. (1993).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udit trail: A complex collection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16(3), 219-226.
- Rosenblatt, P. C. (2006). *Two in a bed: The social system of couple bed shar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wles, G. D. (1978).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Rubin, G.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pp. 267-319).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Rubin, H. J. & Rubin, I. S. (200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eidman, I. (2006).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3rd ed.).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Sieber, J. E. (1992). Planning ethically responsible research: A guide for students and internal review boards. Newbury Park, CA: Sage.
- Smart, C. (1984). The ties that bind: Law, marriag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atriarchal relations. London: RKP.
- Smith, D.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 Somekh, B., & Lewin, C. (Eds.). (2005).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alder, F. (2002). Privacy is not the antidote to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1(1), 120-124. (Retrieved March 5, 2005, from <http://www.surveillance-and-society.org/articles1/opinion>)
- Steinem, G. (1980). If men could menstruate. In Kauman, G. & Blakely, M. K. (Eds.). Pulling our own strings (pp. 25-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reubert, H. J., & Carpenter, D. R. (Eds.). (1995).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ursing: Advancing the humanistic imperativ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Taylor, S. J., & Bogdan, R. (1998).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guidebook and resource (3rd ed.). New York: Wiley.
- Tey, J. (2008) 《時間的女兒》。臺北：臉譜。

- Tinti, H. (2009) 《動物怪譚》。臺北：印刻。
- Tuan, Y. (1984).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lentine, G. (1989). The geography of women's fear. Area, 21(4), 385-390.
- Valentine, G. (1996). (Re)negotiating the 'heterosexual street'. In N. Duncan (Ed.), Bodyspace: Destabilizing geographie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pp. 146-155). New York: Routledge.
- Valentine, G. (2001). At the drawing board: Developing a research design. In M. Limb & C. Dwyer (Eds.),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geographers: Issues and debates (pp. 41-54). London: Arnold.
-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resae, V. V. (2006) 《果戈里是怎樣寫作的》。臺北：大塊文化。
- Webb, E. J., Campbell, D. T., Schwartz, R. D., & Sechrest, L. (2000). Unobtrusive measures (rev.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eisman, A. (2008) 《沒有我們的世界》。臺北：木馬文化。
- Weiss, R. S. (1994). Learning from strangers: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hyte, W. F.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yte, W. H. (1988). City: Rediscovering the cent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 Wiersma, J. (1988). The press release: Symbolic communication in life history interview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6(1), 205-238.
- Williams, B. T., & Brydon-Miller, M. (1996). Concept to Completion: Writing Well in the Social Science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 Williams, T. J., Pepitone, M. E., Christensen, S. E., Cooke, B. M., Huberman, A. D., Breedlove, N. J., Breedlove, T. J., Jordan, C. L., & Breedlove, M. (2000). Finger-length ratios and sexual orientation. Nature, 404, 455-456.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Aldershot: Ashgate.

- Wolcott, H. F. (2001). *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olfe, M. (1992). Invisible women in invisible places: Lesbians, lesbian bars, and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peopl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rchitecture and Behaviour*, 8(2), 137-157.
- Woods, P. (2006). *Successful writ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Zeisel, J. (2006). *Inquiry by design: Environment/ Behavior/ Neuroscience in architecture, interiors, landscape, and planning* (rev. ed.). New York: Norton.
- Ziller, R. C. (1990). *Photographing the self: Methods for observing personal orientations*. Newbury Parks, CA: Sage.
- 丁仁傑 (1999) 《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臺北：聯經。
- 山本雄二 (2008) 〈社會學的方法〉。片桐新自、永井良和、山本雄二 (編) 《基礎社會學》 (頁33-50)。臺北：群學。
- 小林英樹 (2002) 《梵谷的遺言：贗畫中隱藏的自殺真相》。臺北：先覺。
- 余光中 (2006) 《語文大師如是說：中和西》。香港：商務印書館。
- 何春蕤 (1997) 《論文寫作》。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演講。
- 何偉傑 (1989) 《譯學新論》。臺北：書林。
- 吳文煜 (2003) 《河邊春夢：臺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哲良 (2003) 《蹲佔聚落的日常生活分析：以台中市無尾巷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廣均 (2006) 〈志明與春嬌：為何兩「性」的名字總是有「別」？〉。《台灣社會學》，12，1-67。
- 村上春樹 (2008) 《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臺北：時報文化。
- 林秀芬 (2002) 《絕處逢生：探討九二一地震喪偶女單親災變後之社會支持過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宜平 (2006) 〈女人與水：由性別平等觀點分析RCA健康相關研究〉。《女學學誌》，21，185-212。
- 林純德 (2009) 〈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形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57-117。
- 姚人多 (2003.04.02) 〈文化權力學：新聞戰爭與戰爭新聞〉。《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版。
- 洪文龍 (2004) 〈我如何成為一個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通識教育季刊》，11 (1/2)，199-225。
- 胡幼慧、姚美華 (1996) 〈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胡幼慧 (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頁141-158)。臺北：巨流。
- 范雲 (2003) 〈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臺灣社會學》，5，133-194。
- 唐筱雯 (1999) 《臺北市公娼之從業歷程及生活世界》。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瑜 (2003) 《神力的展演：臺灣基督教安提阿中央教會的個案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穎超 (2006) 《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 (2000-2006)》。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小虹 (2009) 《身體褶學》。臺北：有鹿文化。
- 張邦梅 (1996) 《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臺北：智庫。
- 畢恆達 (1993) 〈物的意義：一個交互論的觀點〉。《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7，97-110。
- 畢恆達 (1995) 〈生活經驗研究的反省：詮釋學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4，224-259。
- 畢恆達 (2001) 《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
- 畢恆達、洪文龍 (2006) 《GQ男人在發燒》。臺北：女書。
- 陳文玲 (2000) 《多桑與紅玫瑰》。臺北：大塊。

- 陳惠敏 (2001) 《「瘋狂」的劇場：精神病人的互動與表演初探》。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德容 (2003) 《健身房中年輕女性身體概念的建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穎青 (2007) 《老貓學出版：編輯的技藝&二十年出版經驗完全彙整》。臺北：時報文化。
- 森京子 (2008) 《有禮的謊言》。臺北：馥林文化。
- 郭怡伶 (2004) 《磨蹭的快感？：阿魯巴的男子氣概建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弘 (2002.08.20) 〈書中自有顏如玉：二手書尋寶 有人尋得美人歸〉。《聯合報》，第14版。
- 黃應貴 (1994) 〈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山海文化雙月刊》，6，18-26。
- 詹宏志 (1989) 《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臺北：經濟與生活。
- 雷風恆 (1995) 〈天機不可洩漏？！臺灣的算命文化〉。《張老師月刊》，205，80-87；206，58-65；207，67-73。
- 廖玉蕙 (2010) 《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臺北：天下雜誌。
- 潘慧玲 (2004) 《教育論文格式》。臺北：雙葉書廊。
- 潘震澤 (2007.05.19-20) 〈從PowerPoint談起(上)(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 蔡培元 (2007) 《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麗玲 (2008) 〈「男女大不同」是科學抑或信仰？〉。《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2，33-47。
- 謝國雄 (編) (2007)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臺北：群學。
- 藍佩嘉 (2005) 〈一個質性研究的誕生：以家務移工的研究為例〉。《婦研縱橫》，76，22-30。
- 藍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



看電影，寫論文

近年來廣設大學與研究所的結果，造成博碩士論文的產量倍增。從民國75學年度的六千篇，85年的一萬四千篇，快速增加到目前的每年五萬多篇。論文寫作對許多研究生而言，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往往面對電腦苦思，卻始終無法下筆，於是紛紛發展第二專長。有的人練瑜珈、煮花茶，有的人擦地板、刷馬桶，總之儘做一些有益身心又非玩樂的事情填補時間，就是想找正當藉口逃離論文。其實，看電影也是一項不錯的第二專長。選對電影，不只是視聽娛樂，更可以對論文寫作帶來意想不到的直接助益。

科技日新月異，教學使用的媒介也逐年更新，從早期的黑板、投影片、幻燈片，到電腦投影的PPT、動畫、影片。三小時的課程，如果能夠使用不同的媒材，確實比較能夠吸引學生持續的注意力，而且影像能提供文字所沒有的訊息。課堂教學使用電影片段來輔助說明課程內容，已經甚為普及。例如用《衝擊效應》來討論種族問題；用《自由大道》、《為巴比祈禱》來講述同性戀恐懼症；用《黑澤明之夢》來省思環保與戰爭議題，都是常見的激發學生參與興趣的教學策略。然而研究方法與寫作的課程，倒是比較少見使用電影的素材。研究牽涉知識論、方法、倫理與寫作，有哪些電影可以切題呢？

研究需要的絕不只是蒐集與分析資料的方法與技術而已，更要問為何而研究？以及研究背後的預設為何？也就是要問什麼是真相？有一個外在於研究活動之外的客觀真實存在嗎？理解如何可能？研究過程中又有什麼權力與倫理牽涉其中？

黑澤明的《羅生門》^{*}是一個不錯的開始。這部電影係以作家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竹藪中〉的情節為骨幹加以發展，然後再加上其另一短篇〈羅生門〉中的躲雨情節（失業人的生存競爭）。電影的主要人物有武士、武士的妻子、強盜與樵夫。故事是說強盜在路途中遇見武士，見其妻子秀色可餐而欲染指，於是騙說有寶藏，將武士誘入林中，趁機制伏，然後回到舊處強暴武士妻子，再帶她到武士面前，質問她要選擇跟武士還是強盜走？總之，後來武士被殺死。強盜的說詞強調自己與武士決鬥時的英勇；武士妻子強調自己的貞節，後因丈夫鄙夷的眼光，而可能誤殺了他；武士透過靈媒宣稱自己切腹而死；而作為旁觀者的樵夫也藉貶低他人的故事，來抬高自己的形象。然則真相究竟為何？或者根本沒有一個真相？

放到研究的脈絡，電影的意圖在於尋找真相嗎？近來研究常強調三角檢証（triangulation），使用多元的資料（來源）、方法，以提昇研究的品質。但是在不同知識論取向下，三角檢証的意義也不同。實證主義相信有一個客觀真實，不同的資料彼此相互校正與驗證，以逼近真實。詮釋取向的三角檢証，則在於增加研究的完整性與深度。又如果把電影中不同角色的陳述當作訪談，則研究者要關心的是，他們其實經歷了不同的世

* 中文的「羅生門」，意思是各說各話，不知真相為何，日文則是以「竹藪中」來指稱。

界？還是他們分別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說謊？或者是在一種特定的研究關係下，而採取一種特定的說法？有別於絕大多數推理、驚悚的劇情片，通常影片的結尾是真相大白的時刻，然而《羅生門》的導演黑澤明並不企圖給一個客觀的「真相」解答。看完電影，觀眾仍然會沉浸在劇情之中，思索電影中每一種說法的意義與合理性。

《上帝也瘋狂》可以用來討論現象學。電影講述一個與自然和諧相處、與世無爭的原住民部落。有一天來自「文明」世界的飛行員從空中丟下一個可口可樂瓶。這個來自天外的陌生之物，落入原住民手裡，由於陌生，因此開啟了很多可能性。它可以用來吹奏音樂、當印章、敲打物品等。正如現象學所揭示的，將原來「可口可樂瓶」、裝水的容器等既有意義「放入括弧」（這些意義既開顯也同時遮蔽了事物），在與事物親身互動，探索事物可能性當中，尋找事物的本質。

學術研究經常涉及敏感的田野，像是吸毒、性工作、賭博等議題，如何進入田野，處理其間的權力與倫理關係，考驗著研究者的智慧。獲得美國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其英文片名為《Born Into Brothels》，顧名思義講述的是妓院的故事。要拍攝性工作者生活的影像有很高的難度，本片導演也是四處碰壁。後來他們與紅燈區的兒童成為好朋友，決定發給他們相機與底片，並教授攝影的技能，讓兒童自己以獨特而具洞察力的觀點來捕捉這個艱困環境的影像。這部紀錄片獲得極高的評價，但是也引起很大爭議，甚至是法律訴訟。其爭議點包括性工作者是否知道自己會出現在一部公開發映的紀錄片裡，事前有沒有簽署同意書？劇中的兒童是否分享了紀錄片因成功而帶來的利益？所謂真實的這個紅燈區（其

醫療制度、衛生教育，愛滋病的比例低等事實）是否如片中所描述？

姑且不論此紀錄片實際上帶來的後果與爭議為何，作為一個在類似田野工作的研究者，你會怎麼作？如何進入田野、如何獲得當地居民的同意與合作？如何描繪田野與居民？如何離開田野？如何處理研究發表（尤其是獲致成功）所帶來的衝擊？如何回饋社區？顯然研究經常並不在研究者離開田野、出版研究報告時就結束，一個對於社區有感情研究者，不能拍拍屁股就離開，仍然要持續關心並處理因研究而帶給社區的改變或者不變。

《廚房故事》的背景描述1944年瑞典一機構研究家庭主婦在廚房工作的動線，以改進設計、增加工作效率。原來家庭主婦在廚房走動一年的路程，足夠讓她從瑞典走到剛果，經研究後改善設計，可以將距離縮短到義大利。接著他們的研究對象轉到挪威的獨居單身男人。一群經過訓練的調查員於是進入挪威，晚上睡在屋外的蝸牛行旅車內，其他時間則待在研究對象廚房內一張高椅上進行無干擾觀察。結果兩個單身男人要在同一個小空間中度過許多時光，又禁止交談對話（以免扭曲研究結果），造成許多緊張關係。挪威老男人於是採取不合作主義，故意不在廚房做飯、在餐桌與觀察椅中間晒衣服阻隔視線、晚上故意關燈讓調查員無法紀錄、在天花板挖洞反過來觀察調查員的一舉一動。

我們可以反思，研究者不說話就代表沒有介入嗎？就像訪員的沉默，是客觀嗎？而調查員在廚房中現身，算不算一種研究權威的暴力？研究是單向的蒐集資料與詮釋，還是雙向互動、相互理解的過程？

《真相拼圖》（或名《同志殺人事件》）講述1998年美國懷俄明州一位年輕男同志Matthew Shepard遭虐殺的事件與其後續影響。一紐約劇團在其死後，來到Laramie鎮進行了超過二百人次訪談，完成舞台劇The Laramie Project，以及同名電影。《真相拼圖》雖然是由演員演出的劇情片，但是劇中的情景與對白皆來自於實地訪談。時下有許多紀錄片會穿插動畫或者模擬畫面，從這個角度來說，《真相拼圖》或者可以說是一部模擬的紀錄片。

這個仇恨犯罪事件給Laramie鎮帶來很大的創傷，有的民眾不敢置信，有的不願面對，有的覺得受傷。面對此種具有高度爭議的田野，研究者如何進入？或者憑甚麼進入？研究可以為鎮民帶來療傷效果，還是激起更大的仇恨？研究可以是同志運動的一部分嗎？

電影也提供很多討論訪談的素材。當居民想要忘掉令人難堪的過去，拒絕接受訪談時，這意味著什麼？劇組中有幾位為男女同志，當他們直接面對恐同的仇恨式言論時，可以反駁嗎？電影裡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女同志在街頭訪談神職人員，該神職人員先是說他的身份不方便發言，繼而說Matthew Shepard在死前如果還有意識的話，應該要知道他的一生（作為同志）是錯誤的。女訪員聽完這番話，跑回劇組放聲大哭。她氣憤的是，為什麼她容許對方發表這樣的言論，而沒有當場表示不同的意見。當研究牽涉敏感而具爭議的主題時，研究者勢必要事先演練如何處理此種衝突。

訪談是社會科學很普遍的蒐集資料的方法。《金賽性學教室》描述性學博士金賽精彩的一生。在保守的五〇年代，將私密領域的性行為調查公諸於世，令人震撼。而如何讓陌生受訪

者能夠拋開羞恥心與罪惡感來暢談性事，更是討論訪談調查研究的重要文本。劇中有許多實際訪談的段落，可以參考。例如「你在成長過程中和父母的關係如何？」就不是好的發問，因為這是兩個問題，這樣問，讓受訪者可以略去他不想講的那個部分。訪員即使沒有說話，也要儘量避免自己的身體語言透露出對於受訪者回答的價值判斷；你只需微笑、點頭，看著對方的眼睛。針對不同背景（教育程度）的受訪者，要使用不同的語言（也就是用他們的語言）。

研究生經常有個困惑，好不容易蒐集了堆積如山的資料後，卻不知如何剪裁、分析。《迴光報告》描寫未來世界，人出生後在腦部植入晶片，死後由記憶剪接師將其一生所經歷的畫面重新剪接，在追思會中播放，讓親友緬懷。問題是，幾十年的時光，該如何分類、排序、剪接成一個小時的影帶，是依吃喝拉撒睡、成長階段、活動還是儀式？怎麼決定哪些生命片段是世俗、有意義，還是有啟發性的？影片的目的是為死者立傳，還是為了安慰生者？《接觸未來》裡的女科學家致力於接收來自外星高等生物的訊息，果真來自26光年外的織女星傳來堆積如山的訊號，但是即使用高速電腦仍然無法解讀其中蘊藏的意義。後來她們推測高等生物應該使用多次元的方式思考，銀幕上的資料從平面轉為立體之後，主題就慢慢浮現了。就像坊間的3D書籍，只需眼睛的焦點改變，立體圖像就會顯現。田野裡所蒐集的資料也是，有的時候換個理論觀點，也許會讀到不同的意義。

《迴光報告》更值得用來討論研究倫理。剪接師如何得到授權可以親見死者一生經歷的畫面？片中主角剪接師的女朋友在剪接室看到她前任已過世男友的影帶畫面，裡面有他們

倆的親密鏡頭。她很生氣，這些只屬於他們兩個當事人分享的經歷，第三者憑甚麼可以參與？就像研究者，在怎樣的基礎上擁有權知道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隱私、秘密？電影中提到一位青少年，壞事做絕。有一天，發現父母在她出生時已經為她植入晶片，她心想死後其生前所做所為就會為人得知，於是個性大改，成為乖乖女。可是沒過幾天，她就從高樓一躍而下，腦部著地受到重創，晶片當然也就毀了。

寫作也牽涉如何舉證、推理與說服。《鳴謝吸煙》講述的是煙草公司的代言人，如何為公司捍衛「人民有吸煙權利」這則信條。劇中有一幕令人難忘的場景，打個比方，主角參加一個電視台的談話節目，他一看舞台上坐著董氏基金會的代表、戒煙大使孫越、一位因為從小吸二手煙而進入肺癌末期的青少年。一般人看到這樣的陣勢，恐怕會落荒而逃，怎麼辦嘛。沒想到，男主角簡單幾句話，就讓所有人啞口無言。你可能不認同他的論點，但主角雄辯滔滔，給觀眾一個不錯的思考訓練。

許多學生也常問，媒體的深度報導和論文有何不同？同樣根據美國史上死傷慘重的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所拍攝的兩部電影《科倫拜校園事件》與《大象》，就很值得相互比較。《科倫拜校園事件》是紀錄片，導演麥克摩爾卻採取主動介入的方式，積極主導整部電影的論點。《大象》是劇情片，導演葛范桑則選擇用自然寫實的手法，描述學生日常的生活點滴。結果紀錄片看起來像劇情片，劇情片看起來像紀錄片。論文寫作的研究者角色與敘事觀點，可以由此有更深的體會與認識。

小說（虛構，fiction）與非小說（非虛構，nonfiction）的界線，確實不容易講得清楚。沒錯，朱天心的〈袋鼠族物語〉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確實有可能比相同主題的碩士論文讓

我們更深入理解袋鼠媽媽與眷村的處境。William F. Whyte的《街角社會》，是民族誌，讀起來又像是小說。作者在街頭訪談並沒有錄音，可是書中的引文動輒半頁、一頁的，而且不同的受訪者講話的風格也清晰可辨。地名和人名是虛構的，資料當然也經過研究者的剪裁與重組。不過經驗研究畢竟不是小說，研究者常感嘆，如果有位受訪者說了[比較戲劇化的經驗]，那該多好？可是人生本來就不是戲劇。寫小說則可以依照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與感受，主動操縱小說人物的人生。

其他還有《駭客任務》可以討論知識論：什麼是真實？；《麥胖報告》討論研究設計；《楚門的世界》、《灰熊人》、《血色海灣》討論研究倫理。如果論文寫累了，也不妨去看場電影吧！

(本文改寫自：畢恆達(2009)〈看電影，寫論文〉。《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124-129。)

參考影片(依出現順序)

黑澤明(導演)(1950)《羅生門》。日本：大映影片公司。

Uys, Jamie(導演)(1980) *The Gods must be Crazy* (上帝也瘋狂)。美國：CAT Films。

Briski, Zana & Kauffman, Ross(導演)(2004) *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美國：Red Light Films。

Hamer, Bent(導演)(2003) *Kitchen Stories* (廚房故事)。瑞典：BOB Film Sweden AB。

Kaufman, Moisés(導演)(2002) *The Laramie Project* (真相拼圖)。美國：Cane/Gabay Productions。

Condon, Bill(導演)(2004) *Kinsey* (金賽性學教室)。美國：福斯公司。

Naim, Omar(導演)(2004) *The Final Cut* (迴光報告)。美國：Lions Gate Entertainment。

Zemeckis, Robert(導演)(1997) *Contact* (接觸未來)。美國：華納兄弟。

Reitman, Jason(導演)(2005) *Thank You for Smoking* (銘謝吸煙)。美國：Room 9 Entertainment。

Moore, Michael(導演)(2002) *Bowling for Columbine* (科倫拜校園事件)。美國：Alliance Atlantis Communications。

Van Sant, Gus(導演)(2003) *Elephant* (大象)。美國：HBO Films。

ㄉ 論文寫作症候群

網路上經常流傳與論文寫作有關的文章或笑話，不過有的因為屢次轉寄，正確來源與作者已經不可考。

1. 碩博研究生病情診斷

最近網路流傳一封「碩博研究生病情診斷」的電子郵件，許多正在寫論文的研究生看了都覺得心有戚戚焉。作者江源慎指出，研究生準備開始寫論文的時候，經常覺得他人的研究成果不過爾爾，狠狠將之痛批一頓；同時覺得自己天縱英才，必將寫出矚目佳作。開始動筆寫論文之後，發現自己懂的東西太少，但是已經來不及修改題目；開始思考從來不曾思考過的問題，例如「我活著是要幹嘛」；躲避與老闆見面；使用文書編輯軟體裡的邊界、行距與字型大小功能，努力擴大篇幅，增加論文頁數。等到論文初稿交出，等口試的時候，到廟裡拜拜的次數突然增多；用便利貼在自己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做記號，竟然幾乎貼滿整本；忽然想起久未見面的親密愛人，但是對方已經琵琶別抱了。（江源慎（2003.03.28）〈一起來認識「論文寫作症候群」〉。《江源慎的筆記本》（PCHmoe個人新聞台），2005.3.20取自<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ara/3/3741124/20030828013906/>）

2. 寫作論文是一個漫長的旅程

在這篇BBS文章中，在美國留學的地理學博士生討論四個撰寫論文過程中的議題：有個好的互助團體、找個好的editor可以減輕英文寫作壓力、與指導教授之間的關係、尋找減輕壓力的方法。她認為人在說明自己論文的時候，其實腦筋正在高速運

轉而不自覺，有的時候就在說的過程中，把答案想出來或者把論文組織得更好，所以需要找幾個具有敏銳洞察力又願意傾聽的朋友（相同與不相同學術領域）來當聽眾。除此之外，若有同樣正在撰寫論文的友人，聽聽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慘遭遇，自己的心理會平衡、好過一點。她又提醒，指導教授也會有情緒高低起伏，學生不要疑神疑鬼。教授的評語通常是對事不對人，不要教授一批評就萬念俱灰覺得不如歸去。也不要把指導教授當作偶像，要向他看齊，否則會沒有自信，東西不敢交出去。寫論文的過程，充滿了孤單寂寞與焦慮，需要心理調適，運動、打坐、做菜等都可以。有的人專研中西養生湯與花草秘方，枸杞、紅棗、當歸、玫瑰、茉莉、菊花天天換著喝；有的人天天散步，硬是走出一條哲學家小徑。寫論文時不要另外要求自己其他太完美的計畫，例如一邊寫論文一邊減肥。減肥的壓力很大，與論文壓力的相乘效果，會壓垮自己的。

（資料來源：郭書琴（2003.12.30）〈論文〉。2005.01.20取自Telnet://140.112.64.125/；看板：NTNUgeor92；作者：sword（無著相的唸）。）

3. 其實真正的意思是...

在「其實真正的意思是…」這篇文章中，作者揭開論文用語背後的真正意涵。例如當論文作者寫道「長久以來大家已經知道」，其實是因為他沒有去找原始資料來看；「在理論與實務上都很重要」，其實只是他自己感興趣罷了；「我們特別選擇了其中三個樣本進行較仔細的分析」，其實是因為其他樣本的結果都有問題；「感謝Joe Blotz在實驗上的協助」，其實實驗根本就是Joe Blotz所做的…。（經由email轉寄多次，出處不明）

4. 論文寫作症候群

作者寫了16道題目，研究生可以測試自己是否有同感，愈有同感得分愈高。這些題目包括寫作論文時，鍵盤與手指頭出現過「同極互斥」的現象，但打B或玩game時此現象便消失；一星期有三天以上，下午兩點以後才吃第一頓飯；對論文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感到興趣；對英文F開頭以及S開頭的字感到特別親切；對自己的能力以及適不適合走學術這條路的問題，有過前所未有的深刻體會及考慮。（資料來源：2005.01.10取自http://mail.thu.edu.tw/~ylwang/thesis_syndrome.htm）

5. 比較病徵學

作者列出十五條症狀，如果有的話，就是無藥可救的研究生。症狀包括辦公室或圖書館的研究小間比自己房間布置得還要舒服、開始覺得一本書最有趣的部分是參考書目、把洗衣服當作一種休閒娛樂、影印卡比信用卡還多、開始覺得當學生也是種職業，不急著畢業了。（亞歷山大（2003.05.26）〈比較病徵學〉。《亞歷山大的勇氣》（PCHome個人新聞台）。2005.01.10取自<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huangacy/3/2987838/20030526142828/>）

□ 購買外文圖書的網路書店

1. <http://www.bookfinder.com>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路書店，包括新書與二手書。它於1997年由年僅十九歲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學生Anirvan Chatterjee所創立。其後，結合了超過五十國的書商，資料庫裡有一億五千萬本書籍。許多重要的網路書店也都與其連線（包含在其資料庫內）像是

<http://www.abebooks.com/>

<http://www.alibris.com/>

<http://www.amazon.com>

<http://www.barnesandnoble.com>

<http://www.ebay.com/>

<http://www.ecampus.com/bookpage.asp>

<http://www.powells.com>

經由網路書店向國外買書，由於需要加上處理費用與郵費，對學生來講，有點嫌貴。以Amazon為例，購買書籍每一份郵包處理費用美金五元，每一本書要另加五元，需時二至四週。但是如果能夠找到便宜二手書的話，有時就蠻划算的。舉例來說，我在撰寫有關性別意識論文時，需要參考Women Respond to the Men's Movement這本書，但是臺灣的圖書館都沒有蒐藏，於是到Bookfinder搜尋。結果呢，二手書只要美金1.95元，加上航空運費美金9元，總價11元，就買到一本臺灣找不到，已經絕版的書籍，而且空運一個星期我就收到書，正好寫論文還用得上。有人擔心會不會買到已經破爛的二手書呢？這幾家網路書局都還算老實，他們會翔實告訴你二手書的書況，例如有沒有書套（jacket）、摺角、油漬、劃線等，不太會騙人。Ama-

zon與Barnes & Noble還可以當作查詢資料庫使用，有些書籍可以看到目錄、封面、封底，以及幾頁的掃描檔案；另外也可以讀到有用、有趣的讀者書評。不過Amazon的二手書與Ebay合作，目前只能寄送美國，不寄臺灣。

2. <http://www.labyrinthbooks.com/>

如果Amazon號稱是世界上藏書最多的網路書店，那Labyrinth足以吹噓的是他們只收嚴肅的學術書籍，在這裡找不到羅曼史、神秘小說或食譜。他們與大學出版社關係良好，經常可以極低價將出版社整個倉庫買下。網路書店分為新書與二手書二個部分，二手書藏有三萬冊，書價從一折到六折。另有實體書店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地址：536 West 112 Street, NYC，與位於5th Ave./ 18th St.交口的Barnes & Noble大學教科書書店，是紐約二個最重要的學術書店。此外，他們還有一間倉庫只對批發商與圖書館開放，大部分學術書籍不論平精裝只要不到十美元，真的就像寶山一樣。

3. <http://www.strandbooks.com/>

Strand Book Store於1927年在紐約創立，位於12th Street與Broadway交叉口，號稱是紐約傳奇，書籍排起來有18英里長。即使是新書，價錢也都在半價以下（除了極少數的暢銷書、美術書籍之外）。Review books是這家書店的特色之一（亦即出版社在新書上市之前，就會寄書給報社、文化人，希望他們幫忙寫書評推廣，而這些書很可能就流到了Strand Book Store），因此經常書才剛上市，已經可以在這裡以半價買到。有趣的是，如果電影或舞臺劇需要一個書房的場景，他們也可以幫忙設計。

C 質性研究英文期刊與網站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0-) (free)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index.php/fqs>

這是線上免費質性研究學術期刊，每年出版三期，每期有主題，例如質性研究的反身性、訪談、次級分析或心理學、犯罪學、媒體、運動科學、文化研究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02-) (free)

<http://ejournals.library.ualberta.ca/index.php/IJQ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8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87-)

Narrative Inquiry (1998-)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91-)

Qualitative Inquiry (1995-)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8-)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0-) (free)

<http://www.nova.edu/ssss/QR/index.html>

1990年創刊的質性研究期刊，1994年轉為網路版（可以免費閱讀pdf檔全文），她們不以高退稿率為傲，反而強調編輯群與作者共同合作將論文修改到可以刊登的水準，將評審過程視為一個共同學習的經驗。每一期都有一個「口耳相傳」（By Word of Mouth）的專欄，請讀者介紹好的書籍、研討會、軟體、團體、網站等。從這個網頁又可以再連結到質性研究相關期刊、課程大綱、書目等網頁。2008年10月更推出電子報The Weekly Qualitative Report，每週都會提供質性研究最新書目、組織介紹、求職等訊息。讀者可以直接在網上訂閱。

Qualitative Research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2001-) (free)

<http://www.rmitpublishing.com.au/qrj.html>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78-)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1988-)

Symbolic Interaction (1978-)

Grounded Theory Institute

<http://www.groundedtheory.com/>

Barney Glaser版本的扎根理論的官方網站。

The Open Memo Pages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http://gtm.vlsm.org/gtm-12.en.html>

由 Morin編輯的網站，幾乎是everything about 扎根理論。

Social Sciences Virtual Library

<http://www.vl-site.org/sciences/index.html>

這個社會科學虛擬圖書館整合了網際網路上各種社會科學

(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性別研究等)的學術資源，包括地域性的資料庫、線上學術期刊，以及學會的連結。

What is Phenomenology?

<http://www.phenomenologycenter.org/>

這是由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所建構的現象學網站，也是everything about現象學。內容包括，什麼是現象學、現象學出版書目、研究單位、學會、學術活動等訊息。

勿 自動生產學術論文的電腦程式

進入<http://pdos.csail.mit.edu/scigen/>，只要在作者欄位鍵入姓名（可以到五位共同作者），就可以自動產出一篇資訊科學的學術論文。例如我輸入我的英文姓名Herng-Dar Bih，馬上就完成一篇題為A Methodology for the Exploration of Forward-Error Correction的論文，不只有文字，還有表格、統計圖、參考書目，看起來有模有樣。有趣的是，參考書目中還有我的其他論文（當然也是虛構的啦）。我猜因為我的姓名依電腦判斷是華人，所以參考書目的其他作者就也會出現幾位其他華人、日本人的作者。生產的論文可以存成pdf檔，看起來更有學問了。

這個程式由三位MIT學生所設計，他們用電腦隨機生產二篇論文後，投給WNSCI 2005研討會，其中一篇遭退稿（沒有說明退稿理由），另一篇獲得接受為未經評審的論文（主辦單位解釋，因為沒有接到審查者的意見，不忍心退稿），可以到研討會上發表。後來發現這是惡作劇，主辦單位退回作者的註冊費，請他們不必參加會議。他們在網站上三天就募得二千多美元，前往參加此研討會，不過無法在正式的會場上發表這篇隨機生產的論文。此後，持續有人用這個軟體生產論文，投稿給審查不嚴格的研討會，也有論文真的獲得通過，請參考上述網址。讀者可以到此網站上玩玩，用妳及好友的英文姓名上去試試，算是論文寫作期間的苦中作樂。

如果對於「學術研究中的艱澀聾牙概念堆砌的論文」有嚴肅興趣，可以參考Alan Sokal（索卡）惡作劇事件的相關討論（<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美國物理學家Sokal以一篇大量引用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科學哲學術語虛構的論文「逾越邊界：邁向量子重力的一個轉形詮釋

學」投稿學術期刊Social Text 獲得刊登。隨後他在另一本學術期刊Lingua Franca發表另一篇文章，聲稱上述論文純屬亂寫，只是「一位物理學家對文化研究的實驗」，沒想到騙過許多知名學術審查者。此事件引發關於科學與（後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間的論戰，值得瞭解。讀者可以閱讀《高級迷信》（新新聞，2001）與《知識的騙局》（時報文化，2001）二本中文翻譯本。

去 錯字連篇的奇文/奇聞

這是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文章，其原始來源已經不可考。文章中的拼字，幾乎是錯誤的，可是只要頭尾的字母正確，人就可以辨識其意義。這個一方面說明上下文（脈絡）的重要性，一方面凸顯了人腦與電腦的差別。

Can you read it? Olny srmat poelpe can. Cdnuolt blveice taht I cluod aulacty uesdnatnrd waht I was rdanieg. The phaonmneal pweor of the hmuan mnid, aoccdrnig to a rscheearch at Cmabrigde Uinervtisy, it deosn't mtttaer in waht oredr the ltteers in a wrod are, the olny iprmoatnt tuhng is taht the frist and lsat ltteer be in the rghit pclae. The rset can be a taotl mses and you can sitll raed it wouthit a porbelm. Tihs is bcuseae the huamn mnid deos not raed ervey lteter by istlef, but the wrod as a wlohe. Amzanig huh? yaeh and I awlyas tghuhot slpeling was ipmoranttl if you can raed tihs psas it on !!



意猶未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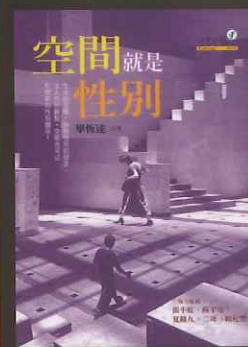


緣由此書與妳/你相遇，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情。閱讀此書之後，妳/你可以知道我對於學術研究寫作的看法，我也很想多認識妳/你。只要e-mail到hdbih@ntu.edu.tw，告訴我妳/你怎麼決定購買此書、看過之後的感想、妳/你對修改的建議，作為日後改版的參考，我也會把我個人的Endnote書目檔案e-mail給妳/你，當然，先決條件是妳/你必須有Endnote軟體。

由於個人能力與篇幅限制，本書涵蓋內容有限，無法處理所有關於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的議題。為延續討論，無論是教授質性研究課程的老師或是正在寫論文的學生，都非常歡迎在「小畢空間出版社」所建置的Facebook社團專頁，分享教學與研究的經驗，也可以拋出問題讓參與討論的朋友彼此協助激勵。

祝 寫作愉快

畢恆達



小畢空間・友情推薦

空間就是權力

中國時報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
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
亞洲週刊2001年台灣十本最具影響力的書

空間就是性別

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
臺北市立圖書館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圖書推薦

GQ男人在發燒

入圍金鼎獎最佳社會科學類圖書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優良讀物